

彭公案

清 贪梦道人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武侠小说精选

宋

彭公案

第五卷

(清) 贪梦道人 著

目 录

第二八一回	白仙姑私配伯充武	扮妖怪二闹巡抚衙		(1309)
第二八二回	万素贞同至宁夏府	曾天寿误受五毒枪		(1314)
第二八三回	倒拍花官保施巧计	审贼人夜探迷魂庄		(1319)
第二八四回	曾天寿中计落陷坑	隆得海救友捉贼人		(1323)
第二八五回	金须道奋勇救贼人	众差官聚会隆家庄		(1328)
第二八六回	纪逢春对锤结亲	欧阳德花园捉妖		(1333)
第二八七回	追风侠独赴贺兰山	白天王见信起兵端		(1337)
第二八八回	进反表白天王会兵	赴贺兰彭钦差合约		(1341)
第二八九回	忠义侠调兵保钦差	众天王同聚贺兰山		(1346)
第二九〇回	订条约赌打木羊阵	马副将观阵遇敌人		(1350)
第二九一回	忠义侠公馆见钦差	刘德太头打木羊阵		(1354)
第二九二回	木羊阵李环殒命	彭钦差议请英雄		(1358)
第二九三回	纪有德再探木羊阵	内电神截路战英雄		(1362)
第二九四回	青云山中访隐士	猿鹤岭下见故人		(1367)
第二九五回	六英雄闲游逢山寇	二大王醉吃活人心		(1371)
第二九六回	转祸为福问姓名	幸逢隐士诉情由		(1375)
第二九七回	西洋山下逢敌寇	钦差公馆请英雄		(1379)
第二九八回	忠义侠大战闪电神	无形鬼行刺入大营		(1383)
第二九九回	简天雄为友死沙场	闪电神败阵请恩师		(1387)
第三〇〇回	霍金章下山会群雄	僧道俗大战西洋山		(1391)
第三〇一回	高志广泄漏摆阵机	纪有德率众探山寨		(1395)

第三〇二回	七豪杰夜探八卦山 神手将舍命捉敌人	(1400)
第三〇三回	入虎穴逢凶被获 遇埋伏豪杰遭擒	(1404)
第三〇四回	问更夫地牢救友 回公馆报信请人	(1408)
第三〇五回	邓飞雄奋身入虎穴 吴占鳌设计救恩人	(1412)
第三〇六回	放群雄义动姊丈 周百灵亲见宾朋	(1416)
第三〇七回	高志广良言劝友 吴占鳌暗进忠言	(1421)
第三〇八回	笑面虎复探八封山 周百灵变目杀内弟	(1425)
第三〇九回	周百灵勾串起兵端 金景龙计设忠臣会	(1430)
第三一〇回	差番官约请彭中堂 带侠义赴会金家坨	(1435)
第三一一回	设伏险有意害钦差 闯重围舍命救中堂	(1439)
第三一二回	白玉仙一箭救侠义 逍遥鬼山寨报军情	(1444)
第三一三回	陆氏昆仲死战场 忠义侠客闯贼队	(1449)
第三一四回	沙天王甥舅相认 彭钦差率众战贼	(1454)
第三一五回	金景虎连捉四将 碧眼蝉夜探番营	(1458)
第三一六回	通战书走马换将 摆阵势欲困英雄	(1463)
第三一七回	三侠同探番营寨 进兵暗取飞龙岛	(1467)
第三一八回	盖天雄受困请救兵 野吴山进兵飞龙岛	(1472)
第三一九回	周百灵复夺金家坨 双枪将大战沙天王	(1476)
第三二〇回	花逢春进兵西海岸 马玉龙奋勇战敌人	(1480)
第三二一回	镇铁塔大获全胜 忠义侠夜劫番营	(1484)
第三二二回	金景龙失机被获 李七侯得遇英雄	(1488)
第三二三回	刘云闻歌访隐士 鸿年泄机献阵图	(1492)
第三二四回	追刺客巧得真消息 欧阳德三打木羊阵	(1496)
第三二五回	欧阳德公馆见钦差 马玉龙施勇捉刺客	(1500)
第三二六回	项文龙细述其中故 众英雄夜探双龙山	(1504)
第三二七回	项金花有意怜才郎 姚广寿公馆请差官	(1508)
第三二八回	订婚姻计捉周百灵 分次序齐集双龙山	(1512)

第三二九回	项国栋义劝周百灵	画阵图群雄破木羊		(1516)
第三三〇回	邓飞雄率众破阵	众差官捉拿飞云		(1520)
第三三一回	白天王兵困四绝山	马副将大战众番兵		(1524)
第三三二回	五天王齐集四绝山	马妖道施法战官兵		(1528)
第三三三回	魏国安失机被获	金锤将夜探敌营		(1532)
第三三四回	白天王一怒斩差官	余化虎中途救赵勇		(1536)
第三三五回	高提督疑兵惊天王	彭钦差致书辱番军		(1540)
第三三六回	马道人毒香胜官兵	众英雄议请高志广		(1544)
第三三七回	张文彩计摆飞沙阵	蒋牌头倒反贺兰山		(1548)
第三三八回	番王愿降赴宴请罪	中堂作主两方结亲		(1552)
第三三九回	王媚娘喊告刘德太	彭钦差肃清折入都		(1556)
第三四〇回	景万春拿刺客刘华	简寿童勾贼人行刺		(1560)
第三四一回	彭钦差回都召见	众豪杰见驾封官		(1564)

第二八一回 白仙姑私配伯充武 扮妖怪二闹巡抚衙

话说白莲仙姑由巡抚衙门将伯充武背回贺兰山，来到自己住的雕楼，把熊皮脱去。伯充武也苏醒过来了，睁眼一看，面前坐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伯充武说：“你必是妖精，快些说来。”白凤英扑哧一笑，刚要答言，有婆子进来禀报说：“现有万花仙姑带人来查雕楼。”白凤英一听，吓得赶紧把伯充武藏在雕楼的夹壁城内，这才转身迎接出去。

这位万花仙姑，名叫万素贞，乃是关外东五路二天王万延龄之女。她们这些女眷的雕楼，时常有人来进行盘查，不拘是谁，只要隐藏外人，查出来定按条例治罪。今天万花仙姑带着八个使女，各执刀枪前来盘查。她有十八九岁，长得也很秀丽，来到里面落座。万花仙姑说：“今天我奉父王之命，听说你隐藏着外人，叫我来查你。”白凤英说：“你别胡说，你来瞧，我哪里藏着什么外人？这是造谣。”万素贞说：“既没有外人，我就回去了。我倒不是查你，皆因你我姊妹相好，我特来告诉你一声，既然没有，我走了。”

万花仙姑告辞走后，白凤英才由夹壁墙把伯公子请了出来。伯公子说：“你们这是哪里？我在花园读书，被妖精背来，你是什么人？这是怎么一段事？”白凤英听伯充武一问，便说：“我是这贺兰山金斗寨金枪天王之女，时常到宁夏府去游逛，

那一天见你在街市上闲游，与你有一面之缘，故此将你接来住几天，我也不是什么妖精，你只管放心。”吩咐手下人摆酒，仆妇答应，立刻送上来杯盘碗盏，摆了一桌上等酒席。伯充武觉着饿了，也不管好不好，拿起来就吃，吃了个酒足饭饱。白凤英看着甚为喜悦，说：“公子，我今把你请来，非为别故，我们是前世的姻缘，月下老人早已持绳系足。”伯充武说：“你把我背来，意欲何为？我饭也吃了，依我之见，你还是把我送了回去。”白凤英说：“人非草木，谁能无情？我自从见你，便时刻惦念在心。我既把你背来，焉能放你回去。”伯充武是个念书的人，情知是走不了，再看这白凤英长的十分美丽，自己也不推辞，二人双手搀扶，共入罗帏，郎才女貌，彼此称心。

一连就是十几天，白凤英心想：“我把巡抚的少爷背来，他们焉有不找之理？莫如我今天穿了熊套，到那里一闹，他们知道是被妖精背去，也就死心了。”想罢，把伯充武收在夹壁墙内，派贴己的人服侍，她带上熊套和炒米、肉肝、水葫芦，顺着道路径奔嘉峪关而来。来到宁夏府她原住的店，扮作一个买卖客商的样子，单要了一所跨院，叫伙计预备茶水，吃了点东西。白凤英对伙计说：“我夜间睡着时千万别惊动我，我有一宗病，一惊动了就要命。不拘店里有什么事，也得等天明早起再告诉我。”伙计说：“是了。”白凤英为怕夜间出去，店里一找没人，泄露了机关，才这么讲的。

她等到起更以后，自己把熊皮换好，出来把门倒关上，留个暗记，拧身蹿上房去，施展飞檐走壁之能，来到了巡抚衙门，由后面蹿进花园，径奔那丹桂轩伯公子的读书之处。来

至切近一瞧，静悄悄地没人，白凤英心中一想：“我自从背走伯公子，他们必要派人巡查防守，怎么会没人？我下去看看。”刚一跳下，一瞧几个打更的在那屋里。原来自丢失了伯公子，喜大人便派了八个看家护院的人，凑胆子在这里等着捉妖精。今天听见外面扑通一响，赶紧点灯出来一瞧，见其形似狗熊，说：“可了不得，妖精又来了！那天把咱们公子背了去，打更的瞧见，也说是一身黑毛，果然今天又来了，快拿！”众人往处一追，也没追上。

白凤英蹿房逃走，回到店内。一连住了十几天，也去闹了十数夜，这才回归贺兰山，在雕楼与伯公子起坐不离。伯公子本来已经十八岁，又没成过家，目跟白凤英在一处，二人如胶似漆，谁也离不开谁。白凤英走了十数天，公子很觉寂寞，深为想念。他今天一见白凤英回来，真是新婚不如远别，就问她上哪里去了？白凤英也不隐瞒，说：“我将你背来，也不放心，我去一闹，叫他们知道是妖精，就不来找了。”伯充武说：“你把我送回去，我禀明父母，央媒来求亲好不好？”白凤英说：“那不能由着你我，我是天王之女，焉能与你结亲？可是我又舍不得你。”两个人说着，彼此均有贪恋之心，喝了半天酒，便又同床共寝。

白凤英自此就同伯公子在雕楼终日追欢取乐。这个事情一长，哪里会有不透风的墙。万天王之女万素贞万花仙姑，每五天往各个雕楼来查一次。这天来查雕楼，她不叫手下人先去，自己闯了进来，见一位美貌郎君，与白莲仙白凤英并肩而坐，就说：“白姊姊好自在，我说为什么你也不到我楼上去了，先前你我在一处玩耍，讲文论武，近来看你心神恍惚，今

天你还有何话说？我带你见天王去。”只吓得白凤英颜色更变，急忙给万花仙姑跪下道：“妹妹，你要带我去见天王，我的命就没了，不但我没命，连我这郎君的命都没了。”万素贞说：“你要叫我饶你也成，你打哪里弄来的这个男子，你要说实话。”白凤英说：“实不瞒你，我时常上宁夏府去，遇见了他，我二人这也是前世俗缘，他是巡抚喜崇阿的少爷，叫伯充武，我将他背来，又去探听过，如今他也不愿意回去了。妹妹！你要去告诉天王，可了不得。”万素贞说：“要叫我别去告诉也成，你得依我一件事，别一个独乐，叫伯公子跟了我去。”白凤英说：“那可不成，他跟你去了，谁跟我？你要是愿意，你就到我这里来，咱们姊妹一个一天，任凭白公子自便。”万花仙姑说：“也好，姊姊都愿意了，问问他愿意不愿意。”伯充武哪敢不愿意，又见那万素贞也是美貌姑娘，自此以后，便轮流值日，并无一日之暇。两位姑娘尚不知足，朝朝在一处吃酒，夜夜在一处追欢。伯充武能有多大精神，未免身体一天瘦弱一天，不到百日便得了痼病。那白凤英、万素贞正尝到滋味，忽然伯充武一病，如何能够忍受，就好似吃大烟，每日非吃一两不可，忽然间这天没过瘾那样难受。

这两个见伯充武不能追欢取乐，姊姊一商量，白凤英说：“咱们再背去。”万花仙姑有一身老虎套，便跟着白凤英，带着四个亲随，仍旧女扮男妆，混进嘉峪关，来到宁夏府，住在三元店，单要了一个独院。要过茶水饭菜，吃喝完毕，等到二更，两个人各穿兽套，来到巡抚衙门里，一看都是些粗笨人，他两个又如何瞧上？蹿房越脊，回到前面一找，已然都睡了，她两个就在花园抛砖弄瓦，打更的便嚷：“妖精又来

了”巡抚大人一想：“这如何是好？”便凑齐了家丁，大家壮着胆子，聚集有三十多人，各执刀枪棍棒，要来将妖精捉住。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八二回 万素贞同至宁夏府 曾天寿误受五毒枪

话说巡抚喜大人，派手下家丁三十多人，各执刀枪棍棒，等候妖精。晚间，白凤英、万素贞两个人又来了。这两人会打一种暗器，叫滚白蜡汁五毒枪，这些家丁往上一围，她两个一打暗器，就没人再敢上前。有一个打更的胆大，往前奔上来，被白凤英用滚白蜡汁五毒枪打中，当时栽倒。这种暗器厉害无比，几个时辰，毒气归心准死。打更的一躺下，这些人四散奔逃，白凤英二人也不来追。她二人的来意，就是因知伯充武不中用了，要找两个俊俏郎君背回去，倒不打算害人。

她两人晚上时常来闹，喜大人无法，愁的了不得，正好彭大人来了，才请众差官过来捉妖。白凤英、万素贞一看八个人当中，就是曾天寿、钱玉两人长得不俗，这才用了滚白蜡汁五毒枪，将他二人背起来就走。回到雕楼，再拿妙药给他俩治好，搁在屋里，派人服侍，慢慢的调养。她两个为了遮盖，仍然去到花园闹。那一日纪逢春追至骆驼岭，被驴所伤，也是万花仙姑披上兽皮套子，用滚白蜡汁五毒枪打的。白凤英这天又来，被欧阳德揪下了尾巴。她跑了回去，同着万花仙姑到三元店，把亲随之人带回贺兰山雕楼。婆子说：“已把那二位治好。”白凤英吩咐摆酒，立刻摆出上等的酒席。

曾天寿、钱玉问：“我们来的这是什么所在？”白凤英说：“这是贺兰山金斗寨，那一日我姊妹进关闲游，遇见你两个，也是前世有缘，故此将你二人背来。”曾天寿、钱玉两人听了就是一愣，说：“你两个怎么起意，把我们弄到这里来的？你说明白，我们再喝酒，这两天把我们弄糊涂了。”白凤英说：“只因前者我们把巡抚的伯公子背来，不到二月，他就病了，我们正在用好药给调治，故此我姊妹又去把你二人背来。”曾天寿说：“伯公子现在哪里？你带我们去瞧瞧。”白凤英说：“可以。”带着曾天寿二人来到西里间雕楼，曾天寿闪目一看，见一人二十有余，面黄肌瘦，在牙床上长吁短叹，口内还呼叫着贤妻。正是：

云雨巫山同欢叙，焉想到乐极生了悲！青春貌，不过二十有余。眼光散，神色虚。贪女色，受了敌。带气儿的骷髅，瘦黄面皮。喘吁吁不住连声叹，还惦念美艳红妆，露水夫妻！

曾天寿看罢说：“这位尊兄，怎么会落到这般景况？”伯充武眼含痛泪，不能答话。

曾天寿一看，心中暗想：“我只得拿好言安慰他，再想主意逃走。”钱玉才十四岁，还不懂得世事，摆上酒来，叫他吃酒他就吃。曾天寿安心要把白凤英、万素贞二人灌醉了，自己才好逃走，便说：“咱们猜拳吧。”白凤英说：“也好。”二人就三元八马地一起喝酒。这时由外面进来一个仆妇，刚要回话，只见又进来一位仙姑，乃是金鰲天王孟得海之女，也是一身武艺，人称五毒仙姑孟常姐，今天奉天王之命，来查雕楼。万素贞、白凤英知道已隐瞒不了，吓得目瞪口呆。孟

常姐说：“好呀！你两个人真会自在。”白凤英说：“贤妹请坐，千万不可声张。”孟常姐说：“好，既叫我不声张，你打算怎么样，认打还是认罚？”白凤英说：“认打怎么样？认罚怎么样？”孟常姐说：“认打，我带你去见天王；认罚，你让我挑一个去，我带了走。”白凤英说：“你也别带了走，我们两个使尽心机，好容易才得来的。”孟常姐说：“你要不叫我带了走，我给你回禀天王。”白凤英说：“这么办吧，你要愿意，就到这里来，咱们三人一同取乐好不好？”孟常姐说：“也好。”白凤英说：“你喝酒呀。”又叫仆妇拿来一份杯筷。孟常姐、万素贞、白凤英陪着曾天寿、钱玉，推杯换盏，开怀畅饮。

曾天寿是没存好心，打算把她三个灌醉了才好逃走。这姊妹三个是打算吃喝完毕，今日同在楼上追欢取乐。众人吃的正在高兴之际，忽然窗户外一声喊嚷：“独占！”便由窗户钻进一个秃脑袋来，说：“咱们喝喝。”只吓得三位姑娘一阵痴呆发愣。

来者正是追云太保魏国安。只因小方朔欧阳德揪下一条尾巴，便知是假妖精来此搅闹。石铸、胜官保、李芳、魏国安因此在大人跟前，讨令追出口外来。一过嘉峪关，那道实在崎岖，甚不好走。好不容易才到了骆驼岭，大家住进了镇店。店里的伙计说：“你们众位要是再往西去，可得带点炒米做干粮，还需要带点蒜，可以去毒，喝了山涧的水，才不受病。要不知道，喝了水，就许得鼓胀。”石铸听店家一说，也就买了点炒米干粮。四个人再往西行，一瞧确实是别有天地，正是：“恶水如麻酱，琼山似病驼。”这就叫做一处不到一处迷。

四个人赶到贺兰山金斗寨，天已黑了。便施展飞檐走壁之能，扑奔雕楼。只见那上面有灯火之光，四个人各处一窥探，也有官长住的，也有兵丁住的，说话有听得懂的，也有听不懂的。来到一个所在，只听得里面有男女猜拳行令之声，便由窗棂往里一看，正是曾天寿和小太保钱玉，同三个女子喝酒。魏国安把脑袋伸进来说：“独占！”只吓得里面战战兢兢。四个人把窗子一踢，蹿身进去。曾天寿、钱玉一瞧接应到了，蹿出去就跑，三位姑娘各拿兵器就追。这六个人说：“咱们快走！”

刚一跳下雕楼，正遇见下夜的来巡查，乃是大牌头蒋云龙，带领四五十个兵丁，各执刀枪。这六个人不敢向前迎着走，只得拨头就跑，兵丁齐声呐喊快捉奸细。六个人慌不择路，电转云飞，一直跑过骆驼岭，这才来到一个镇店。曾天寿说：“好险，好险！真是两世为人。”众人说：“找个酒饭铺先吃点什么，然后再住店。”魏国安说：“咱们店里去吃吧。”曾天寿说：“在这里吃吧。”众人进去一看，满堂的座，没有地方了。石铸说：“伙计，你们这后头带店吗？”伙计说：“带店。”众人说：“既带店，咱们店里吃吧。”

伙计让到后面上房，众人进去便要酒要菜。伙计出来，众人等的工夫不小了，菜还没来。胜官保出去催问，伙计说：“今天那些牛羊客人打这里过，好几百人都要吃，平常我们这小镇店也不预备好些东西。”胜官保去到外面，觉得又渴又饿，见对面卖粥，便进去说：“我喝碗粥。”对面坐着一人，长的贼头贼脑，见胜官保坐下，伙计盛过两碗粥来，他手里拿着几个钱，往桌上一拍，钱就掉在胜官保这边地下。这人说：

“小太爷，劳你驾给我捡起来。”胜官保早就留上神，一边弯腰给他捡钱，一边偷眼瞧他，见他由怀中掏出药来，就放在胜官保这碗粥里。胜官保只当不知道，把钱往桌上一拍，又掉在那边，这人一弯腰捡钱，胜官保便把两碗粥换过。这人并不知道，拿起来就喝。胜官保给了两碗粥钱，站起来就走。这人跟着胜官保来到店里。石铸正找胜官保，却见他由外面带进一个人来，两眼发直，就问怎么回事？胜官保如此如彼一说。石铸说：“把他用凉水解过来。”众人一讯问，这个人也不敢隐瞒，把实话一说，众位英雄便各拉兵刃，要奔迷魂庄去捉贼人。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八三回 倒拍花官保施巧计 审贼人夜探迷魂庄

话说石铸、胜官保把这个贼人用凉水灌醒过来，问他姓什么？叫什么？这人说：“小人姓胡，名叫胡成，本是嘉峪关人，因自幼好闲，不习正道，被匪人诓哄到迷魂庄。那里有个迷魂太岁甄士杰，他原先在大狼山当山大王，后被官兵抄了，便回到迷魂庄来发卖迷魂药，派我们四路去拍年幼的小孩，他为的是要小孩的眼珠，挖出来配熏香蒙汗药，尽卖给绿林中人。我们是二十个伙计，分东南西北四路去拍小孩。我瞎了眼了，没想到今天遇见这位小太爷，只求众位老爷饶命。”石铸说：“你们这个迷魂庄在哪里？离这里多远？”胡成说：“离这里有四十里远，在山里头。”石铸说：“你带了我们去，就没你的事；你要不带我们去，我把你碎尸万段。”胡成说：“小人带众位老爷去就是了。”石铸说：“既然如此，也好。”就把胡成捆上搁在一边。石铸等大家吃了饭，说：“咱们要留一个人看着，别让他金蝉脱壳跑了，大家轮流着睡吧。”

等到天光大亮，众人起来，叫伙计过来算店帐。伙计说：“你们几位上哪里去？”石铸说：“我们进山。”伙计说：“既是进山，你们几位吃了饭再走，山里头就是有钱也没处去买。”石铸一想也好，这才要酒要菜。众人吃着。石铸说：“曾爷，这几天你们哥俩有那里，必然天天有人陪着，这个乐不小。”

曾天寿说：“别提了，自打那天由花园被人背走，我们也不知是什么打的？人家有好药给我们治好了，昨天晚上，又来了一个五毒仙姑争风。我打算拿酒把她们灌醉，好带表弟逃走。巡抚大人的公子伯充武，现在乐极生悲，得了痼病。几位把我们救回，这真是万幸，要不然，我们也得跟伯充武一样。”说着话，大家吃完了饭，算了饭帐，把胡成身上的绳子解开，把剩的饭菜都给他吃点，叫头前带路。

众人出了店，石铸说：“大狼山的贼人到这里作乱，又不定害了多少人。”说着话，往东南走出了三十余里，道路崎岖，甚不好走。胡成说：“众位好汉爷，过了眼前这大岭就到了。”众人往前行走，上了大岭一看，不过二里之遥，树木森森，那里就是一处村庄。石铸把那个胡成捆在树上，说：“任凭你吧，你要心地好，就会有人来救；你心地不好，就会有狼来把你吃了。我是不能放你，怕你给我走漏消息。”石铸把他绑好，六个人就奔那村庄，进了北村口，见东西有一条街。石铸心中一动，不知道这个迷魂庄在什么地方，便站在十字街口往四面一瞧，见南边路西有个酒饭铺，卖些面食，屋中就是一个老头，有六十多岁。

石铸几个人进到里面，说：“老丈尊姓？”这老头说：“我姓甄。”石铸说：“给我们来几壶酒。”众人刚坐下，就见由外面过来一个人说：“二大老爷，你这里有什么菜？庄主爷今天来了客，菜不齐，跟你要两只小鸡、一只鸭子，该给多少钱？”老者说：“上次那些菜还没给我钱，今天又来了。”这个人说：“今日不比往日。”老者说：“今天又是什么事？”这人说：“今天来的人，也有和尚，也有老道，还有两位在家人，都是庄

主爷的绿林朋友，这几个人的能为大呢，老道会使宝刀。”石铸一听这话，就知必是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

酒铺老者拿了两只小鸡，一只鸭子，十个鸡蛋，给这个人带走后，石铸就问：“刚才拿菜的这人个是谁？在哪里住？”老者说：“我们这里叫甄家庄，拿菜的那家庄主叫甄士杰，他是绿林的大贼头，尽卖拍花药，做些伤天害理之事，这村里没人敢惹他。原先他上大狼山当了大王，新近听说被官兵给抄了，这又跑回来了。”石铸一听，便明白这是大狼山的迷魂太岁甄士杰，就在这里住着。六个人喝着酒，打算等天黑之后，去把他家给抄了，顺手把奉旨捉拿的要犯抓住，那飞云、清风和二鬼在这里可是找死。

候到天黑，石铸、魏国安、胜官保、李芳、曾天寿、钱玉六个人，给了饭钱，出了酒饭铺，来到无人之处又一起商量。石铸说：“谁先去探探路？”魏国安说：“我去。”便把鸳鸯锤带好，背插单刀，进了东街，打听明白，是路北大门，他拧身蹿上房去，如踏平地相仿，只见一片灯火之光，照耀得如同白昼。来至切近，见大厅里正在摆酒，猜拳行令。魏国安蹿到北房，趴在屋上用耳一听，就听里头说：“关里没有我们哥们立足之地了，我们走一处，彭大人的差官跟一处。”甄士杰说：“刚才我的伙计从树上救下一个人来，也是我的伙计，叫胡成，今天在新河镇被他们拿住，跟下了六个人来。我想，他们不来算便宜，若来时，叫他来时有路，去时无门。我告诉你们哥几个说，我大狼山的事情，也是被彭赃官手下的人给毁了。我还有一个大拜兄出洞鼠杨堃，如今不知去向，我的拜弟贾士源，已去投奔金棍天王邓福伯，说是要给我来信的，还没有回音。你们几位去到那边，事情要好，也给我写信。”

书中交代：屋中坐着的正是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自从小狼山逃走，他们就在这里住三天，那里住两天。今晚，清风说：“我有个主意，咱们要报仇，不如去投奔天王，起兵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报了你我私仇，把彭赃官杀个片甲不回，这是万全之策。”魏国安听的明白，心里说：“这几个该死的贼人，自己不想悔过，还要勾串天王造反，可见不知国法王章。我赶紧知会他们几位，把他等拿了，以免后患。”

想罢，蹕房来到外面，到无人之处一击掌，石铸、胜官保、李芳、曾天寿、钱玉五个人赶过来说：“怎么样？”魏国安就把探听到的情形一说。石铸说：“好，真是这几个反叛在此！胜官保，咱们爷俩拿和尚老道，你拿飞云、我拿清风。”胜官保说：“就是。”石铸又说：“李芳、钱玉，你两个拿二鬼；魏国安、曾天寿，你二人拿迷魂太岁甄士杰。”商议好了，六个人蹕房来到里面一瞧，众贼人还在大厅喝酒吃饭，就听清风说：“兄弟，要不然，你送我们哥几个上天王那里去。”

石铸在房上听得明白，这才一声喊嚷，说：“清风！你由小狼山漏网，今天不料又狭路相逢，你还想走吗？”清风在屋中正说的高兴，忽听外面有人嚷叫，耳音甚熟，赶紧把屋中灯吹灭了，伸手拉出滚珠宝刀，先扔出一把椅子，然后出来一瞧，见迎面站定石铸等人，一摆宝刀就想逃走。石铸迎面挡住去路，老道摆刀就剁。石铸杆棒往上一缠，就把老道摔了个筋斗。胜官保刚要帮着动手，就见飞云和焦家二鬼各摆兵刃，蹕了出来。甄士杰一声喊嚷：“孩儿们！鸣锣聚众，把这几个人拿住。”只听得一棒锣声，众家丁各执刀枪往上一围。不知众位英雄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八四回 曾天寿中计落陷坑 隆得海救友捉贼人

话说甄士杰由屋中出来，吩咐鸣锣，他的几十名亲随打手，都是由大狼山带来的，各执刀枪器械，往上一围。这个时光，曾天寿赶紧往前奔过来说：“好贼，待我来拿你。”两个人就杀在一处。那贼人见曾天寿刀法纯熟，便往圈外一跳，拧身蹿上北房。曾天寿一想：“定规我来拿他，焉能放他跑了，我非得把他拿住不可。”他跟着也就蹿上去，紧紧一跟，见后面有三间西厢房，那贼人进去，曾天寿也紧往里一蹿，扑通就掉下去，再往上蹿，却上不来了。贼人把几块板一盖，把曾天寿盖在坑内，转身复返，来到前面一瞧，老道正被石铸摔的东倒西歪。飞云被胜官保摔了几个筋斗，爬起来就嚷：“合字风紧，扯活吧。”这四个人各摆兵刃，往圈外一跳，撒腿就跑。石铸带胜官保、李芳、钱玉、魏国安随后就追，都知道这四个贼人是奉旨严拿的要犯，哪里肯舍。

单说甄士杰见这几个差官追下飞云，他自己一想：“我倒是拿住了一个，先把他弄上来杀了再说。”叫家人掌上灯笼，扑奔后面西厢房，把板子揭开，再瞧坑里却没有人了。甄士杰说：“怪哉！我明明把他引到这里来，用板子盖上了，我才到前面去的，怎么会没了，莫非地遁了？”带着家人前后一找，并无踪迹。

书中交代：曾天寿掉在下面，自己一想不能活了，莫如先抹脖子。刚想到这里，只见上面灯光一晃，垂下一根白莲套索来，有人说：“你上来吧。”曾天寿也不知是谁，拉着绳上来一瞧，并不认识那人，有二十多岁，俊品人物。曾天寿说：“贵姓？”这位说：“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你跟我来。”两个人蹿出外面，进了大树林子，曾天寿说：“这位恩公贵姓？要不是尊驾来了，我就抹脖子了。”这人说：“我姓隆名叫得海，在这正南离此二十里的地方住家。我的父亲做过一任参将，只因年迈，辞官不做，在家养福。我跟父亲习练的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刃，件件皆知一二。因听说这甄家岭来了一个贼人，专配迷魂药发卖，地方已经受害不少。前者，我们村庄也丢了一个七岁的小孩子，料想必是此人所为，故此今天前来访访。方才我瞧见你掉了下去，便把你救上来了。”曾天寿说：“这就是了，我们还有几位同来的，不知怎么样了，我还得瞧瞧去。”隆得海说：“我打算把贼人一家都杀了，不叫他在这一方害人。”曾天寿说：“甚好。”

两人复返回来，到甄士杰院中一瞧，五个人都没有人。前后找了一回，并无踪迹。曾天寿说：“怎么，我们来了六个人，那五位莫非都受了害？”隆得海说：“他没有这么大能为把五位都拿住，咱们先站在高处瞧瞧瞧瞧。”两个人在房上一瞧，就见正北有一带火光。曾天寿说：“你瞧那边的火光，许是把我的朋友追下去了，正在动手，他们人多势众，咱们去给打个接应吧。”隆得海说：“也好。”两个人跳下来刚走了不远，抬头一看，原来正是甄士杰带着些恶奴回来。曾天寿与隆得海二人，各拉兵刃，赶过去一声喊嚷：“甄士杰往哪里走？你

在这里各处拍花，不知伤害了多少性命，待我弟兄拿你。”两个跳过去，摆刀就剁。贼人往旁边一闪，摆兵刃相迎，杀在一处。甄士杰一瞧就是他们两个人，便把飞沙迷魂袋掏出来一甩。这两人闻着异香，扑通翻身栽倒。甄士杰吩咐家丁将他二人绑好，抬回庄去。

来到了院中，依着他就要杀人。这时，他的妹妹甄九娘由后面过来，说：“别杀，你把这两个人交给我吧。”甄士杰说：“你一个女流之辈，管我的事做什么？”甄九娘说：“这两个人他们还有余党，依我之见，等一齐拿住再杀，剪草除根。”甄士杰一听说：“也好，暂把他二人绑到后面西配房，我还得找那几个人去，他们追下和尚老道去了，还没回来。”吩咐手下人跟他走了。

甄九娘来到后面西配房，把曾天寿背到自己屋中，用解药把他的鼻孔抹上。曾天寿一打喷嚏，醒了过来，见自己四马攒蹄，已被人捆上；这屋中甚是干净，是个妇人女子住的屋子。他见眼前站着一位女子，长得花容月貌，身上穿一身青，头梳盘龙髻，足下穿红鞋，就说：“你们把我拿住，搁在这里意欲何为？”这个女子说：“我叫甄九娘，甄士杰是我哥哥，方才是我讲情，才没杀你。我看你这个人很可惜，你要依我一件事，我救了你这条命；你要不依我，我就不管，杀剐任凭于他。”曾天寿说：“什么事？”甄九娘说：“我父亲早丧，我哥哥不办正事，也不给我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我看你倒还不错。”曾天寿眼珠一转，主意就来了，说：“你把我放开吧，我依你这件事。”甄九娘说：“你不可谎言？”曾天寿说：“那焉能够！”甄九娘就把他解开了。曾天寿说：“我还有

个朋友，你要救，把我两人都救了。”甄九娘说：“我去要解药去。”曾天寿说：“你救我时不是有解药的么？”甄九娘说：“有一小瓶不多了。还有一件事，你既应了我，我是跟你走，还是你在这里住？”曾天寿说：“在这里住，你能做主么？”甄九娘说：“你别管，我自自有道理。”给曾天寿倒上一碗茶，由盒子里拿出几个点心来。

曾天寿此时不饿，也不想吃。正在说话之际，又见一掀帘子，甄士杰之妻马氏由外面进来。她原先也是个大女贼，因为父母身受国法，方才跟了甄士杰。今天听见他妹妹屋中有人说话，便过来一瞧，原来是一个少年男子，正在屋中坐定，马氏把脸一沉，说：“什么人在这房里？方才说的什么话？”甄九娘恼羞成怒，拉出刀来，照定嫂子就是一刀。马氏一闪身，姑嫂就动起手来。

曾天寿也不管，拿着这瓶解药，径奔西厢房，把门推开，进去给隆得海鼻孔抹上解药，把绳扣解开。隆得海一打喷嚏，苏醒过来。二人从地上捡起兵刃，跳出外面，刚一上房，就见甄士杰又带着家人回来。曾天寿把解药又给隆得海闻上点，自己也闻上点，只等着贼人进来，给他一个冷不防。一见甄士杰进来，照定贼人就是两瓦。那贼人躲开一瓦，一瓦正打在脑袋之上，抬头一看，正是刚才拿住的那两个人，心想：“怪哉！他两个已中了迷魂药，怎么又出来？内中必有缘故，先把他们两个拿住再说。”曾天寿、隆得海两个人跳下来说：“小辈！今天非得跟你分个强存弱死。”各摆兵刃扑奔上来动手，三五个照面，隆得海一腿将甄士杰踢倒，按住捆上，说：“众家丁！你等休要送死，各自逃命去吧！”家人四散奔逃，隆

得海刚要举刀结果贼人，就听正东一声无量佛！有一老道拉出宝剑，要来搭救甄士杰。二位英雄大吃一惊。不知老道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八五回 金须道奋勇救贼人 众差官聚会隆家庄

话说曾天寿、隆得海二位英雄，正要上前杀甄士杰，忽然东边过来一个老道，正是金须道赵智全。此人自从在连环寨行刺逃走，就在山中隐居，不敢出世。今天本要上引仙观去找妙真人卞道兴，从此路过，听得里边动手，一瞧不是外人，是他师侄甄士杰被人拿住了，赶紧拉宝剑赶上来，说：“两个小子，休得伤人。”曾天寿、隆得海两人一瞧，问道：“来者何人？”老道哈哈一笑，说：“两个小辈，你也不认得你的祖师爷，我姓赵双名智全，绰号人称金须道。要知道我的厉害，当即跪倒磕头，饶你两条狗命不死。”曾天寿一听，知道这老道厉害，手中的宝剑有神出鬼没之能，一想自己人单势孤，恐怕被他所算，故此叫道：“隆大哥，这个老道可是厉害！”隆得海哈哈一笑说：“老道！你既是出家人，就应该奉公守法，反倒拿着宝剑来帮贼人，你这是助纣为虐。要听隆大爷的好言相劝，你走你的路，我也不跟你出家人一般见识。”老道气往上冲，说：“你满嘴胡说，小辈你也不知道我的厉害。”恶狠狠地举宝剑照隆得海劈头就剁，隆得海摆刀相迎。曾天寿一瞧，想道：“要战长了，隆得海准死于贼人之手，他是我救命的恩人，我不能不过去协力相帮。”这两个人总算是武艺出众，刀法纯熟，工夫甚大，还不见输赢。老道想：“此时天

光已亮，红日东升，我何必苦苦跟他们动手？”想罢，老道拨头就跑。两个人随后追出了一里之遙，曾天寿说：“隆兄不必追了，咱们再回去瞧瞧甄士杰，别叫人救去。”

两个人回来一瞧，拿住的甄士杰已踪迹不见。在院中前后一找，连屋内也都没有。隆得海说：“咱们走吧。”曾天寿说：“我那几个朋友一个都没有了。”隆得海说：“你到我家去吧。”曾天寿没法，跟着隆得海往正南走了有三十里之遙，来到了隆家庄。只见路北广梁大门，门口两棵龙爪槐，树上拴着几十匹骡马。门口家丁一瞧大爷回来了，赶紧过来迎接。隆得海说：“老庄主呢？”家人说：“老庄主会客呢。”说着让曾天寿往里走。来至客厅，一掀帘子，曾天寿说：“好呀！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你们几位怎么来到这里？”

大厅坐着，正是孔寿、赵勇、武杰和纪逢春。孔寿说：“我们由宁夏府公馆出来，只因石大爷、魏国安、胜官保、李芳追下妖精去了，大人不放心，又派我们出来探访探访。”曾天寿一听，这才明白。大家见礼，一瞧隆老丈，已有六十以外。隆得海给引见说：“这是我的父亲。”曾天寿过去见礼。众人落座，家人倒上茶来。曾天寿说：“你们几位怎么走到这里？”孔寿说：“我们走错了路，走了一夜也没找着店铺，遇见这位老庄主，就把我们让进来款待酒饭。你不是被妖精背去了吗，怎么又能回来？”曾天寿便将经过的事如此如彼说了一遍，孔寿等人这才明白。曾天寿说：“咱们一同回去吧，石大爷同钱玉、胜官保、李芳、魏国安由迷魂庄去追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也不知往哪边追去了？大家吃完饭，就在临近找找石大爷他们，找着就回去，天晚还住到这里。”隆得海说：“也

好，我跟你们几位找去，你们几位对这边的道路不熟。”曾天寿说：“好。”

众人同隆得海出来，由正西偏北奔上大道，来到一个咽喉要路。这个地方叫野狐林，又叫狐啼岗，有几家店铺，百十来户人家。隆得海说：“咱们就在里住吧，他们往北去，回头必走这条路。”众人就在茶馆门口沏了一壶茶，等到太阳要落的时候，果然见石铸他们来了。曾天寿迎过去说：“石大哥！你们几位才来，上哪里去了？我们在这里等的工夫大了。”石铸说：“我们追飞云、清风到了一道乱石岗，那里道路崎岖，除了树，就是草，再找不着他们了。我们正要回迷魂庄去找你们，可是又忘了道儿，糊里糊涂地找到一个山庄，连买吃的地方都没有。你们这是打哪里来？你一追甄士杰就不见了。”曾天寿把经过之事述说一遍，大家这才吃点东西。曾天寿说：“天也不早了，咱们回头就住到隆大哥家里去，明天再一同回去。”石铸说：“也好。”

大家跟随隆得海径奔隆家庄，刚来到庄门，石铸就听那边嚷嚷：“孩子们，你们大家别闹了。”这说话的声音，跟纪逢春一样嗓子。石铸想：“真怪呀！世上什么一样的都有？”急走进庄门一看，只见站着一人，长得也跟纪逢春一样，短身子，雷公嘴，但却是一个姑娘，淡黄脸膛，短眉毛，圆眼睛，穿着蓝绸半截褂，青中衣，两只脚横有三寸，长有一尺，红缎子鞋上还绣着半帮花，手中拿着一对锤。纪逢春听见说话，回头一瞧，那女子也在瞧他，两人不禁一愣，扑哧笑了。石铸等人忍不住，也都乐了。隆得海说：“众位走吧，不要耻笑，这乃是我的胞妹，名叫隆景云，天生的呆傻，可我母亲最疼

爱她。我们这地方靠山，她常出去打猎，今天必是刚刚打猎回来。”就听那女子说：“呦，哥哥！你打哪里同这些人来？那雷公崽子姓什么呀？”纪逢春说：“呦，好说，闪电娘娘，你也不认得我，大官老爷姓纪名逢春，外号人称打虎太保，家住在狼山纪家寨，咱们爷叫神手大将纪有德。都告诉你了，我问你姓什么呀？”那女子说：“我姓隆，叫隆景云，咱们爷叫隆泰华，隆得海是我哥哥。”他们两人正说着话，隆得海就威吓他妹妹，叫她急速进去，众人这才来到客厅。

隆泰华亲身迎接出来，见礼落座。老庄主一看纪逢春，大吃一惊，心想：“天下竟有这一样的人？”问了众人的名姓，又问纪逢春说：“差官老爷贵姓，今年多大年纪，家中还有什么人，跟大人当差几年，现在什么功名？”纪逢春说：“我家住在那狼山纪家寨，原先做的千总，后来保升的守备，现在记名都司，跟大人当差，回头还有过班的保举。”隆庄主说：“尊驾弟兄几位？”纪逢春说：“我有个姊姊，给了河南永城副将刘芳，我就是哥一个。”隆泰华说：“可曾订下亲事？”这句话打动了傻小子，纪逢春把脑袋摇的像车轮，连说：“没有，没有。我们家里有房产，果木园子，水旱稻田，就是都不给我，嫌我长得不好看。我瞧着你倒善静，大爷给我说一个。”石铸说：“你跟马大人学，也娶三位夫人。”纪逢春说：“我比不上我干爹。”隆泰华说：“可曾拿住贼人。”石铸说：“没有。”

说着，已摆上酒来。众人吃喝完毕，石铸、胜官保、纪逢春三个人来到外面，一看这庄院甚好，再一瞧那个姑娘正在外头。石铸就在胜官保耳边如此如此一说，胜官保就跑了过去。隆景云问道：“你是哪里的小孩？”胜官保说：“那个雷

公嘴骂你哪！”隆景云说：“我拿锤打他。”胜官保说：“你可别说话，你一说话，我们那位会念咒，把你的魂拘去。”胜官保说完，又跑过来说：“纪老爷！那姑娘说她要跟你比锤，你可别说话，她会念咒，把你的魂拘了去。”纪逢春一听比锤，就要与隆景云比并输赢。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八六回 纪逢春对锤结亲 欧阳德花园捉妖

话说纪逢春和隆景云各自摆锤，战在一处，这两人的招数竟是一样，只乐得胜官保直拍手打巴掌。隆得海由里面出来一瞧，就知道是石铸、胜官保使的坏，赶紧说：“还不把锤搁下，老庄主要拿刀杀你哪！”隆景云呦了一声，回到后面去了。她的两个使唤丫头，一个面似黑炭，一个面似黄姜，也一同进去。隆得海把石铸一拉说：“求你给我成全成全这件好事吧！”石铸满口应承，来到里面，就把纪逢春叫到无人之处，问他愿意不愿意？纪逢春是媳妇迷，谁要一提媳妇，他就乐了，急忙趴地下给石铸磕头。石铸说：“起来，这事情我必给你办好了。”转身出来，跟隆泰华一提，隆泰华也甚是愿意。石铸就把纪逢春叫过来拜见岳父老泰山，给内兄磕了头，又带到后面去拜见岳母祝氏。众家丁知道姑娘给了纪老爷，都上来道喜。这才重新摆上喜酒，大家开怀畅饮，席散各自安歇。次日早晨起来，隆得海说：“叫他留下订礼。”傻小子身上没带什么，就叫石铸看着办。石铸说：“也不用留订礼，各换一张八字帖就得了。”众人把事情办好，即告辞回转宁夏府。

众人回至公馆，先来到差官房，大家齐给道了受惊，叙说了一番，这才去上房参见钦差大人。彭公就问曾天寿：“你被妖精背去，这是怎么回事？”曾天寿、钱玉不敢隐瞒，说：

“回大人，那不是妖精，是金枪天王白起戈之女白凤英，和天王万延龄之女万素贞。她两人穿的是熊皮和虎皮，我们受的暗器，是滚白蜡汁五毒枪。她们将我二人背去，用药治好，又要同我二人成亲。说着，金鏖天王孟得海之女又闯了进来，要去回禀天王，三人正在争风，魏国安就来了。现在巡抚大人的公子伯充武，已经得了痼病，住在雕楼。”大人一听，说：“这还了得，他等竟敢把大员的儿子弄去，任意胡为，实属不成事体。”立刻打发人去给喜大人送信。喜大人闻信赶来，说：“这两天我留和尚捉妖，也不见妖精来了，请问是怎么一段事？”彭大人说：“不是妖精，原是两个女子作乱。”喜大人说：“哎呀！我就是这一子，只求中堂设法把我的儿子救回来才好。”钦差大人是个心慈的人，说：“喜大人，你不必担忧，本阁设法派人救他。”喜大人这才告辞回衙。

喜大人把欧阳德请到书房，将这段事情一说。欧阳德说：“是哉！”便约了伍氏三雄和金眼雕四个帮手，一同在巡抚衙门花园等着。到第三天的晚上，天有二更，金眼雕、欧阳德和伍氏三雄尚未睡着，忽听外面扑通一声，打更的噪音都嚷岔了，慌慌张张就往花厅跑。欧阳德等蹿出去一瞧，见是三条黑影。欧阳德暗暗说：“咱们一人拿一个。”往前一赶，奔至临近一瞧，是一个没尾巴的狗熊、一只大猛虎、一头驴。伍氏三雄就去扑驴，欧阳德扑奔狗熊，金眼雕扑奔猛虎。

书中交代：这狗熊正是白莲仙姑白凤英，这猛虎乃是万花仙姑万素贞，这驴就是五毒仙姑孟常姐。自魏国安把曾天寿、钱玉救走，三个人追了半天也没追上，回到雕楼，彼此埋怨。白凤英说：“也不必埋怨，咱们找他们去。”三人一同

前来，打算再找几个俊俏郎君背走，焉想到今天却碰在钉子上。金眼雕施展平生的能为将万素贞拿住，欧阳德将白凤英拿住，伍氏三雄也把孟常姐拿住，再把套子一剥，一瞧却是三个女子。这些侠义之人，都不愿意拿妇人女子，便叫喜大人的家丁，把那三个人捆好，搭到前面。

候至天光大亮，喜大人起来，正跟人说：“儿子现在有了下落，听说病的甚重。”这时家人进来回禀说：“后面众位侠义已拿住三个假妖精，披着熊、虎、驴皮套子，请大人审问。”喜大人立刻吩咐升堂，先把众位侠义请出来，一问怎么拿的？五位侠义便如此如彼一说。喜大人吩咐把那三个人搭了进来，家人答应。不多时，就将三个仙姑搭到了花厅。大人问道：“你三个人是怎么一段事？”白凤英说：“大人要问，我乃白天王之女，名叫白凤英，只因二年前，我进关来游逛，路遇这衙门的少爷伯充武，是我在夜晚施展飞檐走壁之能，将他背去。现在他已得了痼病了。”喜大人说：“你原来是白天王之女！”立刻叫人给钦差去送信，请示大人这件事怎么办？彭大人立刻叫人去请宁夏府总镇徐胜，把三位仙姑交给总镇太太侠良姑张耀英和胜玉环看守，也不许锁，也不许绑，吩咐预备上等酒席款待。

把三位仙姑留下之后，彭大人立刻办了一角文书，写了一封信，责备天王失查。彭大人问：“谁可以前去投递这封信？”手下众差官一听，面面相觑，默默无言。旁边老刘云上前答话：“说，大人在上，小民不才，愿去投书。我也不要功劳，只求大人提拔提拔我们姑老爷马大人，小民就感念大人了。”大人说：“好，既是老英雄愿去，到那里须见机而作，诸事总

要谨言慎行。”当时把文书办好，用了宁夏府巡抚印。这套文书中所说的话，就是责备白天王失查，不应叫女儿前来搅闹，盗去巡抚的公子。”当时封好文书，备上两匹马，派两个马牌子跟着刘云一同起身，顺着大路径奔嘉峪关。

把守嘉峪关的总兵，是朝廷的武探花叶金榜，见刘云要过关，出来盘问之后，才知是钦差所派的差官，当即开关放人。刘云出了嘉峪关，一瞧都是沙漠之地，真是应了古人所说：“过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走去皆是沙漠，回头一看，关前山连山，山套山，多见树木，少见人烟。到了一个去处，乃是一座大镇，名叫舞阳镇。千总姬文元见刘云来到这里，上前一问，见有文书路引，赶紧派十二名兵护送过去。那前边的小牌头名叫边得利，也派兵护送刘云出镇。头一天住在半路，第二天晌午就到了贺兰山。刘云一瞧，又另换一番气象。这座城名叫锦都城，也有四门，四面是十六里的边墙。进了城，就是三街六市，买卖铺户。刘云来到白天王的王府，先到兵马大元帅的挂号房挂号。往时一传禀，响了三声大炮，由里面出来一人，说：“来的上差，前去参见我家元帅。”不知刘云一见大牌头，该当怎么讲话，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八七回 追风侠独赴贺兰山 白天王见信起兵端

话说刘云在挂号房外面坐定，只见由里面出来一员番将说：“我家元帅传你进见。”刘云这才背着文书，往里来到帅府大厅，一看上面坐定一人，乃是番军的元帅，身高八尺，头戴镶珠七宝冠，身穿绣花金蟒袍，足登牛皮战靴，面如重枣，粗眉大眼，三山得配，五岳停匀，两旁有十几员偏将，都挂着虎翅单刀，还有几十名番兵。刘云刚往上一走，这位元帅立起身来，抱拳拱手说：“原来是天使来到，旁边看椅子，以客礼相待。”刘云说：“我奉中堂巡抚所派，特来投递文书信缄。”这位元帅说：“既然如此，暂把文书放在这里，我给你转达天王，见与不见，候天王令下。”吩咐手下将天使带到驿馆，派了听差人八名，预备上等酒席款待。刘云晚间就在此处安歇。

次日，有大牌头差人来请。刘云跟着来到帅府，那大牌头便带领他前去天王府。来到王府门首一瞧，见白玉牌楼甚是宽阔，上面有一杆大旗，走金线，掐金边，乃是大红八宝篆云幡，府门的听差人也都长得秀气。刘云来到银安殿，早有大牌头呈递上文书信件。白天王自那日有人前来禀报：白凤英、万素贞、孟常姐不知去向。正在忧烦之际，今天将文书拆开一看，这才心中明白，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臊得面红

耳赤。原来信上写的是——

钦差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彭朋拜书：

久仰 天王鸿仪，威名贯满宇宙。今皇王有道，着派要员驻守舞阳镇，官民一向并无丝毫冲撞。不意令媛前年身披兽套，冒充妖魔，夜入宁夏巡抚后花园，竟将喜崇阿之子伯充武掠至贺兰山。今伯充武已得痼症，仍在雕楼，请天王搜查。昨夜巡抚署内，夜间又捉住一熊、一虎、一驴，焉想到竟是三位仙姑所扮，当即派人请到总镇署内，由女眷款待。专此致函，敬候天王示下。素闻天王军令甚严，调度有方，见信祈将朝廷大员子弟送回。三位仙姑在此决无待慢。书不尽言。

白天王见这封信措词矫强，本要动怒，一想女儿现在那里，又不能动气，莫若先把女儿接了回来，再作道理。这才吩咐手下人，赏赐一桌酒筵，款待追风侠刘云。吃喝完毕，白天王派人写了一封回信，又派他儿子白龙、白凤、白虎、白鹿、白貌、白熊六位殿下去巡查白凤英的雕楼，果然把伯充武搜了出来，便来回禀天王知道。天王对伯充武以客礼相待，打发刘云先走，候仙姑回来，这里即把伯公子送了回去。白天王将回信交给刘云，即派两个番兵护送他出界。刘云便顺着大路，回归宁夏府。

一日来到公馆，众护卫出来迎接，一同来见钦差大人。刘云说：“回禀大人，小民前去投书，现在番王的回信，请大人过目。”大人接过信来，展开一看，上面写的是——

字奉

天朝钦差中堂台前：近接来谕，得悉小女偷进中原，

自愧才疏智浅，应请失查之罪。今天使下降，始知小女已经被获，多蒙中堂开天地之恩，相留款待，心中感荷隆情。现伯公子暂在贺兰山，亦当以上宾相敬，中堂请放宽心。小女冒犯虎威，既蒙中堂厚爱，尚望即日送归，伯公子亦必派人送回，决不食言。冒昧烦渎之罪，中堂其谅之耶？其罪之耶？

番王白起戈拜书

钦差大人看罢，赶紧派当差人预备金车暖轿，护送三位仙姑回去，又派副将马玉龙、副将刘芳随带石铸、魏国安、姚广寿、曾天寿四位差官亲自护送。

这一日由公馆起身，一面先叫人给白天王送信。白天王派手下的番将金邦洞主贺梅轧似虎，带着五百番兵，护送伯充武到了舞阳镇。马大人和刘大人见了贺将军，彼此叙礼。这边送过三位仙姑，那边送过伯充武。马玉龙等人便带着伯充武回归宁夏府。

喜大人一见伯充武瘦的不像样，不禁放声痛哭，把他带到后面去见他母亲。苏尔呢关佳氏瞧见儿子面黄肌瘦，也甚为凄惨。一问情由，伯充武如此如彼一说，赶紧请了高明医生来看。先生说：“管保好，他这病就是肾亏，仰仗他先天后天尚足，只要独宿一百日，便可以调养痊愈。”喜大人带儿子到公馆来见彭大人，谢了活命之恩。钦差大人见伯充武五官俊秀，甚为喜欢，问他在那边的情由，伯充武一一回禀大人。大人一听，又问喜大人：“现在两下往来，他们有搅扰的地方没有？”喜大人说：“现在往来，他们有好些不按礼节的。”彭大人说：“这样太不成事体，我给他去一角文书。”即派人前

去投书。白天王展开一看，上面写道：

本阁奉圣谕来此巡视，安抚闾阎。彼此向有条文，理应遵奉旧例，尔今不遵礼节，纵使属员扰乱地面，竟有奸商私贩牛羊皮货等物，不遵例纳税，混乱条规，实属不成事体。尔当严饬整顿，以免认真查办。特先通知，切勿再犯可也。

白天王看罢，勃然大怒，立刻走转牌，要调东五路天王兴兵，杀奔中原。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八八回 进反表白天王会兵 赴驾兰彭钦差合约

话说白天王看了这套文书，勃然大怒，要走转牌调东五路兴兵进犯关中。旁边有阿丹丞相跪倒奏道：“王驾千岁！此事不可这样粗率。昨朝有细作来报，说彭大人手下英雄能人不少。前者已跟庆将军合约，本应三年一觐见^①，自那年合约之后，至今并未前往，天子才派彭中堂前来巡阅边隅。依我之见，可先上一道表章，看看皇帝的意思。”白起戈一听阿丹丞相说的也对，立时派人写了一道表章。白天王看了一看，即派啞哩吗押折起身。

这一日到了京都。部里投文，通政司挂号，将折本呈上御鉴。康熙老佛爷一看这道本章，勃然大怒，把折底交军机处发抄，并知会彭大人，叫他观看这个折底，便宜行事。

彭大人接到这折底一看，上写的是：

自古三五立基，五帝禅宗，岂中原有主，而夷狄无王乎？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仁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陛下作中原之主，为万乘之君，常怀不足之心；臣居偏僻之地，而自知足于心矣。尧舜有道，四海来宾，禹汤施仁，八方共守。陛下起战争之

^① 觐（jìn，音近）见——朝见君主。

策，臣有迎敌之谋。纵陛下挑精锐之兵，选股肱之士，御贺亲征至贺兰山前，又何惧哉？自古及今，以和为上，臣愿年年觐见于当朝，岁岁称臣于陛下。今遣命哒哩吗敬叩丹墀。

彭中堂见金枪天王白起戈竟敢出此矫强之语，勃然大怒。这时石铸等回禀大人：现在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已投奔那里去了。彭大人说：“好，我给白起戈去一套文书，跟他定合约的日子。”打发差官走后，金枪天王白起戈随着又来了一封信，定于本月十五日，请彭中堂在贺兰山金斗寨合约，在那里赴太平筵宴。彭大人对来说：“是日必到。”即赏给了二十两盘费。

番官走后，彭中堂把庆将军和喜巡抚请来，提说两方合约之事。喜大人说：“既然如是，中堂去不去呢？”中堂说：“我焉有不去之理。咱们也不便多带人，总兵徐胜也去，咱们四个每人各带四人，众位愿带谁，只管挑选。”喜大人说：“我也不知道哪位武艺高强，中堂给派四个人保护就是了。”钦差大人说：“也好。”叫飞叉太保赛专诸、赵文升、飞刀太保小孟尝、段文龙、神枪太保钱文华、神拳太保曾天寿四个人保护喜大人。派石铸、飞行太保姚广寿、伍氏三雄这五个人保护庆将军。派小神童胜官保、小玉虎李芳、小太保钱玉、小白猿窦福春跟宁夏总镇作为书童。金眼雕邱成、追风侠万里老刘云、千里独行侠赛判官邓飞雄、忠义侠马玉龙这四个人保着彭大人。这里安排已定，随带五百子弟兵，由孙宝元率领，便从宁夏府起身。

这天出了嘉峪关，沿途早有地方官预备公馆。一到贺兰

山，便有番将迎接，摆开路队，旗幡招展，都是些蜈蚣幡、皂雕幡、珍珠八宝幡、篆云幡。这些番兵番将，甚是威猛，都是花布手巾包头，青毡小袄，各抱着税利的兵刃。为首有一位大牌头，姓蒋，叫蒋云龙，乃是马玉龙的师兄，飞天玉虎蒋得芳之子。这蒋云龙知道马玉龙是他师弟，是父亲在安定门地坛收的。蒋云龙流落在外当兵，自己有一身好武艺，白天王登台选将，他一露能为，白天王甚为喜爱，便放他为副牌头。后来因他累见奇功，甚为骁勇，此时已升了大牌头，当差多年，人也精明能干。今天他见师弟来到，故此迎到近前，说：“师弟，你不认识我吧？”马玉龙见是一员番将，不禁一愣。蒋云龙把原由一说，马玉龙这才上前行礼，师兄弟叙谈离别之情。

那边金枪天王白起戈、金鎧天王孟得海、金刀天王万延龄、金棍天王邓福伯、金戟天王丁三郎，每人身后一杆大旗，有二三十名亲随番兵。大人见这金枪天王跳下马来，身高八尺，年岁在半百以外，海下一部黄焦焦的胡须。那孟天王头戴皂缎绣花五龙盘珠冠，身穿豆青色的箭袖袍，面如锅底，两道抹子眉，一双大环眼，肋下佩着三尺昆吾剑，自有一种威风杀气。第三位戴着豆青扎花五龙盘珠冠，身穿豆青箭袖蟒袍，肋下也佩着三尺昆吾剑。第四位邓福伯，第五位丁三郎长的相貌凶恶，五官各带着一股杀气。众位大人看罢，往前进了锦城，来到金斗寨下轿；众位天王下马。大众到里面一瞧，是间九龙厅，甚为宽阔。东边给彭大人等预备了座位，四位大人按次第落座。西边是天王的座位。先有通士引见，彼此见礼。白天王吩咐摆筵，手下人立刻摆了上来。厅上众天

王亲身过来，给众位大人斟酒。酒过三巡，彭大人说：“天王打去的表章，我皇甚是震怒，因此才派我等前来。再者有几个被罪的囚犯，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现在天王这里，望能把这几个人送回，以免伤了和气。”白天王一听，说：“不错，是有这几个人在此，我却不知是否囚犯？再说我与中原互市，屡次被赶了回来，伤损我这里的牛羊货物不少。大人要这几个囚犯，却也不难。现在我这金斗寨正南，有小小一座木羊阵，我把这几个人就搁在里面，大人如在百天之内，将此阵打破，我等便把这几个人立即送回，年年来朝，岁岁称臣。”彭中堂说：“既然如此，我派手下的属员前去观看此阵方位。”

这时，在白天王背后有白龙、白凤、白虎、白鹿、白豹、白熊六个人齐说：“今天在酒席筵前，无以为乐，我六个人愿舞剑一回，以助众位大人之兴。”说罢，六个人便各拉宝剑。旁边马玉龙也拉出湛卢剑，邓飞雄拉出红毛刀，真是亮光闪闪，颇有龙吟虎啸之声。马玉龙说：“你六位舞剑助兴，我二人愿意相陪。”马玉龙刚一拉剑，白天王说：“且慢，今天又非鸿门宴，大家何必乱舞？”在马玉龙身后，站定云中虎混海金鳌孙宝元，是带领五百子弟兵，来保护大人的。他见众人俱皆退去，转身来到大厅前面，见左右有两个汉白玉的狮子，便说：“众位天王和大人在此，今天我将这狮子举起来，以助天王和众位大人一阵高兴。”只见他伸手便将狮子举了起来。这时，旁边有万天王的两位殿下，一个叫万金龙、一个万金虎，走过去也把狮子举了起来，跟孙宝元比武。那万金龙身高一丈，面似淡金，细眉巨眼，力大无穷。

他等正在比武，石铸一拉邓飞雄，一使眼色，连曾天寿、姚广寿一起出来，到了无人之处。石铸说：“我想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四个人一起在此必有一个去处，咱们如去把他等拿住，也算得奇功一件。”刚要去找飞云等人的下落，抬头见对面来了一人，不禁一阵发愣，有一宗岔事惊人。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八九回 忠心侠调兵保钦差 众天王同聚贺兰山

话说石铸、曾天寿、姚广寿、邓飞雄四个人，正要去访查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的下落，瞧见对面跑过一个人来说：“你们当中哪位是马大人？”石铸说：“我们都不是，马大人在里面，你找马大人有什么事？”这人说：“我奉我家大牌头蒋云龙之命，现在演武厅等候马大人前去，有机密大事，劳你们几位驾，通禀一声。”石铸道：“你在此等候。”转身来到里面，在马玉龙的耳边说：“现在有这里的大牌头蒋云龙请你到演武厅，说有机密之事。”马玉龙说：“是了，那不是外人，乃是我师父之子，只因路见不平，杀死三条人命，这才逃到这里。我去见见他，必有要紧的事。你们保护大人要紧，若有什么事，千万给我送信。”石铸说：“我跟你去瞧瞧地方，要是有事，好去找你。”马玉龙说：“好，跟我走吧。”出来便跟着当差的那个人前去演武厅。

蒋云龙迎接出来，番兵在两旁排班站立。马玉龙上前行礼，蒋云龙说：“师弟，我请你来非为别故，只因白天王这里摆的一座木羊阵，甚是凶险，贤弟你可千万不要前去打阵。这座阵不是现今摆的，自我来时就有了。除非白天王父子，无人知道此阵的妙处，连阿丹丞相都不知细情。”马玉龙说：“方才白天王说过，彭中堂亦已应允，此乃军机大事，我也难

以阻挡。多蒙兄长美意，无奈小弟只是微末的前程，此事自有中堂和将军做主，小弟不能专擅。”蒋云龙说：“虽然中堂和将军做主，你也可以谏阻，以免涉险。”马玉龙点头答应。蒋云龙说：“现在东五路天王，每人手下都有几万精兵，白天王是东五路天王的首领。”马玉龙说：“我也晓得，你我兄弟容日再谈，我不得奉陪兄台了，还得上去当差。”蒋云龙说：“既然如此，兄弟你请吧。”

马玉龙这便告辞，同石铸回到了天王的九龙厅，见酒宴仍然未散。那白天王一拱手说：“敢问钦差大人，今天所说的木羊阵，不知众位大人意下如何？”彭大人说：“好，先叫我手下人去观看观看阵势，订了日子，前来打阵。”白天王说：“既然如此，哪位前去看阵。”彭大人一回头，正好看见马玉龙进来，便吩咐说：“马玉龙，你跟去看看这座阵是怎么个光景。”马玉龙说：“但不知何人同我前往？”白天王手下的大臣阿丹丞相说：“我同你去吧，阵里我熟。”马玉龙说：“如是更好，大人请先走吧！石大哥，你们在骆驼岭等我。”

正在说话之际，外面的轿夫人等中，有一个姓马的山东人进来说：“了不得了！众位大人的马惊了两匹，一匹红的，一匹黑的，往东跑去，出了金斗寨了。”石铸等赶紧就追，又问手下人是怎么惊的？手下人说：“只因那边吹响喇叭调番兵，这马没有见过，就惊了。”石铸、魏国安两人先去追马，马玉龙等便送大人上轿。彭中堂、庆将军、喜巡抚三位坐轿，徐总镇骑马。跑的那匹黑马是刘云骑的，红马是金眼雕的宝马龙驹，一天能走六七百里。这里胜官保、李芳也要跟马玉龙去瞧瞧木羊阵怎么样。正说着话，只见石铸、魏国安跑回来

说：“了不得了！那两匹马跑到锦城东门外一里之遥，有一处大庄院，就被人截住了。我们去说：‘马跑到这里了，劳驾请放出来，我们谢谢。’这些人却不懂情理，说：‘马是跑了进去的，不是我们偷的，要马休想，你两个快回去，多立一时，连人也给留下。’我们说：‘那是马副将马大人的马。’他说：‘不用道字号，皇上的马也得留下；你打听打听看，这里雁过都要拔毛。’问他家主人姓什么？他说：‘姓萧。’我说：‘你家主人属天王管吗？’他说：‘我家主人还管着十路天王。’我早就想跟他们动手，只因今天跟大人来的慎重，不敢滋事，恐惹出意外之变，故先回来跟大家商量商量，这马还要不要？”马玉龙说：“这倒不错，筋斗栽到这里来了。没有的事，咱们去要。”这里跟大人的人都走了，就剩胜官保、李芳、石铸、魏国安和马玉龙五个人，可只剩了三匹马。

马玉龙同石铸等人往东走去，就一箭之地，石铸用手一指说：“就是那里。”马玉龙一看是三十多座雕楼，坐北向南，倚着一溜山坡，连成一大片，不像小户人家。马玉龙来到门首说：“你们怎么不讲情理？我们的马跑到这里来，当差的人来要，你们还不给，就算是你的了，什么地方也抬不过一个‘理’字去。”只见里面出来一个家人说：“谁在我们这门口嚷嚷？向例没人敢在这里喧哗，如再不走，就连人都给留下。”马玉龙说：“你这厮真不懂情理。”过去就是一拳。这个家人说：“你好大胆量，竟敢打人，伙计们出来！”只见出来了几十人，正要动手，由里面出来一人，摇头晃脑地说：“马是我们留下的，你不必拿钦差来吓我。”马玉龙见他说话不通情理，又见马在里面拴着，说：“石大哥，你进去把马拉出来，谁过来拉，拿刀砍他。”石铸、魏国安进去，就把马拉了出来，把

这些人打得东倒西歪，焉能拦挡得住。

五个人拉着马回到锦城，正遇大牌头蒋云龙，带着兵丁护送阿丹丞相，要带领马玉龙去看木羊阵。一见马玉龙等回来，便问：“你们上哪里去了？”马玉龙就把方才去找马之事说了一遍。蒋云龙说：“你们这乱可惹的不小，那是金光寨闪电神萧家的管家，我们天王都不敢惹他。”马玉龙也没主意了，向石铸、魏国安说：“你等到骆驼岭，叫孙宝元和我的子弟兵都在骆驼岭等我！”石铸答应。马玉龙这才带着胜官保、李芳同阿丹丞相一直扑奔正东。

相离金斗寨有三十余里，偏东南上，远远就见云屯雾集的一座大山，山口坐落正西。大众从西北绕过山坡，刚来到山口，就听一声炮响，旌旗招展，旗分五色，大约有三千兵出来，个个花布缠头，刀枪锋利。为首有四员大将，头一位骑着一匹红马，鞍鞯鲜明，头上大红缎子扎巾，勒着金额子，身穿大红缎子战袍，面似喷血，粗眉大眼，在坐骑的得胜钩上，挂定一杆五翅描金幡，这位就是把守四角山木羊阵的金邦洞主贺梅轧似虎。第二位跳下马来，身高九尺以外，头戴皂缎绣花软包巾，身穿皂缎箭袍，足下薄底靴子，面似黑炭，两道抹了眉，一双大环眼，肋下佩着昆吾剑，骑定一匹卷毛狮子马，手使七星长把渗金铲，这是银邦洞主白梅轧似狼。第三位戴翠蓝色六瓣壮士巾，穿蓝缎箭袖袍，面似蓝靛，两耳红毛，手使长把紫金锤，他叫铜邦洞主姜伯朗。第四位倭缎扎巾，粉绫缎箭袖袍，骑定一匹金睛闪电白龙驹，手使一条三股托天叉，他叫铁邦洞主杨伯达。马玉龙看罢，也不以为然，同着阿丹丞相便要去看木羊阵。不知此阵如何厉害，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九〇回 订条约赌打木羊阵 马副将观阵遇敌人

话说马玉龙来到四绝山，见来的番将甚为猛勇。阿丹丞相吩咐众兵将往两旁一闪，马玉龙便往里行走。再一看，怪不得这山名为四绝山，原来是巨齿嵯峨的一座高山，寸草不长，山蓝如靛，方圆有二十余里。那木羊阵方圆十二里，按小周天置造。猛一看，真找不到阵门，西方庚辛金的阵门，反冲东开着。围墙有一丈五六尺高，上面有鸡爪钉，冲天毒药弩，谁要飞檐走壁，往上一蹿，挂着鸡爪钉，冲天弩一发，射中就要死。围墙有四门，南北长，东西短，类似长蛇。

马玉龙正站在四绝山上观望，就听金邦洞主贺梅軋似虎信炮一响，四山号炮齐鸣，那木羊阵四面竖起旗子来，上面都画着一只虎。东西南北中不按五行，四角有四个楼，当中是瞭敌楼。这五座楼往外冒黑烟，有十数丈高，五处烟归到一处，遮住木羊阵，其形好似黑龙，蔽住日月光华。再一瞧里面，门户甚多，看不甚真。马玉龙回头向阿丹丞相说：“你我到阵内观看观看。”阿丹丞相随即向手下人说了几句，这才说：“马大人要跟我进阵，可得下马。”马玉龙便下了坐骑，由阿丹丞相陪着往东走去。来至切近处一瞧，西边阵门是东北拐，往东拐可是坐西冲东，门是圆的，拿绿色油漆刷好了，上面有拳头大的钉子。马玉龙再看门分左右，里面一片平川，迎

门有一道影壁，上面画的是万福流云。由影壁绕过去，是两股道，走不多时，便分不出东西南北来了。绕过影壁，坐东向西又有一个门，当初造的时节，在当中是太极阁，往外生出太极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五行，五行生八卦，一概都是平川之地。进了十二道门来，中央的瞭敌楼是五间三层，周围栏杆都用的是黄杨木。头一层上面有一块匾，匾上四个大字：“人力胜天”。东边牌楼上面有两个字是“王府”，西边牌楼上面的字是“金阙”。正北楼上都有栏杆，由东上去，是九层台阶，又从西边下去。此处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天地间一轴大画”，下联是：“乾坤内两颗明珠”。

马玉龙同着阿丹丞相由一边台阶上去，一直到了三层楼上，把四面楼窗全都支开，番官在两旁伺候。阿丹丞相把手中令旗一摆，四面信炮齐响，只见木羊阵各门俱都开了。这木羊阵乃是十二道门，按十二元辰置造，头一层门是一排羊，一面一百二十只，四面共四百八十只，远看同真羊一样，分青黄赤白黑五色，按金木水火土，名为鬼金羊。第二层门是一排马，也是五色，五匹一排，一面六十匹，四面二百四十匹。第三层门是午金牛，第四层是娄金狗。马玉龙看了看，也不知有什么妙处。惟有十二层靠楼的火猴，按三百六十五度，有三尺六寸五高，穿青黄赤白黑的衣裳，同真猴一样。马玉龙看罢阵式，向阿丹丞相拱拱手说：“此阵是何人所摆？”阿丹丞相说：“此阵乃是先王遗留，已有数十年之久。那时我尚未出世为官，不知此阵是何人所摆。”马玉龙见阿丹丞相不肯直说，自己也不便深问，便下了瞭敌楼，带着童儿出了木羊阵，向阿丹丞相拱手作别，说：“我等改日前来打阵。”阿丹

丞相说：“大人要打阵的时节，就到四绝山来挂号。”马玉龙点头答应，转身带着胜官保、李芳上马，径奔骆驼岭而来。

到了骆驼岭，有石铸、魏国安、孙国元三人迎上前来，一问方知观看木羊阵的情节。天色已晚，众人住缩。次日早晨起来，马玉龙、石铸等带领子弟兵，同进嘉峪关，回到宁夏府，把兵丁扎在城外，来到公馆下了马，进里面参见彭大人。大人问马玉龙：“那木羊阵是什么格局？”马玉龙就把同阿丹丞相上瞭敌楼观看阵势的情形说了一遍，又说：“那阵是四绝，当中分五行、按八卦，里面周围按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十二属相的变化，大概必有奥妙之处，若不请能人，必不可破。”

正说着话，纪逢春一拉刘芳说：“姐夫，你来讨令，咱们破木羊阵去，那暗器埋伏瞒不了我。”刘芳说：“好，你既有这胆子，我讨令去。”刘芳这便来到里面，说：“回禀大人，现在他这木羊阵是要难住我等，藐视我们并无能人。卑职不才，愿在大人跟前讨令，我带妻弟纪逢春、武杰、李环、李珮这五个人前去破阵。”大人说：“你等愿去很好，如能把阵破了，算得是奇功第一。”刘芳把纪逢春叫过来说：“我方才在大人跟前讨了令，大人派我前去破阵，你可知道那暗器埋伏？”纪逢春说：“你别不放心，我去那里一瞧就知道。”刘芳说：“大家去收拾收拾就走。”彭大人又派宁夏镇总兵徐胜带本标六千兵，在骆驼岭扎营；再派嘉峪关协台带四千兵，在木羊阵前扎营，以备接应打阵之人。

刘芳带着武国兴、纪逢春、李环、李珮兄弟出了宁夏府，这一日来到四绝山。山口有金邦洞主贺梅軋似虎把守，问道：

“众人来此何干？”刘芳道：“我等奉钦差大人谕，来破木羊阵。”贺梅軋似虎一看来的五个人中，纪逢春、武杰一丑一俊，刘芳像个官长的打扮，便说：“你们几位要打阵么？”刘芳说“是”。贺梅軋似虎说道：“你们几位叫什么名字？回头如要落在阵内，我们好有个交代。就是你们破了木羊阵，我们也好向天王交代。”这些人各通了名姓，那贺梅軋似虎说：“你们几位请吧。”

五个人进了西山口，刘芳一看这木羊阵，四面墙有一丈六七尺高，上面都有鸡爪钉，就问纪逢春：“这是什么阵势？”纪逢春说：“我得进里头瞧，在外面瞧不透。”说着就径奔阵门。西边这座门，是由北往东拐过弯去的，一看阵门是绿油漆的，上头有拳头大的钉子。这几个人见里边是一片平川之地，迈步就往里走。纪逢春说：“别往里走，这门没门没锁，必有埋伏。”这句话还未说完，李环早已往前迈步，只听喀嚓一声响，不知李将军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九一回 忠义侠公馆见钦差 刘德太头打木羊阵

话说李环在胜家寨多年，又跟这些英雄久在一处，总是艺高人胆大，心想当初画春园也无非是削器埋伏，焉知这木羊阵比画春园厉害十倍。他往里刚一迈步，就听喀嚓一响，由门的左右出来两把扎刀，正扎在李环的两肋，可叹这位英雄，当时鲜血迸流，气绝身亡。吓得刘芳、武杰、纪逢春、李珮四个人一阵发愣。纪逢春说：“赶紧别往前进，削器套着那可了不得，必有性命之忧。”刘芳说：“咱们既跟大人讨令前来，焉能这么回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李珮只顾抱着兄长的死尸，哭的不能说话。纪逢春说：“咱们别走当中的木板，走旁边的方砖地往里去。”说着话，刘芳就往前走了两步，拿刀剁着木板，也不见什么动静。一直走到西边，往东一拐，只见一片平川之地，里面门户各别，曲曲弯弯。自己心想：“眼前是平川之地，我何不进这二道门。”想罢，就往前走，那刘芳刚到二道门的台阶，往上一迈步，只顾往左右看，留神脚底下，焉想到由上面喀嚓一声，落下来一把扎刀，直插头顶。刘芳急往旁边一闪，那刀正扎在左肩头，深四寸有余，鲜血迸流，只吓得魂不附体，拧身蹿出外边。武杰一看说：唔呀，了不得了！你我本来不行，不要进去找死，依我之见，咱们趁此回去吧。”刘芳点头。

四人无奈，只得往回走。李珮江着李环的死尸，垂头丧气。武杰说：“唔呀！今天来的好丧气，死了一位，也没瞧见阵里有什么奥妙。马大人倒还进阵里瞧瞧，咱们是白来一趟。”四个人到了四绝山，那些番兵瞧的真切，见李珮背着李环的死尸，纪逢春背着受伤的刘芳，武杰急的唔呀唔呀直嚷，无不嬉笑。众人出了四绝山，来到骆驼岭扎营的地方。徐胜把众人让到中军帐，吩咐手下预备一桌酒席，给众人压惊。徐胜就问木羊阵是什么一段情节？纪逢春说：“我们到了木羊阵。我也瞧不出削器在哪里安着。原先我在家中，那些转心弩、滚板、隆隆墙，我都懂的，这个我全不懂。李大老爷贪功，刚一进门，就被左右两把扎刀扎死。我姊夫进到二门，由上面下来一把刀，幸亏躲得快，伤了左臂有三四寸深！”徐胜一听木羊阵的这番光景，心中甚是为难。

大家在骆驼岭住了一夜。次日，徐胜给李环买了一口棺木装殓起来，雇了两乘驮轿，又派了十名兵，一位把总，护送刘芳等人及李环的灵柩回宁夏府。到了宁夏府，先把李环的灵柩停在公馆对过三官殿。众位英雄听说打木羊阵的人回来了，李大老爷死了，大家都跑出来，围着问刘芳是怎么缘故，又把刘芳搀下驮轿，进了公馆。大人一见刘芳成了血人，膀臂用布缠着。刘芳见了钦差，口称“卑职无能，探阵受伤，今来大人台前请罪。”大人吩咐赶紧扶下去，好好调养，又问武杰探阵的情由。武杰就把李珮进阵身亡，刘芳怎么受伤的情况一一回复。大人点头说：“你等下去歇息吧，我料想此阵必有凶险，一时焉能打破？”众人退了下去，大人心中甚为踌躇，无计可施。

又过了五六天，大人把手下的众位老少英雄聚齐，说：“现在白天王设立此阵，把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搁在阵中。前者他来过一道反表，皇上有旨派我酌量办理。我想总是息事罢词为好，合约之时，他说这座木羊阵要能在百日之内打破，便送出飞云等四人，他愿年年来朝，岁岁称臣。如打不破这阵，则准其免税互市。你等可有什么主意没有？”大家一个个面面相觑。马玉龙说：“大人，据我想来，要破阵先得知道它的总弦在哪里，是何人所摆？现有一个人，大人何不把他请来，纪老爷的父亲纪有德，惯能造削器埋伏。”大人一听此言，如梦方醒，赶紧写了一封书信，派千总陆程奔狼山纪家寨去请纪有德。

这天有人进来禀报，神手大将纪有德已到公馆。众人一听都要看看，内中有认识的，也有没见过的。当初他三打画春园，五探剑峰山，曾在大人台前效过力。今天大人听说他来了，赶紧吩咐有请。只见神手大将纪有德由外面进来，参见大人。大人说：“老义士，我请你非为别故，只因有一座木羊阵，里面削器甚多，也不知是何人所造。前者马玉龙曾去看了一次，里面按十二元辰所造，必是相生相克，每天必有个值日的。”纪有德说：“大人，这件事非目睹亲见不可。当初那画春园是我摆的，能人背后有能人，我一半天到那里，看看是怎么一段情节，然后再说吧。”大人说：“也好。”

纪有德下去，大人赏了一桌全席，叫众人陪着吃饭。马玉龙说：“老英雄明天要去，我可以奉陪。我认识那里的番官，观过一回阵，大概情形我知道，惟有里边的奥妙，我不懂得削器埋伏，老英雄明天去看看就是了。”纪有德说：“好。”次

日，马玉龙同纪有德出离公馆，众人往外相送，但愿老英雄同马大人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马玉龙带着胜官保和李芳，一同步行，并未骑马。纪有德往前边走边说：“先前我往这边来过，如今这个情景已大不像从前。”众人出了嘉峪关，来到骆驼岭。徐胜迎接到中军帐，彼此行礼，这日就住在营中。徐胜吩咐摆酒，大众喝着酒，徐胜说：“纪老英雄一来，这木羊阵许能破得了。当年我没做官的时节，曾到纪家寨老英雄家中，见到尽是削器埋伏，后来在画春园，要不是老英雄，焉能破得了。”纪有德说：“承大人台爱，老夫原来在西洋十二年，学习奇巧古怪的削器。我还有两个知己的朋友，可不知还在不在，这话已有四十余年光景。”徐胜说：“明天我听喜信吧。”众人席散安歇。

次日纪有德告辞，徐胜送出营门。马玉龙头前带路，一过骆驼岭，便是黄沙薄地。四个人都施展陆地飞腾之术，没多久就到了四绝山，远远看见杀气腾腾，有许多的番兵。进了山口，见北面大帐房上写着挂号厅，有番兵说：“你等是来打木羊阵吗？先挂号。”金邦洞主驾梅軋似虎和银邦洞主白梅軋似狼二人出来，瞧了一瞧，见是一老一少，两个小童。马玉龙通了名姓，来到高坡一望。纪老英雄要施展奇计，二打木羊阵。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九二回 木羊阵李环殒命 彭钦差议请英雄

话说神手大将纪有德，同马玉龙在高坡上，一看那木羊阵里，杀气腾腾。马玉龙说：“纪老丈，你看这座阵，南北东西够十二里，里面奥妙无穷。”纪有德说：“我看出来了，这座阵摆的甚好，由阵门到瞭敌楼，是十二道埋伏，要破这阵，得由东门进去，这是阵头，西门是阵尾。咱们去看看，能够看出门路来，你我再动手。看不出来，不可造次。”马玉龙说：“但凭老英雄主见。”说着话，下了山坡，刚往北走，就听一声炮响，番兵齐声呐喊。

二人这才绕过北边，来到正东一瞧，虽然是正东的阵门，却冲北边开着门，上面有用绿油漆的馒头大的金钉子。纪有德瞧了一瞧，用手将门点开，说：“马大人把宝剑借给我，我进去瞧瞧。马大人可别进来，你看里面是一片平川之地，当中有一块石头，人要进去，就是一死。”马玉龙说：“怎么？”纪有德说：“人要一贪便宜，瞧着石头怕什么，可这石头却是假的，是埋伏。”说着话，纪有德拿宝剑一点，呼噜一转，就沉下去有桌子大小的一个窟窿。纪有德倒身往后一退，就见上面咯嘣一声，掉下一块汉白玉石头，正跟这窟窿一般大小，如同盖上一样，那上面还刻着许多的老鼠。纪有德说：“马大人你看，要一蹬石头掉下去，上面那石头再一盖，岂不活活

闷死。”说着话，就听咯嘣咯嘣的响声，犹如钟表的开关那样。纪有德往前一蹬石头旁边的木板，只觉木板一软，急忙抽身蹿出，就有一股白烟冒出来，白烟一散，有一只红牛冲门一站，跟真的一样，也有眼睛，也有鼻子耳朵。纪有德说：“这牛的两旁都走不得，一蹬木板，墙里就有削器出来，不是竹刀，就是火枪。要由牛的正面迎去，那牛眼睛必有毒药弩，脑袋一开，当中又有滚白蜡汁五毒枪。”马玉龙一听好险，便问能不能破？纪有德说：“不能破，我不知道他的总枢。”马玉龙说：“能进去不能进去？”纪有德说：“我蹿在牛尾巴头瞧瞧，马大人可闪开，我这是涉险，还不知牛后头有削器没有？”马玉龙说：“老英雄可要留神，实在险得厉害。”纪有德说：“你不必嘱咐，我先看看，要破不了，再想主意。”说着话，纪有德往牛后着一蹿，脚踏实地，就听呼噜呼噜响了一阵。纪有德一瞧，西边来了许多的羊，十只一排，分青黄赤白黑五色，真似活的一般大小。纪有德知道这座木羊阵，必是以羊为主。用宝剑一点边上那只黑羊，就见羊脑袋一裂，出来一股黑水，正是滚白蜡汁五毒水，要打在人身，当时就死，连肉都得烂。纪有德一看，也不敢往前进了。只见一面是十排羊，一面一百二十只，四面四百八十只，如同走马灯相似，周围环绕，响成一处。纪有德这才施展燕子钻云式，腰间往里一拱，蹿到门外面，说：“马大人，我看里面的这木羊，分成五色，是按金木水火土五行。我方才用宝剑一点黑羊，便有滚白蜡汁五毒枪水喷出，甚为厉害。”马玉龙一听，说：“老英雄既不能破，你我只好回去吧。”纪有德说：“是，你我回去再想主意。我倒有一个朋友，已有数十年未见，跟我知己相好。此

人足智多谋，能为在我之上，仰面能知天文，俯察能知地理，夺天地之造化，泄鬼神之机密，真有经天纬地之才。”说着，二人转过四绝山口，带着胜官保、李芳就往回走。

马玉龙头前引路，刚一出四绝山，往西走着，见这关外道路崎岖，坎坷不平。正往前走，只听响了三声震山雷，马玉龙一愣，见由北边山口闯出约有五百番兵，个个都是三十内外的岁数，比别的番兵要高一头，每人一把明晃晃的大砍刀，个个红绸子缠头，齐声喊嚷：“官军营的差官慢走，我家教师爷要找你算帐。”马玉龙等止住脚步，见对面番兵队中出来八员大将，都有八九尺的身材，个个头缠红绸。由当中走出一人来，身高一丈，头大项短，面皮微紫，膀阔三停，肋下佩刀，怀中抱着反掌独角童子槊。不认识这兵刃的，就叫铜娃娃。原本是三尺六寸的铜人，抬着一条腿，伸手捏着剑诀，一只手搭拉着，这宗兵刃就叫独角童子槊，大约总有一百斤。那人把眼睛一瞪，一声喊嚷，说：“自幼生来不怕人，不敬玉皇不敬神。西夏一带由我闹，金光寨内我为尊。两膀也有千斤力，手使反掌独角人。若问酒家名和姓，绰号人称闪电神。对面官军营的差官慢走，我已在此等候多时。”

书中交代：这个人乃有掌教的老师，他是清真回回，教门的回王老师，人称闪电神萧静。那东五路天王和西五路天王都管不着他。他在枇杷山金光寨住，只因前番马玉龙的两匹马，跑到他手下人的家里，那家人叫萧金龙，素日仗着他家主人，不讲理也没人敢惹他。焉想到那天被马玉龙把马抢回来，把他给打了，萧金龙便跑到金光寨搬弄是非，把马玉龙的名字告诉萧静，说：“马玉龙藐视我们没有英雄，背地里

骂萧静。”今天马玉龙带人来打木羊阵，萧静便带着萧文保、萧武保、萧金保、萧银保、萧玉保、萧天保、萧云保萧宗保八个儿子闯出山口，要会会马玉龙，替他的家人报仇。他将五百番兵往两旁一排，八个儿子各执兵刃，一个个威风凛凛。

马玉龙不知所因何故，便请纪老英雄暂在此处少待，我去问问。马玉龙手执湛卢宝剑，一声喊嚷：“呔！你等是何人？我奉中堂之令前来打阵，是与你们天王合约，言明两方不动刀兵，百日内任凭我们打阵。你拦挡去路，意欲何为？”闪电神哈哈大笑，说：“洒家找仇人马玉龙。”马玉龙说：“我就姓马。”闪电神萧静说：“原来就是你，你敢当着我家人毁骂我，今天你我分个上下，你赢得了我童子槊，便放你逃走，赢不了，休想逃命。”赶过来摆槊照定马玉龙就打。马玉龙一闪身，说：“好鼠辈！我与你无冤无仇，胆敢前来无礼。”马玉龙刚要动手，就听萧静身后一声喊嚷，说：“爹爹闪开，谅此无名小卒，何用爹爹拿他。”马玉龙一看，正是萧静的长子萧文保，摆手中刀过来搂头就砍。马玉龙摆剑相迎，两个人走了有七八个照面，马玉龙一剑便把那萧文保斩了。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九三回 纪有德再探木羊阵 闪电神截路战英雄

话说马玉龙剑斩了萧文保，闪电神萧静不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骂道：“小辈竟敢伤我孩儿，我跟你誓不两立！”一摆反掌独角铜人，扑奔过来，照马玉龙搂头就打。马玉龙一摆宝剑相迎，见他的铜人沉重，自己不敢用宝剑去削，仗着生平武艺精通，剑法门路纯熟，闪展腾挪，遮盖架拦，两个人走了有个几照面，不分胜负。纪有德一瞧情势不好，人家那边人多，时间长了，双拳难敌四手。正在替马玉龙为难，忽见由半山坡跑来一只老虎，口中咬着一条人腿，带着上身，是个死老太太。这个地方，荒山野岭，野兽最多。纪有德一瞧，这个老太太是刚被老虎吃的，还没吃完。这时又见山坡上跑下一个人来，身高一丈，鬓发蓬松，粗眉大眼，穿一身破旧的青衣服，手中拿了一对铁娃娃，大约有三尺多长，一百多斤，这个兵刃名为童子槊，会使得能够点穴。纪有德过去一截老虎，老虎就跑了。纪有德说：“那一大汉慢走。”这大汉说：“你是什么人，敢来拦我？”举铁娃娃照纪有德就打。纪有德说：“先别动手，这是怎么一段事？你是哪个？”大汉说：“是谁养活的大猫，把我亲娘吃了一半。我在山里常拿大猫，揪住把他摔死，扒了皮煮吃，叫我娘吃肉。今天我上山里找野兽去，把我娘放在山神庙里。我回来时，这大猫把我

娘吃了一半，我就追下来了，这大猫是谁养活的？”纪有德一听这人好浑，竟说老虎是大猫，还问谁养活的？纪有德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说：“你要问这个大猫，可不是我养活的。你瞧，是手使铜人的那个赤红脸养活的，他叫那个大猫去把你娘吃了。”这个大汉说：“呵！敢情是他养活的大猫，是他叫去吃我娘的。好囚囊，我去给他算帐。”赶过去一声喊嚷：“闪开了，待我拿这小子。”

马玉龙旁边一闪。闪电神一瞧，大吃一惊，见来的大汉如半截黑塔相仿。马玉龙一瞧来的黑大汉甚是凶勇，手拿一对铁娃娃，也不知道是谁，赶紧跳出圈外。这大汉摆铁娃娃照定闪电神就打。萧静用铜槊相迎。两个人大战了七八十个回合，不分胜负。闪电神萧静力尽筋乏，料想难以取胜。旁边萧武保一想：“我哥哥死了，我得替我哥哥报仇。”想罢，一拉手中刀，过去帮着动手，焉想被大汉的铁娃娃将刀打飞，萧武保转身想要逃走，已被这大汉一铁槊打的脑浆迸流。闪电神一瞧，心中暗想：“马玉龙没拿成，已死了两个儿子，自己又不能胜，这才往圈外一跳，一声喊嚷说：“马玉龙，今天我不能拿你，此仇必定要报。”说罢便把兵带走。

马玉龙把这大汉叫住，问他姓甚名谁？这黑汉说：“我姓姚名猛，原本是嘉峪关里的人，因为好管闲事，路见不平，打死了十三条人命。我怕打官司，背着娘逃了出来，住在这里的一座庙里。书中交代：这座庙原本是征西将军所盖，他们这里也不敬神，也不懂烧香什么的，姚猛就同他母亲在这山神庙中居住。每天姚猛出去打野兽，山上有柴草，扒了皮煮煮，他母子就吃。今天他出去打猎，正瞧见猛虎吃他的母亲，

他便拿铁娃娃追下山来。纪有德施一巧计，使他把闪电神战败。姚猛如此一说。马玉说：“你既把贼人战败，算你奇功一件。你娘已死，老虎扔下的半个死尸，你就扛着，跟我到官军营中去。我给你要口棺材，把你母亲埋了。我还要在大人跟前，保举你效力当差，把木羊阵打破之后，好叫你得个一官半职。你现今家里还有什么人？”姚猛说：“我老娘一死，就没人了！大人收留我，我给大人磕头。”马玉龙说：“你跟我走吧。”这才带着纪有德、胜官保、李芳，姚猛扛着他母亲的半个死尸，离枇杷山径奔骆驼岭而来。

正往前走，马玉龙一瞧，说：“咱们走的这条道不对了，方才咱们不是由这条路来的。”纪有德一瞧，说：“反正往东南走吧，管他对不对。”往前走来走去，眼看就要日落西山，直走了半天的工夫，总是荒山野岭，也没碰见一个人。众人觉着渴了，也觉着饿了，好在都是练功夫的人，还不甚劳乏。正在犹疑之际，见来了一群羊，有三个人骑着马。马玉龙上前说：“借问一声，上骆驼岭往哪里走？”这个人说：“你们几位是做买卖的吧？幸亏问到我们这里，要问别人也是白问，众位必是错过店道，天不早了，你们几位向前走两步，住到我们三元庄去吧。”马玉龙一瞧，内有一位赤红脸、黑胡须，年近六旬的老者，连忙问道：“尊驾贵姓？”这人说：“我三人是冯、杨、马三姓，都是清真回回教，从这里贩牛羊骡马去卖。你们今天就到我们三元庄去住，离此地还有二十五里，明天再起身。你们几位这是上哪里去？”马玉龙就把奉堂谕打木羊阵的事说了一遍。

众人这才同三个人往前走，曲曲弯弯，展眼间就是二十

五里地。马玉龙一看四外皆山，当中有一个村庄。及至进了村庄，见路北有一大门，出来了许多的庄客。姚猛脱下一件衣裳，把母亲的半截死尸包了起来。这个村庄原本就是这三姓人，家中都是大财主。杨殿红吩咐摆酒席，早有家人伺候。马玉龙一瞧这人家虽然是清真教，倒也颇通交往。大家饱餐一顿，各自安歇。次日早晨起来，杨殿红又预备早饭，马玉龙等吃了这才告辞。有人指引道路说：“要奔骆驼岭，出这村口，就往南往西。”姚猛扛着他母亲的尸体。众人说：“我等叨扰了一天，改日再来道谢。”杨殿红对马爷说：“这哪里说起，咱们总算遇缘。”说着话，众人拜别。

马玉龙等上了大道，来到骆驼岭，天已交正午，粉面金剛徐胜将众人接到大营，又派人到舞阳镇买口棺材，让姚猛将他母亲入殓，找清洁地方掩埋了。徐胜摆上酒筵，便向马玉龙询问打木羊阵的情由。纪有德说：“这阵凶险，甚不易破。”徐胜又问纪老英雄，还有什么主意没有？纪有德说：“此时我也无法，回公馆禀明大人，再为商量吧。”众人直吃到月上花梢。次日，这里便备上马匹，送众人回归宁夏府。

马玉龙等来到公馆，众位差官都出来询问木羊阵的情由。马玉龙把上项事细说一遍。进到里面，又回禀了钦差大人。大人甚是着急，但也无计可施，且叫众人下去歇息。马玉龙和纪有德退身下来，众人说：“纪老英雄不能破阵，咱们就要输了。”纪有德说：“别忙，既然是大人拿文书把我调来，我必要想出主意，办理此事。”他在心中暗想：“大人提拔我孩儿做了官，这恩典不小。这里有我当初在西洋时候的几个知己朋友，我何不访访他们。他们久在这边居住，木羊阵是何人

所摆，大概必然知道。”自己想罢，又来到大人跟前。大人此时正在灯下看书。也正为这件事踌躇，一见纪有德进来，便说：“老英雄来此何干？”纪有德说：“回禀大人，我想起一个人来，要破木羊阵，非此人不可。”要知老英雄说的是何等豪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九四回 青云山中访隐士 猿鹤岭下见故人

话说纪有德来到大人上房，大人说：“什么事？”请讲！”纪有德说：“我有一个故友，要能把他请来，这木羊阵也许能破。就在这嘉峪关西北的青云山猿鹤岭，那里隐居着一个贤士。当年在西洋，我二人原是知己之交，此人的能为艺业，在我以上。我想他久在这方，近水楼台先得月，木羊阵是谁摆的，他必知道。此人姓张名文彩，人称文雅先生。”大人说：“既然如此，老英雄是亲身去，还是遣人去？”纪有德说：“可以遣人去，我跟去不跟去都可以。”大人说：“老义士何妨辛苦一趟。”纪有德说：“这也可以。”

这才转身下来，一到差官房，大众站起来就问：“纪老英雄，方才见过大人，可有什么主意？”纪有德把见大人提说张文彩之话，对众人说过了，又说：“现在大人派我亲身前去，哪位跟我同去，大人没派，请众位酌量。”石铸说：“我去。”魏国安说：“我去。”武杰、孔寿、赵勇、纪逢春说：“今天晚了，明天起身。”大众商量好了，一夜无话。次日早晨起来，大人知道这位张文彩是隐居之士，要办几样礼物，不要俗礼，只须端砚一方、湖笔一封、名墨一匣、锦笺一刀这文房四宝。纪有德说：“咱们骑马不骑马？”石铸说：“依我之见，咱们不必骑马，莫若走着倒好。”纪逢春说：“我带着礼物，你们几

位空身走。”

众人各带随身兵刃，出离公馆，顺着宁夏府阳关大路，头一天就住在嘉峪关。第二天离了关城，往西北岔进山路，往下走去。这个山道，纪有德是头三十年前走过，要没走过的，简直找不着道。这地方一年半载都许没人走过，虽然有山，山上却不长草，虽然有地，又不种五谷，只有树林森森。纪有德在头前引路，这六个人后面跟随，日色西斜，就来到了猿鹤岭。

一瞧这座山，是抄手式的山环，上面三座大山峰，在半山腰中，有树木透出黑暗暗的一片，似乎像个村庄。石铸就问：“纪老丈，这前面可就是猿鹤岭？”纪有德说：“正是，我从前在这猿鹤岭住过三四年，这边的老街旧邻都认识我。后来我回家，本想打算不露我会做西洋削器，只因傅国恩屡次三番请我，我才给他摆了画春园。我当初做了这件错事，大人现在调我破木羊阵，我既不能破，只得来请我的朋友去破。”说着来到村头。这座村庄倚山靠水，就在半山腰中。众人进了村庄，一瞧是东西街道，路北一座大门。来到门首，纪有德上前叩门，由里面出来一个老管家，有六十多岁，说：“纪大爷，你老人家今天什么风刮来？”这可想而知，真是千里故人来。”纪有德说：“张福，你家主人可在家么？”张福说：“我家主人不在家，我们舅老爷在这里，跟你老人家也见过。”纪有德说：“你家舅老爷是哪位？姓什么。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张福说：“姓贾双名道和。”纪有德说：“我实在忘记了。”张福说：“你老人家贵人多忘事。”纪有德说：“既是你家舅老爷在这里，你给我回禀一声，就提我来了。”张福转身进去，工

夫不大，只见从里面出来一个人说：“纪老英雄，今天怎么得闲到这里来。”纪有德一瞧由里面出来的这个人，年有四十以外，面皮微黄，拱手往里相让说：“今天可真是贵客来临。”纪有德细细一瞧，才想起来道：“贾贤弟，当年我在这儿的时节，你才有十二三岁。这话一晃就是三十年，你也成半老英雄了。这真是后浪催前浪，新人换旧人。”

说着话，众人往里走到客厅落座，手下人献上茶来。纪有德这才问道：“张文彩贤弟上哪里去了？”贾道和说：“我姐夫访友去了，不在家中。”纪有德说：“去了多少日子？”贾道和说：“去了两三天了。”纪有德说：“几时回来？”贾道和说：“也许三五天，也许十天半月才回来，我也拿不准。你老人家没事不能来，道路遥远得很。”纪有德说：“我倒是有事，你姐夫既不在家，我也不便跟你说。”贾道和吩咐摆酒款待。纪有德叫纪逢春把礼物拿出来。贾道和说：“老英雄何必还送礼物。”纪有德说：“这礼物倒不是我送的，乃是钦差彭中堂送的。”贾道和说：“彭中堂莫非有什么事求我姐夫，你老人家何妨跟我说说。”纪有德说：“我也不瞒你，只因金枪天王白起戈在贺兰山金斗寨摆了一座木羊阵，甚是奇巧古怪，大人拿文书把我请来，我去打过一回阵，也不知是何人所摆，实在奥妙无穷，我自己无能打破此阵。”贾道和说：“我姐夫也提过这件事，可不知是何人所摆，你老人家既不能破，我姐夫大概亦未必能破。”纪有德说：“你姐夫现在哪里？”贾道和说：“这里往西数十里之遥，有一位高人住在隐善村。那村庄上面有一岩山，叫冷岩山。此人姓高，名叫高志广，别号人称神机居士，能为艺业出众，比我姐夫要强胜百倍，都说他

似当年的水镜先生。他把名利看破，隐居在冷岩山中，不与俗人来往，就是同姐丈情投意合，他二人常在一处着棋，大概是往那里去了。”纪有德说：“既然如是，明天老弟你辛苦一趟，同我到那里找找去。”贾道和说：“也好，明天早饭后，叫他们几位在这里等着，我同你老人家去找找。我也不敢作准，大概我姐丈出去，必要到那里去的。”说着，众人吃喝完毕，贾道和就叫家人给他们预备铺盖。

众人安歇一宵，次日清晨起来，吃了早饭，纪有德对石铸、孔寿、魏国安、赵勇、武杰、纪逢春六个人说：“你等在此等候，我大概今天回不来，明天正午必回来，你们千万别出去，这边山路崎岖得很。”石铸说：“是了，你老人家请吧。”贾道和说：“咱们骑马去吧，山路不大好走。”这才叫家人备马。贾道和、纪有德二人上马，一直往西，真是峭壁石室，树木森森，不知走有多远。

石铸六个人自从纪有德同着贾道和走后，等了一日，到次日仍未见回来。石铸说：“我们出去瞧瞧。”家人说：“可别远去，道路崎岖，恐怕走错了。”石铸等出来，看着山景，不知不觉逛出有十几里地。石铸见前面有一树林，说：“咱们歇息一下，别往前走了。”众人刚到树林，就听对面一棒锣声，抬头一看，有一宗忿事惊人。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九五回 六英雄闲游逢山寇 二大王醉吃活人心

话说石铸六个人正往前走，前面树林之内，忽然一声锣响，跳出来好几十个喽兵，各拿长枪大刀，短剑阔爷，一声喊嚷：“呔！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有人从此过，须留买路财。若无买路钱。一刀一个土内埋。对面的绵羊孤雁，趁此留下买路金银，饶尔不死。”石铸一听，这荒山野岭的地方，竟有这些个贼人在此打劫”！这六个人随身都有兵刃，石铸就把杆棒一亮，说：“你们这些贼人，快睁睁眼，我们都是跟随钦差大人的办差官，出来办案拿贼，你们这是自投落网。这些喽兵一听，哈哈大笑，说：“你别拿这个吓人，凭你是谁，就是跟钦差彭大人的，也不用打算放你过去。”石铸说：“我先把你们这些贼崽子拿住，再拿你们为首的。”刚要摆杆棒过去，那纪逢春说：“蛤蟆子哥哥闪开，交给我了。你们这些小子，真不要脸。”这些喽兵一瞧，说：“好个雷公崽子！”一摆兵刃过来动手。这些大都是无名之辈，焉是纪逢春的对手。内中有人撒腿就跑，说：“雷公崽子，你可别跑！跑了的不是好汉。”纪逢春说：“你勾兵去，爷爷等着你。”

这些喽兵往北进了山口，工夫不大，就听里面一片锣声，由山坡下来了二百喽兵，个个手巾缠头。为首的大王，身高八尺以外，穿着青裤褂，擎一对镔铁狼牙钻。纪逢春见这人

相貌凶恶，摆锤就打。贼人用狼牙钻往下一崩，纪逢春把锤往上一迎，贼人闪身躲开，一腿就把纪逢春踢了个筋斗，叫喽兵过来捆上。魏国安一瞧就要过去，孔寿说：“魏老爷闪在一旁，待我拿他。”摆链子锤扑奔过来，一声喊嚷：好山贼！待孔老爷前来拿你。”摆链子锤照贼人就打，贼人用狼牙钻相迎。两个人走了有三四个照面，链子锤被狼牙钻挂住，孔寿往回一夺，贼人趁势一撒狼牙钻，孔寿翻身栽倒，又被喽兵捆上。赵勇一瞧哥哥被擒，气往上冲，一摆锤过去，三两个照面，也被贼人拿住。石铸一瞧，抖杆棒照贼人就打，焉想到贼人把狼牙钻往地上一立，石铸却兜不动他。魏国安摆子母鸳鸯锤过去协力相帮，贼人拨头就跑。石铸和魏国安随后追了不远，贼人抖手一镖，石铸一闪身，魏国安一低头，镖从脑袋上过去。魏国安说：“师弟！咱们别这么追，并身追吧！我在后头追，他发暗器时，你瞧得见，我瞧不见。这要不是我眼快，身体灵便，正打在我眼睛上。”两个人追过树林，就见贼人站住说：“来，我跟你战三百合。”石铸、魏国安两个人，忽然眼睛被风沙眯的睁不开，被喽兵用钩杆子钩住，按倒就捆。山贼一声吩咐：“孩儿们，拿了他等的兵刃，搭上山去。”喽兵答应，两个搭一个，搭起来就走。

来到山寨门口，六个英雄面面相觑，只有闭目受死。这座寨门坐北向南，周围是虎皮石的墙，上面一杆大旗，写着四个大字：“替天行道”，两边站着无数喽兵。由寨门进去，里面是五间大厅，东西配房各五间，东边摆着刀枪架子，西面挂着一面号令锣，北上房摆着两张八仙桌，后面有两把椅子。山贼进去，坐在下首，说：“孩儿们，大寨主上哪里去了？”喽

兵说：“大寨主到后面歇去了。”山贼说：“你们把大寨主请来，我有要紧的事。”喽兵答应，往后面去了。

工夫不大，就见这位大寨主来到前厅。石铸等人一瞧，这个大寨主不过二十多岁，黑脸粗眉怪目。大寨主说：“贤弟叫我有什么事情？”二寨主说：“方才小弟下山，拿了几个人来，请兄长发落。”大寨主说：“拿住了几个？”是做什么的？”二寨主说：“他们是彭大人那里的差官，来搜山办案的。”大寨主说：“也不管他们是做什么的，都绑到后面去开膛摘心，今天我心里烦，想吃人心下酒。”

手下喽兵答应，就把六位英雄搭在分赃厅后面一个跨院，在北房外埋着五根木桩，把这几个人绑到木桩上，六个人中还剩一个。喽兵说：“伙计去把水桶拿来，用凉水浇头，开膛摘心。”把水桶拿过来，头一个就绑纪逢春。傻小子直嚷：“小蝎子！我订下的媳妇还没娶呢，今天不想死在这里。好山贼，你真敢杀官造反，我做鬼也要把你们拉了去。”武国兴说：“唔呀混账东西，你不要嚷了，今天不明不暗，死在此地，这才冤呢！就死在木羊阵，倒是为国尽忠了。”这两个喽兵过来，用凉水往纪逢春脑袋上一倒，把衣裳往左右一分。纪逢春说：“小蝎子，我完了，我在头里走，到鬼门关喝着茶等你。”说着话，喽兵拿起一把牛耳尖刀，刚要动手，忽然由外面跑进一个喽兵来说：“别杀。”又一伸大拇指，说：“了不得，他来啦！”

那些喽兵全都出去，来到分赃厅，只见一个老者正说：“你方才下山拿的什么人？”二寨主：“是几个差官。”老者又说：“可曾问过姓名？”二寨主说：“没有问，是一个雷公嘴、

一个蛮子、一个黄脸、一个白脸、一个绿眼珠、一个秃子，一共六个人。”石铸等被带到分赃厅，喽兵说：“跪下！”纪逢春说：“好贼崽子，大官老爷岂能给你们跪下。”石铸一瞧，上面分赃厅内，两边坐着两个大王，当中坐着一个老者，有六十多岁，身穿绿绸长衫，慈眉善目，仪表非凡。这老者说：“你们是哪里人？来此何干？”石铸说：“你要问，我们都是朝廷的职官。我姓石名铸，绰号人称碧眼金蝉。我们跟随神手大将纪有德来访张文彩，他不在家，便同贾道和到隐善村找去了。我等误走到这里山下，遇见喽兵劫路，把我等拿上山来。你要知时达理，快把我们放开。如若不然，早晚必有官兵前来剿山。”这位老者一听，说：“是了，把绑绳给他们解开。我就姓张名文彩，人称文雅先生。这是我的两个徒儿。”喽兵把六个人解开，石铸说：“老寨主在此占山呢？”张文彩说：“这也不是外人，都是胜家寨的传授，会一趟追魂夺命八卦连环刀。”如此如彼一说，石铸众人方才如梦方醒。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九六回 转祸为福问姓名 幸逢隐士诉情由

话说文雅先生张文彩，把石铸等人放开。石铸便问那二位寨主是谁？张文彩说：“众位不认识，他二人原本是黄羊山胜家寨的人，当年在银头皓首胜奎家长大。他们两个都姓李，一个叫李福长，一个叫李福有。李福长是李环之子，李福有乃是李珮之子。当年在宣化府有一个恶霸，叫一盏灯龙魁，在本地结交官长，走动衙门，欺压良善。他哥俩替人打抱不平，把恶霸打死，到了公堂，哥哥也要抵偿，弟弟也要抵偿，后来定案充军，发在陕甘两州。到了军配所，一个月只有三斗米，这两人食量很大，不够吃，因此逃出嘉峪关，再也不敢回去。这座山叫三宝山，上面有一道岭，叫双杰岭。原先那山大王叫拦路虎吴长禄，被他二人杀死，就在此占山。那天我由山下过，他二人出来劫我，被我拿住，他们就给我磕头，拜我为师。我一问他二人来历，他说是胜家寨的传授。我知道当年神镖胜英就传了两个徒弟，大徒弟飞镖黄三太，人称南霸天，二徒弟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这二人也是名扬天下。我收他二人做徒弟，又指点他们一些能为。他二人占山也是无可奈何，只因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大丈夫不过借此栖身。我不准他们打劫孤商行客、义夫节妇，杀的是贪官污吏，除霸安良。”石铸一听，说：“哎唷！这可不是外人，敢情是胜

家寨的李环、李珮之子。老英雄李环死在木羊阵内，李珮现在宁夏府鼓中堂公馆。你两个出来数年，也不通音信，敢情在这里占山，把从前之事忘了不成？”李福长说：“我二人要知道父亲在宁夏府，我们早就找去了。”石铸说：“不但你父亲，连胜老英雄和胜官保都在大人公馆。”李福长便吩咐置酒款待。大家吃完了酒。石铸说：“请老英雄随我等前往。”张文彩说：“叫他两个人在山上等着，我跟众位前去。”石铸等人这便告辞。

张文彩带着众人，下山回到家中，一问家人，纪有德和贾道和尚未回归。张文彩又吩咐摆酒。石铸说：“方才已经吃过，老英雄就不必了，怎么纪老英雄还不回来？”家人出去一看，贾道和已经回来了，却不见纪有德，便把马接了过来。一见贾道和乐嘻嘻地进来，众人就问：“纪老英雄上哪里去了？”贾道和说：“昨日同纪老英雄到了隐善村，高先生也不在家。”一问你老人家刚走，说没有回家，又访友去了。天色已晚，我们就住在隐善村。第二天纪老英雄叫我先回来，我说再等一天，我们又住了一天，也不见高庄主回去，也不见你老人家回去，纪老英雄怕你们几位等急了，叫我先回来送个信，纪老英雄还在那里等着。”张文彩说：“你骑马回去，就说我回来了，把纪老英雄接来，大家共同商量。”贾道和点头答应，叫家人先去喂马，便问张文彩由哪里回来？石铸把在三宝山遇见的情形一说，大家又催贾道和起身。贾道和骑马走后，众人就在这里等着。

到日落西山的时候，才见纪有德同贾道和回来。张文彩一见，说：“纪贤弟！久违少见。活该你我弟兄晚见两天，我

要在高志广家中多耽搁一个时辰，你我也就见着了。”纪有德说：“我想你要回家去的，故此多等一天，这又弄巧成拙了。”张文彩说：“纪贤弟，你的来意我已听石老爷说起，是为木羊阵这件事而来。我的才学很浅薄，没有那样的能为，破不了这个阵，纪贤弟还须另请高明。”纪有德说：“你破不了这个阵，我也不能勉强，我只问你这个阵是谁摆的？”张文彩说：“这个摆阵的人我也不知道，先前贺兰山金斗寨的天王请我数次，我也没有去，故隐居在此。今天兄长远来，理应跟随兄长前去，无奈我才疏学浅，不能破此阵，待我慢慢访查能人，或打听到这个阵是何人所摆，我再给兄长去送信。”纪有德说：“老弟台！你得同我到公馆去见见大人，也不枉我来此一趟。”张文彩说：“既然如此，我明天就同兄台到宁夏府去见大人。我还有两个徒弟，就把他二人送到公馆去当差，省得在三宝山占山落草。”于是命贾道和去将李福长、李福有找来，叫他们放火烧山，带着手下喽兵直奔宁夏府。贾道和走后，众人高谈阔论，天晚安歇，一夜无事。

次日早晨起来，刚吃完早饭，外面李福长、李福有带着二百五十名喽兵赶到了。张文彩把家中事情交给贾道和照应，大家上了坐骑，一直扑奔东南。大约走出有七八十里，见眼前有一大山，山下扎着一队兵。纪有德往前一看，有五百人一字摆开，都是手持长枪，每人用红绸子缠头，一身青，为首的正闪电神萧自那日马玉龙剑斩萧文保，萧静就要跟马玉龙作对。他由金光寨散帖，请来几位朋友，都是能为出众，本领高强之人。内有西洋山曹家岭的曹氏三杰，大爷人称双头太岁镇西洋曹泰，二爷叫低头看山平似海曹方，三爷人称

五方太岁无形鬼曹镰。曹泰手中使一对判官笔，能点穴。这哥仨全是矮子，跟闪电神萧静乃是八拜之交。前番马玉龙带着铁娃将姚猛萧静战败，他便把西洋山三位寨主请下山来。曹泰说：“我三人既下山来，管保把兄长的仇人拿住。”三个人就在金光寨住下，派手下人去探马玉龙的下落。这天有人禀报说：“官军营的几位差官出了口子门，往西北去了，奔三宝山的大路。”闪电神萧静说：“咱们上西洋山等着，那是咽喉要路，他们从那边去，还得从那边回来。”曹氏三杰一想也好，这才带着五百常胜兵来到西洋山，天天派人四路打探。今天有人禀报官军营的差官从此路过，闪电神便吩咐将他们截住，别放走他等走了，拿他几人做押帐，叫他们把姓马的交出来。大家把队伍摆开，闪电神萧静一声喊嚷：“呔！对面来的可是官军营的差官，快叫马玉龙出来答话。”李福长说：“哪里来的狂徒野种！马大人焉能跟你答话！你家老爷姓李叫李福长。”说着话，一摆手中狼牙钻，赶奔上前。闪电神气得哇呀呀怪叫。萧金保说：“无名小辈，何必爹爹动手，待我拿他。”一摆手中刀就砍，李福长急架相还，三五个照面，被李福长刺透前胸，萧金保当时身死。这时只听见阵中一声怪叫，不知众差官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九七回 西洋山下逢敌寇 钦差公馆请英雄

话说李福长刺死萧金保，只气得闪电神哇呀呀怪叫，一摆反掌独角铜人，就要过来动手。旁边有双头太岁镇西洋曹泰说：“大哥暂息雷霆之怒，谅此无名小辈，待我拿他。”闪电神说：“贤弟！非把他结果性命，不足出我胸中恶气。”曹泰往外一蹿，李福长见这人高约四尺，短眉环眼，身虽矮小，倒是精神百倍，神光满足。刚要上前，只听后面一声喊嚷：“李大哥闪开，待我拿他。”一瞧是纪逢春。李福长说：“纪老爷可要小心。”

纪逢春来至切近，也不通名姓，摆起锤就嚷：“捅嘴。”曹泰见锤到，急忙闪身。两个一动手，纪逢春被曹泰的判官笔点到穴上，哎哟一声，倒退七八步，翻身栽倒。幸亏武杰腿快，才将他抢了回来。纪逢春浑身发凉，张文彩一瞧，说：“不了得，他会点穴，别动。”把纪逢春放在地上，张文彩过去一脚，才把血脉踢活。纪逢春站了起来，说：“好贼！几乎要了大老爷的命，我非得拿锤把他打死。”摆锤刚要过去，张文彩道：“不必，你过去还得躺下，他会点穴功夫，我来跟他说说。”文雅先生这才过去，曹泰一瞧认识，说：“张大哥！久不会晤，你来做甚？”张文彩说：“他是我的朋友。”曹泰说：“分明是官军营的差官，怎说是你的朋友。”张文彩说：“不错，

是来找我的，你们跟官军营差官没仇。”曹泰说：“是枇杷山闪电神萧静跟官军营差官马玉龙有仇。”张文彩说：“冤有头，债有主，这里没有马玉龙。”曹泰说：“没有马玉龙，也不能放你们过去。交出姓马的来，我跟他战三百合。要不然，我让你们在这里扎营，把姓马的交来。”张文彩说：“好，省得咱们两家伤了和气，我们就在这里扎营，你们请回去吧。”

张文彩带着有牛皮帐篷，立刻吩咐傍着山坡扎营。那边也把萧金保的死尸搭上山去埋葬。张文彩安下营，在中军帐同纪有德说：“纪老兄长，这件事可有什么主意？”纪有德说：“这件事关系重大，明天就叫人去请马大人，叫马大人自己来酌量办理，我也不能作他的主。”张文彩说：“明天打发谁去呢？”纪有德说：“叫碧眼金蝉石铸和追云太保魏国安两个去，他们二位脚程甚快。”张文彩说：“既然如此，就烦二位连夜辛苦一趟。这个闪电神萧静不属十路天王所管，没人敢惹他，怎么会与马大人结了仇？”纪有德说：“我倒听说了，前者合约的时节，马大人的马跑到萧静家里去了，他的家人不讲理，要把马给留下，马玉龙找去，把家人打了一顿，把马夺了回来，因此结的仇。后来马大人带人打木羊阵，萧静又带人截住去路。马大人斩了萧文保，这仇越结越深，又收了一个铁娃将姚猛，把闪电神战败，这才回归公馆。大家一商议，都说木羊阵难破，故此才来约请兄台。”张文彩说：“这个乱惹大了，闪电神并不属白起戈所管。他把守的这座西洋山，乃是咽喉要路，出口子门，上木羊阵，都非得走这里过去。”

吃了晚饭，石铸、魏国安两个人连夜起身，进了口子门，扑奔宁夏府。日色西斜之时，慌慌张张的来到公馆。众差官

和老少英雄见石铸二人回来，都上前来问话。石铸说：“了不得了，这个乱不小，马大人呢？”马玉龙说：“我在这里呢，石大哥眼花了。”石铸说：“我们走到西洋山，有闪电神萧静约他的朋友挡住，不叫我们过来，内中有三个矮子，点名要马大人。现在跟萧静说明白，放我们两个人来请马大人。”马玉龙一听，气往上冲，说：“好呀！”他一说去，跟他至近的人也都要去，共有金眼雕、伍氏三雄、邱明月、追风侠刘云父子、千里独行侠邓飞雄、赛灵官郑华雄、小玉虎李芳、小神童胜官保、小白猿窦福春、小太保钱玉。马玉龙叫胡元豹带着自己的二百兵，邓飞雄的二百兵，窦福春的一百童子兵，跟着他一起前去。马玉龙到里面回禀钦差大人，说：“闪电神萧静自合约那天与我结仇，现在他带人截住纪有德和文雅先生张文彩，不准过来，点名来要卑职。卑职想带子弟兵去跟他开仗，特来禀明大人。”彭钦差说：“是了，诸事俱要慎重，不可大意。”马玉龙答应下来，吩咐公馆里众英雄小心护卫大人，众人俱皆答应。

马玉龙督队同众英雄起身，走出二十余里，天已黑了，便安营造饭。马玉龙问石铸、魏国安道：“你二人认得西洋山？”石铸说：“虽然道路崎岖，也还认得。”马玉龙说：“你们看见闪电神请的都是什么人？”石铸说：“是三个矮子，其中有一个会点穴。我们听张文彩说：“这三个人的能为大极了。”马玉龙说：“既是请来帮他的，必然跟他素有来往。”说罢，便叫石铸二人前去歇息，又吩咐道：“今天嘉峪关里不大要紧，晚上要多查查营门，只恐贼人施展诡计，行刺偷营。”石铸说：“是。”这才到帐篷安歇。

次日用过早饭，拔营起寨。离西洋山还有五六里之遥，马玉龙便吩咐安营。这里营盘没有安稳，闪电神萧静已经齐了队。马玉龙见他齐队，赶紧把龙山的二百兵调齐，带领孙宝元和姚猛迎了出去，把队伍列开，往对面一瞧，见闪电神身后站着三个矮子和他的儿子，带着五百番兵。马玉龙拉出宝剑来到当场，点名叫萧静答话。闪电神抱着兵刃，来到当场说：“马玉龙，我与你誓不两立！杀子之仇，不能不报。”马玉龙说：“匹夫！前者我奉大人堂谕来打木羊阵，你若不带兵截我归路，我焉能伤你孩儿。我想你乃是白起戈的余党，如今我与他合约，以木羊阵为赌，如能破木羊阵，他便把骆驼岭所占的地方交出，年年来朝，岁岁称臣，并将那四个逃犯交出。你无故带人跟我作对，我这里安营未定，你就齐队，打算要抢我的营寨。”闪电神说：“马玉龙，哪个与你嚼舌，你我战三百合。”马玉龙把湛卢剑的门路一分，就有曹泰迎出来。这曹泰虽然矮小，却很灵便，其形似猿。一蹿有一丈高，若非马玉龙，真还敌不了他。两个人棋逢敌手，曹泰总想点马玉龙的穴，又老点不上；马玉龙要用宝剑削他的兵刃，却也削不着。天已黑上来，快到掌灯的光景，马玉龙真急了，倚仗自己的童子功，眼神很足，就把八仙剑的门路一变。曹泰一看不好，正想往回走，就听呛啷一声响，他兄弟不禁魂魄皆消。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九八回

忠义侠大战闪电神 无形鬼行刺入大营

话说马玉龙大战曹泰，天已黑了，还不分胜负。马玉龙气往上冲，这才把八仙剑的门路施展开来，走了七八个照面，一剑把曹泰的判官笔削断，顺手又使了一个拨草寻蛇式，照曹泰胸前刺去，幸亏贼人身体灵便，急往旁边一闪，已被宝剑伤着，鲜血迸流，败回本队。他兄弟低头看山平似海曹方气往上冲，刚要过来，马玉龙说：“天色已晚，明日再结果你等性命。”马玉龙收兵回到中军大帐，摆上酒筵。金眼雕说：“师弟，今天在两军阵前，难为你赢了那贼。”马玉龙说：“那贼人身体甚为灵便，可算得是个英雄，可惜没有归正，要归了正路，我可以保他做官。”金眼雕说：“明天两军阵前，待我将他生擒活捉过来。”伍氏三雄说：“兄长这大年岁，还用你老人家动手，明天我等拿他。”说着话大家吃完了饭，各自回归帐篷安歇。

天有二鼓，外面来了一个刺客，正是五方太岁无形鬼曹镰。只因曹泰被马玉龙宝剑所伤，回到营中上了止痛散，咬牙发恨说：“我不杀马玉龙誓不为人。”曹镰说：“兄长暂息雷霆之怒，待小弟去给兄长报仇。”曹泰说：“兄弟，你怎么能够给我报仇？”那姓马的诡作多端，非寻常可比，你要有什么高明主意，先说给我听听。你说得对，就依你的办，你说的

不对，不如不办。”曹鏊说：“小弟我会地行术，我由咱们营里挖地洞，到他中军帐，手起刀落，便把他杀了。”曹泰说：“你操演的二百兵，叫做“串地鼠”，一夜能挖数十里，好似当年的土行孙。今晚上能杀马玉龙最好，如不能杀他，便把他的粮台烧了，这就叫功高莫如救驾，好毒莫过绝粮。如若不行，我还会五鬼飞行术，给我一口空棺材，我披头散发往里一躺，点上七盏灯，可别叫灭了，我能到官军营把马玉龙杀了。”曹鏊说：“那还得费事，如地里能成功更好，不成再说。”这才打发人上山，调那叫做“串地鼠”的二百兵。曹氏弟兄占的这座西洋山，方圆有六百里，相离马玉龙的大营不过四五箭地。众人就在沙冈后支一座大帐篷，各自有一把铁锤，一把铁铲，一把刀，随挖随走。由掌灯到二更，就到了马玉龙扎营的大帐。

马玉龙的中军帐是牛皮的，分为三间。马玉龙在西里间住，有一张大床。金眼雕、伍氏三雄、邱明月住在东里间，几个小孩在当中间。左旁帐房是追风侠刘云父子，右边是千里独行侠。“串地鼠”挖到中军帐地下，挖了西瓜大的一个窟窿。五方太岁无形鬼曹鏊刚往上钻，可巧当中屋里姚猛醒了起来，就往地下撒尿，正撒了曹鏊一脸。姚猛一睁眼，见地下有一个窟窿，便嚷道：“咦！地下出了地眼。”他说了这一句，仍旧回去睡觉。曹鏊在地下被姚猛撒了一脸尿，又等了两刻工夫，见上面没有动作，这才上来，轮刀照床上就砍。刚一抡刀，见人没了，正在发愣，被马玉龙将腿攥住一带，曹鏊翻身栽倒。

原来马玉龙听姚猛一嚷，他就醒来了，睁眼一看，见姚

猛撒了一地，地下有一个窟窿。他慢慢起来，伏于床下，并未声张，疑心必有刺客。果然曹鏖由地道上来，刚打算刺死马玉龙，焉想到却被马玉龙将腿攥住，按倒捆上。外面众人听见有动作，就问什么事？马玉龙说：“没事，睡你们的吧。”马玉龙把曹鏖搁在床下，自己等了一阵工夫，见地下又有一人探头，一把没有揪住。他一直等到天亮，一夜也不敢睡着。天光大亮了，把曹鏖拉出来，马玉龙说：“我与你有什么冤仇，你来刺杀我？”曹鏖说：“我与你无冤无仇，皆因受朋友所托，前来刺你。”马玉龙说：“我看你也是堂堂正正的英雄，为何跟反叛在一处？你若肯归降，我饶你不死，还可以保你得个一官半职。”曹鏖一听，说，我既然被获遭擒，多蒙马大人宽宏大量，并不杀我，心中实在感激。但此时归降，我两个哥哥尚在那里，也不能跟闪电神变脸。马大人能开天地之恩，把我放了，我弟兄回归西洋山，决不管闪电神萧静之事。马大人今后要有用我弟兄之处，我等万死不辞。”马玉龙说：“我且问你，你是怎么来的？又怎么知道我的中军帐在这里？”曹鏖说：“我会地行术，一夜能挖几十里。我有二百徒弟，人称串地鼠。”马玉龙这才把他的绳扣解开。曹鏖站起来，给马玉龙行礼，深深作揖称谢，转身出了官军营。回归自己营中。

曹泰等此时已听老鼠兵禀报，三庄主被擒，正在着急。曹鏖一来回禀，闪电神甚为喜悦，说：“兄弟回来了，我正要齐队，去给兄弟报仇。”曹鏖没有说马玉龙放他，却说：“小弟已然被擒，被几个官兵看守着，我把兵杀了，才逃回来的。”萧静说：“兄弟真乃英雄也。”曹鏖暗中把曹泰、曹方叫到无

人之处，说：“二位兄长，我想你我弟兄虽然跟萧静有交情，据我想来，他总是逆天而行，又不争江山，就为家人一点私情，便跟马大人打仗。昨日小弟已被马大人拿住，不但不杀我，反以优礼相待，我很感念马大人的好处，便当面应许马大人，再不管萧静的事，也不帮马大人去跟萧静打仗。依我愚见，你我弟兄不如装病回归西洋山，闭守庄门，任凭萧静他自便。”曹泰一听，说：“这件事，咱们闹了个虎头蛇尾，我跟萧静是知己之交，未免对不起他。”曹方说：“还是不管为是，但凭他两家争斗。”商量已定，又听萧静预备了上等的羊席，请他兄弟吃酒。三个人过去吃饭，曹方就说：“我今天身体不爽。”萧静说：“二弟，你今天就歇息吧。”曹泰说：“我今天也是肚腹疼痛。”曹镰也说：“我身倦腿乏。”萧静一听三个人都有病，说：“不要紧，今天你们三位只管在寨内歇息，我去跟马玉龙决一死战。”三个说：“我等给兄长瞭阵观敌。”吃完了早饭，击鼓齐兵，曹氏兄弟便跟随在后队。

马玉龙那边把队伍摆开，众英雄列在两旁，萧银保说：“爹爹暂息雷霆之怒，孩儿前去给兄长报仇。”萧静说：“儿呀！须要小心。”萧银保点头答应，一摆手中朴刀，来在队外，大叫马玉龙前来受死。马玉龙刚要出去，身后怒恼了云中虎混海金鳌孙宝元，一摆手中降魔杵，跳往当中，大喊一声：“小辈敢来送死！”萧银保一瞧，不禁寒战，只见孙宝元有一丈多高，头大项短，面似乌金，两道粗眉，一双环眼。萧银保说：“你不是我的对手，叫马玉龙过来送死。”孙宝元说：“放你的屁，马玉龙是咱们爷，你不配。”两个人正在动手之际，忽听正北一声喊嚷说：“萧大哥！待我来拿差官。”这伙贼人睁眼一看，不知来者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九九回 简天雄为友死沙场 闪电神败阵请恩师

话说萧银保与孙宝元大战，正未分胜负，只听得一声喊嚷，来了一人。众人闪目一看，见这人身躯高大，相貌魁伟，面如重枣，是番将的打扮，肋下佩一口刀，雄纠纠，气昂昂。闪电神一看，心中喜悦，说：“拜弟来得甚好，前者我请你助阵，为何一步来迟？”来者这人，姓简名天雄，人称金眼虎。他原在江北一百单八帮的船上为总头目，因为打死人投奔番营。他有一个兄弟叫简寿童，也是一百单八帮船上的总头目，因为盗卖官米，私毁官船，官军要来拿他，也投奔番营。弟兄二人都投在金家坨飞龙坞金氏三杰那里当裨将，带管兵船，操练水兵，跟闪电神萧静素有来往。前者闪电神萧静来信约他二人，还请他兄弟转请金氏三杰。简寿童没来，他自己先到了金光寨，一听闪电神在西洋山带队劫杀官军营的官兵，故此来到这里，正赶上两下动手。

他见过萧静，就把刀拉出来说：“把侄男叫回来，待我拿这一个黑汉。”萧静吩咐鸣金，萧银保退回本队，过来给简天雄见礼。简天雄说：“少时再讲话，我先结果他去。”来到当场，与孙宝元通了名姓，抡刀就砍，孙宝元一摆宝杵相迎。两个人走了有八九个照面，简天雄的刀法纯熟，孙宝元的臂刀过人，这对宝杵也是神出鬼没。两个战够多时，姚猛见孙宝

元不能赢简天雄，自己一摆铁娃娃，大声喊嚷：“孙宝元黑小子！待我来帮你动手。”孙宝元往旁边一闪，姚猛赶奔上前，无奈简天雄身体甚是灵便，姚猛也不能取胜。马玉龙这才一蹿过来，大声喊嚷：“贼辈休要逞强！”即命姚猛撤了下去。姚猛见马玉龙出来，自己便回归本队。

简天雄见出来一位俊品人物，怀抱宝剑，面如白玉，二目有神，正是英雄美少年。马玉龙走到面前，把宝剑一指，问道：“贼辈你是何人？敢在此逞能，你家大人剑下不死无名之辈。”简天雄通了名姓，说：“来者你是何人？”马玉龙说：“贼辈要问，你副将大人姓马名玉龙，绰号人称忠义侠。我与萧静为仇，你何必前来送死？依我之见，你趁此回去，把萧静叫出来受死，这也是他自作孽。”简天雄说：“小辈！你要赢得了我手中这口刀，闪电神萧静自然就出来，赢不了我手中这口刀，他何必出来，待我手起刀落，结果你的性命。”两个人各摆兵刃动手，几个照面，马玉龙便把招数一变，使出八仙剑的门路来。又走了几个照面，一剑就把贼人的刀削为两段。简天雄跳出圈外，拨头就跑，吓得战战兢兢，被马玉龙赶上一剑刺死。萧静见那简天雄被马玉龙刺死，心想：“我非得给朋友报仇不可！”一摆手中铜娃娃，闯将出来，恶狠狠搂头就打。马玉龙并不慌忙，把招数放开，两个人大战三十余合，不分胜负，真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萧静往圈外一跳，说：“马玉龙，你且站住！我三个孩儿俱死在你的手中，你如是英雄，在此等我三天，你如一走，算你甘败下风。”马玉龙说：“慢说三天，三十天我也等你。”萧静说：“既然如是，君子一言为定。三天之后，我约一个人来，赢不了你，我从

此决不跟你为仇，也不拦你打木羊阵。”说完话，便各自收兵。

马玉龙回到营中，叫石铸、魏国安绕过北山，把张文彩、纪有德、孔寿、赵勇、武杰、纪逢春、李福长、李福有等俱皆请来。众人赶到马玉龙的大营，彼此行礼。马玉龙说：“纪老英雄为我之事，多有牵累，既请来这位老前辈，可能破这木羊阵否？”张文彩说：“我虽然在西洋居住多年，也懂得一些西洋法子，但这座木羊阵不是我摆的。要问摆木羊阵之人，我有一个朋友知道，他姓高，叫高志广，在西边冷岩山住。”马玉龙说：“既然是，就请老英雄往冷岩拜访这位前辈，将他请来，这是万全之策。此时彭中堂也是束手无策，有了这位高人，请来问明根本源流，知道摆木羊阵的人是谁，就好办了。”张文彩说：“大人且放宽心，我这就前去。”马玉龙吩咐摆酒，要与张老先生宴叙，又说：“现在闪电神萧静叫我等他三天，有这三天工夫，老英雄将这位高人请来，将闪电神战败，大家再破木羊阵。”张文彩说：“明天我就去，众人可在此等候。惟有一节，这个萧静乃是教门的老师，在这里无人敢惹他，他能勾串西五路天王，马大人要能跟他和美，总是和美为是。”马玉龙说：“我无可无不可，我并没找寻他，是他要无故为仇，事到如今，只可瞧事做事。”酒宴散后，各自安歇。次日早晨起来，张文彩就要告辞。纪有德说：“我在此无事，莫如你我同去。”二人这才备了两匹战马，起身径奔冷岩山，去约请高志广。

马玉龙在这里按兵不动，等候消息。不知不觉过了两天，还不见张文彩、纪有德回来，心中甚是焦躁。忽听对面金鼓大作，人声呐喊，小军进来禀报说：“现有萧静前来讨战。”马

玉龙一摆手，回头向师兄金眼雕、岳父刘云、拜兄邓飞雄一千人说：“我料想，今天闪电神萧静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邓飞雄说：“贤弟，你我一同出去，凡事要胆大心细。”马玉龙说：“言之有理。”这便调齐了五百兵队，一千老少英雄，把队伍排开。

自那日马玉龙剑斩了简天雄，闪电神赶紧给简寿童送信，顺便邀请金氏三杰。此时西洋山的曹氏兄弟，已不管闪电神之事。萧静又想到灵枢山，请他师父老山海霍金章，来跟马玉龙决一死战。他这位师父，受到十路天王的供奉，此人会使八卦乾坤掌，能打金钟罩、铁布衫，故此闪电神想把他师父请来，可以报仇雪恨。他打发他儿子去下书邀请，自己按兵不动，专候他师父前来。这天有人禀报：“老山海霍金章到。”萧静赶紧迎了出去，上前行礼说：“师父，你老人家来了甚好，弟子真乃万幸。”连忙让进大寨，就把与马玉龙为仇之事如此如此一说。霍金章听了，气往上冲，就要与马玉龙决一死战。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〇〇回

霍金章下山会群雄 僧道俗大战西洋山

话说闪电神萧静把霍金章让到中军帐，一听马玉龙杀了文保和武保，骁勇无敌，霍金章不由得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说：“明天吃了早饭，我亲身去会会这马玉龙是何许人。”立刻吩咐童子，把应用的东西收拾起来，叫人给马玉龙去下战书，定于明日开仗。闪电神萧静甚为喜悦，摆酒款待霍金章，尽欢而散。一夜无话，次日用过战饭，立刻把番兵调齐，队伍列开，闪电神带着自己的孩儿在旁助阵。

马玉龙早得了信，将五百子弟兵排开，带同金眼雕、伍氏三雄、刘云一千老小英雄，大家摩拳擦掌，各擎兵刃，虎视眈眈。往对面一看，只见萧静队内，霍金章年有七十多岁，须发皆白，手中拿着一件兵刃，其形状像个八卦太极图，上面有一只手，下面有把，在怀中一抱。后面跟着四个童子，个个都拿着兵刃。马玉龙刚要出去，大爷伍显说：“你我是知己之交，这个人来的特别，待我去拿他。”马玉龙说：“兄长且慢，他昨天既跟我下了战书，我要不去，全被他耻笑是畏死避剑，怕死贪生。”旁边伍元说：“大哥不必争竞，马贤弟也不必多心，待我来。”说话着，一摆手中杆棒，蹿出队外，直奔两军阵前，大喊一声，说：“萧静！你既勾了兵来，今天过来会会你家三老爷。”霍金章一摆八卦乾坤掌，说：“孽障休

要逞能，你是何人？”三爷说：“我姓伍名元，谁人不知我伍氏三雄。我看你这年岁，乃世外之人，何必前来送死！尔可有名？”霍金章说：“我乃灵柩山带管西十路天王的掌教教主，老山海霍金章是也。知道我的名姓，趁此回去，叫马玉龙出来认理服输，我还有一分好生之德，如若不然，必叫尔等死无葬身之地。”伍元一听，气往上冲，抖起杆棒，打算把霍金章缠倒。焉想到霍金章身体灵便，微微一闪，用八卦乾坤掌在三爷伍元肋下一点，伍元只觉心内一迷，立即栽倒。这八卦乾坤掌能点穴，又能打金钟罩、铁布衫。伍芳一瞧兄弟躺下，赶紧出来，摆杆棒要跟霍金章拼命。金眼雕把伍元夹了回来，用脚踢他身上，这才醒过来。伍芳跟霍金章动手，三五个照面，也被霍金章点倒。大爷伍显一瞧，气往上冲，赶紧把二弟救了回来。金眼雕用脚把二爷一踢，周身血脉活了，苏醒过来，站在那里发愣。大爷跟霍金章动手，也不能取胜。

马玉龙恐怕伍大哥受他人算计，这才一声喊叫，说：“伍大哥闪开，小弟来也！”说着一摆宝剑，离了本队。大爷见马玉龙来了，心中甚为喜悦，因知道自己不是贼人的对手，要是栽了，一世英名将成流水。他往圈外一跳，说：“贤弟来得甚好，让你拿他。”马玉龙一摆宝剑过去，就听闪电神那里喊嚷：“老师！这就是马玉龙。”霍金章抬头一看，见马玉龙身高七尺以外，五官俊秀，怀抱宝剑。霍金章用乾坤掌一指，说：“马玉龙！今天我来，为的是给我徒弟报仇，你要知事达细，便跪倒磕头，我饶你不死。”马玉龙一阵冷笑，说：“我等来此安抚闾阎，你却无故来为仇做对。”好好好，你如赢得我，我甘拜下风，如赢不了我，你休想逃命。”说着话，一摆宝剑，

搂头就砍。霍金章用八卦乾坤掌急架相迎，打算要把马玉龙点倒，无奈马玉龙身体灵便，处处留神。这两个人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彼此暗暗吃惊。马玉龙暗想：“我自学艺下山，今天初遇敌手，如战长了，我得输给他，可见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霍金章亦甚佩服马玉龙的剑法，心想：“难怪我徒弟败了下来，除非是我，别人焉能敌得了他。”

正在动手之际，马玉龙的剑法已渐渐迟慢，只听东边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来者正是道高德重的千佛山真武顶的红莲和尚，刚从昆仑山访友回来。老和尚颇晓奇门，乃是小方朔欧阳德的师父，由东边大摇大摆而来，在后面跟着一个老头，乃是铁牌道人龙雅仙师。金眼雕一看，连忙过去行礼，说：“师父来得甚好，我师弟正同霍金章杀得难解难分，你二位怎么会走到一处？”原来龙雅仙师也是到昆仑山访友，与红莲长老相遇，两个人就在山上盘膝而坐，就地讲道，直谈了一天一夜，彼此都有仰慕之心。这天两个人正往前走，铁牌道人道：“咱们今天奔西洋山。”这僧道过来，见马玉龙正在大战霍金章，便来至切近说：“马玉龙闪开，待我二人上前。”马玉龙往旁边一闪，一瞧是恩师来了，这才赶紧说：“恩师来得甚好，弟子有礼。”过去给师父行礼。僧道说：“少时再见礼。尔等闪开。”说着话，这二位便赶奔上前。

霍金章见来了两位僧道，便把八卦乾坤掌一顺，说：“来者你何人？”龙雅仙师说：“我劝你两句话，世事如棋局，不着者便是高手。”霍金章哈哈一笑说：“老道，你既知世事如棋局，不着者便是高手；你可知一身如瓦瓮，打破时才见真空。”红莲和尚也哈哈一笑说：“霍金章，你可知一根竹枝担

风月，担起亦要歇肩。”霍金章说：“和尚，你既知竹枝担风月，担起亦要歇肩；你可知两只空拳握古今，握住亦须放手。”红莲和尚说：“好，既然如是，老僧奉陪你操练操练拳脚，你如能用八卦乾坤掌将老僧赢了，我情愿甘拜下风，你如不能赢我，又该当如何？”霍金章说：“我要输给你，就带我徒弟回归灵桎山。”红莲和尚说：“好。”这才一摆神杖，与霍金章战在一处。那八卦乾坤掌乃是道门中的传授，这禅杖乃是佛祖的法宝，二人一动手，也是未分胜负。二人往圈外一跳，霍金章哈哈一笑，说：“洒家自出世以来，并未遇见过敌手，自以为能为天下无二，焉想今天得遇二位，你我倒不可为仇，总算是道义相投的朋友。二位若不嫌弃，可到我灵桎山一叙。”僧道说：“甚好，就此拜访。”众人也不敢拦阻。霍金章又嘱咐徒弟，说：“萧静！不准跟官军营为仇，也不准你拦阻打木羊阵，打开打不开，也不与你相干。”萧静只是答应。说着话，那红莲和尚、龙雅仙师同霍金章竟自去了。

两个各自收兵，马玉龙就在西洋山住扎，等候纪有德和张文彩。因久不见回来，心中甚为着急，又打发碧眼金蝉石铸、追云太保魏国安去冷岩山访问。李福长、李福有说：“二位不大熟悉道路，我二人同去一趟。”马玉龙说：“好，你四位一同去吧。”这里正要动身，外面禀报说：“现有张文彩、纪有德将高志广请到。”马玉龙赶紧率众迎接这位贤士，大家要同破木羊阵。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〇一回

高志广泄漏摆阵机 纪有德率众探山寨

话说马玉龙在中军帐正盼望纪有德、张文彩，打算派人前去探访，忽见营门官前来禀报：“有纪老英雄回营。”马玉龙赶紧带人迎接。

书中交代：纪有德和张文彩自那天去请高志广，怎么到今日才回？原来张文彩、纪有德到了冷岩山，一找高志广，家人说：“我家主人不在家。”到了书房，家人献上茶来说：“张老丈，这几日怎么不到我们这里来？自从你老人家那天由我们这里走后，我家主人就出走了，至今没回来。”张文彩说：“我们在此等他，给我准备吃的。”家人答应，知道他们跟主人是知己的交情，立刻置酒款待。

住了一天，那张文彩问家人高得福、高得禄，说：“你家人哪里去了，你们必定知道。”家人说：“我们正北有一道涧，离这里十五里地，那里有个聋哑和尚，我家主人常去跟他下棋，也许就在这五福寺庙里，明天我们找一找去，要不在那里，我们可就知道了。”张文彩说：“也好。”家人退了出去，一夜无话。次日早晨，高得禄来打洗脸水、倒茶时说：“我哥哥早已去了。”张文彩和纪有德二人正在吃茶，就见帘板一起，高志广走了进来。张文彩一见兄长回来，就说：“我给你引见引见，这位就是我跟你常常提起的纪有德，人称神

手大将。”纪有德一看这位老者，倒是一副文雅的样子，年在七十以外，须知三冬雪，发似九秋霜，慈眉善目，身穿玉蓝绸长衫，足下白袜云鞋。

彼此通了姓名坐下。张文彩说：“兄长今天哪里回来？”高志广说：“我从五福寺回来。”路上听家人说，这位兄台曾枉顾一次，实是我失迎之至。”纪有德说：“久仰兄台大名，如雷贯耳，今幸得遇仙颜，真是三生有幸。”张文彩用手一指纪有德说：“我与纪贤弟乃孩童之交，都是知己的朋友。前者我与兄台提过此人，他也懂得些西洋的削器埋伏，现在被彭中堂所请，就因为白天王的那座木羊阵。前者，彭中堂与白天王在金斗寨合约，定下百日之内要破木羊阵，有公馆的几位差官前去看，死了一位，彭中堂才用文书把这位贤弟请来，叫他破阵。他去瞧了一瞧，见这座阵甚是奥妙，便约我出来，无奈我才疏学浅，也不得其门而入。我想，兄台必然知晓这摆阵的人。”高志广一听，心中一动，说：“你我乃知己之交，我不得不说。这座木羊阵实在奇巧奥妙，我虽然也知道些削器的法子，对这木羊阵的奇妙实在还不能尽知。那摆阵的人，不是你我同类，跟我等又素无来往，我知道也请不出来。”张文彩说：“既是兄长知道此人是谁，咱们再想别的主意，大家共同商议。”高志广说：“要问这布阵之人，在这里大大有名，无人不知。此人姓周名叫百灵，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排兵布阵，逗引埋伏，样样精通。他住的那个地方，离这冷岩山有四十五里地，地名叫八卦山周家寨，人们都说他就好似当年的水镜先生。他跟金枪天王白起戈是亲家，白天王的儿子还跟他练武，这个木羊阵就是他摆的，要打算破阵，非得把

他找着不可。”张文彩和纪有德二人一齐说道：“兄台跟此人必有来往。”高志广说：“我跟此人并不相识，听说他还有点古怪脾气，轻易不与人交谈。”到那里去请他，他不出世，也是白费心机。再说他跟白天王是知己的朋友，白天王按丞相俸供给他。”纪有德说：“既然如是，有劳兄台大驾，同我二人到官军营见见马大人，大家再商量办理，不知兄台肯屈驾否？”高志广说：“既是二位贤弟来约，我可以遵命。”立即吩咐摆酒，款待二位，在这里住了一天。

次日早晨，高志广便随同张文彩和纪有德下了冷岩山，来到官军营。往里一回禀，马玉龙带着老少英雄，亲身迎接出来，见这位高志广身高八尺，打扮好像是朝廷的职官，头戴新纬帽，身穿单箭袖袍，腰束凉带，外罩红青跨马服，足下粉底高靴，面如美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四字方海口，一部花白胡子。马玉龙赶紧上去见礼，说：“久仰先生大名，今日得会，真乃三生有幸。”纪有德过来给引见说：“这就是高志广高老先生，这位是副将马大人。”连金眼雕众人都给引见了，彼此行礼。马玉龙连忙往里相让，来到中军大帐，众人宾主落座。马玉龙说：“前番有纪老英雄、张老英雄提起尊驾，乃当世之人物，故此我等特为聘请。”高志广说：“小可有何德能，敢劳大人下顾。张贤弟已提说木羊阵之故，但那阵内奥妙无穷，我也不得其门而入。摆阵之人我倒知道，非得将他找出来，否则此阵断不能破。这人姓周名百灵，就住在八卦山周家寨。”马玉龙说：“此人大约必跟老先生素有往来。高志广说：“此人与我并不相识。闻说他性情古怪乖僻，不与俗人来往，再说他跟白天王是知己之交，白天王按丞相俸供给

他，白天王的儿子，都在跟他学艺，他岂肯帮咱们去破木羊阵，那是断断乎不能够的。”马玉龙听了这话，自己一想：这件事不大好办，还得另想个主意才行。

大家这才摆上酒席，众老少英雄一起商议，此事该如何办理。追风侠万里老刘云：“他住在八卦山周家寨，四面必有削器埋伏，要去非得精明强干之人不可。”刘云话犹未了。碧眼金蝉石铸和追云太保魏国安二人答言说：“可惜我二人不知道这个地方，要是知道，我们可以去探一探。”高志广说：“那地方我倒知道，我给你二位开个路程单。他住的那个地方，离此处有七十余里，那里有八卦连环山，藏的削器埋伏甚多，你二位要不懂削器埋伏，可千万别去。”纪有德说：“只好我再卖卖老，我去一趟。”孔寿、赵勇说：“我二人随习随习。”武杰、纪逢春说：“我二人也去。”这六个人都要同纪有德前去。纪有德说：“可以，咱们急不如快，今天就走。”高志广说：“可有一节，你们要去，可得带了干粮水瓢，那里没有卖吃食的。”众人立刻带上炒米水瓢，带好兵刃，收拾停当。马玉龙说：“你几位去了，如明天不回来，我们再去接应，到那里可要见机而作。”纪有德有说：“勿劳大人嘱咐，我自有道理。”

纪有德率众告辞，离了大营，按路程单扑奔正北。一过三宝山，就到小溪桥，过了小溪桥，离八卦山就不远了。路程单写的明白，这座山外面是水，这河往东通向绵江口，水是芝麻酱颜色。纪有德等人往前走去，日色西斜时，已来到八卦山的南山口。这座山的東西两边有鹅头峰，是坐北向南的山口。前面这道河有三丈宽，河里有船，河岸上栽着许多

垂杨柳。在山口以外，有一道木板桥，这桥的两边有栏杆。纪有德说：“石大爷，你看这桥，白天才放下来，晚上一拉起来，就出入不通，这道河的水是活水，往东通绵江口。”石铸说：“老英雄，咱们既来了，何妨过桥去瞧瞧里面是什么局式。常言说，一处不到一处迷。”纪有德说：“好，你等既有此胆量，可随我来。”众人刚一过桥，纪有德抬头一看，有一件岔事惊人。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〇二回

七豪杰夜探八卦山 神手将舍命捉敌人

话说纪有德带着六个人进了这座山口，一看是一块平川之地，方圆足够十里，四外皆山。当中有一座山峰，借着山坡，随高就低盖出来一片房屋，楼台亭阁总有五六百间。往北一看，树木不少，透着杀气。纪有德心中一动，这个人必晓得奇门卦爻之秘，看样子里面必有些削器埋伏。此时一轮红日将要西沉。在山口里面，东边的一所宅子，外面有一栅栏门，门上有一块匾，上写着“巡捕所”三个大字；西边的一所院子，是黑油漆大门，上面也有一块匾，写着“回事处”。门口贴着告示，上写查拿奸细，一应闲杂人等，不许私自进山。幸喜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吃饭，纪有德等人进来，没人看见。纪有德说：“咱们往前观看动作，要瞧事做事，如其不好，我们就往回退。”石铸说：“任凭你老人家行事。”大家往北，越走越暗，就要掌灯。走来走去，曲曲弯弯，眼前有一带树林。纪有德说：“你们几位在此少待，咱们进了他的这座山，我看这个地势，虽然走过几道山岭，可没有埋伏。我总怕中了他的诡计，我想到前面去探一探，你们几位别往前去了。”石铸说：“你老人家可要留神。”

纪有德这才出了树林，往北一瞧，是一带墙，却没有门，暗想：“奇怪，这里怎么没门，中间必有情节？”再瞧那墙上，

都有鸡爪钉。纪有德久在置造削器，当初画春园的那些埋伏，都是他所置造，今天见这一道墙，从东至西，足够三十余丈，却找不着门，也看不出其中的奥妙。他不往墙上去拨。只用手拍了拍，听到有空的地方，便拧身蹿墙过去。脚着实地，用刀往地下一试，走了不远，见前面有绊腿绳，就用刀将绳索割断。往前一看，前面一所院子是由北面进出，房屋内隐隐有灯光，墙头房檐俱有鸡爪钉。他细细看了一看，心中想道：“这个无非可以挡挡笨人，焉能挡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何不进去探探？”

想罢，蹿上房去，一瞧北上房有灯光，东屋里间有人说话，西配房黑暗暗的，北配房也有灯光。纪有德来到北上房窗外，用舌尖舔破窗纸，见是顺前檐的炕，靠北墙摆一张八仙桌，上边放有蜡灯。一边有一张椅子，东边椅子上坐着一个人，年在半百以外，西边椅子上坐着一个人，年有二十以外。这两个人，乃是水镜先生周百灵的管家，东边的叫周荣，西边的叫周春，正在谈心叙话。就听周春说：“大哥，今天金枪天王打发一个人来见咱们的主人，说跟彭中堂订下了百日内攻打木羊阵之约。现已有两月之久，听说就打了一回，由东门进去，破了一两道削器埋伏，虽说有两位有能为的，也没有怎么样。咱们主人说，这座阵能要了他们的命，就是有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也休想破阵。这两天主人说，叫咱们严加防范，昨天庄主占算出来，已有人泄机，还怕有人来。”那周荣说：“兄弟，你只管放心，慢说没人来，就有人来，那是他自来送死！咱们主人今天正同简爷在后面喝酒呢。”周春说：“可不是，简爷今天由金家坨来，提说要给他哥哥简

天雄报仇。”周荣说：“天也不早了，咱们该出去绕个弯查查去。庄主爷吩咐，叫咱们留神查看庄丁中有偷闲躲懒的没有。”

纪有德听到这里，一拧身蹿上房去，这房上都是活瓦，也倚仗他是个行家，要是笨人，一蹬滚瓦就得摔下去。纪有德一瞧：北边有一所院子，南房五间，北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北房廊檐上面有一块匾，上写三个字是“问心堂”。纪有德往房里一看，靠北墙有一张八仙桌，桌上放一盏把儿灯，有许多书籍。两边椅子上坐着两个小童，说：“今天庄主爷喝的大醉，过来安歇还得一会了。”纪有德外面一听，心中暗想：“原来周百灵就在这院内，我且在暗中等候他，瞧瞧瞧瞧他是什么人物。”想罢，就在东边房檐下的黑暗处一隐身，静等周百灵过来。此时大约已经有二更多天，工夫不大，只见西角门有两个小童打着纱灯引路，后面跟定一人。这个人年过半百，穿的衣服是道家的打扮。上房那两个童子，迎接出来，口称：“庄主爷来了。”此人大摇大摆地进了上房，童子转身出去，捧茶进来，又问：“庄主爷今天在哪里安歇？”就听这人说：“今天就在这里吧，看我的卦盘伺候。”童子答应，转身下去，不大的工夫，就把卦盘拿来摆上。纪有德暗中一瞧是奇门卦，就听他在里面把盘子一摆，说：“不好！今天有人来暗算于我，童子快把舅爷请来。”纪有德暗吃一惊，心中想道：“这人善晓卦文，他的能为在我等之上，怨不得我不行。”那小童转身出去，不大工夫，由西角门又进来一人，看此人有三十以外年纪，面皮微紫，也是练功夫的把式。

书中交代：此人姓吴名占鳌，外号人称紫面天王，练得一身好功夫，长拳短打，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

他二弟吴占魁、三弟吴占元，都跟姊丈周百灵度日。周百灵本来家大业大，有些山产和果木园子，他自己一天不管，都交给这三个内弟照料理家。他有五百庄丁，皆会操兵演阵，爬山过岭，也归吴占鳌兄弟代管。”吴占鳌来到北上房，问道：“姊丈，叫我有何事？”周百灵说：“方才我摆了一个卦盘，今天必有奸细乘隙来搅乱八卦山。这个人土命，我是水命，他克着我。你且带庄丁去四外搜查搜查，看看各处的削器破了没破。我想他既能上我这里来，这个人必有惊天动地之大能为。”吴占鳌说：“是！我去搜查搜查。”带着庄丁就出去了。纪有德一想：“我今到此，也没瞧见有什么稀奇削器埋伏，我看此人，虽然举止动作不俗，似也没多大的能为，我何不进去将他拿住，把嘴一堵，将他捆走？”想罢，由房上跳下来，把金背刀一顺，往里就闯。周百灵在东边椅子上坐着，正要看书，只见帘子一起，进来一人，年有六十以外，微紫脸膛，手中抱着一口金背刀。周百灵问：“什么人？”纪有德说：“今天特来拿你，只为木羊阵之事。”周百灵心中一动，说：“了不得，这必是那彭大人派来的能人。”纪有德往前奔来，周百灵并不着急，一闪身，只听哗啦一声响，由房上掉下来一个铜罩子，有一人多高，就把纪有德罩在当中。这个罩子上的铜钩，把纪有德的衣掌钩住，他只觉得脚底下一软，两条腿便沉了下去。周百灵吩咐来人，手下人一声答应，从外面进来了二三十人，竟将纪有德拿住。不知老英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〇三回 入虎穴逢凶被获 遇埋伏豪杰遭擒

话说纪有德被遮天网罩住，脚底下又入了地陷空，家人过来就将他拿住，老英雄心想，自生人以来，还没有栽过这样的筋斗，竟被人家给绑上。那周百灵一按墙上的螺丝，遮天网仍然起去，归入天花板内；下面咯嘣一响，地板仍然复旧如故。周百灵这才问道：“你何人？来此何干？你要说实话。”纪有德说：“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既被你拿住，杀剐存留，任凭于你。我姓纪双名有德，前番到木羊阵观看，见造的甚为巧妙，我到处访问，才知道阵是你所摆，我今特意前来拿你，跟你要那阵图。”周百灵哈哈一笑，说：“你就是那神手大将纪有德么？你打算要把我拿去，那怎么行呢？你们今天来了几个人？”纪有德说：“并无别人。”正说着话，吴占鳌回来说：“我到各处搜查，并无奸细，听说姊丈拿住人了，故此回来。”周百灵说：“现在是拿住了一个。”吴占鳌说：“姊夫打算怎么办呢？”周百灵说：“把他一杀，斩草除根就完了。”吴占鳌说：“不必，依我之见，先把他搁到后面空房，做个香饵钓金鳌。他们必定还有人来，拿住十个八个，再送到天王那里，这也是姊丈的脸面，再问问他们为何来此搅闹地面？”周百灵说：“既然如此，暂把他搁到藏蛇洞里面，外面要小心留神。”吴占鳌点头答应，叫几个家人把纪有德绳

缚二臂，搭到了藏蛇洞。

单说碧眼金蝉石铸及魏国安、孔寿、赵勇、纪逢春、武杰六个人，在树林等候多时，还不见纪有德回来。纪逢春说：“哎呀，了不得了！咱们爷别叫人拿住了。快瞧瞧去，别等着了。”石铸说：“你们几位别动，我同魏大哥两个人瞧瞧去。”赵勇、孔寿说：“我们在这儿等着，你们二位可要回来。”石铸说：“那个自然，焉有不回来之理。”二人往北拧身蹿上墙去。魏国安说：“兄弟留神，墙上可有鸡爪钉。”石铸答应说：“是。”两个人蹿房越脊，扑奔里面，见是一个四合房，北房里面灯光闪闪，人影摇摇，屋中正有人说话。石铸想就近听听说些什么，便往院中一跳。魏国安也跟着跳了下去。刚往前一迈步，觉得地下有什么绊住，魏国安用手一摸，把手又套住了。两个人一愣，就听墙上铃铛一响，那边的小锣也响了。这时由上房出来一个人说：“快去给吴舅老爷送信。”外面早有更夫答应。

工夫不大，就见吴占鳌过来了，有人给他打着灯笼，把地下的串地锦、连环扣解开，将二人搭到上房。吴占鳌说：“你二人姓什么，叫什么？”石铸说：“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姓石名铸，绰号人称碧眼金蝉。这是我师兄，他姓魏名国安，绰号追云太保。”吴占鳌说：“你二人既是官军营的差官，我且问你，上我们这里做什么来了？我们有什么得罪的地方呢？你俩要说出情理来，我抖绳把你们放了。”石铸说：“你要问，我两人是来找周百灵的，因知木羊阵是他所摆。我等素日跟他也无来往，我们来此，是想把他带走。既被你拿住，杀刚存留，任凭于你。你我也无冤无仇，你若知事达

务，带我见见你们这位周百灵，叫他跟我们到宁夏府去见钦差大人。我家大人是一位清官，只要他把木羊阵机关一泄，我家大人必要专折进京，奏明皇上，必能得高官显爵，如不愿做官，也要赏赐黄金白银，落一个流芳千古之美名。我虽被你等拿住，就是死了，总算为国捐躯，死而无怨。”吴占鳌说：“你两人说的话也对，且等我跟庄主商议。”吩咐手下人，暂把他搁在地牢之内。家人答应，就把他两人四马攒蹄地捆上，用杠子一抬，曲曲弯弯的绕了几层院子，搭到一座花园。

石铸一瞧：这院子还真宽大，在北边有一溜台阶，借着山坡修盖的十间地牢，有门没窗户，墙上有个黄沙碗，里面有油，点上灯光，牢里有四根木桩，就把石铸绑在东边头一根木桩上，第二根绑了魏国安。家人绑好转身出来，将门倒带。石铸说：“师兄！你瞧这死不死，活不活的，有多难受。大概纪老英雄也是凶多吉少，被他们拿住了，这便如何是好？”魏国安说：“既被他拿住，这也无法，听天由命吧！”此时天已四更，吴占鳌拿住两个人之后，就叫家人去给周百灵送信，可是那周百灵早已安歇了。

武杰、纪逢春、孔寿、赵勇四个等到四鼓，不见石铸、魏国安回来。武杰说：“唔呀，了不得了！多半这三个人进去，都被人家擒住了，里头的利器必然厉害。依我之见，咱们回去吧，不要进去送死。”纪逢春说：“你们回去，我不回去了，我爹被人家拿住，要死就死在一处。”孔寿、赵勇说：“咱们进去也是白送死，你我的能为浅薄，连纪老英雄那样精明强干之人，都被人家拿住了。再说魏爷、石爷，总比你我强胜百倍，也都不行。莫如你我回去给马大人送信，再想主意来救他们。”纪逢春说：“你们回去请马大人吧，我要进去瞧瞧

我父亲是死是活。”孔寿说：“那焉能够？”武杰说：“也罢，我也去探探，要是五更不回来，你俩可千万别再进去了，快请马大人来与我等报仇。”孔寿、赵勇点头答应，说：“就是，你二位去吧。”

武杰走在前头，纪逢春在后面，两个人来到了长墙边。纪逢春也懂得些削器埋伏，一看上面有鸡爪钉，就告诉武杰说：“总要蹚得越过鸡爪钉去。”武杰点头。两个人这才越过墙去，蹚房越脊，走过两层院子，见下面有些巡更守夜之人。他们在各处寻找，也没动作，也没听到究竟拿住人了还是没拿住人。武杰看那打更的总是围着外面夹道来回巡查，只走当中，不走旁边。武杰、纪逢春由房上蹚下来，就把那两个打更之人，一个拿住一个。武杰拿刀在那打更的脑袋上一蹭，打更的吓是满口央求：“老爷饶命。”武杰说：“你不要喊，一喊当时要你的命。”打更的说：“不喊，只求你老人家饶命。”武杰说：“你家庄主在哪屋里住？”打更的说：“我家庄主在哪屋里住，我可不知道。我们这里分八个院子，好几位姨奶奶，他不定在哪院住？”武杰说：“今天晚上拿住人，你可知道？”打更的说：“我知道，在问心堂拿了一个姓纪的，叫神手大将纪有德，又在紫霄院拿住一个姓石的，一个姓魏的。”武杰说：“不错，这三个人现在哪里，你可知道？”打更人说：“姓纪的在藏蛇洞，姓石、姓魏的两个人在地牢，都在北花园。”武杰说：“北花园在哪里？”打更的说：“就由这往北头，进到北边八角月亮门就是，可别往东拐，也别往西拐，”武杰说：“藏蛇洞在哪里？”打更的说：“在北花园西北犄角。”武杰问明白了，两个人把打更的捆上，堵上嘴，这才扑奔北花园，要搭救三位英雄。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〇四回

问更夫地牢救友 回公馆报信请人

话说武杰、纪逢春二人把打更的捆好，搁在一旁，一直扑奔正北。来到月亮门，一看花园迎着门有个木影壁，挂着照灯，上写“接福迎祥”四字。两个人慢步进去一瞧，这座花园里面，也有水阁凉亭。往北走去，却不知道地牢在哪里，正往东走，见前边有一所院子，由里面射出灯光，是个八角月亮门，上面有花瓦砌的轱辘钱，白灰抹的棋盘心。这院子是北房三间，满出廊檐，东西各有配房，在北上房中有灯光闪烁。两个人进了屏门，院中并无人声犬吠，见屋中靠北墙有一张八仙桌，一边一张椅子。东边椅子上坐定一人，淡黄脸膛，浓眉大眼，年有三十以外。墙上挂着一对虎头钩，两旁站立两个童子。就听这人说：“童子，外面可有三更？”童子说：“早已打过三更，此时快五更了。”这人说：“哎呀！我喝醉了，这一觉睡的工夫不小，外面可有什么动作没有？”童子说：“没什么动作。”这人说：“没动作好，今天拿住的两个人，现在交给我看守，恐怕还有余党前来救他。少时天光也就亮了，给我倒过一碗茶来。”武杰一想：“地牢离这里一定不远。”

这人原来是周百灵的内弟，名叫吴占元，手中使一对虎头钩。他弟兄三人都在周百灵家里，自己爱喝酒，方才喝醉

了，就在桌上睡着，刚刚醒来。武杰一听，便回身出了这所院，又往北边去找。只见北边一溜有十间房屋，高不过四五尺，一看没有窗户，门上俱都有锁锁着。武杰心想：“这必土牢了。”便伸手由兜囊中掏出钥匙来，刚要开锁，就听里面有人说：“魏大哥！结了，完了！你我被贼人拿住，倒不如杀了还好，这死不死，活不活的有多难受，真是人生有处死有地。”武杰一听，正是石铸、魏国安，赶紧把锁捅开，把门一推。石铸睁眼一看，见武杰、纪逢春，连忙说：“快把我放开，我腰里围的杆棒，他们疑是裤腰带，幸亏没叫他们拿去，我的刀可叫他们得去了。”武杰说：“不要紧。”两个人进了土牢，刚要解开石铸、魏国安，外面一声咳嗽，说：“何人大胆，敢上我土牢之内救人？”武杰一回头，见来者正是那吴占元。武杰说：“你要问，你家老爷乃是朝廷的游击，今天特来拿周百灵。”说着一摆刀，照吴占元搂头就剁，吴占元用虎头钩急架相迎，两个人就动起手来。纪逢春一摆锤，过来就喊：“捅嘴！”协力相帮，也就三五个照面，被吴占元一腿踢倒，吩咐手下人捆上，急速鸣锣，聚齐庄丁来拿奸细。纪逢春一被擒，三五个照面，武杰的刀也被虎头钩绞住，吴占元左手绞住刀，右手的虎头钩使了一个顺水推舟，竟奔脖颈而来，武杰赶紧缩头藏颈大闪身，刀一松手，被吴占元往前一赶，使了一个分身驼子脚，把武杰踢倒，立刻捆上。叫手下人将他二人搁在西边地牢，等候天明，就去回禀庄主爷，再派八个更夫巡查花园。吴占元这才回到自己的屋中，吩咐手下严加防范搜查。

此时天交五鼓，孔寿、赵勇在树林等候，直到天光闪亮，还不见武杰、纪逢春回来。二人商量道：“大概不好，你我不

必进去了，进去也是白送死，不如回山去禀明马大人，大家商酌办理。”赵勇、孔寿两个人想罢，这才离了八卦山的护庄桥，顺着原来的道路往回走，天有午时，来到了西洋山马大人扎营的所在。两个人进了中军大帐，马玉龙正同张文彩、高志广、金眼雕、伍氏三雄、追风侠刘云、千里独行侠赛判官邓飞雄等老少英雄，共同商议破木羊阵之军情大事。一见孔寿、赵勇进来，马玉龙等人赶紧问道：“二位是从哪里来？”上八卦山去，那里是怎么一个样子？”孔寿、赵勇二人说：“了不得了！我们到了八卦山周家寨，头一位纪老英雄进去，就没出来，后来石铸、魏国安、武杰、纪逢春进去，也没出来，这五位大约凶多吉少。我二人心想，进去也无济于事，倘若被擒，音信不通，那更坏了，故此回来给大人送信，好早作准备。”马玉龙一听此言，不禁听得一愣，问大家这件事该当怎么办？张文彩说：“这事可不好办。周百灵做事太狠毒，老少英雄被擒，恐怕凶多吉少，咱们先得设法救出来才好。”马玉龙说：“既是如此，就求老先生辛苦一趟，你老人家地理还熟。”张文彩说：“要去，我跟大人借窦福春、钱玉，我同高志广二人带了去。”马玉龙说：“好，二位老英雄一同去更好，我随后派人接应。”众人只顾说话，转眼却不见了千里独行侠邓飞雄。

原来邓爷这人大有心胸，一听众人被擒，想必凶多吉少，一声没言语，带上红毛宝刀就出了大营。他知道八卦山那个地方多见树木，少见人烟，没有卖吃食的，自己便带了一包炒米和水葫芦。由大营起身的时候，天也就在中午，赶来到八卦山，一轮红日将要西沉。到南山口一看，这座山四外是

水，山口道前有木板桥，河岸两旁栽着垂杨柳，山里杀气腾腾。邓飞雄过了这道桥，见正北树木森森，有一片房屋随着山坡而盖。此时天已黑了，邓飞雄一忖度：“要凭自己的能为，不敢说天下称第一，也算第二第三。今天来到这里，身临险地，必须要小心留神，不可大意。”想罢，把红毛宝刀抽出来，怀中一抱，来到周百灵这所庄院的南墙以外。抬头一看，见墙上俱有鸡爪钉，庄门大开，当中挂着门灯，也不见门房里有人。自己迈步进了大门，左右前后上下都留着神，见大门外以内俱是平川之地，里面东西两个门都悬着帘子。刚走到门洞当中，只见由东边门房走出一个人来，把邓爷吓了一跳，一看却是个千娇百媚的女子，出来就几乎把邓爷抱住。邓爷往后一撤身，又见由厢房出来一个女子。邓爷刚一楞，就见这两个女子滴溜一转，伸手由背后取出匣箭，啪啪啪连珠射来。邓爷一蹲身，用宝刀去拨挡，才未能射着，再仔细一瞧，这两个女子原来俱是假人。也是邓爷手急眼快，要换个人就休想躲得了。邓爷心说：“好厉害，我何不用宝刀将弩箭全给他毁了！”正要用刀去剁，却见那两个假人滴滴溜溜又都回去了。邓爷用红毛宝刀往地下一扎，没什么动作，往前蹲着走了七八步，便瞧见从墙两边出来一股白烟。邓飞雄往回一撤身，由墙两边又出来两根枪，忙用宝刀削去两个枪头，剩了半截还来回的动。邓飞雄把枪削了，一瞧迎面是八字影壁，东西都有门，转过影壁，想进正门，抬头一看，吓的倒抽一口凉气，有一宗岔事惊人。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〇五回

邓飞雄奋身入虎穴 吴占鳌设计救恩人

话说邓飞雄进了正门，抬头一看，见北房屋中灯烛耀煌，东西各有配房。邓飞雄用刀试着，往前行走，见北房迎面挂着一块匾，上写着“藏书阁”三个字。借着灯光一看，屋中书籍满架，头前一张八仙桌，两旁有椅子，坐着两个家人，都是青衣小帽，正在对坐说话。只听东边这个说：“周升，咱们今天值前夜，三更天再换他们，大家都要小心谨慎。这屋里可要紧，庄少爷说过，他老人家的道书，连木羊阵的阵图，都在这屋里，恐怕有官军的能人前来盗书，那可了不得！邓飞雄一听，心中暗喜道：“我既来此山，焉肯空回，要把木羊阵阵图得着，真乃是万全之幸。大约这两个家人，也没有多大能为，我何不进去将他拿住，跟他要阵图。”想罢，刚一掀帘进去，就见由门后出来一个大鬼，青脸红发，手执宝剑，照定邓飞雄搂头就剁，吓得他急忙往后一撤身，用红毛宝刀往上一迎，呛啷一声就把宝剑削断。刚刚削了，上面哗啦一响，又由上头落上一个铜网，把邓爷罩在当中。这时锣声响亮，不大的工夫，过来二三十个家丁，把邓爷的红毛宝刀先拿过去，把邓爷给捆上了，才将邓爷浑身的网钩摘去。邓爷情知凶多吉少，只得认命了。

吴占鳌过来一瞧，吩咐把这个人给搭到我那屋去。手下

人答应，立刻搭了起来。吴占鳌叫家人小心防范，来到他自己房中，吩咐把邓爷放下。这时外面有家人来禀道：“现在大门外的削器破了，被这人毁了两条大枪，两个美人的匣箭已放完，屋里大鬼的宝剑也被他毁了，都待修理。”吴占鳌说：“叫他们头目去修理，不用禀我知道。”家人就出去了。”吴占鳌住的这院子，是北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有八个家人伺候。吴占鳌吩咐家人出去之后，把拿住的人放在椅座上，纳头便拜。邓爷心中一动，赶紧过去，用手相扶说：“请起请起。”吴占鳌起来，旁边一站，说：“恩公，你老人家不认得我了。”邓爷说：“我实在一时想不起来，我已然被获遭擒，万死犹轻，多蒙尊驾不杀之恩，反以客礼相待，未领教尊驾姓名。”吴占鳌说：“恩公真是贵人多忘事，提起这话，已二十载了。”

书中交代：这个吴占鳌乃是山西洪洞县孝义庄的人，他父亲叫吴恩贵，娶妻邓氏，所生三子，长子吴占鳌，次子吴占魁，三子吴占元。这位邓氏大娘，跟飞雄是远族一家，论起来还是邓飞雄的姐姐，亲戚虽远，走的甚近。他们这孝义庄，有一家势棍土豪姓冯，原先在外头做过知府，名叫冯开甲。他有一个少爷，名叫冯文卿，是个秀才，倚仗他父亲做过知府，家大业大，家中养着些打手，时常在外头抢夺妇女，无所不为。他瞧见吴占鳌的姊姊长得有几分姿色，就记念在心，带着打手，时常要来抢人。这天他突然带着打手，来到吴家叩门。那时节吴占鳌弟兄年幼，吴占鳌的父亲出去，问他是谁？冯文卿这厮并不答应，带着二十多个打手，闯进院内，逢人便打，遇人便捆。正赶上邓飞雄由门前经过，一问方知抢人，邓飞雄立刻拔刀相助，将这些打手赶走。焉想到

冯广卿这厮仍不死心，仗着跟洪洞县令素有来往，又倚仗是世家子弟，有钱有势，就把吴恩锁到县里，说他家窝藏江洋大盗，上堂就打了二百板子，上了夹棍，钉镣入狱。暗中又使人到狱里向吴恩贵说：“只要你把女儿送给冯公子，这个官司就算完了，如若不然，你父子休想逃命。”吴恩贵一听就气死了，把尸首给领出来，那冯文卿仍不放心。当时邓飞雄刚练成了武艺，专好管不平之事。这天来到吴家，邓爷说：“你兄弟三人，带着你母亲和妹子，不必在此住了，赶紧收拾，我送你们到边外去吧。我今往他家去，把恶霸杀了，给你父亲报仇。”吴占鳌一听，说：“你老人家给我父亲报仇，我弟兄粉身碎骨，难报你老人家之恩。”立刻收拾细软金钱，套好了车辆。邓飞雄说：“我今天把狗子冯文卿的头杀了，取来给你父亲上坟。”

商议好了，邓飞雄晚间施展飞檐走壁之能，来到冯家各处一窃听，只听见西跨院北房屋中，有琵琶丝弦弹唱的声音。邓飞雄由房上施展出珍珠倒卷帘，往屋中一看，当中一个团桌面，桌上有一张蜡灯，坐着的正是狗子冯文卿，年有三十内外，面皮微白，两道贱人眉，一双三角眼。东边坐着两个歌童，十四五岁，面皮微白，搽着一脸粉，陪着狗子喝酒，说说笑笑，带着轻狂之态。在西边坐着两个十七八岁的女子，一个抱琵琶，一个把弦子，正在那里唱得快活到了极点，这一出是“妓女从良后悔”。桌子上摆满了时鲜果品，这几个男女，正陪着恶狗子作乐。在东里间屋中，是顺前檐的炕，炕上摆着烟盘子，有一盏烟灯，旁边搁着一杆大烟枪。这个恶狗子，果然是不安分。邓飞雄不禁气往上冲，拉出红毛宝刀，把帘

子一掀，闯进屋中，伸手把狗子冯文卿揪住，说：“恶霸！你买盗攀赃，将我的亲戚害死，今天我特意前来结果你的性命。”冯文卿吓得痴呆呆的一阵发愣，尚未开言，被那邓飞雄手起刀落，将人头砍落，又把胸膛打开，将人心取了出来，吓得这几个歌童舞女跪成一片，战战兢兢。邓飞雄说：“你等起来，不必害怕，冤有头，债有主，我不杀你们。”说着话，又奔往后面，将冯文卿的一家大小俱皆杀死。”

邓飞雄拿着人心，提着人头出来，交给了吴占鳌，说：“你拿着人头人心，给你父亲去上坟。你兄弟三人，赶紧同你母亲姊姊逃命去吧。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吴占鳌兄弟三个，给邓爷磕头说：“恩公！我弟兄以后但得一步地，必要报答你老人家这点好处。”吴占鳌这才带着他母亲和姊姊兄弟，逃至嘉峪关外。后来他姊姊就给周百灵为妻，他母亲已经去世，他三人都成了家，跟随周百灵度日，练了一身的功夫。今天听说拿住人，吴占鳌过去一瞧，原来却是恩公邓飞雄。当着众家丁不好说明，故此把邓爷搭到自己屋中，叫家人退出，就把邓爷解开，这才问道：“恩公！还认得我么？”邓飞雄一时蒙住，愣够多时，才想了起来，说：“原来是你，你在此处做什么呢？”吴占鳌说：“我自从与恩公分手，便逃至此处居住。我母亲已故，我姊姊给与周百灵为妻。你老人家来此何干？可以说说。”一面叫家人倒茶，又吩咐摆酒。邓飞雄说道：“且慢，我来此倒不在吃，我既遇见你，我不能不说实话。”邓爷这才如此如彼一说，吴占鳌一听，吓的亡魂丧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〇六回 放群雄义动姊丈 周百灵亲见宾朋

话说千里独行侠邓飞雄与吴占鳌对坐吃茶，谈心叙话。邓飞雄说：“贤甥你要问我，自从与你等分手，我逃至潼关外，在八卦教里存名。我后来倒反佟家坞，改邪归正，跟彭大人当差，现在保举了游击。前者，彭中堂跟白天王合约，定于百日内来破木羊阵，因知此阵奥妙无穷，甚为难破，头一次有大人手下办差官来看了一回阵，后来打了一回阵，死了一位差官，又请出纪有德三探木羊阵。现在一访问，知道此阵是周百灵所摆。前天有神手大将纪有德，同着碧眼金蝉石铸、追云太保魏国安、一位姓纪的，一位姓武的来到这里，俱皆被获遭擒。我今天来到这里，也被削器拿住，幸亏遇见了你，这是已往从前的实话。”吴占鳌一听此言，说：“恩公，今天要不是见到我，定有性命之忧。我在亲戚这里居住，也不知外边有这些事。我姊丈是贺兰山金斗寨金枪天王白起戈的掌朝太师，虽说在这里不当差，也吃宰相俸禄。木羊阵实是我姊丈摆的，我可不知内中的情形。今日你老人家来此，我不能忘恩负义，我暗中先把纪有德、石铸、魏国安、纪逢春、武杰放出来，交给你老人家，把他们带回公馆。你老人家在公馆之内听我的消息，我慢慢的设法劝解我姊丈，看他意思怎么样，他要愿意弃暗投明，我和恩公再议妙计反正。我在暗

中调停，总要把此事办理好了。”邓飞雄一听这话，心中想：“吴占鳌是个好人，我托他办理就是。这俗语说得好，恩义广施，人生何处不相逢，冤家免结，路逢险处先回避。”想罢又说：“贤甥，你我也不必客套，你先把那几个人给放出来，我带他们回到公馆之内，等候你十天。”吴占鳌说：“可有一件，这十天之内，你老人家千万别叫人来，要有人来，被削器拿住，我一个救不了，反伤了和气。”邓爷说：“就是，我说与他们，十天之内，必不许人来就是了。”吴占鳌说：“你老人家先喝点酒，等着我去放他们。”立刻叫家人摆酒，伺候邓飞雄。

吴占鳌先来到藏蛇洞看纪有德。有德被人家拿住，不死不活，心中正在焦躁，忽见灯光一闪，进来一个人。纪有德一看，那天被拿的时候有他，便破口大骂，说：“你这些小辈，既把老太爷拿住，杀刚存留，快给我个爽快。”吴占鳌说：“老英雄休骂，我特意前来救你。”过去便把绳扣解开。纪有德说：“你姓什么？”吴占鳌说：“我姓吴，现在有朋友来救你们，跟我走吧。一同到地牢，把那四位也救出来。”说着话，来到地牢。纪有德说：“谁来救我们？”吴占鳌说：“邓飞雄，他跟我原是街坊，又是亲戚，论起来是我的舅舅，又是我的恩人。”过去把牢锁打开，里面碧眼金蝉铸同魏国安正在大骂：“好贼子，把大太爷拿住，不死不活，犹如地狱一般，倒不如一刀把我杀了。”魏国安说：“兄弟，你不必骂了，外面门响，大约是这狗头来杀咱们，一死倒也痛快。”吴占鳌进到里面，说：“二位别骂了，我来救你们。”石铸说：“你放屁，你要杀就杀，何故来戏耍大太爷？”纪有德这才答言说：“二位别骂。”

石铸一抬头说：“纪老英雄，你从何处而来？”纪有德说：“刚才也是这位把我解开的。”吴占鳌过去，把二人解开。又到西边地牢，把武杰和纪逢春放了出来。大家一通名姓，吴占鳌说明自己的来历，众人这才知道是邓爷来了。

大家一同来到吴占鳌屋中，见邓飞雄正在喝酒。邓飞雄连忙站起来，说：“众位受惊。”纪有德说：“若非是邓兄来了，遇见你这位朋友，我等就如坐狱一般。这里既然有吴庄主，我们可好办了，大众商议吧。”邓飞雄说：“我已然说好了，众位喝一碗茶，咱们一同走吧。吴占鳌送咱们出去，这院子里削器埋伏太多，你我道路不熟。”吴占鳌立刻叫家人倒上茶来，吩咐备酒，留众人吃了饭再走。大家用过酒饭，已交五鼓。吴占鳌带领众人，弯弯曲曲地出了周家寨，说：“邓恩公！你老人家回到了大营，将这件事回明大人，十天之内，千万要等我的回信。成与不成，我必给公馆送信。”

邓飞雄这才告辞，带着五个人往前行走，不知不觉，天光已明亮了。邓飞雄说：“纪老英雄，前者怎么会被他们拿住？”纪有德就把被罩子罩住的情形一说。石铸和魏国安说：“我二人是被串地锦拿住。”纪有德说：“这周百灵实在有能为，他这些削器埋伏，连我都看不出来。论削器埋伏，我可算无一无不懂，他削器用的法则，是比我高明。”众人说着话，正往前走，只见张文彩和高志广，带着小白猿窦福春、小太保钱玉，四个人迎面而来。众人赶紧过去问道：“二位意欲何往？”张文彩说：“我二人正打算起身奔周家寨，因为不见邓飞雄，我等找了一天，你几位在哪里遇到一处的？”纪有德说：“邓兄到周家寨，遇见了亲戚，不然，我等也回不来了。”遂将上项

事细述了一遍。张文彩说：“原来如此，我二人因与周百灵有一面之识，原打算凭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顺说他归降，必要把他说好，免动刀兵。”纪有德说：“二位兄台瞧着办吧，我在公馆候信就是了。”说着话，众人分手。

张文彩等人来到周家寨庄门，已是红日东升，家人问道：“二位找谁？”张文彩说：“我姓张名文彩，这位姓高名志广，我二人特来拜访周庄主。”家人一看是两位儒雅先生，每位带着一个小童，立刻回禀进去。此时周百灵尚未起来，家人便先去回禀吴占鳌。吴占鳌夜间放走了纪有德等人，自己心中盘算，明天我姊夫一问，我要说给放了，他准不答应。自己一夜也没睡，天光大亮，喝下了两碗茶，正在吃点心，外面家人来说：“现有张文彩、高志广拜访庄主，庄主尚未起来，回舅老爷知道。”吴占鳌吩咐有请，家人出去，把二位请了进来。吴占鳌见过高志广，却没见过张文彩，只耳朵里听人说过。一看这二位都是儒儒雅雅的，带着两个小童。吴占鳌说：“原来是二位先生，请坐吧。”高志广说：“吴贤弟，我二人今天特来拜访令姊丈，烦劳贤弟给回禀一声，我弟兄许久未见。”吴占鳌立刻吩咐家人待茶，说：“二位少待，我去去就来。”

这才穿宅过院，来到内宅。周百灵刚起来漱口，见内弟进来，说：“贤弟来此何干？”吴占鳌说：“外面来了两位姊丈的故友，一位是高志广，一位是文雅先生张文彩。”周百灵一听，赶紧来到外面，进了书房，见上面坐着高志广，下面坐着张文彩，这二位都是周百灵时常盼念之人，就说：“原来是二位驾到。”急忙躬身施礼。高志广说：“贤弟久违了，我给你二位引见，这就是我常提的张文彩。”周百灵说：“久仰大

名，今幸得会，真乃三生有幸。今天你二位因何来此？”张文彩说：“我常听高兄说，兄台乃世外高人，今天特来拜访。”正在说话，由外头跑进一个人来，周百灵一看，有一宗岔事惊人。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〇七回

高志广良言劝友 吴占鳌暗进忠言

话说周百灵正同张文彩、高志广二位谈话，由外面进来一个家人说：“回禀庄主爷得知，现在花园内土牢和藏蛇洞的所有拿住之人，俱被人救去，踪迹不见，连他等的兵刃，俱被一起盗去。”周百灵一听，心中暗想：“我这院中，多有削器埋伏，怎么竟会被人劫去？”这中必有缘故，只怕是内里有人勾引，如若不然，万万不能。”便说：“你去看看，由哪边进来，由哪边出去，赶紧看个明白，回来禀我知道。”众家人都明知是吴占鳌放了，又不敢说，只得转身下去。周百灵这才问道：“高兄今天贵足踏贱地，来此何干？”高志广说：“我今天来此，非为别故，一则到兄台来请安，二则有一件事要与兄台商议。”周百灵说：“兄台有话请讲。”高志广说：“兄台在此摆的木羊阵，甚是奥妙无穷，现在彭大人的手下来打木羊阵，两次俱未能打破。彭大人一向求贤若渴，必要前来聘请兄台。”周百灵道：“贤弟既提起这件事，我告诉你吧！前者，彭大人手下的几位办差官，被我用削器埋伏拿住了，可是我并未结果他等的性命，也没有解到白天王那里去。我正想法办理此事，没想昨天夜里被人救去。我这院中真似铁壁铜墙，天罗地网，他们竟能把人救去，也算是奇巧古怪之能人了。我现今已受白天王之聘，重任相托，就是折头流血，我

也不能归降官军。木羊阵实是我所摆的，里面也没有什么利器，他们能够破了，白天王自然年年来朝，岁岁称臣，如破不了，那可任凭他自己。”高志广说：“兄台，今天直说吧。我来此非为别故，现在官军营有我知己的一个朋友，苦苦相求，要我说兄台改邪归正，彭中堂必然保兄台官高爵显，骏马能骑。我说的是良言，不知兄台意下如何？”周百灵说：“贤弟，若不是你我道义之交，我就拿你当作奸细。今天只准你说这一次，如要再说，你我画地绝交。自古忠臣不事二主，白天王既然看重我。给我宰相俸，我焉能反复无常。朝廷自有朝廷的忠臣，白天王待我天高地厚。”高志广说：“兄台不要着急，我与兄台因是知己，我才不加隐瞒，不然我也不敢直言奉上。”

正说着话，吴占鳌由外面进来。周百灵吩咐摆酒，家人立刻摆上酒茶，吴占鳌在一旁相陪。周百灵说：“贤弟！昨天在地牢拿住的人，被人救去，你可知道？”吴占鳌说：“小弟知道的，我追了半天也追不上。我们院中的埋伏，人家必然知道，见他好像是绕着走的。我想官军中能人甚多，洪福齐天，你老人家莫如改邪归正，倒是正果。”周百灵一听，甚为诧异，说：“你怎么也说出这样无父无君的话来？就准你说这一次，如下次再说，我定要按国法治你。”吓得吴占鳌默默无言，他知道姊丈的脾气太急，不敢再说，再说就恐其反目。

众人喝酒已完，高志广、张文彩二人看他这个光景，也不敢再说了。善说不成，非得制服了他，万不能归降官军。要说这高志广也是精明强干，艺业绝伦，出类拔萃之人，便告辞来到了外面，说：“吴贤弟！你跟我来，有句话说。”吴占

鳌答应，一同来到无人之处。高志广说：“我们来的时节，在半路遇见邓爷，已提说贤弟的情由。方才我见贤弟跟你姊丈一说，他那样子，你我脸上都挂不住，不知贤弟你还有什么妙法？”吴占鳌说：“你二人先别走，在我们这八卦山北边，有座山神庙，当初是玉皇阁，那里有个老道跟我相好，你二位先在那里住一两天，我再设法拿话试他，倘能劝过来更妙，如若不成，那时另想办法。”

张文彩、高志广点头答应，二人这才径奔正北，约走了三四里之遥，一看在山中果然一座庙。高志广上前叩门，里面出来一个老道，年有六十以外，头戴青布道冠，身穿蓝布道袍，面如古月，海下一部花白须，倒是儒儒雅雅。老道合掌当胸，打一稽首，口念：“无量佛，施主来此何干？贵姓大名？”高志广通了姓名，说：“我等奉吴占鳌贤弟所嘱，要到贵观借住一二日，候他办点事情。道爷贵姓？”老道说：“出家人姓李，众位施主请里面坐吧。”举手往里让，张文彩、高志广带着两个童子，这才往里走。老道关了门，领着来到大殿东边，一看是三间鹤轩，倒也干净。书案上面摆着好些经卷，墙上有一轴八仙庆寿图，对联上写着“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高志广说道：“我在冷岩山住家，因被朋友所约，来请周百灵破那木羊阵。”老道点点头说：“原来如此，我跟吴占鳌倒是道义相投的朋友，却不知道这周百灵是何许人，也不晓得他有什么惊天动地之能为，原来那木羊阵是他所摆，这就是了。”老道立刻备了酒饭，款待高志广等。

这且不表。单说吴占鳌自高志广走后，回到屋中一想：“已然应允了邓飞雄，但如今姊丈脾气古怪，这样的骨肉至亲，

又怕反了目。”展转思维，无计可施，便到后面来见姊姊吴氏。吴占鳌说：“姊姊，现在我有一件为难之事。”吴氏说：“兄弟有什么难处？”吴占鳌就把恩公邓飞雄来破木羊阵的事一说。吴氏听了，说：“贤弟，依你之见，该当怎么办呢？”吴占鳌说：“现在恩公邓飞雄在彭中堂手下当差。彭中堂因跟白天王说定了要来打木羊阵，他手下的能人，访知是我姊丈所摆，有人来拿我姊丈，已被咱们的埋伏拿住几个。倘若有人再来，把我姊丈拿去，岂不是一场大祸？我劝姊丈改邪归正，他又不听，我打算叫姊姊背地解劝解他。”吴氏说：“你还不知道你姊丈的脾气么？”他向例不许人说话，我慢慢劝着办吧。如能行，我绝不能忘了邓恩公当初替父报仇，救你我活命之恩。”吴占鳌这才出去。

晚饭后，周百灵来到后面，夫妻对面谈心。吴氏说：“丈夫原籍是哪里人氏？”周百灵说：“我是河南归德府人。”吴氏说：“因何来到这里？”周百灵说：“提起这话就长了，我先祖乃是大明朝的忠臣，因为闯王在山西造反，杜芝亭献了平则门，天下失守，我先祖带着家眷便逃至八卦山隐居，生下我父亲，曾说过永远不做朝廷的官，故而我才保了白天王，身为堂堂宰相。”吴氏说：“原来我丈夫有这段情由，我看咱们得便还是回转故土，可以祭扫祖先坟茔，以尽人子之道。”周百灵听到这里，忽然外面一阵大乱，又有一宗岔事惊人。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〇八回

笑面虎复探八卦山 周百灵变目杀内弟

话说周百灵夫妇正在谈心，忽听外面一阵大乱，连忙吩咐童儿出去打听。工夫不大，童子进来说：“回禀庄主，现在西南上屯草的地方失了火，有三位舅爷救火去了。”周百灵一听，立刻吩咐童子把卦盒拿来。童子把卦盘取来，放在桌上。周百灵占的奇门甚是灵验，把卦盘一摆，便说：“了不得了！今天有奸细，还是内贼勾引外寇，正在扰乱我家宅不安。”吩咐童子，赶紧告诉舅老爷，给我拿奸细。童子转身出外，把吴占鳌叫进来，周百灵问：“外面什么人放火？”吴占鳌说：“不知道，烧了两堆草，三间草屋，幸亏米包还没烧着，烧坏了一个更夫，我已给他上过伤药了。”周百灵说：“方才我占了一课，主今天有家贼勾引外寇，吵闹我家中不安。你带庄兵小心防守，如拿住奸细，不必禀我知道，当时结果他的性命。”

吴占鳌点头，转身出来，自己一想：“怪哉！我已然跟官军营差官说得明白，邓恩公与我定下十日之内，官军营不派人来，专等我的消息，怎么会有人前来吵闹？”自己出来带人各处搜查。周百灵来至屋中，夫妻重又对坐谈心。周百灵说：“娘子！方才你说到回返原籍，据我看人生在世，犹如大梦一场，哪里是家？现今我已在贺兰山官居宰相，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我准备以一命报答天王，即便官军把木羊阵打破，我也是一心无二，就知有白天王，并不知有朝廷。”吴氏一听这话，就知丈夫心如铁石，不敢再往下说。周百灵自己出来，瞧瞧天上的星斗，忽见眼前有一条黑影，落到前面院中。周百灵一看这个人身体甚是灵便，又听见前院中哗啦啦铃铛一响，他就知道是削器拿住人了。

书中交代：邓飞雄还没回到马玉龙的大营，就有金眼雕邱成对众人说道：“这个周百官怎么这样厉害？我想要亲身到八卦山周家寨去将他拿住。”旁边伍氏三雄说：“兄长要去。我等也跟了去。”邱明月说：“爹爹不必生气，有事弟子服其劳，割鸡焉用牛刀，谅此无名小卒，何必你老人家前往，待孩儿我去探访探访。”说罢，自己带上干粮，绕道径奔八卦山。在路上并未碰见邓飞雄，要是碰见，邱明月也就不能来了。他头一天住在山洞里，第二天围着周家寨绕了个弯，探探道，晚间这才飞檐走壁，倚仗自己的身子灵便，径奔这所院子，先把西南干草堆点着，这是用了调虎离山之计。一瞧房上都有滚瓦，里面房屋甚多，不知周百灵住在哪个院中？邱明月来到内宅，见下面屋中有灯光，打算要到院中偷听偷听。往下一跳，不料却被串地锦把脚套住，一抬脚铃铛就响，用手去摘，连手也套住了。自己一愣，四外铃铛齐响。周百灵立刻吩咐众家人把他捆上。

周百灵来到上房，叫家人把拿住的人带上来，一抬头看见邱明月年有半百，背插单刀，面皮微紫，雄眉阔目，海下一部黑胡须。周百灵说：“你是何人，来此何干？”邱明月说：“你要问，你家义士老爷姓邱，名叫明月，乃大同府元豹山人

氏。我在朝廷并不做官，现随我父亲帮助彭大人西下查办，知道你是摆木羊阵的贼党，特意前来拿你。”周百灵说：“原来如此。”吩咐推出去杀了，从今以后，拿住奸细休留活口。吴占鳌从外面进来，周百灵又吩咐把邱明月推出去杀了。手下家人立即往外就推。吴占鳌点头答应，自己心里想道：“这倒作了难了，我已向邓恩公说得明白，十日之内不可来了，今天我要把他杀了，对不起邓恩公，若不杀他，姊丈决不答应。”他把邱明月带上，家人跟随着来到自己屋中，又吩咐家人：“你们先在外面少待，我要审问审问他。”便把邱明月带进屋中说：“朋友贵姓？是何人派你前来？这里头的情由你可知道？”邱明月心想，自己反正是死，就破口大骂起来。吴占鳌说：“朋友别骂，我可是好意。”邱明月说：“你有什么好意？说给我听听。”吴占鳌瞧瞧屋中没有外人，就把邓飞雄的事从头至尾一说。邱明月说：“原来如此，我是前来探访被拿的几位消息，邓爷尚未回去，道路之上我也没碰见，我是一概不知。”吴占鳌说：“我把你救了，你赶紧回去，见了邓爷，就提说我姓吴名占鳌，十日之内，我必到公馆前去送信。”邱明月说：“我谢谢你吧。”吴占鳌把绳扣解开，邱明月说：“我这就告辞，见了邓爷说明，改日再谢。”

吴占鳌回去，过来一个家人说：“庄主叫你别杀拿住的这个人了，带上去有话问他。”吴占鳌一听，就知道这件事不好，必是有人泄了机，自己只得来里面见周百灵。吴占鳌说：“人已杀了，姊丈为何不早叫人给我送信。”周百灵说：“既然杀了，把人头拿来我看。”吴占鳌出来，工夫不大，又回去说：“方才他们把死尸扔在山涧内，被狼拖去了。”周百灵哈哈大

笑：“贤弟！你焉能瞒得过我。方才占得一课，已知你把官军营的人放了。我看你这几天心神恍惚，必然是勾串了官军营的奸细，要谋害于我。”立刻吩咐手下人把吴占鳌绑了。两旁家丁过来，就把吴占鳌绑了起来。周百灵说：“我既为宰相，执掌生杀之权，今天要按王法治你。”正说着话，外面吴占元、吴占魁进来，伸手拉刀说：“好一个周百灵，胆敢杀我兄长，我们先把你杀了吧。”两个人就要拉刀，打算来杀周百灵。周百灵一瞧，这个事情不大好弄，知道他兄弟两个是浑人，有心处治他们，又碍着骨肉至亲，便说：“你两个不必犯浑，你哥哥皆因身犯王法，私通奸细，你两个不知者不罪，我若不念亲情，就要结果你两个人的性命！”两个人只气得哇呀呀乱叫，抡刀过去，照周百灵就砍。周百灵拉出宝剑，也动了气，家人赶紧到后面对去送信。

那吴氏一听丈夫与兄弟翻了脸，有心出去解脱，但既不能说服丈夫，又不能得罪兄弟，自己心肠一窄，便悬梁自尽了。家人出来一报，周百灵听了，一剑就把吴占鳌结果了性命。吴占元、吴占魁两个人一瞧就急了，摆刀要跟周百灵拚命。周百灵一想，好好一家人闹得七零八落，自己一顿足，蹰上房去，竟自走了。

吴占元、吴占魁抬了两口棺材，将哥哥姊姊成殓，要请高僧高道超度阴灵。无奈这个地方没有和尚，弟兄二人这才奔山神庙来请老道。一见高志广、张文彩，吴占魁弟兄就放声大哭。李老道一见，大吃一惊道：“二人所因何故？”吴占魁就把周百灵杀了他哥哥之事从头至尾一说。张文彩、高志广一听，甚为可惨，说：“我二人先给你兄弟办理白事吧！”便

让老道给请几位僧道来念念经。高志广又说：“二位贤弟，今后打算怎么办？”吴占魁说：“我弟兄办完白事，先到官军营去找邓爷，将前事说明，然后再拿周百灵，替我姊姊兄长报仇。”张文彩说：“既然周百灵走了，他家中的东西，你二人可知道？他摆的木羊阵，莫非没有阵图么？”这句话提醒了吴占魁，便说：“你二位跟我回去，现有阵图。”张文彩一听甚为喜悦，就要跟吴占魁去拿阵图。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〇九回

周百灵勾串起兵端 金景龙计设忠臣会

话说吴占魁兄弟，带领高志广、张文彩和两个小童，回至八卦山，来到了藏书楼。这个地方，乃是周百灵藏书之处，这院子哪里有削器，哪里有埋伏，他弟兄都知道。进了藏书楼，各处一找，却不见阵图。吴占元说：“怪呀！当初他这里是有阵图，莫非被他拿走了，还是挪了地方？”找遍了都没有，说：“得，不用找了，咱们先把家中的东西一概封了，派家人看守起来。”将家中诸事办理清楚，这才同张文彩、高志广起身，奔西洋山官军营而来。

原来邓飞雄自那日带领众人回来，便将他在八卦山被擒，遇见吴占鳌之事如此如彼一说。马玉龙说：“既然如是，就专候吴占鳌的信吧，现在张文彩、高志广二人去了，尚未见回来。”金眼雕说：“邱明月也去了多时，邓爷在路上可曾碰见？”邓爷说：“并没有碰见邱爷，我已然应允十天之内不再去人，只等吴占鳌劝说周百灵归降，听他的回信。”这天，邱明月回来说：“我已然被擒，依着周百灵就要杀我，是吴占鳌放我回来，叫我嘱咐邓爷千万在十天之内，不必派人前去，容他慢慢劝姊丈回心，或是盗来木羊阵图。”众人说：“好，有这个机会有甚好。”马玉龙说：“如能劝周百灵归降，总以不伤和气为是。”他家中尚且这样险要，何况木羊阵！过了数日，又

有人禀报，现有张文彩等人回营。马玉龙吩咐有请，张文彩便同着吴占魁、吴占元从外面进来见马玉龙。邓飞雄赶过去说：“你兄长来了没有？”一听邓飞雄问起，兄弟两个不由落下泪来，就把放走邱明月，与周百灵翻脸，兄长被杀，姊姊自尽的话如此如彼一说。邓飞雄众人一听，全都一愣。吴占魁说：“现在周百灵已经逃走，我等到藏书楼去找木羊阵阵图，也踪迹不见。我们把姊姊、兄长葬埋了，将家中事情交与家人看守，我弟兄这才来找恩公，大家商议。”邓飞雄说：“你姊丈素常上哪里去？你二人可知道。”吴占魁说：“他这一走，不是上贺兰山投奔白天王，就是到金坨去找金氏三杰，他们是结拜的弟兄。再说那里有一个人，叫简寿童，与他是结拜的兄弟，此人当初在白粮帮上当船头。”众人一听，说：“那三个人是做什么的？”吴占魁说：“他们不属十路天王所管，在家里有十五万兵，这三个人每人手下各带五万人。西海岸那地方是一片沙冈，可是却出产金沙、宝石，各样皮货，山上果木和海里的鱼虾都归他掌税，方圆管一千二百里，三面是海，非有船不能进去。那里面地势甚为险固，他要投奔到了那里，还真不易拿他。”马玉龙说：“好办，我去见中堂大人，给他走一套文书，跟他要这个人。”大众说：“也好，咱们就此起身，去见中堂大人。”马玉龙便吩咐拔营起身。高志广、张文彩二人说：“我们乃世外闲散之人，不为名利，就此告辞。”马玉龙也不相留，二人走后，这才督队进了嘉峪关，把队伍扎在城外。

马玉龙同着纪有德来见钦差大人。大人就问：“你等办理木羊阵的事，怎么样了？”马玉龙就把所办的事如此如彼一一

回禀钦差。大人说：“这件事该当怎么办呢？”马玉龙说：“大人请发一封文书，跟金家坨要这个周百灵。”钦差大人立刻派幕府师爷办文书给金氏三杰。那金氏弟兄，大爷叫金景龙，二爷叫金景虎，三爷叫金景豹，大人发去文书，打算叫他们归顺官军。这里把文书办理好，便派差官前去投文，大人在公馆静候佳音。

过了二十余日，才见差官同着一个番官回来钦差大人。大人问那差官去到那里是怎么一段情节？差官回禀说：“那里在海涛当中，见了金氏弟兄，他等以客礼相待，留我住了一天。他们议论好了，打发一个差官带着降书降表来见大人。”彭钦差立刻吩咐请番官上来。大众一看这个番官的打扮，头戴着乌纱帽，身穿大红蟒袍，玉带官靴，年有四十以外，面如冠玉。番官走上一看，中堂大人升座的威风不小，左边是金眼雕、伍氏三雄等，右边是刘云、邓飞雄等，老少英雄四十余位在两旁一站，真是虎视眈眈。番官上来，给中堂施礼。大人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番官说：“关外小臣叫阿里丹，奉我金家坨金景龙大将军之命，来见大钦差。现在文书一角，书信一封，请钦差观看。我家大将军请大人赴忠臣沙滩会，要把西五路天王、东五路天王约上，在酒席筵前讲和，那木羊阵亦不必打了。不知钦差尊意若何？钦差如肯前去赴会，祈赏赐一卦文书，我家大将军好摆队伍前来迎接。”大人吩咐赏赐一桌酒席，叫手下人陪他下去吃酒。

大人退座，叫马玉龙来到自己卧室。马玉龙说：“大人唤我，有何见谕？”大人说：“你看此事如何处理？既是那里请我，我乃朝廷钦差，如若不去，岂不叫他藐视我行辕无人。”马玉

龙说：“大人所说甚是有理。但有一件，自古宴无好宴，会无好会，金景龙之辈反复无常，大人此去倘稍有疏失，我等担当不起，大人还是不去的为是。”彭大人说：“你把众人都唤进来，大家公同商议。”马玉龙出来，又把众侠义请了进去。大人把这件事向众人说了，众人有说去的好，也有说不去的好，议论纷纷。追风侠万里老刘云说：“大人，这件事既是那边约请，大人如说不去，他必说我无有能人。大人此去，可叫副将马大人保护，调总镇徐大人督领亲兵大队，在嘉峪关住扎，听候大人赴忠臣会的消息。”大人随即吩咐马玉龙，要他将自己那五百子弟兵，连李福长、李福有二百兵丁，一共七百八，务须调齐。马玉龙说：“大人要去，他约定的日子是十五，今天已是初八，可改为二十日赴会。”大人说：“好，你等陪番官阿里丹去吧，给预备上等的酒席，我明天还要见他。”

众人次日把番官带上来，大人说：“阿里丹！你回去说，本月二十日正午的时候，我必到会。”阿里丹说：“给钦差行礼，是日祈望大人虎驾及早光临。我家大将军已把十路天王顺说好了，必将降书降表修齐，愿年年来朝，岁岁称臣。”大人赏了五十两银子，番官告辞，众人送出了公馆。

大人这才专折奏明圣上，本月二十要与番主合约，去赴忠臣会。接着将宁夏省兵丁调齐，在嘉峪关驻扎；又将陕甘固原提督高通海调来，叫他带兵巡哨，倘合约不成，以备开兵打仗。这里都预备好了，叫众侠义都在大营听信。马玉龙暗带宝剑，身披麒麟宝铠，保护大人前去。追风侠刘云、独行侠邓飞雄带七百子弟兵跟随大人赴西海金家坨。又派碧眼金蝉石铸、追云太保魏国安、神行太保姚广寿、神拳太保曾

天寿四个人来回探事报信，跟随在刘云队内。是日，马玉龙就带孙宝元、铁娃将姚猛两人，跟随钦差大人起身。刘云等带兵护送，来到嘉峪关，又有高通海摆出二十里路队迎接。中堂大人看了一看，队伍甚齐，叫高通高给报信人预备四匹快马，这才出了嘉峪关。此去金家坨共有四站地，得走四天。这日大人正往前走，只见对面号炮冲天，旗幡招展。不知这次赴会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一〇回

差番官约请彭中堂 带侠义赴会金家坨

话说彭大人正往前走，忽听对面炮声连天，抬头一看，只见对面旌旗招展，人声呐喊，摆出的路队旗分五色，有蜈蚣幡，皂雕幡，北斗七星幡，珍珠八宝篆云幡，马队当中才是步队。这些番兵都用红绸子包头，每人一身青，短打扮，快靴子，一个个长枪大刀，短剑阔斧，都顺立着兵刃，真是齐齐整整。带队的两员大将，一个骑着白毛骆驼，一个骑着白毛牛，他们是大元帅白得海、副元帅黑天雄，带着二十四员偏裨牙将，五万番兵，前来迎接钦差。到了彭大人跟前，两员裨将下马说：“钦差驾到，我等接待来迟。今奉我家坨主之命，所有赴忠臣会的人，都不许带兵马进此白狼山，东五路天王，西五路天王和大钦差一概如此。”大人吩咐，即把队伍扎在此地。追风侠刘云带着刘天雄，邓飞雄带着吴占魁弟兄和七百子弟兵，把队伍扎下，就在这里听候消息。铁娃将姚猛、混海金鳌孙宝元，随同副将马玉龙保护钦差大人。

白得海、黑天雄往两旁一闪，钦差大人来到坨口，一看黑糊糊的一片汪洋，水色发黑，内有一千八百只战船，各插旌旗。这里早预备下一只大虎头舟，战船上面有大钦差的黄旗，马玉龙穿好麒麟宝铠，怀抱湛卢剑，混海金鳌孙宝元持降魔杵，铁娃将姚猛抱铁娃，各在大人背后一站。众番兵一

看甚是威严，不亚天神下降。随着这大战船往西飘荡，约走了二十余里，见山口外战船一字排开，头前一只虎头舟，上面有一杆珍珠篆云幡，写着“金枪白天王”。第二只船是邓福伯，第三只船是孟德海，第四只船是万延龄，第五只船是丁三郎。这五路天王在船上行礼，只称迎接钦差。这五路天王身后，有一只斗方船，头前三只大战船，都在西边排班，带领着四五百只战船。北边的大船上有一杆七星旗，下面之人，是此方的异样打扮。当中船上立定一人，身高九尺，面似乌金纸，海下一部钢须，头戴青铜檐狮子盔，身穿青铜连环甲，背后插着四杆护背旗，上插雉尾，下边搭用一对狐裘。身旁两人，头戴粉绫缎扎巾，银抹额，二龙斗宝的一对蓝绒球，各穿着一件粉绫缎的征袍，前后心半副掩心甲，面如白玉，粗眉大眼，四字方海口，背后四杆粉绫缎护背旗。每人身后八员偏将牙将，都是将巾折袖，鸾带扎腰，足穿薄底快靴子，身佩太平刀。当中的这个正是金景龙，北边是金景虎，南边是金景豹。金景龙擅使八卦乾坤掌，金景虎使五行烟火棍，金景豹使自行火龙镖。如在两军阵前打仗，一摆棍，那五行烟火棍会冒出五色烟，敌人闻见就立刻躺下。他弟兄三个在金家坨飞龙坞，自称飞龙一大王、二大王、三大王。

且说周百灵前者闹了个家破人亡，便逃至这里。他在这里有一个拜弟，叫简寿童，绰号人称翻江海马。周百灵一见简寿童就说：“兄弟，了不得啦！我已一无所有，连家都没了！”简寿童说：“兄长！是怎么一段事？”周百灵说：“内弟吴占鳌私通官军营，我把拿住的几个奸细教他看守，都被他私自给放了。我一威喝，他弟兄便跟我翻脸，两个动手，我妻子悬

梁自尽，我只得逃了出来。我内弟已归官军营，他要把我拿去，好破木羊阵。我既摆了此阵，焉能够反复无常？我今来此，找贤弟给我报仇！”简寿童说：“我带你见见坨主去。”简寿童往里去一说，金景龙听见拜兄弟来了，赶紧亲身率众迎接出来。金景龙说：“兄长久违，一向可好？”弟兄三个双膝跪地行礼。周百灵说：“愚兄有不白之冤，要请贤弟给我报仇。”金景龙说：“兄长请放心，小弟现在兵权在手，要报何仇，易如反掌。”周百灵说：“三位贤弟念结义之情，给我报仇，我感恩不浅。”金景龙说：“兄长请里面坐，你我细谈，从长计议。”

周百灵来到帅府公厅，一看有五百家将佩刀挂剑，分在两旁侍立。周百灵落座，家人摆上茶来。周百灵说：“三位贤弟！可曾知道贺兰山与官军营的事？”金景龙说：“听说现在鼓大人要破兄长摆的木羊阵，小弟我这里虽与官军素无冤仇，既是兄长受了欺辱，小弟必与兄长报仇。”周百灵说：“我所恨者，就是赃官彭朋。他不去打阵，却派人来搅扰我的家宅，勾串我的内弟，闹的我家破人亡。”又从头至尾把家中之事述说了一遍。金氏弟兄说：“既然如是，我弟兄商量个主意，必给兄长报仇。”简寿童说：“我有一条妙计，可以给兄长报仇。”他接着洋洋得意地说道：“此事极容易，坨主可以用请帖将彭大人请来，就说立忠臣会，不叫他带兵马，只带跟随的人。在酒席前，可叫周大兄见他，要是说翻了，先把彭中堂拿住做押帐，会合各路人马，再跟官军要嘉峪关，还有宁夏府一带地方。如官军交出地方，可把彭中堂放回；如若不然，就把他杀了。一来给周兄长报仇，二来坨主也做一惊天动地之事，

从此威镇八方，没人敢惹。这个主意。兄长想想可好？”金氏弟兄一听，倒是一件乐事。简寿童又说：“你老人家要愿意，就赶紧下书请人。”金景龙说：“好。”即派人写信，邀请各路天王前来赴会。

这天接到彭中堂一套文书，来要周百灵。金景龙就此派阿里丹去请大人来赴忠臣会。是日，东五路天王先到，见着周百灵，便问金氏兄弟：“请我等来此赴会，所因何故？”金景龙说：“就为给我周兄长报仇。”白天王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官军也不能善罢甘休。”金氏弟兄说：“众位天王请放宽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无论千军万马，有我兄弟迎敌。”这五路天王一听，也有意要跟官军打仗，便说：“外面摆下天罗地网，候彭中堂来时，将他拿下。”正说着话，有人来报，西五路天王齐到。金家弟兄立刻率众迎接出来，一瞧西五路天王各带兵船一百只和手下战将一齐来到。这西五路天王，头一位叫冯金龙、二天王叫霍四虎，三天王叫杨得山，四天王叫马得安，五天王叫沙鸿天，各带四员战将，每人兵船上有一位元帅。金景龙说：“今天我约请各位天王，非为别故，只求助我一臂之力。”西五路天王说：“好！你我俱要唇齿相依。”众天王来到里面，大摆筵宴，静候明天彭中堂来到。

次日，有探子来报，彭中堂调陕甘人马驻扎在嘉峪关，现有固原提督高通海、督带马步军队听候打仗。保彭中堂来的不到一千人，亲随就是忠义侠马玉龙，还有一个姓孙的，一个姓姚的。金景龙吩咐摆路队迎接。彭中堂一看那番军的势派不小，马玉龙心中也有些胆战心惊。彭中堂这次赴会，不知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一一回 设伏险有意害钦差 闯重围舍命救中堂

话说彭大人来到金家坨，金景龙说：“中堂大人虎驾光临，我等未曾远迎，多有得罪。”大人船只靠岸，一看这个地方，三面是水，一面是山。这里早已备马，钦差大人上了坐骑，孙宝元牵马，姚猛后面跟随，马玉龙身旁保护。只见众天王一个个佩刀挂剑，再向正北一看，旌旗招展，这座大山就是飞龙岛，岛上有一带房屋，就在那上面摆设了忠臣会。彭中堂这一次来，已把心横下，即便是死在这里，也算是为国尽忠，答报了皇家的俸禄之恩。

马玉龙跟随到里面一看，是正北大厅十间，东西各有配房。东边有一张桌子，是给彭中堂预备的。西边是十路天王。金氏弟兄在当中落座。姚猛、孙宝元站在大人背后，马玉龙也在一旁伺候。金景龙说：“大人！今天我约请大人，非为别故，只因大人发来文书，要我拜兄周百灵，他本在东路天王白、万、孟、邓、丁那里佩丞相印，再说我这兄长，跟官军也无冤无仇。既是说明破了木羊阵，众天王就甘拜下风，如今不打木羊阵，却派人去搅闹八卦山周家寨，这就是大人不通情理。”彭大人说：“你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前者我奉旨前来，巡抚此方，皆因你等扰闹地面，百姓不能安居。我来合约，白天王摆下木羊阵，言定在百日内破了此阵，他们

愿年年来朝，岁岁称臣。我派属员前来打阵，他就不该拦挡，凭我派人来打。可是他却暗使闪电神萧静，劫杀官军的兵马，因此我才派人前去拿周百灵。今天我来，非为别故，也为周百灵而来。”金景龙说：“周百灵就在我这里，跟我是八拜之交的兄弟，木羊阵也是他摆的。你若能有能把木羊阵打破，我等情愿服输；如打不了木羊阵，便把嘉峪关宁夏府让与我等。”金景龙这句话尚未说全，马玉龙说：“呸！金景龙休得出此狂言大语，你派番官阿里丹把中堂大人请来，究竟是何用意？你便预备虎穴龙潭，我等也敢前来。要论理，是你等大大不是。头一件，白起戈之女白凤英，把我巡抚大人之子背走，时常还去搅闹，已然被我们拿住。中堂大人有好生之德，不加害于她，反以客礼相待，释放回去。白起戈不知事务，纵使她女儿如此搅闹；你等又私贩牛马，不服税务，还收留奉旨严拿的钦犯，隐匿拒不交出。现在你把周百灵献了出来，黎民免遭涂炭之苦，百姓免受刀兵之灾。你这里无非小小一座海岛，天朝尚不知有你这人。”金景龙一闻此言，气往上冲说：“你是何等人，胆敢欺我太甚！天朝既不知有我，今天你等就休想出我这飞龙岛。”立刻吩咐快把这几个人绑起来，作为押帐，非把嘉峪关让了出来，才放他等回去，如若不然，想走势比登天还难。

说着话，有十路天王，连金氏三杰手下的百余员将官，都各自亮出兵刃。马玉龙一见事情不好，伸手拉出湛卢剑来，就听外面号炮一响，杀声震地，借着山音水势，听得很远。马玉龙赶紧背起中堂，吩咐姚猛摆铁娃敌挡群贼，又吩咐孙宝元摆手中降魔宝杵，赶紧浮水出去调兵，说着往外就闯。外

面大厅早有简寿童带着二十八员战将，内有萨里金花、金眼大魔、银眼大魔，各摆兵刃挡住去路，一声呐喊，说：“小辈慢走。”幸喜孙宝元有松香马牙沙子护身，善避刀枪，手中的降魔宝杵，真有神出鬼没之能，方把这些战将打得七零八落，闯出了重围。

刚到山坡，又有冯金龙手下的元帅萨里吉，把手中磨扇板门刀一顺，带着手下三千短刀飞腿藤牌军和八员偏将，各执兵刃，齐声呐喊：“奸细慢走！”孙宝元并不答话，扑奔上去，一降魔杵打在萨里吉的脊背，贼人拨头就跑。孙宝元闯到海岸，见战船上金鼓大作，有霍天王手下的镇海都督龙士凯，带着战船五百只，能征惯战的水军无数，齐声呐喊：“奸细哪里走！”孙宝元扑通跳下水去，龙士凯一响诸葛鼓，就有五百水兵下水追赶。幸亏孙宝元水姓极好，不到一个时辰，已浮水到了东岸。把守东岸的是杨天王的殿下杨金荣，带领一队战船，军卒无数。杨金荣手使三股叉，照孙宝元就刺。那孙宝元不愿动手，回头一看，马玉龙、姚猛、钦差大人均未出来，自己拨头就跑。正往前走，见对面过来了探马，正是飞行太保姚广寿、追云太保魏国安。姚广寿说：“怎么样？”孙宝元说：“了不得了！番军定的绝户计，把大人困在里面，连马大人都不知死活，我是闯出重围来的，急速叫接应队快来！”

姚广寿回头便走，不远就见石铸和曾天寿来到。二人一听把大人困在里面，大吃一惊，立刻叫飞行太保姚广寿去给固原提督高通海送信，叫他前来，他水路还能行。又叫曾天寿赶紧去给将军和巡抚送信，急调大队兵马来攻打金家坨。石铸说：“我同魏大哥赶紧下水，前往金家坨。”这时追风侠刘

云、刘天雄、独行侠邓飞雄、吴占魁、吴占元已带兵七百赶到。一见西海岸号炮惊天，刘云说：“怎样？”石铸说：“十路反王把钦差大人、马大人困在金家坨了。咱们没有战船，如何是好？”邓飞雄说：“现在就是龙山这二百兵会水。”石铸说：“可交我二人带着快去。”龙山的这二百兵，听说马玉龙被困，眼都红了，立刻要跟石铸、魏国安径奔金家坨，去搭救钦差大人和马玉龙。石铸叫孙宝元领路往里边杀去，留这五百名兵丁在此少待。吴占魁、吴占元二人说：“我们抢船去。”邓飞雄说：“好。”

正说着话，见孙宝元、石铸带二百兵下水，有杨金带队挡住去路。这二百人一阵竹炮，就把贼兵打死不少，抢过来二百多只战船。刘云带二百兵上船，往里奔去，只见对面号炮惊天，船只荡漾，龙士凯将兵船一字儿排开，把手中的象鼻钩镰古月刀一顺，大声喊叫：“来的人马听真，今有镇海都督龙士凯在此。”邓飞雄把红毛宝刀一顺，站在船头，见这员番将紫微微的脸膛，粗眉大眼，甚是凶恶。后面二十多员偏将，个个红巾缠头，头戴分水鱼皮帽，一身鱼皮衣，相貌也凶恶之极。邓飞雄一声喊嚷，说：“呔！尔就是金景龙吗？”这人说：“非也，我乃霍天王手下的镇海都督龙士凯，奉天王之命，在此劫杀彭中堂的人马，尔是何人？”邓飞雄说：“我乃千里独行侠邓飞雄是也。”龙士凯举手中刀就砍，邓飞雄用红毛刀往上一迎，只听呛啷一响，便将贼人刀头削落，吓的贼人胆战心惊，刚往回一撤身，吴占魁抖手一镖，正打中贼人肩头。邓飞雄带这二百人往上一攻，一阵鸟枪，把贼兵打得七零八落，带伤的不少，死者无数。邓飞雄带兵闯进重围，到

了北岸，就见山上火起。

书中交代：这条计是周百灵所出，他要將彭中堂燒死在內，剪草除根，省得萌芽復起，金景龍故此將這所房子用干柴堆上。那時說翻了，孫寶元殺出，馬玉龍背起大人，帶姚猛往外就闖。簡壽童故意放姚猛逃出，就四處把火點起來，賊兵從外面一堵，馬玉龍同欽差大人要想逃命，勢比登天還難！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一二回 白玉仙一箭救侠义 逍遥鬼山寨报军情

话说金景龙放火，吩咐要把彭大人和马玉龙烧死在里面。马玉龙一见火起，火鸽子、火龙、火马、火蛇乱串，只听得外面杀声震地，金鼓喧天。自己无奈，背着大人蹿出墙去，见东西南北四面俱都有兵，就正北是荒山野岭。马玉龙便背着大人往北逃走。钦差大人见事到如今，说：“马玉龙，你逃你的命吧！我这样年岁，就死在这里，也算是为国尽忠了！你赶紧闯出重围，去见巡抚喜大人，调兵前来剿贼，我虽死了，也落得个留芳千古。”马玉龙说：“大人请放宽心，吉人自有天相。”背着大人往北走去，回头一看，见火场东西两边旌旗招展，金景龙手使八卦乾坤掌，金景虎手拿五行烟火棍，各率爬山的飞腿藤牌军追赶下来。马玉龙顾不得交手，只管往北而逃。这一带尽是荒山野岭，东边是直竖的山峰，正北是一道涧沟，宽有四丈，背着人蹿不过去，心中甚为着急。后面追兵已相离不远，只有半里之遥，要是追上，定然是凶多吉少。

正在危急之际，只见对面站定一人，约有十八九岁，面如少女，看打扮是番军的模样，手拿一张弓和几枝箭。这人由怀中掏出一根绒绳，拴上箭枝上，见这南岸有两棵树，就一箭带绳射到树上。这人一声喊嚷，说：“马大人！你要会草

上飞的功夫，可快过来，把绒绳拴在树上。”马玉龙一听这人是北京的口音，此时也顾不上问他，就说：“你既来救我，快把绒绳拴好！”那人就把绳子拴在北岸的松树上。马玉龙这边也把绒绳拴紧，他练过这功夫，名曰草上飞，说：“今天就此一举，若能闯过去，就可以逃命，如过不去，追兵一到就完了！”说着背起大人，脚踏绒绳，提着气，施展草上飞的功夫，刚到当中，金景龙的追兵就到了。金景龙吩咐：“孩儿们！用刀把绳割断，将他两人摔到山涧，摔一个肉泥烂酱。”众兵刚拉出兵刃，马玉龙已到了北岸。金景龙一看已然过去，也想由绒绳上过去追赶。马玉龙急忙用宝剑将绒绳割断。金景龙这边的兵将，眼看着不得过去。

马玉龙说：“多蒙兄台搭救。”就要行礼。这人说：“马大人！此地不是讲话之所，跟我到家中一叙。”这人前头带路，马玉龙背着大人跟随，转过两个山弯，一看在半山腰中的平地上，有一所石头盖的房子，路北大门口有四五个家人，垂手在两旁侍立。马玉龙一看，就知道必是世外的高人。进了大门，迎面是八字影壁。转过影壁，有东西房各三间，进了二道重门，是北房明三暗五，东西配房各三间，院中有各样奇花。北上房中摆设着古董玩器，幽雅沉静，墙上是名人的书画对联。马玉龙进到屋中，把大人放下，就过去给那少年作揖。这位少年说：“马大人在此少待，我去换换衣裳。”这位刚转身出去，家人说：“我家老庄主来了。”

马玉龙抬头一看，见这人有六十以外的年纪，本地打扮，面皮微黑，浓眉阔目，海下一部花白胡须，由外面进来说：“原来是二位大人。”给钦差作了一个揖，又向马玉龙抱了抱

拳，说：“尚未领教尊姓？”马玉龙说：“我是满洲旗人，原在北京安定门住家，姓马名玉龙。”老丈说：“有一位忠义侠马大人，就是尊驾么？”马玉龙说：“岂敢。”老丈说：“已知贵处，敢问大人际遇如何？”马玉龙说：“自幼巧遇恩师学艺，后来因路见不平，打伤人命，由刑部越狱逃出。多蒙钦差大人栽培，现在已保授三品副将。”老丈说：“是了，大人请坐。”叫家人倒茶上来。马玉龙说：“今天我同钦差大人逃难，误入宝山，尚未领教老丈尊姓大名，”老丈说：“在下姓景名叫万春。大人赴忠臣会大概没吃饱吧，我这里备有粗肴，请大人赏脸。”马玉龙说：“景老丈！贵处原是哪？”景万春说：“我本是中原之人，因事逃难流落在此。适才救了大人的那人，她也不是外人。我跟马大人商量一件事，不知大人意下如何？”马玉龙说：“老丈要有用我之处，万死不辞。”景万春说：“我并非求大人鼎力，我只问一件事，不知大人可曾订下亲事？”马玉龙说：“我实不敢隐瞒，我原配是父母主婚的关氏，次妻是闹海蛟余化龙之女余金凤。那关氏在避难之时，有一个干姊妹刘玉瓶，是我岳父刘云许配给我，现今我已有三房妻子。”景万春说：“实不相瞒，方才那位少年，乃是我的外甥女，名叫白玉仙。这事大人不便推脱，理应报答大人之恩。前番大人解反叛进京时，在东单牌楼三条胡同曾救过她的命。我是她娘舅，幼年间到处访问高人，平生专好击剑。我到京都住着，传授了我外甥女一身功夫。因她父母双亡，这才带到我家来，日夜传她武艺。平常外人并不知她是女子，只知道是我的义子。老汉受过异人传授，善知卦爻，今天一摆卦盘，就知道是中堂有难，故此我叫外甥女前去，将大人迎接到这里

来。”马玉龙说：“老丈，这里可有路通往外边？我同大人不能在此久待，恐怕金景龙等知道，必然带兵前来，那时就难逃走。”景万春说：“我想此时各处咽喉要路，金景龙必定派兵把守，也难以逃走，大人莫如暂在我这里隐避两天。”马玉龙说：“大人要不回去，只恐怕诸位战将必跟贼人一死相拼，总是中堂回去为是。”景万春说：“大人要闯不过去，反倒不便。中堂大人可先用饭，我把外甥女给了马大人，做侍妾也可，做侧室也可，大人应允了这件事，我老汉愿前去调兵。现有两个徒弟，我已派他等出去探访，回来便知分晓。”

正说着话，只见从天井外进来了两个人。马玉龙一看，这两人身高都不过五尺，一个面如紫玉，约二十五六岁，后面那人面皮微黄，细眉大眼，俊品人物。景万春一见两个徒弟进来，用手一指，说：“你两个过来见见，这是钦差中堂，这是忠义侠马大人。”两个人过来磕头。景万春一指这个紫黑脸的说：“这是我大徒弟陆英，人称逍遥鬼。那边是我二徒弟，叫自在仙陆杰。他两个是亲弟兄，跟我学了一身武艺，脚程甚快。你两个去外面探访事件，怎么样了？”陆英说：“我二人奉你老人家之命，出了大荒山，过了鹅头峰，只见旗幡招展，官军营的兵正跟番兵交战。官兵甚勇，带队的是固原提督高原，开路先锋是镔铁塔常继祖，正跟沙洪天和马得安的两路人马打仗。水路是霍四虎和杨得山的两路人马，跟碧眼金蝉石铸、追云太保魏国安、铁娃将姚猛、混海金鳌孙宝元等人杀得难解难分。现在金景龙、金景虎正往这边来寻找大人的下落，还怕他来此围困咱们这座山，师父你老人家要早作准备。”景万春一听，心中一动，说：“马大人！我料想金

氏弟兄必要来此巡查，他要来就不善。”马玉说：“即烦二位壮士一行，再去探探。但贼人来时，我虽能战，只是双拳难敌四手，这便如何是好！”景万春说：“马大人要允了这件亲事，我自有避兵之法，大人但请放心。”马玉龙说：“现在两下交兵，吉凶难定，如能逃出龙潭虎穴，必来迎请小姐过门。既蒙你老人家厚爱，我先谢过。”正说之间，外面号炮惊天，兵马已把四面围住。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陆氏昆仲死战场 忠义侠客闯贼队

话说马玉龙同钦差大人，正在九阳山景万春家中避难，忽听陆英进来禀报：“现有金景龙、金景虎、金景豹弟兄三人，带兵将山路守住，要搜查中堂和马大人的下落。如有人将中堂和马大人献出，赏黄金一万两，官卦千户侯。”马玉龙一听，说：“景老丈！赶紧派令徒给我去调兵要紧。”

书中交代：金景龙、金景虎、金景豹兄弟三个带兵放起火来，见马玉龙背着中堂逃出火场，随后就追。马玉龙虎过涧沟，金景龙一瞧就知不好，即至回去一问：“使铁娃的那人可曾拿住？”简寿童说：“已然闯出重围，跳下水去，被官军营接应的水兵救走了。”金景龙赶紧吩咐乘坐浪里钻的小船，奔后山东北海岸。此时就是白起戈、孟德海、万延龄这三路天王没有动手，传令带着自己的兵船，回归贺兰山汛地扎营，并不帮助金家坨开兵打仗，竟自去了。这西海岸就只留下西五路天王的人马。金氏弟兄带着兵船，径奔东北海岸，传令各村庄的住户，不准放官军营的人逃走。各路俱有兵堵住，搜来搜去，来到九阳山，就把山围了。

马玉龙此时一想，要被搜了出去，反倒不好，这才说道：“景老丈！你老人家真要助一臂之力，把中堂交给你，你我到外面会会金氏弟兄，看他有多少能为。”景万春说：“依我之

见，他不到我宅中来搜，大人就不便出去，他如来搜时，将大门关好，等待救兵。大人虽有能为，无奈一人难敌四手，就是他伸过脑袋来叫大人杀，大人也杀累了。”马玉龙一听此话，甚为有理。逍遥鬼陆英说：“既然如此，我就去调兵。”

陆英手使单凤凰轮，有一口扑风刀，自己拿着兵刃，闯上山坡，正遇见金景龙手下的萨哩哑挡住去路，一摆手中描金幡，就：“小辈哪里走？”逍遥鬼陆英说：“我要出山。”萨哩哑说：“现今奉庄主之命，怕隐藏的彭中堂传书寄柬，不准放人出入。你要出去，先搜搜你身上。”陆英说：“小辈有多大能为，你我比并三合，你赢了我，凭你搜查。”那番将一听，气往上冲，抖五翅描金幡，照逍遥鬼陆英分心就刺。陆英往旁边一闪，左手用凤凰轮锁住描金幡，往前一进步，右手用刀就扎。萨哩哑撒不回兵刃，想撒手扔了兵刃逃命，哪里能够。陆英跟进一刀，便将贼人杀死。番兵一乱，大家往上围来，陆英一摆刀轮，闪展腾挪，施展平生所学的能为，正在杀得高兴，就听那边一声喊嚷：“尔等闪开！”来者正是金景豹，手使锯翅飞镰大刀，远远望见有一小英雄锐不可当，骁勇异常，他便摆刀过来，吩咐番兵闪开：“呔！小辈，你是番军打扮，为何反向外人，跟我等动手，所因何故？”陆英通了名姓，金景豹一摆刀，二人动手，走了三五个照面，金景豹往旁边一闪，手中托着一只镖，抖手一溜火光，正打在陆英的华盖穴，扑哧一下，鲜血直冒，翻身栽倒，番兵一阵乱刀，竟将陆英杀死。群贼呐喊着扑上山坡，齐声喊说搜拿。

这时马玉龙早已得信，知陆英已被番将杀死。老英雄景万春一听，气得颜色更改，说：“好一个金景龙，竟把我徒儿

杀死，我这老命不要，也得跟他等决一死战。”景万春进到屋中，就把刀摘了下来。马玉龙说：“老英雄暂且息怒。”话犹未了，童子来报：“贼兵把宅院围了，已知中堂就在这里隐藏。”少时又有人来报：“陆杰探贼，被金景龙杀死在乱军之中，贼兵队里正挑着人头呐喊。”

马玉龙说：“老英雄，你看着中堂大人，等我出去与贼人决一死战。”说着来到外面，一瞧贼人甚众，把宝剑一顺，只见蜈蚣幡下，正是金景豹，手拿锯翅飞镰大砍刀，耀武扬威地说：“马玉龙！你今天既来到我们这里，休想逃走！”马玉龙说：“你把中堂大人诓来，打算以多为胜，你家大人焉能怕你？”说着两人就交起手来，马玉龙剑法纯熟，三五个照面，便把贼人的大砍刀削为两段。贼人往旁边一闪身，一伸手掏出自行火龙镖，手中一托，照马玉龙喉咙打去。马玉龙刚闪身躲开，第二只镖又接着打来，稍一失神，正打在前胸，幸有麒麟宝铠，又有一力混元气的功夫，那镖吧嗒一响，坠落在地。马玉龙大吃一惊，番兵往上一围，一看有如兵山将海一般。马玉龙想：“我就有霸王之勇，也难以杀出重围。”正在危急之际，只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突然见东南来了一队番兵，打着沙鸿天的旗号，为首四员大将，在八卦篆云幡之下，骑着四匹黑马，都是红绸子包头，外罩狂皮马褂，手使春秋刀一口。这是沙鸿天的四位殿下，名叫沙四龙、沙四虎、沙四彪、沙四豹。后面有大元帅宁飞扬督队乱杀，只杀得金家坨的兵将七零八落。接着又有一员大将，带着官兵杀了进来。马玉龙一看，不禁喜出望外。

书中交代：原来孙宝元杀出重围，正遇探事的飞行太保

姚广寿、神拳太保曾天寿。二人听说中堂被困，即弃了马匹，施展平生所习的陆地飞腾之法，前去调兵。二人正往前跑，便遇到固原提督高通海带兵巡哨。高通海本来精明强干造化高，知道今天中堂赴会，筵无好筵，会无好会，就带着五千兵丁，以巡哨为名，离开了嘉峪关。他手下有副将镇铁塔常清等二十余员战将，正督队前进，前面曾天寿、姚广寿拦住队伍，说：“回禀大人，大事不好，现在中堂被困在飞龙岛，有孙宝元闯出重围调兵，请大人急速督队杀贼。”高通海吩咐曾天寿等二人速去给巡抚送信，调大队接应，自己连忙挥兵前进。前部先锋常清，手中使浑铁点钢枪，正往前进，只见对面有番兵过来，打着沙鸿天的旗号，便列队等候。番兵的先锋是沙四龙弟兄四个，大元帅是宁飞扬，后面蜈蚣幡下就是沙鸿天，暗有掩心甲，足登牛皮靴子，骑一匹骆驼大的黄骠马，手使长柄紫金铜，面如紫玉，两道长寿眉，一双金睛，海下一部黄胡须。镇铁塔常清一见，催马闯出队伍。沙四龙刚要摆刀迎敌，就听沙天王说：“且慢，对面来者可是常清？”常清抬头一看，连忙滚鞍下马，趴下叩头。

这天王姓沙，原本是宁夏府的人氏，他姊姊便是常清的母亲。他因为杀伤人命，逃至此处，这地方出金矿金砂，他就带着一些人挖矿。后来反了，便自立为王，占了三千里地面，威名远震！常清是在十五六岁时与他分手的，今天见打着“副将常”的旗号，沙天王赶紧就问常清来此何干？常清说：“我今奉命保护中堂赴会。舅舅你老人家为何帮着金氏弟兄，作此逆理之事？”沙鸿天说：“常清你起来，原是金景龙请我赴会，助他一臂之力。我带着水旱兵一万名，这是你的

四个表弟。常清，依你之见，该怎样呢？”常清说：“依甥男之见，舅舅不要帮助他们，何不归顺朝廷，才是正道。”沙鸿天说：“既然如此，我调手下的大将和兵船先去接应。”这时有探子来报说：“中堂现在九阳山，被金氏弟兄所困。”沙鸿天说：“既然如此，兵发九阳山，前去搭救钦差大人。”沙四龙、沙四虎、沙四彪、沙四豹过来给表兄行礼，常清说：“四位兄弟起来，你我先去搭救中堂要紧。”立刻督队，杀奔九阳山而来。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一四回 沙天王甥舅相认 彭钦差率众战贼

话说常清与舅舅相认，表兄弟彼此行礼已毕，便带着二千官兵，来到九阳山前。忽听金鼓大作，有探子报道：“马玉龙被重重围住。”宁飞扬传令，兜着后队，见是金家坨的兵就杀。金氏弟兄见是番兵，不加防范，焉想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一杀便把金景龙杀得七零八落。马玉龙一看来的番兵杀番兵，甚为诧异，便听沙四龙一声呐喊，说：“马大人！我等前来接应你。”金景龙正在督队，有探子报道：“现有西五路天王沙鸿天的兵，帮着官军，杀死我兵无数。”金景龙一听，气往上冲，吩咐把队伍列开，叫沙四龙讲话。

这时候，马玉龙见救兵到了，心中甚喜，立刻撤身上山，来到景万春家，只见老英雄手执兵刃，站在门口，眼都红了，就怕贼兵上来。白玉仙手提单刀弹弓，也在院中站定。见马玉龙来到，老英雄说：“马大人，怎么样了？”马玉龙说：“救兵已到，可惜老英雄两个徒儿死在乱军之中。我只要把中堂救回，必请老人家到宁夏府去纳福。”景万春说：“我父女二人今后也不能在此住了，那金景龙岂肯甘休，候把贼兵杀退，我收拾收拾，即跟大人一同到宁夏府去。”马玉龙说：“好，你老人家赶紧收拾，我先背中堂大人回去，少时便派人来接你老人家。”景万春说：“好。”马玉龙这才来到里边，说：“大

人，跟我走吧。”中堂大人站走身来，马玉龙说：“我来背着你老人家，外面接应的兵到了。”彭大人说：“外面什么人带兵前来？”马玉龙说：“凉州副将常清带兵前来，五路天王沙鸿天弃暗投明，常清与他合兵，把金景龙杀得七零八落。”彭中堂一听说：“好，既然是，咱们走。”马玉龙说：“我背着你老人家。”钦差大人说：“外面贼兵甚众，你背了我，能闯得出去？”马玉龙说：“大人请放宽心。”说着就把钦差背了起来。景万春说：“我等断后。”马玉龙说：“甚好，你老人家把这处家业舍了吧！”说着话，马玉龙背起钦差大人，出了门首一看，那九阳山下真是兵山将海一般。

金景虎手拿五行烟火棍，列开队伍，指名叫沙鸿天出战。此时沙天王手下的一员大将，摆手中三股烈焰托天叉，闯出了本阵。此人身高八尺，头上包裹青绸，一身青，原来是沙天王手下的大将万俟龙，跳过去照定金景虎分心就刺。金景虎用五行烟火棍往外一摆，他使的这棍五截，分青黄赤白黑五色，有铁环子连在一处，一摆棍，就由窟窿里冒出青黄赤白黑五色烟来。万俟龙闻到这股烟，顿觉头眩眼花，扑通翻身栽倒，被贼人一棍，打得脑浆迸裂。沙天王背后，副将万俟虎一看哥哥死了，气往上冲，摆手中浑铁棍蹿了出来，大骂道：“贼大胆敢伤我兄长，待我拿你！”摆棍搂头就打，金景虎用五行烟火棍往上一迎，又冒出五色烟来，万俟虎一闻栽倒，也被金景虎一棍打死。沙天王一瞧不好，见马玉龙背着中堂也来了，便一摆令旗，大队齐上，不与他单战，只给他以多为胜，终于往外闯出了重围。连景家父女也闯出了西海岸。常清保护着中堂大人，暂且扎营不表。

这时宁夏府的庆将军和巡抚喜大人已经带兵赶到，接着宁夏府总镇粉面金刚徐胜带兵来到，邓飞雄的水兵也来了。大家齐来给钦差大人道惊。沙鸿天单把自己的兵将扎在北边，马玉龙吩咐另给景家父女扎下一座帐篷。高通海带队收兵回来，中堂大人立刻升座中军帐，众差官老少英雄均在两旁侍立。钦差大人说：“本阁今日真是死里逃生，现在是哪路天王开兵与你等打仗？”高通海说：“回禀大人，白起戈、孟得海、万延龄三路天王没有打仗。东五路天王就是邓福伯、丁三郎亮队开兵，西五路天王冯金龙也没有亮队，沙天王帮着我们保护中堂大人，那些人都是受了周百灵的蛊惑。”正说着话，忽听号炮连天，外面有探子来报：“现在金家坨同各路番军会兵一处，在西海岸扎营，等候官军开仗。”中堂一听点点头，说：“你等先用战饭，歇息歇息。”吩咐马玉龙派差官先将景家父女送至宁夏府，到公馆安置。马玉龙立刻派人办理此事，回头又同众人相商，明天怎么破金景虎的五行烟火棍。

次日天光一亮，听外面号炮惊天，营门官禀报：“金家坨贼兵讨战。”中堂吩咐亮队。手下人即给中堂备马，钦差拿着令旗，有庆将军、高提督、徐总镇、马副将、常副将、刘福将分列中堂左右，众老少英雄均在两旁。响了三声调队炮，左右各五千马队，当中是两万步队。队伍亮开，向对面一看：当中金氏三杰，带着一万步队。左边是霍四虎、杨得山、马得安三位天王，带领手下的番将，右边是邓福伯、丁三郎两路人马。金氏弟兄个个顶盔贯甲，身背后有一个老道，正是周百灵，头戴九梁道冠，身穿蓝布道袍，青护领镶衬，白袜云鞋，骑的一匹黑牛。中堂大人一催马，传令叫金景龙前来答

话，众战将就在中堂马后保护着。金景龙催马出来，有他两个兄弟在后保护。中堂道：“金景龙！你下请帖请本部院赴会合约，却暗设诡计，打算陷害于我，但也未能将本部院害了。你本是一个无名小辈，我是慈心之人，不做灭绝之事。今天你如将周百灵绑了送出来，本阁退兵，免伤生灵。如若不然，定将尔等完全剿灭，那时悔之晚矣！”金景龙说：“好，我摆一座阵势，你如能打破了，我情愿甘拜下风，把周百灵献出来。你如胜不了我，休想叫我归降于你。”中堂一闻此言，拨马回归本队。

这时一声呐喊：“贼人休走，待我拿你。”中堂一看，乃是飞叉太保赵文升跑出本队，一摆三股烈焰托天叉，照金景龙分心就刺。金景龙方要还手，旁边金景虎一摆五行烟火棍说：“小辈休要逞强。”往下一打，由棍里就放出那五色烟来。赵文升闻见一股异香，翻身栽倒，金景虎举棍就打。不知赵文升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一五回 金景虎连捉四将 碧眼蝉夜探番营

话说赵文升栽倒战场，金景虎刚举棍要打，金景龙吩咐先绑了，番兵用钩杆子搭过去，绳缚二臂，绑进贼队。飞刀太保小孟尝段文龙，一见哥哥被贼人拿去，眼就红了，摆手中斩虎刀，跳在两军阵前，一声喊嚷：“好贼人，胆敢伤我兄长，待我拿你。”金景虎一看此人，赤红脸，身躯高大魁伟，就说：“小辈通上名来。”段文龙通了名姓，举刀就砍，金景虎往旁边一闪，段文龙抖手一刀，金景虎又闪身躲开，一磕五行烟火棍，出来青黄赤白黑五股烟，段文龙闻见一股异香，翻身栽倒，又被众番兵用挠钩搭了过去捆上。花枪太保刘得勇、花刀太保刘得猛乃是兄弟，摆兵刃一齐上来，刘得勇说：“兄弟，你我两个人出去拿他，你找他上三路，我找他下三路，叫他首尾不能相顾。”不怕千军万马，就怕二将巧商量。这两个人出去，一个用刀搂头就砍，一个照定贼人后心便刺。金景虎一看两个人一齐前来，贼人往旁边一闪，一摆五行烟火棍，使了个拨草寻蛇式，两个人闻见烟火，翻身栽倒，又被贼人绑上。彭中堂一瞧这个事情不好，赶紧吩咐鸣金撤队。大众撤了队，马玉龙心想：“这贼人的五行烟火棍甚是厉害，其中必有什么邪药。”大人升座中军帐，问众人道：“这五行烟火棍是什么缘故？”大众都说没有见过。中堂吩咐众人下去，

晓谕合营诸将及营哨队官人等，如有人能破他这五行烟火棍，本阁必要保举他做官，再领黄金三千两。

书中交代：此时碧眼金蝉石铸心中难受，自己想：“两个内兄，连赵文升、段文龙都被人擒去了。想我遭官司时，两个内兄颇多照料，今天他二人被擒，我焉能袖手旁观？我姓石的这条命不要了，也要到贼营探听虚实，如能得便，将我内兄等救了出来，如不能救，我就是死在番营，也对得起天地鬼神。”想罢，暗暗出了大营，顺着大路走向前去。离番营不远，只见灯笼火把齐明，来往巡更之人无数。石铸绕到北边一看，那番营俱是牛皮帐篷。石爷向各处一探听，但见也有睡着的，也有没睡的，每个帐篷是十人，正在纷纷议论打仗的事，却没有人提说拿住那几个人的话。

石铸找来找去，找到一座帐篷，见里面之人正是金景豹，已喝得醉醺醺的，刚把残席撤去，有七八个人伺候着。金景豹问道：“孩儿们，外面什么时光？”手下人说：“天有二鼓，要查营，可该去了。”金景豹说：“哎呀！我已醉了，你等替我去吧。”手下人说：“回头大王爷要问下来，拿何言答对？大王派你查营，你违误军令，我等不敢替你，你自己去吧。”金景豹一听，把桌子一拍，气得哇呀呀的直叫，说：“混蛋，我哥哥还能把我怎么样，你等快与我滚出去！”众手下人都知道他一犯酒脾气，就要杀人，都跑了出来。石铸藏在帐篷后面，见金景豹趴在桌上睡着了，心想：“他既然睡着，我何不进去将他捆上，扛回大营。这里不好找我内兄，也不知他们现在哪里！”想罢，轻轻跳到前面，进了帐篷，先找一根绳子，把金景豹的腿松松地系上，然后将他的佩刀摘下，把二臂一捆。

贼人哇呀一声，石铸赶紧用手掩住他的嘴。他两眼瞪着，就是嚷不出来。石铸扛了起来，不敢在大道行走，尽绕着帐篷后面走。贼人虽堵着嘴，却听得见鼻子直哼哼，帐篷有人听见，待出来一瞧，石铸也走远了。

石铸扛着金景豹正往前走，就见西南上火光大作，人声呐喊：“了不得了！粮台失了火，快起来呀！”石铸一想：“奇怪，这又是什么人放的火？”他扛着金景豹出了番营，正往前走，只见前头一条黑影，临近一看，却是小火祖赵友义问道：“是石大哥么？”石铸说：“赵贤弟！你上哪里去？”赵友义说：“我想赵文升二位是我把他们请出来的，今天他弟兄被获遭擒，我要不管，居心何忍？我亦未讨军令，暗中先去探听消息，如他兄弟没了命，我也不活了。我到番营一探，金景龙正在喝酒，手下爪牙甚多，我未能下手。到各处一探，见咱们的四个人还没死，现押在后帐，有四员番将和五十名番兵，点上灯笼火把守着，看的甚紧。我听金景龙说是要杀的，金景虎说这都是无名小辈，何必杀他，要把他们的人再多拿一些，彭大人必得甘拜下风，叫他把骆驼岭地方让了出来，因此才没杀，先派人看守着。我一想，我若下去也救不了他们，便使了个调虎离山之计，把粮台点着了。不料他们更鬼，金景虎吩咐不准乱动，说必是有官军营的能人前来，使的调虎离山之计。他一面派人去救火，一面严加防范，各处去搜。我怕被他们撞见，这才回来。”石铸说：“咱们赶紧回去，明天在两军阵前，拿金景豹跟他走马换将，倒是极好的主意。”两个人这才绕着由旧路回到自己的帐篷。石铸将金景豹往地下一扔，派手下人看守着，自己歇了一歇，天已大亮。

此地彭中堂升座中军帐，庆将军、喜大人、高大人等及一千老少英雄都进帐参见，在两旁伺候。中堂说：“今天我手下的四个差官被贼擒去，你等谁能破那贼人的五行烟火棍？”话犹未了，石铸上来说：“卑职在中堂大人台前请罪，只因昨夜卑职无令私自出营，潜入贼营，将为首之贼金景豹擒来，现在我帐篷捆着，请中堂大人示下。”彭中堂吩咐：“把他给我带上来，我要讯问讯问他。”石铸立刻下去，叫人把金景豹抬到中军帐，将他口内的东西掏了出来。那贼人呕吐了半天，才换过这口气，抬头一看，见上面坐的是彭中堂。大人说：“你们金氏兄弟三人，不该反复无常，言而无信，既请本部院赴会，却暗投刀兵，不想我命属于天，非你等所能暗算。”金景豹说：“这件事并非我等的主意，乃周百灵之主谋。他跟我哥哥是八拜之交，皆因官军营的人上八卦山闹的他家破人亡，我兄长才要给他报仇。今天我既被你们拿来，要杀要剐，任凭你等，如不杀我，我便回去劝我哥哥罢兵息战，把拿住官军营的几个人也给放了回来。”中堂说：“你说的倒也有理，无奈交兵之际，就凭你这话也难以凭信，暂且带下去吧。”

大人立刻写了一封书信，派冯元志到番营投信，如将四个人送回来，即将金景豹放回；倘不愿意交换，便立刻开仗。冯元志立时拿着书信，带着弓箭出了大营。离番营切近，一声叫喊：“对面番营听真，现有中堂大人的书信，你等拿去。”说罢，一箭将书信射到番营。番兵捡了起来，即拿去回禀金景龙。金景龙展开书信一看，上面写的是：

字请飞龙岛主得知：你我交兵，原为周百灵蛊惑是非，欲报一己私仇。

昨日战将赵文升、段文龙、刘得勇、刘得猛四人被擒在帐下，料未丧生。我这里已拿获金景豹，亦未遽杀。岛主见信，即亮队将我四将放还，我亦将金景豹送出，重整甲兵，再定胜负。专望回音。

金景龙因昨夜粮台被烧，再查三弟金景豹不见，料想必被官军营能人捉去，心中正在气恼，要跟官军决一胜负。这时见了书信，手足之情难已，便把周百灵请来说：“你来看，昨天夜里官军营能人将我粮台烧了，又把我三弟拿去。今天来了书信，要走马换将，一个换四个，甚是便宜与他，兄台你想该当如何？”周百灵眼珠一转，说：“我有一计，能将三弟诓回，这四个人还不能叫他逃生。”金景龙一听，说：“兄长有何妙计？请说。”周百灵不慌不忙，如此如彼一说。不知究竟是何妙计，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一六回 通战书走马换将 摆阵势欲困英雄

话说周百灵说：“贤弟，既是他来信要求走马换将，兄长可列队把这四个人带到阵前，反绑二臂，等他把三弟放回，使用自行火龙镖，一镖一个，将他四人打死，这又何难？”金景龙一听，深以为有理，即吩咐亮队，叫蓝旗给彭中堂送信，就说走马换将，回头再跟彭大人斗阵。

金景龙把队伍列开，将这四个人绑好了，叫金景虎押着。不多时，就听官军营响了三声号炮，固原提督高通海、宁夏总镇徐胜、副将马玉龙带手下校尉，齐队列开。一看番兵旗幡招展，左边五千马队，右边五千马队，当中一万步队。正中三骑马上，北边是老道周百灵，骑着白马，当中是金景龙，南边是金景虎。中堂看了一看，旁边有高通海吩咐把金景豹绑了上来。手下人答应，即把金景豹带了上来。此时贼队也把赵文升等四个人绑了上来。高通海乃久经大敌之人，马玉龙又极其精明强干，都想到了贼人既然答应，惟恐其中有诈。马玉龙说：“我送金景豹出去。”立即跳下马来，带着宝剑来到至队外，说：“对面番军人等听真，快把我们的人放了出来！”这时，金景龙已把自行火龙镖掏了出来，暗在手中擎着，他不敢早打，怕把他兄弟伤着。马玉龙瞧着这边的四个人，绳缚二臂正往外走。两边的人都对着往前走去，刚到两军阵前，

金景豹就往贼队里跑。金景龙急捏自行火龙镖，一溜火光，真奔赵文升等四人。马玉龙看得真切，急喊说：“你四人快往旁闪！”四个人急往两旁一闪，金景龙一连发出三只，幸亏都未打着。马玉龙用宝剑将四个人的绳扣挑开，回归本队。

这时金景龙把令旗一摆，布成一个阵势，这俱是周百灵出的主意。马玉龙一看是一字长蛇阵，不以为奇。金景龙说：“这阵虽不足为奇，你敢带兵来打么？”马玉龙说：“这又何难，要打就打。”马玉龙回归本营，打算带着二百子弟兵出去打阵。高通海说：“马大人千万不可，那周百灵必有诡计。”马玉龙说：“我已然应允打阵，焉有不去之理！无论他变化些什么，我都认识。”高通海说：“我来给你瞭敌观阵。”邓飞雄说：“我看贼人这座阵势，约有五千人众。马贤弟！你二百人太少，你把我这七百人也带了去。”马玉龙说：“也好。”马前两个童儿，是小神童胜官保、小玉虎李芳，带队的是混海金鳌孙宝元、铁娃将姚猛。

马玉龙骑着火龙驹，手拿亮金蟠龙戟，瞧见贼人的阵头在北边，阵尾在南边，一催坐下马便闯进阵头。把守阵头的，乃是金景龙手下的大将白水都督马雄，手使浑铁枪，照定马玉龙分心就刺，马玉龙用蟠龙戟相迎。阵主金景虎站在高坡，把令旗一晃，就听里面金鼓大作，已变作了兔守三窟阵。马玉龙在马上一瞧，就知道阵势已变，要按一字长蛇阵去破，就得困在阵里。马玉龙精明强干，把马一带，往南就杀，南边人越来越多，往北杀去，北边人也越来越多，再找白水都督马雄，早已踪迹不见。马玉龙辨别方向，往东南方闯去，头前有两员骁将，挡住去路，都是身高八尺，一个使青铜槊，一

个使锯翅狼牙棒，年在三旬以外，名叫何成、何勇，乃是金家坨管一百只船的大头目，在阵内各守汛地。马玉龙催马过来，二人各摆兵刃，挡住去路。马玉龙刚要动手，旁边有姚猛扑奔何成，孙宝元扑奔何勇，二人并不答话，走了三五个照面，姚猛一铁娃便把何成打死。何勇见兄长一死，心中一慌，也被孙宝元一杵打的脑浆迸裂。兵对兵，将对将，只杀的天昏地暗。此时天色渐晚，阵势已破，各自罢兵息战，回归本阵。

金景龙回到牛皮帐，与周百灵方才坐下，即有番兵禀报：“冯金龙、霍四虎、杨得山、马得安西四路天王，俱各带兵竟自去了，”金景龙一听去了帮手，心中大大不快。东五路天王白起戈等早已走了，此时就剩下邓福伯、丁三郎两路兵马还在扎营，亦未出来打战。金景龙问周百灵道：“你看各路天王其心不一，俱皆回去了，如今就剩我们自己，焉能敌得官军？？”周百灵说：“不要紧，我告诉你一条妙计，得胜便罢，如不能得胜，可以退守飞龙岛。他纵然有千军万马，也不能飞进岛去。咱们在里面多设险地，不久他自然退兵，那时我兵兜着他的后队一杀，可以杀他个片甲不留。随后即可抢夺嘉峪关，就是不能抢关，也叫他闻名丧胆。兄弟，你可以放心，俱有我给你调遣。”事到如今，金景龙也无别法。当晚又合谋定计，商议军情，派人护守粮台，巡查前后营盘。

这且不提，单说马玉龙掌得胜鼓回营，赵文升等四人来见中堂请罪。大人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你等下去歇息！”赵文升等四个人下来，大家齐给他们道了受惊。马玉龙又上前参见钦差大人，把今天打仗的情由，草草回明了大人。钦

差说：“玉龙，你同高通海、徐胜去商量办理，大事都靠你三个人调度，如能将事情办妥，也算你等奇功一件。”马玉龙答应，转身下来，把众人聚齐，说：“功高莫过救驾，计毒莫过绝粮，昨夜已有千总赵老爷去到贼营，烧了粮台。今天有谁敢去刺杀金景龙？如能将贼人刺死，也算奇功一件。”众人听了，一个个默默无言，心中暗想：“探军如得意，不宜再往，昨天得手，今天番兵焉能不防？”众人俱未答言，马玉龙说：“众位既不敢去，等我亲身前往，你们下去歇息。”

马玉龙去意甚坚，千里独行侠邓飞雄、追风侠刘云二人也要同他一起前去。晚上马玉龙带湛卢宝剑，邓飞雄带红毛宝刀，刘云带家传的巨阙剑，三个人出了大营，天有二鼓，来到番营。远远一看有人把守，灯火齐明，门下撒了毒蒺藜、绊马索，要由前营门是进不去的。三个人又绕着来到北边的牛皮帐篷，一听也有睡了的，也有没睡的，他们施展陆地飞腾之法，并无脚步之声，来到了中军大帐。只见里面灯烛辉煌，周百灵同金氏弟兄三个正在喝酒，马玉龙把后窗户舐破，往里一看，见摆着上等羊酒，就听周百灵说：“三位贤弟都是受我连累，只要言听计从，我定将官军杀个片甲不回。”马玉龙心中一想：如这三个贼人喝醉了，将他们拿住，金家坨大事可定。三位正在偷听，后面有人拍了马玉龙一下，有一件岔事惊人。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一七回 三侠同探番营寨 进兵暗取飞龙岛

话说马玉龙正在中军帐窃听，忽然在后面有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乃是景万春。马玉龙不敢说话，一同来到无人之处，说：“你老人家从哪里来？”景万春说：“我从宁夏府来，已把我女儿安置在公馆对过的万德店，有亲随人等伺候，我便连夜赶了出来。来到这里，天已不早了。我看见你们三位出来，便一直跟随在后。我想，那金景龙是无谋之匹夫，顾前不顾后，大人此时回去调一只兵船，径奔金家坨，直捣他的巢穴，叫他前进无门，后退无路。贼人的粮草军装都那里，并无重兵把守，巢穴一破，军无战心，他们将不战自乱。”马玉龙说：“这个主意甚好，但今天既到这里，且听他等议论些什么军情大事。”

说罢，他们又回到中军帐后窃听。那周百灵说：“众位贤弟，我那天袖占一课，彭中堂将有难临身。这座木羊阵，就能要他的命了。明天跟他等决一死战，无论胜败，须赶紧退守飞龙岛。我想飞龙岛内空虚，倘若官军中的能人，由水路断了你我的归路，那可不得了！”金景龙说：“明天跟他等决战，如能胜他更好，如不能胜，赶紧派我三弟回去把守飞龙岛。”岂料这一番话，又被马玉龙等窃听明白。马玉龙轻轻用手一拍，邓飞雄、刘云和景老英雄就同他撤身回归大营。立

刻请提督高通海，派常清等带水师营的兵丁，坐沙天王的兵船去抢飞龙岛。如能得了飞龙岛，不可伤人，只派众兵丁把守岛口，不准放金景龙回去。高通海、沙天王、常清三个人点头下去，暗暗齐队，偃旗息鼓，各起本部人马。那沙鸿天为前队，常清二路接应，高通海总督大队兵船，躲开金景龙的水师营，绕道径奔飞龙岛来。

这且不表。单说次日五鼓天明，官军营中鸣响了三声齐队炮。有探子来报：“官军营齐队！”金景龙吩咐赶紧知会他的两个兄弟，说胜败就在今天这一阵了。番兵队伍列开，左边五千马队，右边五千马队，十八员偏将齐跨坐骑。马玉龙这边是徐总镇押队。马玉龙说：“今天我要生擒他三个人。”这句话尚未说完，旁边有神拳太保曾天寿说：“大人请息雷霆大怒，这件功劳就让给卑职吧！”马玉龙说：“须要小心。”曾天寿本来十八般兵刃都拿得起来，又会五祖点穴拳，今天他要在人前夺尊，将手中刀一顺，来在两军阵前，照金景虎搂头就砍。金景虎往旁边一闪，说：“来者你何人？通上姓名，休要这样粗鲁。”曾天寿说：“小辈！你家老爷姓曾双名天寿，绰号人称神拳太保，跟随彭大人手下当差。”金景虎说：“小辈别走！”摆五行烟火棍搂头就打。曾天寿本来打算施展五祖点穴拳赢他，焉想贼人一摆棍，冒出来五色烟，他一闻见就翻身栽倒在地，被番兵用钩子钩了过去捆上。

神枪太保钱文华见内侄被捉，气往上冲，大骂贼人，人面兽心，一抖手中枪蹿了过去，要跟贼人拼命。老英雄这条枪有神出鬼没之能，金景虎一看这位来者，真是威风凛凛，就知是一员上将，赶紧一摆五行烟火棍。钱文华见贼人的五色

烟冒出来，情知厉害，赶紧往后一撤身，就听西边有人喊嚷：“钱老英雄闪开，待我来拿他。谅此无名小辈，也敢这样猖狂。”钱文华抬头一看，由西边绕着贼队跑出了一个人来。这来者正是文雅先生张文彩。钱文华连忙说：“张先生由哪里来？”张文彩说：“我特意来破他这五行烟火棍，此时非讲话之际，你我少时再叙。”

张文彩伸手亮出宝剑，一指金景虎说：“小辈，你我较量三合。”金景虎并不认识他，说：“你何人？”张文彩通了名姓，金景虎一摆五行烟火棍，就打出了五色烟来。张文彩鼻孔早有解药，闪身躲开，并未躺下。金景虎见五色烟火出来，张文彩并没有躺下，贼人一伏身，又是一扫堂棍打来。张文彩纵身躲开，往前一进步，施展点穴法，正点在金景虎肋下，贼人便翻身栽倒。张文彩将贼人生擒活捉，交与官军营的兵丁捆上，转过身去，又点名叫金景龙出来。金景龙刚要上前，金景豹大喊一声，说：“好小辈！胆敢伤我兄长，等我来拿你。”张文彩见他摆着飞镰大刀剁了下来，并不还手，只往旁边一闪。金景豹一偏身子，拦腰又砍，张文彩往后一撤身，贼人的刀又砍空了。张文彩往前一进身，往金景豹左肋上一掇，贼人翻身栽倒，张文彩过去把他捆上，扛回大营。金景龙一看兄弟两个俱被人拿了，气往上冲，一摆手中浑铁点钢枪，随带八卦乾坤掌，催马闯出本阵，一声喊嚷：“小辈别走，待我给咱两个兄弟报仇。”金景龙来到两军阵前，耀武扬威。他仗着自行火龙镖，又有八卦乾坤掌，谅也不致失败。忽听背后一声喊嚷，说：“兵主快些回来，大事不好！”周百灵立刻一棒锣声，金景龙知道必有要紧的事，就说：“小辈在此少待，

我队鸣金。”撤马回到本营，就见有探子报道：“大事不好，现有西路天王沙鸿天，带领固原提督高通海、凉州副将常清抢去了飞龙岛，杀伤无数番兵，请兵主早作准备。”金景龙一听，料想自己全家性命休矣！只得吩咐暂且鸣金收兵。

这边官军的队伍，焉能容他收兵。马玉龙一晃令旗，大队往前杀去，只杀得番兵七零八落。金景龙往下一败，带领残破人马，回到本营。金景龙说：“周兄！这事该当如何？”周百灵说：“这事真假难辩，我去探听回来，咱们再作主意。”金景龙说：“也好。”原来周百灵因听说飞龙岛失守，见金景虎、金景豹被擒，他心中害怕，自己出了番营，坐一只船竟自逃走了。金景龙等到日落，还不见他回来，又有探子报道：“沙鸿天、高通海带兵把守飞龙岛口，不放番兵出入，所有的战船俱被官兵抢去，把守的番兵尽皆归降。”金景龙一想：两个兄弟被获遭擒，皆因周百灵所起。到如今他不回来，也不知吉凶祸福？便赶紧把几个心腹战将聚集中军大帐，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二将军和三将军被擒，飞龙岛失守，皆因周百灵所起，他今天不该弃我而走。”吩咐手下大将神力将盖天雄说：“我写一封信，你径奔野吴山通天寨，去请万马巴得斯、万马巴得里、万马巴得泰，带领他合岛的兵将；再约请野马川大将、镇守西海三川都督盖天保，叫他们等齐集人马，急速前来帮助我夺回飞龙岛，与官军决一死战。”

盖天雄接过书信，出了本营，叫小番备马，带着四个马牌子来到海岸，将马牵上船去，坐着一只浪里钻，带着十二个水手，一直扑奔野吴山。路过野马川，见了他哥哥盖天保说：“金氏兄弟与官军开仗，西路天王竟不辞而别，现在飞龙

岛失守，金景豹等被擒，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盖天保一听，气往上冲，赶紧发火牌令箭，齐集各路人马，要帮助金景龙夺取飞龙岛。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一八回 盖天雄受困请救兵 野吴山进兵飞龙岛

话说三川都督盖天保听说这件事，不由怒从心上起，立刻拿火牌令箭，调他手下各路兵马。调齐了三万兵，收拾军装，预备战船，要离开野马川，径奔西海岸去见金景龙。又打发他兄弟奔野吴山，去请万马巴得斯。

野吴山这座海岛方圆有一百三十余里，跟飞龙岛不相往来，也是弟兄三个独霸一方，并不属十路天王所管。盖天雄来到野吴山的地界，有把守汛地的头目吴大力、副头目阎得勇，问明来历，便带着他上山回话。这山上是方圆十里地的一座山城，那万马巴得斯身高九尺以外，面如熟蟹盖，粗眉金眼，海下黄焦焦一部胡子，红绸子缠头，薄底靴子，在当中坐定。在他上首，坐着一人，面皮黑紫，也这样打扮，这是他兄弟万马巴得里。下首坐着一人，大脑袋，身高约有九尺，面似乌金纸，环眉大眼，蓝绸子缠头，一身青衣服，正是万马巴得泰。亲弟兄三个独霸野吴山，山里出产些珠宝、牛羊，很是富余。万马巴得斯自称静海王，今天一见盖天雄来到，吩咐赶紧看座。万马巴得斯说：“贤弟从哪里来？有何公干？”盖天雄说：“奉我家大王之命，来请三位岛主，发全岛之兵，帮我家大王夺回飞龙岛。”万马巴得斯一听，问道：“你家大王的飞龙岛，被何人所占呢？”盖天雄说：“你老人家

不知道，提起这话，真是祸从天上来。只因我家大王有一个拜兄，家住八卦山周家寨，姓周名百灵，乃是东五路天王手下的丞相。此人足智多谋，他给白天王摆下一座木羊阵，现在白天王跟官军合约打赌，若是百日内破得此阵，情愿甘拜下风，年年来朝，岁岁称臣。官军营访知木羊阵乃是周百灵所摆，有差官到八卦山去拿他，便逃至我们飞龙岛，叫我家大王给他报仇。我家大王定下了一计，请十路天王和钦差彭中堂赴会，打算把彭中堂拿下做押帐，叫官军甘拜下风，让出骆驼岭和嘉峪关来。不想被马玉龙保着彭中堂，闯出了重围。东五路天王白起戈、孟得海、万延龄三人也意自回去，并不帮着打仗；西五路天王沙鸿天反倒帮着官军，冯金龙、霍四虎、杨得山、马得安四位天王见沙鸿天一反，也带兵各自去了。邓福伯、丁三郎见事情不好，撤队回转贺兰山。现在就剩我家大王在西海岸跟官军交战，二大王、三大王俱被官兵擒获了。沙鸿天又带固原提督高通海、凉州副将常清、抢占了飞龙岛。我家大王此时前进无门，后退无路，首尾不能相顾。周百灵声言探贼，已不辞而走。故此我家大王派我来请岛主，带合岛之兵，帮我家大王夺回飞龙岛。我路过野马川，又邀了我兄长三川都督盖天保，一同协力相助。”万马巴得斯闻听此言，心中暗想：“自己跟金景龙知己之交，不能不去。”便说：“你先回去吧，我这就起兵协力相助，随后就到。”立刻传令，调手下大小牌头。他手下有兵十万，留下了一半，叫万马巴得泰看家。他带着二十员上将，又调虎牙峪的大将龙飞雄为大元帅，挑选战船二百只，雄兵五万，由野吴山起身，一路上旗幡招展，浩浩荡荡，秋毫无犯。

这一日巡船来报：“要奔东北是金景龙扎营的地方，要奔飞龙岛得向正北。”万马巴得斯一声令下：“先抢飞龙岛！”前敌龙飞雄便带着大队，一直扑奔正北。正往前走，只见对面号炮惊天，旗幡招展，战船一字摆开，中间带兵的大将乃固原提督高通海，左边是凉州副将常清，手托浑铁点钢枪。龙飞雄吩咐列开队伍。高通海往前面一看，见龙飞雄身高九尺，头上红绸子缠头，手使锯翅飞镰大砍刀，面如紫玉，浓眉大眼，年有三十上下。原来沙鸿天带兵围困飞龙岛，将金景龙的家口拿住，不杀也不放，派手下看守着，只等拿住金景龙，再行商酌办理。今天听到外面号炮惊天，有探子来报：“现有野吴山的万马氏弟兄，带兵来抢飞龙岛。”沙鸿天吩咐手下将官，各守汛地，严加防范，务须谨慎小心。外面高通海刚刚列队，就见对面龙飞雄站在船头，把刀一顺，叫官军营之人出战。高通海手下的守备何成，年有四十以上，五品顶戴，一声喊嚷：“好贼徒！你竟敢前来送死，待你家何大老爷前来拿你。”拧枪照贼人分心就刺。龙飞雄并不答言，见枪刺来，用手中刀往外一崩，趁势搂头就砍，这一变招，顺水推舟，名曰仙人问路，拦腰一斩，可惜何成竟死在贼人手下。高通海旁边有一千总魏尽忠，手使一口春秋刀，打算要替何成报仇，跳过去并不答言，摆刀就砍，三五个照面，也被贼人劈为两段。高通海一看贼人甚是骁勇，自己心中甚是犹疑，有心过去跟敌人水战三合，一想穿着官服，须得换上水衣水靠。他本来足智多谋，就凭手中一口刀，屡次高升，官运甚旺。自己刚要过去，就听后面一声呐喊：“大人请放宽心，待末将前去拿他。”高通海抬头一看，乃是右营记名的守备吴长寿，手

使三股烈焰托天叉，赶过去一声喊嚷，两条船一碰，抖叉分心就扎，几个照面，也被贼人所杀。

书要简短，官兵营连败数阵，这才恼了凉州副将常清，一摆手中浑铁点钢枪，驾船扑奔龙飞雄，抖丹田一声喊嚷：“好贼人！休要逞强！”论说龙飞雄在野吴山也算是五虎上将，今天跟常清一较量，三五个照面，就知道常清能为出众，自己得多加小心。两个人大战起来，杀得常清性起，施展开家传的五色断门枪，真有神出鬼没之能，招数一变，冷不防一枪竟将贼人刺死。番兵一阵大乱。万马巴得斯见招讨大元帅阵亡，他就急了，自己亲身催船过来，把队伍排开，往对面一看，见常清犹如半截黑塔一般。万马巴得斯手中使的是雁翅铜，水里使的是钩镰枪，用手一指，说：“对面黑汉！尔是何人？”常清说：“你家大人乃凉州副将镇铁塔常清是也，奉中堂之命，特意前来剿灭尔等叛逆之人。”万马巴得斯一听，气往上冲，心想：“自生人以来，威震四方，未曾遇见过敌手，今天见这黑汉却甚是雄壮。”便吩咐手下擂鼓助阵。他一摆手中兵刃，要与常清大战，以决胜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一九回 周百灵复夺金家坨 双枪将大战沙天王

话说万马巴得斯传令手下战将，弓上弦，刀出鞘，四面围绕，不可放高通海逃走。他一摆兵刃，照定常清分心就刺。常清使手中浑铁点钢枪往外一崩，两个人走了三五个照面。常清杀得性起，把枪的招数施展开来，展眼之际，使了一个怪蟒钻窝，万马巴得斯用兵刃往外一磕，没有磕动，竟被刺透前胸，当时阵亡，倒在船头之上。番兵一阵大乱，万马巴得里上前一看，大吃一惊，心想兄长死了，我非得报仇不可，先叫人把死尸搭在后面，自己一声喊嚷，说：“小辈别走！”一摆手中四棱镔铁棍，搂头就打。两个人正杀得难解难分，只听飞龙岛内火炮惊天，人声呐喊。高通海回头一看，见飞龙岛内狼烟四起，沙鸿天带兵败下。有探子来报：“回禀高大人，大事不好，现在由那边山路上出来一队生力军，都是青绸子缠头，一身青，为首三员大将，打着飞虎帅字旗，一人手使一对双戟，与沙天王交战甚是骁勇，沙天王手下死了三员大将，飞龙岛、金家坨已经失守，沙天王败出了岛口。”高通海一听，知道事情不好，恐首尾受敌，吩咐探子再探，看是哪路兵马，再回来禀我知道。

书中交代：周百灵自那日见金景虎、金景豹被擒，只吓得惊魂千里，连夜逃到贺兰山来见白起戈。周百灵要求白天

王发兵，白起戈说：“孤家已然跟官军订下打木羊阵之约，如百日内破了阵，我甘拜下风；他如破不了，那时就把嘉峪关外之地让出。我焉能出尔反尔，这件事我可不能依你。”周百灵碰了钉子，自己走了。出来站在山坡上，痴痴呆呆地发愣，心想如今已闹得家破人亡，自己又如何对得起金景龙？这时忽然想起一个地方来，何不径奔九龙山玄天寨，去找双戟大将菊文华，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菊天龙，一个叫菊天虎，手下有二十五员上将。自己想罢，拨头径奔九龙山而来。

这九龙山方圆有五六百里地，也属天王所管，有两万余兵。那菊文华跟周百灵也是八卦之交，生死的弟兄。周百灵来到这里，往里一回禀，菊文华亲身迎接进去，两个人一叙离别之情。菊文华问道：“贤弟，今天来此何干？”周百灵撩衣跪倒，说：“兄长！你要救我，我就起来；你若不救我，我就不起来。”菊文华连忙用手相扶，说：“贤弟起来，你我知己交情，有话何不请说？”周百灵就把自己已往之事说了一遍。菊文华一听，说：“贤弟！你既说到这里，我给你发一万兵去搭救金景龙，只恐官军人马甚众，我去时也不能济事。贤弟有什么高妙主意，此去定准可以取胜？”周百灵说：“我有个主意，准可以取胜，咱们调齐了人马，给他个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用兵之道，讲究天时地利，只要兄长言听计从，我准可以把飞龙岛夺过来，我也对得起金景龙；如夺不了飞龙岛，我就无脸再见金氏弟兄了！”菊文华说：“好！”便吩咐手下把两位少山主请来。手下人答应，不多时就把菊天龙、菊天虎找来了。周百灵抬头一看，见菊天龙年有三十以外，黑紫脸膛，浓眉大眼；菊天虎是白净脸膛，细挑身材，俊品人

物。两个人说：“周叔父！你老人家好。”菊文华说：“你周叔父今天来此，非为别故，只因飞龙岛失守，前来求救。我已把兵符令箭交与你叔父调遣，赶紧击鼓升帐，齐集诸将点名。”这里的大元帅姓施名标，外号人称镇海龙王，在水内使三截钩镰枪，在马上使长把紫金刀，手下还有十多员偏将，也都是武艺超群，个个用青绸子缠头，一身青。他等上山来参见山主，大家都通了名，便叫镇海龙王施标为前部先锋，带领一万飞虎藤牌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左军先锋菊天龙、右军先锋菊天虎，各带三千兵。后队由周百灵统带九千兵，一共二万五千人。菊文华是在冯金龙手下统领三军，各处由他调遣，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今天拨两军去取飞龙岛，只留一军看家。

次日人马起身，离飞龙岛一百一十里地，周百灵便传令把人马扎定，派精明强干的探子，到飞龙岛去探访消息。这个探子回来禀道：“飞龙岛城外是沙鸿天带兵把守，水路是固原提督高通海。现有野吴山发来的人马，是万马巴得斯弟兄，尚未开仗。又有野马川镇守都督三川盖天保发来人马，与金景龙合兵一处，两下也未开仗。菊天龙、菊天虎把偏将、牙将调齐，周百灵吩咐再探，这才击鼓升帐，聚集诸将，对镇海龙王施标说：“这个机会甚巧，只等探子来报，要是野吴山、野马川与高通海交仗，那时咱们绕道进兵，由飞龙岛西北，走白云涧，搭木板桥过去，可以抢夺飞龙岛。”施标一听，这个主意甚好。

这天，果然探马来报：“万马巴得斯王与固原提督高通海开仗。”周百灵即吩咐兵分四路，头一路就是施标。大队到了

摩云岭白云涧，依仗人多，山上的树木现成，立刻搭桥过去，绕过两道岭就是飞龙岛。这座城方圆有十余里，城门紧闭，外面是沙鸿天带兵把守。施标的大队刚一绕过树林，要西边把守汛地的是沙鸿天的大殿下沙文龙，忽见来了一队生力军，一看是九龙山来的人马，不容分说，他一摆兵刃就刺。施标用手中钩镰枪相迎，两个人大战了三四个照面。菊天龙、菊天虎赶来接应，沙文龙一看事情不好，自己兵微将少，难以抵敌，便带队往下败走。沙文虎刚要上前接应，却被沙文龙的败兵冲乱了队伍。周百灵督着大队一杀，不到两个时刻，便抢回飞龙岛，两下合兵，前去协助万马巴得斯。

周百灵抢回了飞龙岛，将城门一开，见金景龙的家眷俱未损伤，里面府库粮仓一概没动，这才安置好了，派人把守岛口。此时菊文华也赶到了，周百灵说：“若非兄长助我，焉能复夺飞龙岛？你我快合兵去助万马巴得斯，跟官兵交战。”立刻吩咐探子去探万马巴得斯跟高通海的胜负如何？工夫不大，探子回报：“固原提督高通海大获全胜，万马巴得斯阵亡，万马巴得里督队交锋，未分胜负。”周百灵赶紧吩咐菊天龙、菊天虎各带三千生力军，由镇海龙王施标督队前去，将高通海赶出西海岸。大汉常清正与万马巴得里杀得难解难分，忽听山坡上号炮惊天，无数人马闯出飞龙岛来。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二〇回 花逢春进兵西海岸 马玉龙奋勇战敌人

话说高通海督队正与万马巴得里交战，见飞龙岛闯出无数人马，打着飞虎旗，这里队伍一乱，就同沙鸿天的兵船败出了西海岸。沙鸿天带着战船，扎在南岸。周百灵心中甚为喜悦，带兵防守飞龙岛。此时高通海便带着诸将回归官军营。

自那日两军阵前，张文彩先生擒了金景虎、金景豹，依着彭中堂、庆将军，就要把两个人杀了。马玉龙过去回禀大人：“不必杀他两个，留着大有用处。”大人说：“既然如此，把他两人先押起来。”这天，马玉龙列队，叫金景龙出来答话。金景龙骑马出来，怒气填胸，说：“马玉龙！我两个兄弟俱被你拿获，今天你我要分个强存弱死。”马玉龙说：“我与你素无冤仇，你要知时达变，趁此急速收兵，把周百灵送出来。你要隐藏周百灵，那时我把飞龙岛打破，把你等拿住，全都碎尸万段。还有一节，你若献出周百灵，我便把你兄弟放了回去。”金景龙说：“周百灵是我的拜兄，我既把飞龙岛失守，有死而已。”说罢，跟马玉龙交战，未分胜负，天晚各自收兵。

这天金景龙正在愁闷，忽有探子来报：“现有野马川三川都督盖天保，带兵马来。”盖天保见到金景龙，先叙寒温，然后就问军旅之事。金景龙把已往之事，如此如彼向盖天保述说一遍。盖天保气得拍案大嚷，说：“兄长请放心，小弟带

兵前来，管保把官军营杀个片甲不回，给兄长夺回飞龙岛。”这天正要亮队开兵，忽有探子来报：“现有野吴山的万马巴得斯兄弟，统带四万余人马，率众至飞龙岛奋勇攻杀。”金景龙吩咐再探，心想：“如胜了便趁势去抢回飞龙岛，如败了就前去接应，这总算是请来的客兵。”探马走后，金景龙立刻把队伍点齐，刚要动身，又有探马来报：“现有周百灵不知请来哪家山寨的人马，已把飞龙岛夺了过来。”金景龙吩咐赶紧齐队，迎接周百灵、菊文华、万马巴得里，再派探子去探高通海败至何处扎营？

正说着话，只见周百灵坐着一只小船，同菊文华一起来到。金景龙、盖天保带队迎接。周百灵一见就说：“金贤弟！自那日听说飞龙岛失守，我也没回来跟你商量，便去约请各路兵马，已将飞龙岛夺回，贤弟的家口并未损伤，所有府库仓廩一概未动。”金景龙一听，这才放心，彼此行礼。菊文华说：“明天我会会这个马玉龙，看他是何如人也？”众人说着话，来到金景龙营中落座。他这营一半扎在旱岸，一半却是水师营，紧临海水。众人一谈说，金景龙就问万马巴得里说：“大哥怎么还没来？莫非还在后面。”万马巴得里说：“我大哥业已阵亡了。”金景龙一听，唉了一声说：“不知被何人所杀？”万马巴得里说：“我听说，是个使枪的黑脸大汉，还不知道名姓，我总要找到这个人，替我兄长报仇。”金景龙说：“明天跟官军开战，派周百灵、盖天雄带本队人马去把守飞龙岛，将菊天龙、菊天虎换来。”周百灵一听这个主意甚好，连夜坐船回飞龙岛去换菊天龙。次日早晨刚要齐队，有人禀报：“简寿童由黑风岛带着五百只船来到。”金景龙吩咐有请。

简寿童自周百灵事败之后，就去奔黑风岛一个知己的朋友。那岛主姓花名逢春，外号人称闹海银龙，乃是西五路天王马得安手下的一员大将，手使月牙方便铲，水里使的狼牙剑。简寿童跟他是磕头兄弟，他手下有三千水鬼兵，都久经水战，能在水里呆几天。还有五百只炮船，操演的水炮，都是他按西洋的妙法，自己出的主意。简寿童跟他一说，花逢春很不愿意来帮助。后来听到金景龙跟官军交兵，被官军杀得大败，走投无路，简寿童甚为着急，苦苦求他快发救兵，花逢春不得已而为之，这才调了五万兵，五百只战船，回明了马得安，带领两员大将，来帮助金景龙跟官军营开仗。这天督队到了西海岸，金景龙早已得信，摆队迎接进来。金景龙说：“贤弟，你来的甚好，我这里正在用人之际，今天要跟官军营决一死战！”众人跟简寿童行礼已毕，金景龙这才把队伍调齐，旗幡招展，耀武扬威。

此时，彭中堂与马玉龙正在商议，必得战败了金景龙，交出周百灵，才能破那木羊阵。中堂大人说：“方才高通海来禀报，说周百灵约请九龙山的人马，抢去飞龙岛，金景龙又约来了野吴山、野马川的兵马，还有黑风岛的兵船，贼人合兵一处，今天我军要设法迎敌。”马玉龙说：“是。”立刻会同宁夏总镇徐胜，带领众家老少英雄战将，放了三声大炮，列开了队伍。贼队由西边而来，两边把队伍各自扎住。金景龙今天手下有了雄兵猛将，他把钩镰枪一顺，指名要马玉龙出战。马玉龙把诸将点齐，只见贼队中出来一员大将，正是闹海龙王施标，来在两军阵前讨战。马玉龙打算亲身出去，忽听旁边有人喊说：“大人暂息雷霆之怒，谅此无名小辈，何必大人

前去，待我去拿他！”马玉龙一看，乃是他拜兄邓飞雄，把手中红手宝刀一顺，蹿出队外，喊道：“贼辈，你何人？通上名来。”施标通上名姓，摆三截钩镰枪分心就刺，邓飞雄一闪，用红毛刀一迎，打算要把贼人的兵刃削断，焉想到施标也是久经大敌，急把钩镰枪撤回，两个人走了三五个照面，邓飞雄终于把贼人的三截钩镰枪削断，把施标吓得胆战心惊，往回就跑。邓飞雄往前奔去，贼人败回了本阵。万马巴得里一看，气往上冲，一摆手中燕翅鎗，来到阵前，点名叫马玉龙出来。马玉龙刚要去到阵前迎战，旁边醉尉迟刘天雄一催坐下乌骓马，手执钢鞭，来到两军阵前，一声喊嚷：“贼人休要逞能，马大人焉能跟你这无名小卒动手，待我来拿你。”万马巴得里并不答话，两个人兵刃并举，大战十余合，不分胜负，真乃棋逢敌手。追风侠万里老刘云恐儿子受伤，自己摆兵刃赶至两军阵前，说：“天雄且闪在一旁，待我拿他。”万马巴得里见来了一位老英雄，苍头皓发，须眉皆白，忙问：“来者你何人？”刘云通了名姓，两个人刚要交手，就听那边又是一声喊嚷，来了一位惊天动地的大英雄。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二一回 镇铁塔大获全胜 忠义侠夜劫番营

话说追风侠刘云正要与番将万马巴得里动手，只见正南上黑糊糊一片，过来了五百马队。为首一员大将，头戴青呢得胜盔，三品顶戴，身穿灰色单箭袖袍，肋下佩刀，薄底靴子，手使浑铁点钢枪，面似乌金纸，粗眉大眼。来者非别，正是凉州协镇镇铁塔常清。他同沙鸿天败出飞龙岛，便会同高通海在海岸扎营。高通海说：“你我失于防范，飞龙岛得而复失，只恐中堂大人见怪。”常清说：“用兵之道，胜败乃兵家常理，出兵开仗，谁也不能说准胜准败。先派探马去探探，在金景龙开仗之时，咱们去打个接应，只要把他战败，也算奇功一件。”

这天，常清正与高通海商议军机大事，有探子来报：“现有金景龙与九龙山、野吴山的人马会合一处，跟马大人开仗。”高通海立刻吩咐齐队，留沙鸿天看守水师寨，不必前往；派常清为前敌，去给马大人打接应。常清带着五百马队，刚来到战场，见追风侠万里老刘云抖擞威风，正要与万马巴得里交战。常清这才一声喊嚷，说：“老英雄，把这件功劳让给我吧！”老英雄不肯跟常清争功，往旁边一闪说：“既是常大人前来，我把这件功劳让给你吧。”常清并不答话，抖浑铁点钢枪分心就刺，万马巴得里摆燕翅鎗相迎。两人一场大战，三

十余合，不分胜负。常清杀得性起，假装败阵，往南就跑，贼人哪里肯舍，刚往前一赶，常清回马一枪，这是他家传的五虎断门枪，专于败中取胜，一个冷不防，竟将贼人万马巴得里刺于马下。他的两员副将，一个叫庞得利，一个叫周得勇，见主将阵亡，急出离本队，要给万马巴得里报仇，一个使长柄月牙开山斧，一个使三股烈焰托天叉。这两个人出来的急，回去的快，庞得利被常清一枪杆打在脊背之上，周得勇腿上也着了一枪，俱各带伤败回。

金景龙一看，气往上冲，自己就要亲身出马。忽听旁边一声喊嚷：“大王休要动手，待末将前往。”金景龙回头一看，原来是菊天龙，连忙在马上欠身说：“菊少将军！须要小心。”菊天龙说：“无防。”催马出了本队。常清一看贼队出来的这员将官，年有三十以外，手使双枪，头上青绸子包头，薄底靴子，在马上倒有点雄壮之气。常清有些爱慕之意，便用手巾中铁点钢枪一指，说：“小辈！你要知时达务，趁早马前归顺，你家大人枪下留情，如若不然，叫你枪下做鬼，死无葬身之地。”菊天龙说：“你要赢得我的手中枪，我就归降于你，若赢不得我，今天休想逃命！”常清说：“好，撒马过来！”一抖手中铁点钢枪，怪蟒钻窝，金鸡乱点头，照定贼人分心就刺。菊天龙将双枪往上一崩，二人战了数十合。忽然西北上阴云密布，雷雨交加，双方各自罢兵息战。

马玉龙收兵回来，同高通海面见中堂大人。马玉龙说：“今天贼人必不防范，用兵之道，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今值雷雨大作，贼人料必大意，晚上如去偷营劫寨，管保杀他片甲不回。”立刻传令，派常清帮着沙鸿天水战，劫杀贼队；派

总镇徐胜、副将刘芳为前敌，各带战将八员；提督高通海作为后路；马玉龙自统大军。顷刻间，人马径奔番营而去。天有四鼓时，雨过云散，满天星斗。番兵正在熟睡，官兵左边放火，右边呐喊，只杀得番兵七零八落，官兵大获全胜。金景龙带着败兵奔回飞龙岛，半路上正遇沙鸿天兵船，又被劫杀一阵。三川都督盖天保的前敌战船都被烧了，人马死者不计其数。盖天保带着败残兵船，竟自逃走。金景龙败进飞龙岛，官兵战船四面围上。菊家父子一见事情不好，也带着自己的兵队，并不管金景龙胜败输赢，竟自走了，这些番兵都是打胜不打败。

天光大亮，金景龙放声大哭，说：“这一败涂地，该如何？”周百灵说：“贤弟不要悲伤，此事皆因我一人所起，才闹得这般景况。我再去搬请几路人来，就凭我三寸不烂之舌，我到大西洋去，约请了人马来，再报这一败之仇，贤弟你要耐心死守！”此时就是花逢春，简寿童没走。金景龙说：“我两个兄弟已经被官军营所拿，我非死不可。”简寿童说：“不要紧，前者不是还拿住他们一人，如今只要再拿住他一人，换回二位岛主，未为不可。今晚我同兄台去偷营劫寨，这一阵要是得胜，咱们还可重整军威，如不得胜再说。”金景龙一听，也只好如此，赶紧派出探子去探。

此时官军营的兵都在海岸扎营，沙鸿天在飞龙岛的正南山下扎下了水师连营，足有八里地，有常清跟他在一处。探子探得明白，金景龙便吩咐留下盖天雄看家，带着花逢春、简寿童，也是分三路进兵，花逢春为左军，简寿童为右军，金景龙督着大队，共有两万人马，顺着山坡下来。先叫探子去

探，探子回禀说：“现在官军营犒赏三军，正吃着胜酒，彭中堂也在中军帐喝酒，营里更号不鸣，兵无纪律。”金景龙说：“这可是该我成功。”自己催马往前，来到官军营营门一看，并无人巡更走号，便往里一闯，来到中军帐，远远看见彭中堂正端坐喝酒，自己想着过去将彭中堂结果性命，不料往前一催马，竟连人带马坠落陷坑。简寿童、花逢春一听官军营人声呐喊，金景龙失事，赶紧将后队改作前队，就要逃走。忽然号炮惊天，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为首两员大将挡住去路，左边是那总镇大人徐胜，右边是副将马玉龙，一声喝道：“贼将哪里走？等候你们已有多时。”简寿童不敢交战，督队往外就走。花逢春摆手中春秋刀，跟马玉龙大战了三四十合。官兵越围越多，花逢春见事不好，拨头往外闯出重围，也算得是一位勇将。马玉龙不肯赶尽杀绝，叫他逃命去了。

马玉龙收兵，进了中军帐，早有刘得猛、刘得勇绑着金景龙听候命下。此时天光已然大亮，马玉龙这才请示钦差大人。彭中堂升了中军帐，吩咐把金景龙押上中军帐来。贼人怒目横眉，并不下跪。两旁众差官喊嚷：“贼人大胆，既已被擒，还敢这样目无法纪。”中堂说：“金景龙，本部院有哪样亏负于你？你要设这狠毒之计来谋害我！”金景龙低头不语，大人吩咐把他推出砍了。忽听有人一声喊嚷：“刀下留人。”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二二回 金景龙失机被获 李七侯得遇英雄

话说钦差大人要斩金景龙，旁边有人喊刀下留人！抬头一看，正是马玉龙。大人说：“马玉龙，你还给他讲情么？似此叛逆之贼，早就该杀，你为何拦阻？”马玉龙说：“大人暂息雷霆之怒，论贼人本当斩首，因想到当初孔明兵定南蛮之时，七擒七纵，使南蛮永不复反，现在他在这边外之地，中堂杀了他，无非碾蝼蚁一般，如施恩放了，他必知恩感德。”大人一听，说：“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呢？”马玉龙说：“大人可以放了他，摆酒筵恩礼相待。他还拿住咱们的曾天寿，现在他营中，再说这人性情刚暴直率，如以恩礼相待，他定知恩报德！要不然，刀割脖子，他也不怕。”大人说：“既然如此，把他推了回来。”两旁人一声答应，把金景龙推了回来。大人说：“金景龙！方才我跟你说话，你一言不发，本应将你斩首，奈你是个粗鲁之人，听人蛊惑，妄动干戈，伤害生灵，自己才闹得家破人亡。”大人吩咐把金景虎、金景豹也带上来，说：“我今天一并把你等放走，要打仗也在你，若再拿住，可就不能放了。”两旁把绑绳解开，三个人一齐跪倒行礼，说：“大人这番格外恩施，我兄弟实深感念，从此回转金家坨，再不进兵。”大人又吩咐把他等的马匹和东西，一概还给他们。

金景龙弟兄三个这才告辞，出离了官军营，来到海岸。走

到道路上，金景虎说：“大哥，你我受了周百灵的蛊惑，咱们原来跟彭中堂无冤无仇，俱都是周百灵一人之过。你我回去，把曾天寿放了，从此罢兵息战，你我都是死而复生的人。”弟兄三人坐船回到飞龙岛，先到里面把曾天寿放出来，也是优礼相待，派一只小船将他送回官军营。简寿童、花逢春两人给金景龙道了受惊，金景龙说：“我弟兄受周百灵一时蛊惑，约请各路兵马，跟官军为仇，闹的一败涂地，我弟兄俱皆被擒。幸彭大人有好生之德，不忍杀害，把我弟兄放回，你等也各带人马回去吧，不必给我助威，我也不再打仗了。我给彭大人写一个告罪的禀帖，再写降书降表，送马五百匹和羊皮货币实物，着盖天雄送去，从此罢兵息战，只求彭大人施恩，那彭中堂真是忠心为国为民之人。”便把所有礼物交盖天雄送到彭中堂大营，彭中堂把礼物留下，款待盖天雄。又打发差官去见金景龙，跟他要周百灵。金景龙立刻给彭中堂回信，说：“周百灵已经由我这里逃走，不知去向。”彭中堂便把大队人马撤回宁夏府，派人各处寻找周百灵；又出下赏格；如有人拿获者，赏银千两，如兵丁拿获者，还要保他升官。手下各差官分头去各处探访消息，中堂大人暂时就在嘉峪关扎营。

这天马玉龙正在中军帐闷坐，心中甚为着急，如拿不着周百灵，这座木羊阵就不能破，虽有众老少英雄，也是无法。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人，正是老英雄景万春。马玉龙一见，心中甚为喜悦，说：“你老人家从哪里来？到此何干？”景万春说：“我有一件事来见大人。”马玉龙说：“老英雄有话请讲，今天晚间我也无事。”景万春说：“我来见大人，就为了周百

灵，他这一走，必是远遁他方，到各处蛊惑人心，还恐刀兵再起。大人可以回禀中堂，不要传令拿他，就说中堂已赦了他的罪，一概不究，大约他听见这个信，也就敢出头显露了。然后派人访查他的下落，准知他在哪里，再动手拿他，岂不伸手可得。这时节传令拿他，必然打草惊蛇？”马玉龙一听这话，甚为有理，便说：“老英雄所论甚善，明天我就去回禀中堂大人。”景万春便回归自己的帐篷。

次日，马玉龙把这片话回禀了中堂大人。大人沉吟半晌，立刻传令，俱照马玉龙所说的办理。暗派追风侠刘云、神枪太保钱文华、神拳太保曾天寿、追云太保魏国安、飞行太保姚广寿出去访查周百灵的下落。又派千里独行侠赛判官邓飞雄，带花枪太保刘得勇、花刀太保刘得猛、飞叉太保赛专诸赵文升、飞刀太保小孟尝段文龙出去密访。马玉龙同金眼雕和伍氏三雄，带着邱明月、孙宝元、姚猛这八个人也一起出去。碧眼金蝉石铸，同武国兴、纪逢春、孔寿、赵勇、胜官保、冯元志、赵友义这八个人又是一起。大家分四路出去寻访。公馆有陈山、周玉祥、苏永禄、李珮、苏小山、李福有、李福长、小太保钱玉、小白猿窦福春等看家。

单说石铸等八个人出了嘉峪关。石铸自己一想：“要访查此事，总在村庄镇店，人烟稠密之处。”便径奔西北而去。走出有六十里之遥，来到一座荒山野岭，抬头一看，树木森森，上面有一座古庙。石铸心中忽然一动：“那周百灵如要隐藏，想必就在山里，若非庙宇便是石洞这些避人之处，都是轻易没人能到的所在。”这才同着众人，顺山坡径奔这座庙来。到了切近一看，原来这座庙叫玉清观，东西角门俱都关闭着。石

铸上前叩门，等的工夫甚大，才见里面出来一个道童，把门一开，说：“你们几位找谁？”石铸说：“我们来拜访拜访庙主，当家的在家否？”道童说：“现在庙里，你们几位贵姓？从哪里来。”石铸说：“我姓石，我们从嘉峪关而来，你们庙主姓什么？”道童说：“我师父姓李，我有一个师兄，这庙里就是我们师徒三人。”石铸同着众人往里就走，进了头屋大殿西边的一座角门，在院里有些假山石，绕过这院，是北房三间，东西配房各三间。童儿头前领路，一掀帘子，说：“师父，有几位施主前来拜访。”只听里面一声无量佛，石铸一瞧这个老道，就如是绿林中人，身高八尺，头戴青布九梁道冠，身穿蓝绸道袍，白袜云鞋，面皮微白，眉分八彩，目如朗星，海下花白胡须，看那样子很是神清气爽，潇洒自然。他向众人打一稽首让座，见众人高矮不等，说话口音也有江南的，也有直隶的，就一一问了姓名。童儿随即献上茶来。

石铸听这老道说话，是直隶顺天的口音，便问道：“仙长说话是直隶口音，因何来到这里出家？”老道说：“我也是因为一口气，看破了世事，故此来到这里出家。我是顺天府三河县人，姓李，江湖中有个白马李七侯，那就是我。”石铸说：“当年彭大人做三河县，后来三到白马李新庄请阁下，保着去上河南巡抚任的就是尊驾？”李七侯说：“正是，我因为跟玉面虎张耀宗赌气，这才出家。”石铸说：“提将起来，原来是前辈老英雄，我姓石名铸，绰号人称碧眼金蝉，我等俱都跟彭中堂当差，因为木羊阵的事，出来访拿周百灵。”李七侯说：“你们要问周百灵，还真问着了，听我慢慢说来。”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二三回 刘云闻歌访隐士 鸿年泄机献阵图

话说碧眼金蝉石铸一听这老道原来是白马李七侯，当初也跟彭大人当过差的，这才把跟大人西下查办，怎么合约打木羊阵，今天分四路出来寻找周百灵的话，从头至尾对李七侯一说。李七侯一听，说：“原来你们几位老爷是出来找周百灵的，要早来一日就好了。周百灵跟我相好，今天早起才打我这里走的。他因为金家坨金景龙大败，就上西五路天王那里去求救兵，被马天王把他威吓出来，说他搬弄是非，他去见霍四虎，霍四虎也未应允。到了九截山，那里有个八卦玄天寨，老英雄姓郑名魁，别号人称通天大王，善晓奇门遁甲，能呼风唤雨，拘神遣将。这位郑老英雄原本是他师叔，能为艺业，又比周百灵胜强百倍，也未应允于他，因此才上我这里来。我也劝了他半天，无奈良言难劝傲性人，他今天一早走了。我问他上哪里去，他说要上大西洋搬来人马，再为报仇，如不能搬了兵来，也就死在山林海岛，永不见人。你们几位要早来一天，也就赶上他了。”石铸说：“原来如是，我们也不必找他了，现在就回嘉峪关，把这件事回禀中堂大人。”李七侯说：“众位来到我这里，荒山野岭，无以为敬，庙中有现成的素斋，众位可以吃点。”石铸等人走乏了，也觉着有点饿，便说：“既是道兄赏饭，我等叨扰。”

李七侯立刻吩咐童儿备办素斋，石铸等人都在这里吃完了饭，天色已然平西。石铸说：“今天也不能走了，咱们盘桓一日吧。”李七侯说：“好。”众人便闲坐谈心。李七侯提起了当年怎么出世，捉拿左青龙，后来左青龙怎么搬弄人情，大人丢官，黄三太指镖借银，镖打窦二墩，群雄大聚会之事。石铸一听，说：“提起来，这都是当年的老英雄，我自学艺，就知道你的能为压倒群雄。赶到我盗玉马出世，真是能人倍出，从此再不敢自高自傲。跟大人当差后，到四处一看，更有强胜我百倍的能人。”李七侯说：“我跟你打听一个人，姓张名耀宗，绰号人称玉面虎，他三探画春园，五探剑峰山，捉拿活阎王焦振远，这个人还跟大人当差么？”石铸说：“这个人现已得了大同总镇。”李七侯说：“罢了，当初我跟大人当差时节，他刚出来，现在竟得了这么大的官位。”大家谈了一回话，也就安歇了。次日早晨起来，石铸众人告辞，李七侯送出庙门说：“石铸贤弟，我嘱咐你们众位一件事，见了大人，千万不要提起见着我，只恐大人派人再来找我。”石铸说：“是。”众人知道周百灵去了大西洋，不能找了，也只好回归公馆。刚到嘉峪关公馆，听差人说：“石老爷，你们众位回来了。”石铸说：“回来了。”听差人说：“昨日你们众位走后，有追风侠刘云老英雄请了一位大能人来，管保能破那木羊阵，就等你们众位回来。”

书中交代，追风侠刘云老英雄带四位英雄出去，一直走到日色西沉，眼前俱是高山峻岭，绕过山湾，忽然听到山坡上有人击剑作歌。老英雄刘云侧耳一听，有人正口占一诗，说：

怀抱凌云志，万丈英豪气。

田野埋麒麟，良禽困羽衣。

蛟龙逢浅水，反被鱼虾戏。

平生运未通，未遇真明帝。

刘云抬头一看，见这人有三十以外年纪，连忙赶奔上行行礼，说：“这位兄台贵姓大名？”那人见刘云是一位年迈的长者，精神百倍，后面跟了四位英雄，都是虎背熊腰，品貌不俗，不禁大吃一惊，说：“方才我一时烦闷，偶唱狂歌，不想惊动了众位贵客，此地不是讲话之所，请到寒舍一叙。”刘云一听，说：“好，尊府在哪里？”此人用手一指，见正西绿阴深处，树木森森，黑暗暗地似有一处人家。众人往前来至切近一看，路北有一大门，门口有几株垂杨柳，甚是清雅。那人举手往里一让，见这院中是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南倒厅五间，后面套着还有院子。这里有四个童儿伺候，众人来到北上房一看，见屋中满架书籍，这才落座。刘云说：“还未领教贵姓。”这位说：“小可姓郑，名叫鸿年，有个外号叫知机子，未领教众位贵姓，来此何干？”刘云通了名姓，又用手一指说：“那位是钱文华，那位是曾天寿，那位是姚广寿，那位是魏国安。我等在彭中堂手下当差，奉了大人谕，出来寻找一个人，路过宝庄，得遇阁下，也是三生有幸。”郑鸿年一看说：“原来是众位老爷，我久已仰慕这位彭中堂，乃是忠心为国为民之人。”钱文华说：“不错，要论这位彭大人，可称得忠心赤胆，乃一时名儒，作事正大光明，现在正跟飞龙岛金景龙交兵。”接着就把拿周百灵的话，从头至尾一说。郑鸿年说：“这座木羊阵怎么这样厉害，可有人去过没有？”刘云说：“虽然有人去过，可是几位都碰了钉子回来，未能将阵

破了，还死了一位差官，有一位副将刘大人也受了伤。”郑鸿年哈哈一笑，说：“实不相瞒，我就知道木羊阵必要伤几个人。当初周百灵摆阵的时节，我父亲还在世，就把阵图留下，说有朝一日，官军要来破此阵，叫我出去献上阵图，也可得一官半职。只因不肯轻易前往，这才因遁至今。现有幸遇众位，也是天缘凑巧，明天我就同众位到嘉峪关，见中堂献出阵图，然后带领众位前去破阵。”刘云等人一听，真如旱苗得雨，心中甚为喜悦，说：“郑庄主，何必明天再去，此地离嘉峪关不远，你我施展陆地飞腾之术，岂不展眼就到。”郑鸿年一听这话有理，赶紧回到自己屋中，把应用的东西打在包裹之内，又把老家人叫过来，嘱咐他好生照料家务。这才去到后面，到老太太跟前告辞，说他同众位差官要去嘉峪关。他把诸事办完，便与众人一同起身。天至黄昏时候，来到了嘉峪关。刘云叫魏国安、钱文华等四人陪着郑鸿年，先到差官房落座，他这才进里面来回禀大人。

中堂此时尚未睡觉，问道：“刘老英雄来此何干？旁边看座。”刘云说：“在大人台前，民子怎敢落座？”大人说：“坐下也好谈话，不要拘束。”刘云方才落座，有问立答。大人问：“刘老英雄有何话讲？”刘云说：“奉大人堂谕，同四位差官出去访查周百灵，走到浮牛山，得遇郑鸿年，他父亲原是一位隐士，家中现有木羊阵图。”中堂说：“原来如此。快把他请了进来。”刘云答应，出来把知机子请了进来，一见大人，便把阵图献出，这就要同众英雄去破木羊阵。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二四回 追刺客巧得真消息 欧阳德三打木羊阵

话说彭大人把郑鸿年请了进来，见此人身高六尺以外，面如白玉，二目有神，唇似涂脂，头戴新纬帽，身穿蓝宁绸箭袖袍，薄底官靴，恭恭敬敬地给大人行礼。大人说：“你叫郑鸿年？”郑鸿年说：“是。”大人说：“你原籍是哪里人？”郑鸿年说：“民子原籍是河南汝州人。”大人吩咐旁边看座。郑鸿年说：“大人在此，民子不敢落座。”大人说：“坐下好讲话，不要拘束。”郑鸿年告了座。大人说：“你由何处得来的木羊阵图？”郑鸿年说：“回禀中堂大人，民子父亲在世时，在西洋受过异人的传授，能知天文地理和各式各样的削器埋伏。后来隐居在此地，山后山前也有些果木树，自己就跟父亲念了些算学书。周百灵跟父亲交友，他的能为是跟我父亲练的。他从前投过师，没学好，我父亲收他做一个徒弟，在我家整整住了三年。后来他保了金枪天王白起戈，白天王待他如同上宾，又让他做了宰相。白天王在四绝山摆木羊阵，请我父亲去看地理，他按着天干地支，二十八宿置造。我父亲回来时，就画了一张阵图交给我，叫我收存，说将来这座木羊阵，必要难住多少英雄，叫我把阵图献出，也是自己的出头之日。我见众位差官出访拿周百灵，就知道大人在此住扎，故此斗胆来见大人，今已带来了阵图，请大人过目。”中堂接过阵图，

一看上面俱是蝇头小字，也看不清楚，这才吩咐把阵图拿下去，叫众差官大家看个明白，再禀我知道。众人点头拿了下去，一起围住观看，有明白的，也有不明白的。大家先摆酒款待郑鸿年，天晚各自安歇。

次日早晨起来，大家用完早膳，复又拿出阵图来一起参悟。郑鸿年说：“当初我父亲说过，我如前去破阵，非得有宝刀宝剑不可。”这时石铸等人回来，众人给他向郑鸿年引见了，彼此见礼。石铸顾不得先去见大人，也来到近前，一看阵图上分为四面，故名四绝山。四门按先天八卦，乾南坤北，离东坎西。一进阵门是八字锦连环道，脚下有翻板，非得脚踏万字势，才能进去驻足。此阵不可由上面蹿，上面都是冲天毒药弩，每十枝药弩中夹一枝滚白蜡汁五毒枪，打在人身上，毒气归心，准死无疑。进了头道门，一看是平川之地，掉下去却有脏坑、净坑、梅花坑。从东门进去，洞内有一条木龙，人要踏在削器上，这木龙就会出来，从两只眼中射出弩箭，从口里喷出滚白蜡汁五毒水来。西门瞧着是平川之地，进去脚踏削器，即出来一只大虎，从肚内喷出一股火烟，人要闻见就没命，两只眼也是两枝火箭。南边头道门里，有十二个猿猴，都是藤子做的，有走线，每个猿猴嘴里有一只金星毒药枪，喷在人身上肉就烂。一进阵，头一排是木羊，分金木水火土五行，人要碰上准死。过了木羊，里面是五道门，分五方五地，各门有五行人，各接方位，也有铜铸的、也有铁打的、也有藤做的，手是钢爪，千万别叫他抱住，每一个身上都有七十二只弩箭。进了这第二道门，瞧着也是平川之地，当中有一座楼，楼外四面有二十八宿的神像，是拿金银铜铁锡

做的，每个都有削器。当中这座楼名叫“中正楼”，乃是木羊阵的阵眼。那里头有藤梯，一进楼门，上有一道铁梁，砸下来能把人砸成泥酱。要是上梯子，到了半截，又会落下来两道铁闸板把人闸住。楼上头的天花板，安有十八个浑天球的铜罩子，不知道的，那铜罩子就会把人罩在当中。这座楼的厉害，里面的削器埋伏，阵图上俱注写的明明白白。大众看罢阵图，只等忠义侠马玉龙回来，再为商酌办理。

这天马玉龙同金眼雕回来，众人提说已经得了木羊阵图。马玉龙一听，心中甚为喜悦。金眼雕说：“好，我等出去两天，各处都访到了，并无下落。”原来，邱老英雄本是直肠汉子，性情最急，出去两天寻找不着，他便连嚷带骂。马玉龙一边劝解，说：“咱们找不着周百灵，也得设法破阵。”故此这才回来。他们听说有了阵图，金眼雕就说：“师弟！你去瞧瞧阵图，我也不认得字，你等前去破阵时，我来看家。”马玉龙正要过去看阵图，忽然间听到房上瓦檐一响。众人抬头一看，却是欧阳德来了。他头戴棉僧帽，身穿破衲衣，白袜僧鞋，左手拿铁烟袋，右手拿一把刀，跳下来一声喊嚷：“呔！我非把赃官脑袋带了走。”众人一愣，心想：“欧阳德怎么反了？”徐胜是他师弟，连忙问师兄所因何故？欧阳德并不答言，用刀见人就砍，正要奔上房行刺，金眼雕过去一脚把刀踢飞。欧阳德拿烟袋乱打，金眼雕便跟他来夺烟袋，把那烟袋也夺弯了。欧阳德翻身上房，竟自逃走。

众人说：“这可实在奇怪，欧阳德他不能反。”大众正在纳闷，外面邓飞雄、段文龙、赵文升、刘得勇等人回来了。刚一进来，邓飞雄说：“众位辛苦。”马玉龙说：“兄长回来了，

这两天出去，可遇见什么事没有？”邓飞雄说：“我们昨天路遇小方朔欧阳德，他说是由枇杷山来，问了问大人这里的事情，我对他说了个大概。他说也不用去找周百灵，他去破木羊阵，定规今天在公馆相见，故我们先回来等他。你们众位乱什么呢？”马玉龙说：“你还提欧阳德，方才他拿着一把刀反了，要来杀大人，我等已把他赶走。”邓飞雄说：“不能吧，欧阳德昨天见我们时还有情有理的，今天怎么就会造反？这事其中定有情节。”马玉龙正与邓飞雄谈话，就听公馆门口有人答话，说：“唔呀！众位辛苦，我要见中堂大人。”众人一看，由外面进来的还是和尚欧阳德，大家俱都一愣。

书中交代，欧阳德去朝了一次昆仑山，那时节大人正大战金家坨。他打昆仑山回头，走到青阳驿，正遇邓飞雄等五人。众人忙上前行礼，欧阳德答礼相还，说：“唔呀！众位从哪里来？”邓飞雄说：“了不得了！”就把周百灵怎么搬弄是非，开兵打仗的事从头至尾一说。欧阳德说：“原来如是，不要紧，我在昆仑受过异人传授，我破这木羊阵去。”要论欧阳德这身功夫，乃是红莲长老亲自传的，软功夫也已到了家，真是骨软如绵。达摩老祖易筋经，长拳短打，刀枪棍棒，他都无一不能。欧阳德要施展能为，到四绝山去破木羊阵。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二五回 欧阳德公馆见钦差 马玉龙施勇捉刺客

话说欧阳德来到四绝山，只见对面金鼓大作。那山口是坐东向西，外头有两座营盘，里面也有两座营盘，俱有值宿的番兵。欧阳德刚往前走，便有番兵上前拦阻，说：“和尚！你是做什么的？”欧阳德说：“我是来打木羊阵的。”番兵说：“你既来打木羊阵，先去挂号，见见我们洞主。”欧阳德说：“既然是，快把你们洞主请了出来我见见。”番兵进去的工夫不大，就听哗啦一响，众番兵都齐队在两旁侍立。欧阳德看见出来的这人：头戴翠蓝色软巾，身穿宝蓝箭袖袍，足登牛皮战靴，肋下佩着宝剑。此人正是金邦洞主，来到外面说：“和尚，你把名字留下吧！你要打木羊阵，我们也不拦阻你。”和尚说：“我叫欧阳德。”说了名姓，来到木羊阵的西门，一看门上有绿油金钉，用手一点，双门分开。欧阳德刚要进去，才忽然想到：“我又没有宝刀宝剑，这件事我太粗鼻了，莫若到公馆去请马玉龙带他的湛卢剑来，再请上邓飞雄，他也有红毛宝刀，大家一同来破木羊阵。”自己想罢，未敢进阵，这才离开四绝山，径奔宁夏府。

刚来到嘉峪关，就听说钦差大人的公馆现在这里。他来到公馆，自己说着辛苦辛苦，迈步就往里走。大众说：“又来了，拿呀！”这一乱，欧阳德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众人上

前，不容分说，七手八脚就把欧阳德给捆了。欧阳德急对众人说：“唔呀！你们这些东西要反，难道不认得我么？”众人带他来见大人，大人气往上冲，说：“欧阳德！本阁哪一样亏负你，你胆敢前来行刺！”欧阳德一听，脸上都气得改了颜色，说：“唔呀！我怎么敢来行刺？”大人也是不容分说，吩咐把他绑出去砍了！手下人答应，往外就推。大众虽是跟他相好，在旁边也不敢答言，只好袖手旁观。这时，宁夏总镇徐胜因是欧阳德的师弟，眼瞧着欧阳德气得两眼都直了，自己也说不上什么话来。旁边有金眼雕看得明白，便上前说：“刀下留人，其中定有情节。”众人说：“什么情节？”金眼雕说：“方才来行刺的那人，我过去夺他的铁烟袋时，已把烟袋夺弯了，他这烟袋未弯，想是两个人。”

金眼雕进去跟中堂大人说了，中堂一想，便吩咐把欧阳德推了回来。欧阳德上来，还气得两眼发直，说不上话来。金眼雕说：“把他先带到我那屋里去。”大众随着来到邱成屋中。金眼雕说：“欧阳贤弟，你莫非疯了？”过了半天，欧阳德这才换过气来，“唔呀”一声，说：“坑了我，害了我，要了吾的命哉！我欧阳德自做人以来，在外面替天行道，没做过无礼之事，今天大人为什么要杀吾？”金眼雕说：“你方才来公馆拿刀行刺，是为什么？”欧阳德说：“没有，吾焉能做这件事。”金眼雕便把方才的事对欧阳德说：“我等正在商量破木羊阵，来了一个人，跟你一个样，也是这样打扮，拿着铁烟袋，用刀要杀大人。我等一拦，他拿刀乱砍，我把烟袋夺弯了，才把他赶走。大家正在议论这回事，你就来了。”欧阳德说：“唔呀！不是吾。”金眼雕说：“要不是你，咱们可得拿住

这个人，我想你也不能做出这事。”欧阳德说：“吾总得找这个混账东西去，我是由昆仑山朝山回头，遇见一个老比丘僧跟我议论玄机。我请问他木羊阵的事情，他草草对我谈了谈，我灵机一动，就想前去破阵。到四绝山木羊阵一看，我满心想：把阵破了，回来告诉你们，也未必能信我，故此来公馆请众位同去破阵。刚到这里，你们就把我捆上了。大人不念旧日之交，也要杀我，我憋了这口闷气，半晌都没说出话来。”

金眼雕说：“现在木羊阵图已经得到了。”欧阳德说：“唔呀！阵图在哪里？”金眼雕说：“现在来了一个郑鸿年，是他献的阵图。我们正商量去破木羊阵，你来了甚好。”欧阳德说：“我要去找这个刺客，他给我惹下祸来，我找到必将他杀死，这个人是什么样子？”金眼雕说：“同你一样，也是你这样打扮，说话也唔呀唔呀的，连我都认不出来。”欧阳德说：“我见见大人，我要去访他。”金眼雕说：“依我之见，你且不必访他去，你先见见大人，帮着破了木羊阵，然后再去拿他也不为晚。”欧阳德说：“我看这个阵图，虽然写着哪里有削器，哪里有埋伏，却没写怎么破法，如何才能破得了？这木羊阵厉害无比，总要访查那布阵之人，方能破得了。众位有何计策？大家商量商量。”马玉龙说：“欧阳兄，金眼雕师兄！我们如百日内不破此阵，白天王那里，就要笑我官军营无能人了。怎么办？至今还没有想到。”欧阳德说：“马贤弟，你把郑鸿年再请来问问。”马玉龙把郑鸿年请来，给欧阳德引见了。欧阳德说：“你这阵图不清楚，只写了有削器的地方，没有写总弦副弦在哪里，由哪处下手去破。”郑鸿年说：“哎呀，了不得了！当初我父亲留下一个折子，上面写着什么削器怎

么一个破法，由哪里下手，都叫我当烂纸扔了。”欧阳德说：“你这阵图真是无用。”郑鸿年一听这话，就呆了半晌，说：“这便如何是好？”欧阳德说：“吾倒听说这木羊阵的大概情形，众位要照这个阵图去破，必碰钉子。你们先帮个忙，把假欧阳德那混账东西拿住，我带你们去破木羊阵。”马玉龙自己观看过木羊阵的情形，也大概知道里面厉害，并不敢轻易前往涉险，略一失神，那就有性命之忧，一听欧阳德所说之言甚善，便赶紧去回禀大人。大人说：“你等商议着办就是了。”马玉龙跟众人商量，明天分四路出去寻找那假欧阳德。这才摆酒，大家吃饭，单给欧阳德预备了素斋。

众人吃过晚饭，分前后夜值宿，前半夜是伍氏三雄、石铸等人，后半夜是马玉龙和八家太保。天有四更时分，马玉龙正在屋中坐定，就听房上一响，来了一人。马玉龙并未声张，拉出宝剑，赶到院中一看，八家太保也跟了出来，只见房上那人身体甚快，他一看有人出来，就要逃走。八家太保同马玉龙都一齐上了房，四面围绕上去。马玉龙一摆宝剑，搂头就剁。这个人往旁边一闪，就拉出刀来。八家太保都各自拉出兵刃，他一个人焉能敌得了九人，一口刀遮格架拦，蹿蹿跳跳，那马玉龙跟进身去，一剑就把刀给削了。贼人知道不好，要走也走不了，众人紧紧围住，刀枪齐来。贼人手中只剩了刀柄，一个急劲，用刀柄照曾天寿砍来，曾天寿往旁边闪开，他就趁势往外一蹿，马玉龙跟进身去一脚，那贼人就翻身栽倒了。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二六回 项文龙细述其中故 众英雄夜探双龙山

话说众太保把贼人捆上，马玉龙一看，这人年有三十以外，白净面皮，神气清爽，虽被拿住，并无一点惧色，便吩咐把他带到我屋中去。八位太保将贼人推到马玉龙屋中，马玉龙说：“你不用害怕，你姓什么，叫什么？你这胆量不小，竟敢前来行刺，是何人派你来的？说了实话，我不杀你，你自己酌量吧。”这行刺之人抬头一看，说：“你是谁？”八家太保说：“这是我家马大人，忠义侠马玉龙。”这人说：“你就是马玉龙，好，胜者王侯败者贼，我既被你们拿住，快把我杀了，你也不用再问。”马玉龙说：“莫非你是无名氏，我看这个样子也不像白天王打发你来的。”这人说：“你要问，我住在嘉峪关外的双龙山顶家岭，我叫项文龙，外号人称粉面哪吒。我父亲叫项国栋，人称震西方妙手先生，跟赛诸葛周百灵是拜兄弟。只因周百灵听说金景龙写了降书降表，他去西洋搬兵又没搬动，故此到我家来求我父亲。我弟兄五个，都要来给叔父报仇，刺杀钦差彭朋。刚要起身，又来了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复姓赫连，又名宝吉。他原是镇江府的书办先生，只因盗卖漕米，身犯国法，逃到我家避难，后来便身归绿林，行侠作义，因为他长的像欧阳德，人送他外号叫赛方朔。昨天他在我家，听见周百灵的事，就来到公馆行刺。我

把话都说完了，你要杀就杀。”马玉龙吩咐暂把他搁在空房，派赵文升、段文龙二位老爷看着他。然后对众人说：“我要去探探项家岭。”姚广寿说：“大人在公馆保中堂要紧，我同魏国安去探密，要是周百灵在那里，倒是一个机会，顺便也找找假欧阳德。”马玉龙说：“好，他说的话也未必有准，你二人去辛苦一趟，探访明白，回来禀我知道。倘若周百灵不在那里，我去了也徒劳往返。”

次日晚饭以后，飞行太保姚广寿、追云太保魏国安两人离开公馆，扑奔正西，借着朦胧月色，来到双龙山。天有二鼓以后，两个人进了山口，绕过两道大岭，只见一片树木森森，那村庄方圆约有四五里地。两人来至切近一看，周围是高大石墙，四角有更楼，北门紧闭。两个人拧身蹿上墙去，一看西北有一片灯火之光，蹿房越脊过去一看，是北大厅五间，南倒厅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姚广寿二人来至配房后坡，探头往下一瞧，借着灯光，由帘子外看得甚真。当中八仙桌上摆着干鲜果品，上面坐着一个蛮子和尚，真跟欧阳德一样。边位坐着一个老道，白生生的脸膛，头戴九梁道冠，身穿蓝道袍，白袜云鞋，背插宝剑，正是周百灵。西边坐着一个人，年约七十以外，项短脖粗，身穿蓝川绸褂裤，紫微微的脸膛，花白胡须，扫帚眉，大环眼。只听这个老道说：“赫连兄长，今天你再辛苦一趟，去看看我那侄儿。昨天去了，到今天这时还未回来。”那个和尚说：“吾呀！这个事情真怪，莫非有什么变故不成？今天定要去看看我那侄儿，吾吃两杯酒就去。那天我到公馆，他们还拿我当欧阳德呢。”周百灵说：“二位兄长，今天我心惊肉跳，仿佛有人前来拿我似的。”项国栋哈哈

一笑，说：“贤弟，你只管放心，我这项家岭，虽不是铁壁铜墙，彭中堂便有千军万马，来一个拿一个，来两个死一双。”

正说着话，房上瓦檐一响，蛮子和拧身就蹿了出来，说：“唔呀！混账东西，房上有人。”原来依着魏国安就要回去给马大人送信，姚广寿说：“咱们既来到这里，等周百灵睡了进去把他捆上，扛回公馆，也算奇功一件。咱们到北屋房坡上听听他们说些什么？”两人由东房蹿到北房，脚稍微一重，焉想到屋中就听见了。这几个人都是久经大敌的，赫连宝吉蹿到院中便问：“是什么人？”魏国安性子最暴，一声喊嚷：“好小辈，你家老爷莫非怕你不成！”姚广寿一把没抓住，他已然下去了。明知这个和尚能为不小，前者在公馆，跟金眼雕还打了个平手，真能赛欧阳德，如何是他的对手？魏国安不管三七二十一，拉出刀来就剁，蛮子往旁边一闪，手中却并无兵刃。他的能为总算练的到家，见魏国安的刀剁空了，一进步，施展点穴法，就把魏国安点倒在地。姚广寿一看魏国安倒下，由房上揭起一块瓦来，照定蛮子和尚就是一瓦。蛮子往旁边一闪身，说：“唔呀！混账东西，你下来。”姚广寿由房上跳下来，一摆手中刀，过去搂头就剁。蛮子和赫连宝吉往旁边一闪，照定他肘下一点，又把姚广寿点倒。叫家丁把这两个人捆上，扛到屋中来。

项国栋和周百灵一看拿住两人，说：“这两个人咱们慢慢审问他，必是彭脏官手下的差官，前来侦探的。”周百灵说：“你两个是彭中堂手下的差官，还是绿林中人，来此何干？姓甚名谁？说了实话，我等决不杀你。”魏国安说：“明人不做暗事，我姓魏名国安，跟彭大人效力当差。现在既被你们拿

住，杀刚存留，任凭你等。”周百灵说：“你等为什么到这里来？”魏国安说：“你要问，我们是来访你的，因为拿住了项文龙，才知道你在这里。”周百灵说：“这两个人不可留他，吩咐手下人把他杀了。”项国栋说：“不可，暂且把他二人押到后面，明天我自有道理。”赫连宝吉说：“不哥！不要杀他们，要杀了他们，这个事就不好办了。先把这两个人作为押帐，明天好换回项文龙来。”周百灵说：“依我之见，总是斩草除根的好，省得留下后患。他两个都是彭中堂的差官，既然今天把他二人拿住，要是再一放走，可就勾出事来了。他回去见到中堂，定说你抓捕差官，情同叛逆，那时可就晚了！莫如一不做二不休，杀了就完了。”家人早把姚广寿、魏国安搭到了后面，项国栋一听周百灵说的深为有理，自己沉吟了半晌，便提刀扑奔后面。不知二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二七回 项金花有意怜才郎 姚广寿公馆请差官

话说项国栋本是没有一定主意的人，听了周百灵之言，愣了半晌，便拿刀站起身来，说：“你弟兄在此少待，我去杀他两个人。”立刻来到外面，扑奔东配房，睁眼一看，大吃一惊，两个人已踪迹不见了。

书中交代：这两个人是怎么一段事呢？原来家人把他两个搭到了东配房，并没有留人看守。这院有四扇屏门，通着项国栋的住宅。他有一个女儿，名叫项金花，外号人称飞天彩凤侠义女，今年二十二岁，尚未许配人家，就因高不成，低不就，小户人家不给，做官的人家又不要。她今天在内宅听见外面一乱，自己带着丫环兰花，拿了灯笼就往外走来，正看见家人往东配房抬进来两个人，搁在屋中便转身到前面去了。项金花叫丫环打了灯光一照，见魏国安是净光瓦亮的一个秃子，一脸横肉，两眼一瞪，把项金花吓了一跳。再看姚广寿却是一位俊俏的少年，不瞧犹可，一瞧不由得目荡神移，便叫丫环进去，把他的绑绳解开。项金花说：“这位壮士贵姓？”姚广寿看了她一眼，并未言语。项金花叫丫环把他扶了起来，又说：“你跟我来，我有话问你。”姚广寿两腿还能转动，丫环连推带拉，就把他推到西边。一进屏门，这里也是北上房，明三暗五。来到上房屋中，又叫两个丫环去把那个秃子给搭

到廊檐下头，别回头叫他跑了。丫环说：“是。”项金花这才叫姚广寿坐下，吩咐婆子、丫环退了出去。项金花说：“你是哪里人，姓什么？为什么到这里来？我看你仪表非俗，说了实话我不杀你。”姚广寿说：“你要问我，我是庆阳府人，本来是武生员，现保彭大人当差。我叫姚广寿，外号飞行太保，因跟彭大人破过连环寨，大人递折本保我做了记名千总，五品顶戴，现在跟大人西下查办。昨天拿住一个项文龙，招出摆木羊阵的周百灵住在这里。我等奉大人堂谕前来哨探，被赛方朔将我二人拿住。姑娘，你要把我二人放回去，等拿住周百灵之时，决不连累你们，我必感念你这分好处。”

项金花一听姚广寿所说的话，低头半晌无语，心想：“我父亲一世英雄，三个哥哥和一个兄弟，也是当世的豪杰，我今年二十二岁，虽练会了一身功夫，尚未有人家。自己父亲这件事也做的太糊涂，周百灵虽系知友，做的是叛逆之事，只顾护庇周百灵，岂不惹下灭门之祸，死了还落一个乱臣贼人的骂名。”正在沉吟之际，外面婆子说：“姑娘，老太过来了。”项金花一闻此言，吓得惊魂千里，脸上一红。

她母亲梁氏一掀帘子就进了屋子，因疼爱女儿，晚上都要过来瞧瞧睡了没有？刚一进来，见院中有一人不知是谁，婆子、丫环都在低言悄语。老太太一掀帘子，又见屋中坐着一个少年男子，有二十多岁，面似银盆，倒剪着双臂。女儿就在西边椅子上坐着。梁氏说：“女儿，这是谁？夜里在你屋里坐着。”姚广寿正颜厉色地说：“我叫姚广寿，原来跟彭大人当差效力，因来拿周百灵，被蛮子将我拿住。你家姑娘把我搭到这里来盘问，正在说我的来历。”梁氏一看，已知女儿的

意思，自己就坐下问道：“这位姚老爷，你是哪里人呀？”姚广寿又说了一遍。梁氏说：“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姚广寿说：“家里就是我母亲，并无别人。”梁氏说：“你可娶亲了？”姚广寿说：“已订下亲事，尚未迎娶。”梁氏说：“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我这女儿今年二十二岁，跟你年岁也相当，你要愿意，我把女儿给你，咱们做门亲事，再设法劝我的当家人，给你拿住周百灵，你自己斟酌吧。”姚广寿一想：“要真叫我拿住周百灵，给皇上办成一件大事，破了木羊阵，也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功劳。”又看这位姑娘温柔美貌，自己也甚为愿意，就说：“老太太，既然如是，请受上我一拜。”项金花听到这里，心中暗喜，连忙躲了出来。老太太叫婆子把绳扣解开，姚广寿这才行礼拜见了岳母。

这时就听外面脚步声响，项国栋正打外面进来。他一进屋子，见姚广寿正给梁氏磕头，自己气往上冲，可他又有点惧内，便在屋中一站，说：“什么人将他放出来的？”梁氏说：“你要问，是我把他放出来的。听说他是官军营的差官，你我不是反叛，咱们家又不占山落草为寇，何故帮着周百灵胡为？你跟官军要做了对头，要是发了兵来，你又该当如何？你若听周百灵之言，杀官情同造反，咱们项氏门中的祖坟就该刨了！周百灵在金家坨已闹得金景龙天翻地覆，几乎家败身亡。他到这里来，乃是我们的祸头，交友该当量其轻重，故此我才把这位差官请到屋中。我看他一来是少年的英雄，又是彭大人的差官，就把女儿许给了他。我做这个主，把两个差官放回去，可以保住项氏祖坟，也把你我的儿子救回来。你且去把周百灵扰住，别叫他走了。等他们回到公馆，调兵前来

拿他，这倒是一举两得！”项国栋说：“这样一来，我岂不是交友无信？”梁氏说：“你要交友有信，一家人的命也就没有了！”项国栋愣了半天才说：“既然如此，把外面捆着的那位也放开，你们二位一同走就是了。”来到外面，把魏国安解开，又叫魏国安做一个媒人。项国栋说：“你二位今天回去，明天晚上来，我必然设法不叫周百灵走了。”

姚广寿二人告辞，出了项宅，施展陆地飞腾之术，天色大亮时来到了公馆。一见马玉龙，便把项家岭之事细说一遍，马玉龙说：“既然是，把项文龙放开吧。”姚广寿说：“先别放他，我虽然订下亲事，也不准知道项国栋的心思，等把周百灵拿来，再放也不为晚，我也不为落保。”马玉龙说：“众家英雄各带兵刃，径奔双龙山去拿周百灵。”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二八回 订婚姻计捉周百灵 分次序齐集双龙山

话说马玉龙听姚广寿一说订亲之事，即刻把老少英雄约到近前说：“现在周百灵在双龙山项家岭，有项国栋将他绊住，诸位助我一膀之力，前去拿他，咱们去四十位就得了。”金眼雕父子和伍氏三雄，带着项文龙、姚广寿、魏国安、曾天寿、钱文华为头一队。追风侠万里老刘云父子，带着赵文升、段文龙、刘得勇、刘得猛、冯元志、赵友义、孔寿、赵勇为第二队。千里独行侠赛判官邓飞雄带着纪逢春、武国兴、赛灵官郑华雄、铁臂猿胡元豹、神手大将纪有德、多臂膀刘德太、苏永禄、苏小山、李珮为第三队。马玉龙同银头皓首胜奎、带着李福长、李福有、孙宝元、姚猛、小太保钱玉、小神童胜官保、小白猿窦福春、小玉虎李芳为第四队。小方朔欧阳德、同周玉祥、陈山、景万春、碧眼金蝉石铸、提督高通海、总镇徐胜在公馆保护大人。

众人各带随身兵器，头一队老雕等十人，叫项文龙带路，在公馆吃完了晚饭就起身。几十里地，展眼就到了双龙山。金眼雕说：“不忙，众人到齐，再动手拿他。”先叫项文龙自回家哨探，我等随后慢慢走着。项文龙这才来到自家门首，拧身上房去一瞧，客厅灯光闪闪，周百灵同赫连宝吉正对坐吃茶，大概是刚吃完了晚饭的样子。

书中交代：昨天项国栋把姚、魏两人放走，他转身来到前面，对周百灵说：“拿住的那两个人逃走了，大概有人救他，未能杀了。”周百灵说：“这两个人一走，只怕大事要坏。”项国栋说：“不要紧，他二人虽然走了，知道这里有能人，也未必还敢再来。贤弟只管放心，我这后面有一个山洞，没人知道，就是有人来拿你，可以藏到山洞去，住个一年半载，把这段事过去，也就算完了。”周百灵满心想走，又没地方去，自己无法，只得点头答应，暂且将就，但心中总是担惊害怕。晚上吃完了饭，他正同赫连宝吉对坐谈心，说：“赫连兄，你看小弟此时闹的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也算不了官军的人，也算不了天王的人。算天王的人，天王中无人替我报仇，官军又到处拿我。”赫连宝吉说：“贤弟，你当初就错了。既是吃着白天王的丞相俸禄，给他摆下木羊阵，就该在贺兰山住着。你八卦山事败，应去奔白天王，又何必到金家坨，叫金景龙跟官军开仗？这就是你一个错处。据我看来，你我不可逆天行事。”这两人正在屋中谈话，项文龙早在房上听得明白，便转身来到后面。

此时，梁氏正同项国栋提说昨天放走了姚广寿，今天必有人来。项文龙进到屋中，给父母行礼。旁边项文彪说：“兄长回来了，这两天你上哪里去了？今天才回来。”项文龙说：“我在公馆被获遭擒，并未杀害于我。姚广寿回去提说结亲之事，便把我放开。今天公馆众老少英雄都来了，我们头一队来了十个人，共分四路来拿周百灵，爹爹有什么主见没有？”项国栋说：“你来了好，你带的那几个人在哪里？”项文龙说：“随后就到，叫我来头前探听的。”项国栋说：“你赶紧去告诉

众人，千万别莽撞，等我预备点酒，把周百灵灌醉，再动手拿他。我这里配有妙药，虽不是蒙汗药，吃下去也能教他昏昏沉沉，你等听我击杯为号。”项文龙点头答应，同项文彪赶紧出来，一看金眼雕等人已到，正在房中暗中观看。

这时项国栋来到前面说：“赫连兄长，周贤弟！你我今天通宵吃酒一乐。”周百灵说：“也好，你我今天开怀畅饮，尽醉方休，明天我要隐避在山洞，再不出来了。”说着话，家人立刻摆上酒菜，三个人推杯换盏，一直吃了五六杯酒。周百灵、赫连宝吉早已昏昏沉沉，如醉如痴。众家英雄由房上下来，给项国栋行礼，然后把周百灵、赫连宝吉两人俱皆捆上。这时节，追风侠刘云，马玉龙，邓飞雄等众家等英雄共四十位，俱皆齐集到了项家岭。项国栋赶紧领着他几个孩儿，出来迎接，彼此见礼。项国栋上前给马大人和众位校尉老爷行礼，说：“我项国栋本是安善良民，一向在此隐居，皆因周百灵前来蛊惑是非，多蒙大人和众位恩施格外，我不求有功，只求无过。”马玉龙等人说：“明天我等见了大人，多给你美言就是了。你赶紧预备车辆，帮同我们将贼人解到公馆。”项国栋说：“今夜不便走了，候天光亮了再走，家中有车送去。今天我给众位备酒，不知可否赏脸喝点。”马玉龙说：“可以。”项国栋立刻派家人预备酒菜，款待众人。

等到天色大亮，项国栋父子三个押解贼人，同众差官径奔公馆。来到嘉峪关，把周百灵和赫连宝吉由车上打了下来。这两个贼人，都是马玉龙出的主意，用绒绳捆绑，把嘴堵着。众人到里面来回禀中堂，已将周百灵拿获。大人说：“玉龙，你看该当如何办理？我想，如果审问周百灵，叫他说出木羊

阵的破法，又恐其藏私。此事关系重大，郑鸿年所献上的阵图，上面又没有破的法子。”马玉龙说：“大人酌量该当如何？”中堂说：“据我看，不用拷问于他，要一动刑，倒不好办了。你把项国栋叫到校尉所，半官半私，叫他劝解周百灵。这事本部院就交给你去办。”马玉龙一听，大人的主意甚是高明，点头答应，转身来到自己屋中，就把项国栋叫了过来。项国栋说：“大人呼唤我有什么事？”马玉龙说：“我请老英雄来，非为别故，为的就是周百灵。适才中堂大人叫我烦请老英雄劝说周百灵，叫他把阵图画了出来。他如不画阵图，那时必要重办于他；他如把阵图画出来，木羊阵破了，大人不但不治罪，还要保举于他。”项国栋说：“你们要捆着他，我怎么去劝；要放开他，他若跑了，我又担不起这个重责。”马玉龙一想此话也对，说：“既然如此，我去回禀大人另作主意，你听我的回信。”

马玉龙自己接着又想：“钦差大人把这件事已交给我办，必须这样办理才行。”他来到外面，把邓飞雄叫过来说：“咱们把周百灵灌醒过来，叫项老英雄在屋中劝他。也不必捆着他，邓兄你把守后窗户，我师兄金眼雕同伍氏三雄把守前窗户，我带小神童胜官保、李芳、孙宝元、姚猛等把守门口，防备周百灵逃走。”商量好了，大众点头答应，这才告诉项国栋。项国栋来到屋中，把周百灵放开，用凉水给灌了下去，在对面坐定。工夫不大，周百灵肚子一响，打了一个冷战，睁眼一看，对面坐着项国栋，屋子也不对了，自己大吃一惊！不知周百灵该当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二九回

项国栋义劝周百灵 画阵图群雄破木羊

话说周百灵睁眼一看，在旁边坐着项国栋。自己回思旧景，记得是在项家吃酒，只觉着一阵迷茫，就昏昏沉沉地人事不知，这时身上还透着麻木。想罢，开言说：“项大哥！这是哪里？我记得你我和赫连兄同坐吃酒，怎么会来在这里？”项国栋说：“贤弟要问，我也不必隐瞒你，咱们哥俩说至近的话，你把木羊阵图画出来，交与彭大人，破了木羊阵，便好赎回你之罪。你愿意做官，大人必然保你做官；不愿做官，你回归故土原籍，也落个流芳千古之美名。”周百灵一闻此言，说：“兄长此言差矣！我这次来到兄长家里，兄长说愿助我一臂之力，跟彭中堂势不两立，以报前番之仇，怎么今日又说出这样话来？你老人家肯帮我，我另有主意。”项国栋说：“有什么主意？你说与我听。”周百灵说：“兄长不肯助我，叫我走吧。要我画木羊阵图，势比登天还难。那阵也没什么奥妙，叫他们去破吧。”项国栋一听此言，微微一笑，说：“贤弟你要走，只恐走不了。”周百灵说：“怎么走不了？莫非你还拿我？”项国栋说：“我倒不拿你，你若冲着我的面子，把阵图一画，是个整场，再说白天王待你又有什么好处？金景龙这样的朋友，肯帮你出力，可是金家坨事败，你去找白起戈，他是帮了你二百兵，还是帮了你一员将？事到如今，你

还执迷不悟。要依我之见，你趁早回头，做事要有决断，那才是大丈夫所为。你此时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君子得失不忘本，不可把根本都忘了。”这几句话，说的周百灵气往上冲，说：“这必是你儿在公馆叫人拿住，有人来叫你劝说我归降官军，好把你儿子换回来。你这是在那里梦想，我跟你绝交，也不用打算叫我画阵图。”项国栋说：“我良言相劝，你打量这屋子还是双龙山项家岭？这是彭钦差的公馆。”周百灵一听，大吃一惊说：“我怎么会来到这里？”项国栋说：“连我父子俱皆被擒，现在众老少英雄在四面围绕，要我劝说于你，大人本要三问六拷，严刑苦打于你，你我知己之交，因怕你受刑，故此才劝你做个整场。”

周百灵一听这话，知道是走不了啦！要等严刑一拷，再来画阵图，一来对不起项国栋，二来也无脸面。抬头一看，门口有马玉龙派来的铁娃将姚猛、云中虎混海金鳌孙宝元二人把门，一个手擎双铁娃，一个拿着降魔宝杵。周百灵想：“自己身上又没带笔墨，要有笔墨也可画一道符，借奇门遁甲逃走。”自己正在思想，又听项国栋问道：“周贤弟！依我之见，你把这件事从权办了！彭中堂是国家的忠良，众老少英雄都是应运而来。”周百灵说：“兄长既然说到这里，把众位校尉老爷请进来吧。”项国栋这才说：“马大人，请进来吧。”

马玉龙由外面进来，众人仍在围绕把守。马玉龙说：“周先生！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何必这样执迷不悟。再说你是学道之人，岂不知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识时务方为俊杰。你把阵图一画，倒是万全之计，咱们也落一个全交的朋友。”周百灵一听这话，心是暗恨：“好一个项国栋，他不该

用酒把我灌醉，勾串官兵拿我。”自己又想：“有了，不如应允他画阵图，我不画完全了，叫他们去破阵时，死在木羊阵里。大概我画了阵图，他也还是要杀了我。”想罢，这才说：“马大人，我画图就是了，大人可得赏我一间静室。”马玉龙说：“大概要多少日子？”周百灵说：“至快也须一个月。”马玉龙说：“那你就在这屋里画吧，给你预备酒食菜饭，款待于你。”便叫人把文房四宝，纸墨笔砚送来。

马玉龙又问项国栋道：“你父子愿意做官，我必保举于你，大人此时正在用人之际。”项国栋说：“老夫已然年迈，几个小犬疏懒成性，也都是粗俗无知之人。大人如有用人之时，我等万死不辞。”马玉龙说：“还有一件事，这个赫连宝吉到公馆行过刺，这件事该当如何办？”项国栋赶紧上前给马大人请安，说：“原本他跟我和周百灵都是拜兄弟，大人如肯施恩，放了他就是了。”马玉龙说：“既然如此，用凉水把他灌醒过来。

这里刚把赦连宝吉灌明白过来，要放他走。外面欧阳德说：“唔呀！不要放他。他冒充吾的模样，招摇是非，吾来跟他拼命！”千里独行侠赛判官邓飞雄说：“欧阳兄看在我的面上，大人都肯赦他之罪，兄长就不要跟他动气了。”赫连宝吉刚醒过来，就听蛮子外面直骂。便站起身来说：“唔呀！欧阳德！你不要骂吾，吾也是为朋友，不然，吾也不能到这里来。”邓飞雄说：“来，我给你二位引见。”赫连宝吉这人倒随方就圆，赶紧说：“和尚，你不要生气，我来给你赔罪，你再不答应，我给你磕一个头。”这两句话一说，欧阳德也就没有气了。又说道：“既然到了这里，你我一天云雾俱都消散，既往不咎。”

立刻，欧阳德和赫连宝吉二人对施一礼。欧阳德说：“唔呀，你今天不要走哉！咱们两个人盘桓盘桓，你如何打扮成吾这个样子，你要说一说。”赫连宝吉说：“只因在金家坨碰见你老哥，我一见就爱慕，故此这样打扮，有人问我，我就说自己叫欧阳德。”欧阳德一听，这才明白，说：“你走吧。”赫连宝吉同项家父子就告辞走了。

马玉龙暗中告诉追风侠万里老刘云、千里独行侠邓飞雄、金眼雕和伍氏三雄，要众人绊住周百灵，明为瞧他画阵图，暗的看守着他。周百灵自己辨别方位，叫过马玉龙来说：“马大人！你见过木羊阵的方位没有？可曾进去过？”马玉龙说：“我不但进去看过，还见过阵图，就是没有破他的法子。”周百灵说：“你把那阵图拿来我看。”马玉龙答应，抽身出去把阵图拿来。周百灵一看，大吃一惊，心中想：“了不得了！幸亏我要了来看看，不然我留下后手，他等必对得出来。可是这个人既画出阵图，怎么又不写破的法子？”这才说：“马大人，这个阵图是谁的？”马玉龙说：“此人叫郑鸿年。”周百灵一听，心中想：“哎呀不错，当初我摆阵的时节，原有个姓郑的帮我做削器，没想到他做出这样机密之事，幸喜还好，我必须如此这般才是。”不知周百灵如何改画阵图，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三〇回

邓飞雄率众破阵 众差官捉拿飞云

话说周百灵给马玉龙画木羊阵图，他自己要过文房四宝，按木羊阵的方位，一笔一画地在房中画起来。马玉龙给周百灵每日预备酒饭，众老少英雄暗中看守，以防周百灵逃走。马玉龙把周百灵应允画图之事，一一回明了大人。大人说：“好，周百灵把阵图画好，你等请上欧阳德，分四门去四绝山破阵。然后陈兵骆驼岭，再跟白天王合约，商酌条规，把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拿回归案。”马玉龙答应下来。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就是一个月光景。周百灵这日把阵图画好，请马大人过目。马玉龙叫众英雄看罢，暗中告诉金眼雕和伍氏三雄绊住周百灵，虽然他把阵图画好，倘若暗隐机密，大家破阵时受了伤，那还了得！马玉龙吩咐已毕，这才把邓飞雄请来。邓飞雄说：“贤弟叫我做什么？”马玉龙说：“请兄长去破木羊阵，独挡一面，带领八家太保去打木羊阵的南门。”立刻把神枪太保钱文华、神拳太保曾三寿，追云太保魏国安、飞行太保姚广寿、飞叉太保赛专诸、赵文升、飞刀太保小孟尝、段文龙、花枪太保刘得勇、花刀太保刘得猛八位太保请来，带三千兵助威，到木羊阵外列开旗门。邓飞雄点头答应，拿令箭调齐三千兵丁，作为头一队去破木羊阵。马玉龙又叫他岳父追风侠万里老刘云，带醉尉迟刘天雄、碧

眼金蝉石铸、小蝎子武国兴、打虎太保纪逢春、黄面金刚孔寿、白面秀士赵勇、小丙灵冯元志、小火祖赵友义八位，领三千兵去攻打木羊阵北门。刘云领了令箭，点齐了兵刀，作为第二队去破木羊阵之人。马玉龙又把神手大将纪有德请过来，叫他同小方朔欧阳德、景万春、郑鸿年、闹海蛟余化龙、银头皓首胜奎，带余得福、余得寿一共八人，领三千兵助威，去破木羊阵东门。马玉龙自带小神童胜官保、小玉虎李芳、小白猿窦福春、李福长、李福有，金棍将赛判官郑华雄、铁棍将铁臂猿胡元豹、混海金鳌孙宝元、铁娃将姚猛，带子弟兵去打木羊阵的西门。然后叫固原提督水底蛟龙高通海，副将多臂膀刘德太，统带两万马步军队，在骆驼岭驻扎，派人来往打探，倘木羊阵一破，白天王带兵冲杀下来，好打接应。又留宁夏总镇徐胜，同众老少英雄留在公馆保护钦差大人。

单言头一队千里独行侠邓飞雄，带了八位太保，三千人马，由嘉峪关起身，径奔四绝山，人马走的慢，头一天住了骆驼岭。第二日起身，刚一到四绝山，就听外面号炮惊天，番兵亮开队，为首的乃是金邦洞主黑眉扎似虎、银邦洞主白眉扎似狼、铜邦洞主姜伯朗、铁邦洞主杨伯达。他们是白天王派来看守木羊阵的，今天有探子报道：“现在来了无数的官兵，不知所因何故？”故此四位洞主赶紧齐队，挡住去路，问对面来者何人？邓飞雄骑着自己的黑驴，立刻跳下来说：“众位辛苦，在下姓邓名叫飞雄，奉我家中堂之令，前来打木羊阵。”四位番将听得明明白白，往左右一闪，邓飞雄带队进了四绝山，来到木羊阵南门，把三千兵扎在阵外。

邓飞雄按着阵图行事，一看这座南门，不冲南面，却是

坐西朝东。按阵图所注之十二元辰，内有黄幡，阵门虚掩。邓飞雄告诉八家太保：“等我破了头道门，再跟我进来，”用红毛刀一点，双门打开，就见迎面站定一人，身高一丈，膀阔三停，披散了头发，面似淡金，浓眉大眼。这人口吐青烟，人要闻见这股气味，当时就能把气脉闭住。这原是用木头、铜铁丝制造的，那股烟是毒药所配，名叫五毒烟。放过这阵烟，这人手里还有十枝袖箭，按阵图要等他把袖箭放完，破阵人再往前走。随后又出来一个披发的大鬼，手拿折铁刀，照人就砍。须用宝刀将两个假人削了，再往里走。然后把地下的翻板揭开，不可往里走，脚一蹬到弦上，就会出来五色的木羊，分青黄赤白黑，青羊放出五毒连环箭，其毒入骨便死；黄羊里有滚白蜡汁五毒烟，闻着就得躺下，休想活命；红羊里有五毒神火，人要碰上，能烧得皮焦肉烂；白羊里有毒药利刀；黑羊里是滚白蜡汁五毒水。羊的身上和脑袋上，都有自来削器，厉害无比，要砍这木羊，须在木羊转动之时，从翻板的坑边蹿下去，底下有木羊的走弦网轮，用宝刀削了总弦副弦，那木羊就不能动了。第二道阵门是个圆洞，也没有门槛，千万别由墙上去蹿，墙上有冲天毒药弩，一推门便有一百单八枝毒药弩齐发，这时人得躺在地下，容箭放完，再站起来往洞门走。当中地下还有块汉白玉，雕刻着花纹，人要走在上头，削器一动，由上面便落下一块石盘，重有千斤，把人砸成肉泥烂酱。再过去是第三道阵门，门开着，却不可往里走，如往里走，由门两旁就出来两把铁叉，把人叉住，又由上面下来一个铜罩子，把人罩住。按阵图说，要先将左边门上的铜环用宝刀削下来，那铁叉子就出不来了，再推门上

嵌的铜钉，等铜罩子下来，用宝刀砍了，再往里走。第三道阵门内是平川之地，地下有串地金蛇，往里一走，就会出来一股白烟，这股白烟过去，又是一地的长虫，都是金银铜铁锡所造，俱有滚白蜡汁五毒水，沾在人身上就烂。这个总弦在三道阵的东边，那里有个亭子，亭子里有一眼枯井，跳了下去，将西边的一块石板揭开，里面的地道有串地蛇的总弦，用宝刀削了，再将木板插上。进了这三道门，就如走平地。

邓爷均照阵图行事，八家太保各持兵刃，在后面跟随。再往里走，当中就是阵眼。瞭敌楼东边有一楼梯，按阵图说，不可上去，上面有铁闸板，会将人闸在当中。要先将身子蹰上楼去，在前廊子底下的柱子后头，有一块活闸板，把板子揭开，再把铁闸板提上来。楼上并无埋伏，住着清风、飞云和焦家二鬼。邓飞雄刚来到楼下，一瞧马玉龙也进来了。北面的追风侠万里老刘云，东面的小方朔欧阳德也各把削器破了。大家把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拿住，会合一处。正在说话之间，只听得木羊阵外号炮惊天，白起戈领大队前来劫杀破木羊阵之人。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三一回 白天王兵困四绝山 马副将大战众番兵

话说群雄破了木羊阵，在阵中捉住了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这四个贼人，自从投奔前来，依白天王就要收了重用。旁边有牌头蒋云龙奏明说：“这几个人，都是行为不端的贼匪，无有立足之地，才逃到这里，其心莫测。再者说，官军必来文书要这四个人，天王可以暂为收留，观其形迹，察其动作，如有惊人之处，那时再为重用，也不为晚。”两方合约之时，彭中堂要这四个贼人；白天王不肯，便把这四人放在木羊阵中，每天有走线木人送饭，吃喝一概无缺，可就是出不来。今将此阵一破，众英雄把他等拿住，忠义侠马玉龙便将四个贼人交与碧眼金蝉石铸、魏国安、曾天寿、姚广寿、孔寿、赵勇、纪逢春、武国兴这八个人看守，因其中有奉旨严拿的要犯，须解到京师由皇上亲问。众人商量，要把这座阵放火烧了。刘云说：“不可，此乃关外要塞之地，不可随意举火。咱们大家回去，禀明中堂大人，听候大人吩咐。”正在说话之际，就听外面金鼓大作，人声呐喊。有探子来报：“回禀马大人，现有白天王统带全军，率四邦洞主在四绝山外亮队。”

书中交代：白天王正在教场操演番兵，忽有把守汛地的小牌头边得利，送来了一角文书，报知官军来了四路人马，径奔四绝山去打木羊阵。晚傍晚，又有金邦洞主黑眉扎似虎禀

报：“有官军人马在四绝山安营，大约是明天来打木羊阵。”白天王得了这个信，心中甚不放心，又派流星探马前去打探。今天正午，有探子来报，便赶紧调齐了大队人马，径奔四绝山而来。他手下的镇殿将军，有一个金眼大魔，一个银眼大魔，还有二牌头黑眉扎似龙，带了约有一万五千人马，齐在四绝山亮队。这一边众老少英雄，破了此阵之后，四路人马会合一处，也有一万二千人。金枪天王白起戈的来意，是听说木羊阵已破，白白耗了多少帑银，打算来把破阵之人拿住，再跟彭中堂要嘉峪关外之地。他起队来时，已派人前往各路转牌，要将十路天王一并调齐，会兵一处，跟彭大人开仗。

这一边众老少英雄，带了一万二千人，内有追风侠万里老刘云说：“咱们是人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白天王既带兵前来，回头必有一场凶杀恶战，咱们得举一个人调遣，不可自乱。”大众说：“老英雄言之有理，咱们都听马大人吩咐调遣就是。”马玉龙说：“好，回头先别动手，我先礼而后兵，跟他讲理。”众人说：“是。”马玉龙吩咐把队伍列开，往对面一看：这些番兵有如一座兵山，七星幡、北斗幡、蜈蚣皂雕幡、珍珠八宝篆云幡，当中，白天王头戴天王黄金盔，身穿太岁黄金甲，内衬猩猩红大战袍，骑着赤炭火龙驹，手执虎头攒金枪，手下偏将、牙将有数十员，个个威风凛凛，人人相貌堂堂。马玉龙看罢，一催坐骑，马前是铁娃将姚猛、混海金鳌孙宝元，一个手擎双铁娃、一个手擎降魔宝杵；马后是四个小童，小神童胜官保、小白猿窦福春、小太保钱玉、小玉虎李芳，四人都各擎兵刃。马玉龙说：“天王请了！前者我同彭钦差来到宝寨，与天王面谈合约之事，今天已将木羊阵打

破，拿住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欲回公馆交差，天王反带了人马拦住去路，所因何事？”白起戈说：“马副将！孤家摆设此阵，已耗费银帑无数。彭中堂无故妄动干戈，战败了金景龙，又把孤家的丞相周百灵拿去，不知置于何处？你今天如把孤家的丞相送回，我放你等回去；如若不然，你等休想得过四绝山。我先把你们全皆拿获，再带兵杀奔宁夏府。”马玉龙一闻此言，说：“白天王！你我从未反目动兵，今日你意欲在自己管辖之地，来决一死战，也好，是你我动手，还是另遣他人？”白天王一听说：“好，待孤家拿你。”

这句话尚未说完，白天王身后一声喊嚷：“王驾且慢，等末将前往。”白天王一看，乃是二牌头黑眉扎似龙，一拍坐下马，手使三股烈焰托天叉闯出本队。马玉龙一看来的这员番将，头上紫缎扎巾，勒着抹额，身穿蓝缎战袍，暗罩掩心甲，面似乌金纸，黑中透亮，两道粗眉，一双大环眼，威风凛凛，摇叉扑奔而来。马玉龙擎着盘龙戟，方要动手，旁有混海金鳌孙宝元说：“马大人闪开，似此无名小卒，也敢这样猖狂，待我拿他。”只见黑眉扎似龙抖叉照孙宝元分心就刺，孙宝元用手中降魔杵往上一崩，当啷一声，黑眉扎似龙已觉虎口发麻，将马往东一转，孙宝元举杵当头就打，正打在马的后胯。那马躺倒在姚猛跟前，姚猛举铁娃往下一打，便将贼人打的脑浆迸裂。只见白天王身后一人，哇呀呀怪叫说：“好两个黑炭头，胆敢伤我兄长，待我拿你！”孙宝元抬头一看，见番兵队里跑出一个大汉，紫脸膛，鬓发蓬松，耳上坠着金环，身穿青缎小袄裤，足下牛皮战靴，手使一条青铜棍，分量沉重，乃是白天王手下的镇殿将军黑眉扎似彪。他是龙眠山狼牙寨

的洞主，在番军中是头一个好汉，绰号人称紫面金刚、铜棍太保。见大哥一死，他就急了。有道是打架亲弟兄，上阵父子兵，他并不答话，跑出来用棍照孙宝元搂头就打，孙宝元摆宝杵相迎。两个人真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不分高低上下。

马玉龙一看大吃一惊，就知道这员贼将勇猛无比，只恐孙宝元有失，便派姚猛出去，并力战之。姚猛刚一摆铁娃出来，白天王的五殿下，名叫大力将军白豹，手使青铜槊跳出院外，截住姚猛就打。姚猛急架相还。这贼将身高八尺，膀阔三停，赤红脸，粗眉环目，跟姚猛对敌，不分上下。两边金鼓大作，直杀到日色西沉。马玉龙恐两员虎将有失，白天王亦怕儿子有伤，彼此鸣金息战。马玉龙吩咐安营，暗派人奔嘉峪关给提督高通海、宁夏府总镇徐胜送信，知会彭钦差，务须速调大兵，来跟白天王开仗。一夜无话，次日天明，又听号炮惊天，众天王齐集大队，来到了四绝山。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三二回 五天王齐集四绝山 马妖道施法战官兵

话说白天王昨天回到老营，立刻重赏了黑眉扎似彪和白豹。因想到自己兵微将寡，只恐拿不下马玉龙。正在踌躇之际，番兵进来一报：“孟德海、万延龄、邓福伯、丁三郎四路天王的人马，离此四绝山三十里安营。”白天王一听，心中甚为喜悦，正要派人去请四路天王前来议论军情，又有简寿童带了一个老道前来。

原来简寿童自从前番大战金家坨，便逃到安定山内的玉皇观来。这庙中的老道本是辽东人氏，因为犯了弥天大罪，逃在这里隐避，自己拿银钱修盖了这座道观。山前水潭内有两个金蝉，据说是块风水地，他总想把这两个金蝉得到。老道名叫马遇贵，身長八尺，膀阔三停，性最贪酒，幼年就练了全身的武艺。他曾得了一部书，名叫《秘授保命真言》，上面有些符咒法术。他也收了几个徒弟，大徒弟叫曾坤，二徒弟叫吉元，因为私盗天书，叫他赶下山去了。随后又来了几个人，跟他练练把式，也学些《秘授保命真言》上的功夫。前番简寿童来，要拜他为师，他也不肯收。简寿童兵败之后，知道金景龙、金景虎归降了官军，他无处可投，又想给周百灵报仇雪恨，便奔安定山来，给马老道磕头说：“我拜你老人家为师父，请授我艺业，去给朋友报仇。”马老道说：“你既来

了。暂住我这里吧，有便时我教你一点能为，去给你的朋友报仇就是了。”

简寿童从此就在庙中住下了，却时常央求老道下山，给他的朋友报仇。马老道说：“我是不便下山，我有个徒弟叫云霞居士郭瑞，在此正东偏北的烟云山居住。此人艺业出众，本领高强，天生的飞毛腿，善晓天文地理，这个徒弟得了一部奇书，习学的比我能为还大。等他前来，叫他下山帮你代周百灵报仇。”简寿童说：“你老人家这位徒弟几时能来呢？”马遇贵说：“明天是我的生日，他必来给我拜寿。我把你这件事向他说明，叫他下山去哨探，可以给你报仇。”

正在说话之际，外面有童子来禀：“云霞居士郭瑞前来叩见。”简寿童一听，急忙跑出去迎接，来到外面一看，这人是在家人的打扮，身長七尺以外，头戴蓝绸四棱巾，背插宝剑，白生生的脸面，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齿白唇红，手拿一把拂尘。简寿童赶紧过去说：“久仰道友大名，今天法驾光临，真乃三生有幸，请到里面一叙。”云霞居士一瞧，认得简寿童，只没有谈过话，今见他过来谦让，赶紧答礼相还，彼此寒暄，来至鹤轩见过师父。马老道把简寿童之事对他说，郭瑞说：“师父不必下山，待我前去访探明白，然后再想报仇之事。我自得了天书，学会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也还未曾施展过一回。”马老道说：“好，你就急速下山，我候你的回信。”

郭瑞去了十数日才回来，见马遇贵回禀说：“我到了一趟宁夏府，又去了一趟锦都。见白天王正操练人马，军规甚严。彭中堂已拿住周百灵，叫他在画阵图，还请了无数能人，只等阵图画完，就去破木羊阵。”简寿童说：“咱们趁阵图没画

完，快到公馆去行刺。”马老道说：“不用，等他们阵图画好，破了木羊阵，白天王必带兵跟他们打起来，那时咱们再去帮白天王与官军大杀一阵，替周百灵报了仇，也施展施展咱们的法术，斗斗他们这些侠义。”就留郭瑞在大庙里住下，终日哨探。这天探马来报：“现在官军已破了木羊阵，白天王带兵正与官军开仗。”马遇贵一听，说：“好，你我师徒就此下山。”郭瑞说：“你老人家先下山去吧，我在此看庙。”

简寿童与马老道下了安定山，来到两军对垒之处，只见旗幡招展，号带飘扬，东五路天王的人马各扎一方，近日与官军开仗，还未分胜负。马遇贵同简寿童来到番营，求见白天王。白天王吩咐快请二位进来。他素日已知简寿童威名远震，但却不知马老道。简寿童进来参见白天王，说：“我现在约了一人来帮天王打仗，以助兵威。此人姓马名遇贵，在安定山中归隐，很有些异样能为。”白天王说：“好，请坐。现在我的木羊阵已被官军打破，马玉龙凭血气之勇跟我开仗，已伤了我一员大将黑眉扎似龙。我手下的黑眉扎似彪和殿下白豹二人，正跟官军开仗，还未分胜负。但不知仙长你有何妙策？”马遇贵说：“明天开仗这时，我必拿官军几员战将，以作进见之礼。”白天王说：“好，既然如此，你我今天开怀畅饮。”立刻预备上等的羊席，吃喝完毕，天晚安歇。

次日用过早饭，调齐了三万番兵，派金邦洞主黑眉扎似虎，银邦洞主白眉扎似狼二人为左军先锋，铜邦洞主姜伯朗，铁邦洞主杨伯达二人为右军先锋。白天王自带大队，同各牌头、洞主，把队伍一字排开。

再说马玉龙来破木羊阵，并未带多少粮草，这一开仗，大

兵一动，粮草先行，昨日他虽然走了告急文书，知会陕甘固原提督禀告彭中堂，尚未见有兵前来接应。今天白天王又亮了队，马玉龙便会合追风侠刘云、金眼雕和伍氏三雄、拜兄独行侠邓飞雄等众家英雄，点齐了队伍。马玉龙说：“众位兄弟！今日又是一场恶战，大家必须努力向前，以破敌人。”邓飞雄说：“贤弟不必忧虑，愚兄自倒反佟家坞以来，就为立万世不朽之功。据我看来，这些贼人犹如鸡犬。”说着话，把队伍列开。只见白天王全身盔铠，手下战将数十员，内中有个老道，头戴九梁道巾，身穿蓝缎道袍，青护领镶衬，腰系丝绦，白袜云鞋，手拿拂尘，佩带宝剑，面如古月，三络胡须飘洒胸前，一派仙风道骨。马玉龙看罢，旁边有追云太保魏国安、神行太保姚广寿二人说：“马大人！待我二人出去立功。”马玉龙平素知道这两个人武艺出众，本领高强，就说：“你二人出去，切不可大意。”二人点头，出离了本队，只见贼人队中一声喊嚷，出来了一位大英雄。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三三回

魏国安失机被获 金锤将夜探敌营

话说魏国安一顺手中刀，来到两军阵前，就听见白天王身后一声喊嚷：“小辈休要逞强，待我来拿你！”魏国安抬头一看，见这人约有二十余岁，头上戴着回回的帽子。这个人乃是掌教的二师父，名叫杨百通，手使月牙方便铲，素日威名远震，是镇守龙眠山的大牌头。他今天想要人前显耀，鳌里夺尊，来到两军阵前，通了名姓，照定魏国安分心就是一铲。魏国安往旁边一闪身，摆刀照定贼人拦头就剁，贼人用铲相迎，上下翻飞，走了五六个照面，魏国安跟进一步，一刀竟将贼人结果性命。白天王一看龙眠山的牌头阵亡，气往上冲，仍然派黑眉扎似彪出阵。黑眉扎似彪到了两军阵前，打算要赢魏国安，两个人走了几个照面魏国安身体十分灵便，彼此不分上下。

正在这般景况，白天王身后一声无量佛，说：“天王鸣金把这位将军撤回，待本山人去到两军阵前，拿获这一干贼人。”白天王不知这老道有多大能为，正要瞧瞧，见他讨令，便说：“真人既要出去，须得小心。”立刻吩咐手下鸣金。呛啷啷一棒锣声，黑眉扎似彪回归本队。这老道大摇大摆，来到两军阵前，伸手拉出宝剑一指，说：“小辈，你可有名？”魏国安说：“老道要问，你家老爷姓魏双名国安，绰号人称追云太保。”

老道说：“我被白天王所约，特意前来拿你这伙狗头。”魏国安一听，气往上冲，摆刀照定老道搂头就劈，老道往旁边一闪，伸手由兜囊掏出一物，照魏国安砍来，魏国安翻身栽倒，被几个番兵将他绑上。

马玉龙见魏国安被获遭擒，心似油煎。旁边恼了大英雄碧眼金蝉石铸。亲者厚，厚者偏，他两人本是师兄弟，素常甚为和睦，眼看师兄被番兵拿去，决不能活，必得亲身出去，跟贼人一死相拼，把师兄救回，或捉住两个敌将，再将师兄换了回来。他闯出本队，拉着杆棒扑奔老道而来。马遇贵手擎着飞沙迷魂袋，洋洋得意。石铸见过这种东西，想是前次叶守敬、吴元豹使的那种瘟瘟香，便跟马玉龙要了解药闻上，过去一抖杆棒，打算把老道扔个筋斗。焉想那老道用口袋一打，石铸闻着一股异香，脚一发软，立刻栽倒，被老道吩咐绑了。

马玉龙一就看愣了，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四处不到永不知，回头问追风侠刘云说：“岳父，你老人家在外走南闯北，必然多见多知，这老道用的是什么东西，你老人家可知道？”刘云说：“我想，大约是五毒香。”马玉龙说：“这种东西可有什么破法？”刘云说：“我倒不知道，依我之见，这个老道必有些妖术，不如暂且撤队，我写信约个朋友来，可以设法破他。”这里正打算撤队，就听正南炮响，有探马来报：“现有固原提督高通海，带兵在四绝山正南扎营。甘肃巡抚喜崇阿，宁夏将军庆祥，带领八旗满蒙汉的兵丁，已过嘉峪关。”马玉龙听罢，便吩咐鸣金撤队。

原来陕甘固原提督高通海带兵在嘉峪关住扎，见马玉龙

的告急文书一到，立刻带兵杀奔前来。彭中堂因知贼人反复无常，有失前约，也打算将兵马由嘉峪关移到骆驼岭一带连营，以显官军兵威。马玉龙回到大营，向老英雄刘云问道：“贼人这五毒香甚是厉害，不知何人能破他？”刘云说：“要破他这邪药，非高志广、张文彩二人不可。张文彩是李福长、李福有的师父，我写一封书信，叫李福长兄弟去请张文彩，再烦张文彩去约请高志广。他二人曾得到一部天书，名曰《天风无影迷魂药法》，可知这五毒香的出处来历。使这东西的没有几个人，我不敢说都知道，也略晓八九。”马玉龙立刻写了一封书信，备了快马，派李福长二人前去。

书中暗表：这营中的孔寿、赵勇二人，素日跟石铸相交甚厚，因当初孔寿中了毒镖，石铸曾千里讨药。今天石铸在两军阵前被擒，马玉龙鸣金收兵，孔寿、赵勇就不愿意，想石铸既被番军拿去，不给他报仇，大失朋友之义气。二人想：“我们的命不要了，男子汉大丈夫，立志不交无义友，存心当报有恩人。”孔寿说：“我们两个人私自出营，径奔番军，探听石大哥生死如何？如石大哥死了，我们想法给石大哥报仇；如不死，咱们就把石大哥救了回来。”这两人把夜行衣换好，各带单刀一把，又将链子锤带在兜囊，私自出了营门，往前扑奔西北。抬头一看，只见番营灯火之光，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二人心想，番营有绳墙、铁蒺藜、绊马索，号灯齐明，又有兵丁来回巡更走筹，难以进去，便绕着来到番营后面，见人烟稀少，这才伸手掏出面具，乃香牛皮所做，上面有五彩颜色，遮住自己的本来面目。

这两人顺着绳墙，鹿伏鹤行，一点声音全无。刚一过去，

有巡哨的人看见两条黑影，再瞧又没了，因看事不真，也不敢往里回报。孔寿、赵勇二人，顺着营房后寻找，找来找去，找到一座子母营，九间通连，中军帐里面正大摆筵宴，当中坐定白天王，左首是白龙、白凤、白虎、白彪、白豹、白雄六位殿下；右首是老道马遇贵、简寿童和金邦、银邦、铁邦、铜邦四位洞主；另外还有五员大将是：管军牌头赵泰、行军都教习冯平，镇殿将军朱珍，行营先锋孔富和祁贵；下面是水牌头钱豹、陈虎，两旁诸将，共有一百余员。下首还有阿丹丞相。孔寿、赵勇看见众人喝酒，也不知石铸、魏国安究竟是死是活。二人一想：胆小焉得将军做！伸手掏出链子锤，就要闯进牛皮帐去。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三四回 白天王一怒斩差官 余化虎中途救赵勇

话说孔寿、赵勇正要拉兵刃闯进牛皮帐，又一想：“我们身入龙潭虎穴，所为前来救人，尚未准知生死，且在各处寻找，探听明白，再作道理。”心中正在思想，忽听帐篷内有人说：“大王！山人也不是说大话，要拿马玉龙他们那些人，不费吹灰之力。我必将官军营的人一网打尽，方出这胸中之气。”白天王说：“好，真人既有这样手段，此乃万千之幸。今天拿住的这两个人，又该当怎么发落呢？”说着有探马来报：“固原提督高通海带大队在四绝山南安营，宁夏总镇的兵已过嘉峪关，彭中堂、喜巡抚、庆将军正调动各路人马，要与我军决一死战。”老道说：“不足为虑，先把拿住的这两个人绑来，问问他是谁的主意破了木羊阵，问完便把他二人开膛摘心，将首级号令营门，以振天王的军威。”白起戈便吩咐把那两个人押了上来。

两旁人答应，就将石铸、魏国安搭了上来，此时还人事不知。白天王说：“真人！他二人怎么还不知人事？”老道说：“他二人中了山人的五毒迷魂袋，已将七窍闭住，待山人把他治过来。”赶紧叫人拿过一碗无根水，老道口中念念有词、伸手由兜囊取出一块如意饼，放在水内，叫人给石铸、魏国安灌了下去。工夫不大，二人苏醒过来，一看自己被获遭擒，落

到了天王大帐之内。二人勃然大怒，破口就骂。老道马遇贵说：“石铸、魏国安，你二人好不知事务，还不给天王磕头归降，饶你不死。”石铸二人只觉得心慌意乱，四肢无力，定了定神说：“白起戈，你反复无常，不算英雄。前番合约之时，你说如有人把木羊阵打破，便年年来朝，岁岁称臣。我等破了木羊阵，你又带兵来到四绝山劫杀，打算以兵威压之，谅你又能有多少兵！”白天王对马老道说：“仙长，哪里有这许多工夫问他，快把他俩推了下去，乱刀分尸。”刚要往下推，旁边有人说：“且慢，天王何必这样动怒，杀他无非和蝼蚁一般，何不拿这无用之人，换取有用之土地？彭中堂如肯把嘉峪关外土地让出来，便把拿住的人放回，他如不肯，那时再杀也不为晚。”白天王一听此言，甚是有理，说：“既然如此，将他二人押了下去，交与锦都守城大将关入牢狱，不可断绝他俩的口粮，听我的转牌发落。”

孔寿、赵勇先在暗中听说要杀，两个人急了，就要拉刀过支拼命。后又听说不杀，要押送锦都。孔寿一想：“这四绝山离锦都十六里地，如押着去的人少，我二人便可以劫救。”想罢，两个人转身往外，出了番营，扑奔上锦都的大路，找了一处树林，就在那里伏身等候。直候到天光闪亮，还不见有人过来。正在着急之时，才见远远有人由对面过来了。

原来天王吩咐了手下人，不能连夜解走，直到天亮，才挑出两个小头目，二十名精壮兵，把两人绑好，搭在车上拉着。这两个小头目，一个叫白彦珍，一个叫李全章，是行军的牌头。白彦珍还是白天王的本家宗室，散秩将军。这两个人解着石铸、魏国安，也没想到有人敢截。正往前走，忽然

由树林里蹿出两人，一声喊嚷：“好贼将，趁此把差事给我留下，万事皆休，如若不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李全章说：“白将军闪开，待我动手。”翻身下马，拉出佩刀，照定孔寿就剁。孔寿用链子锤往外一崩，贼人撒刀又分心砍来。孔寿闪身一旁，用锤一晃，将李全章踢倒在地，赶过去就要结果贼人的性命。白彦珍一声喊嚷：“好贼！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胆敢在此劫路。”赶过来抡斩马刀就剁，赵勇摆锤跟他杀在一处。李全章趁势爬起来就跑。这二十名精壮兵各拉兵刃，把孔寿一围。孔寿力战这二十个人，展眼之间，就用锤打死三个。赵勇见孔寿力战众番兵，他却拿不了这个白彦珍，甚是着急，打算一锤把贼人打死，就可以救出石铸二人，却不料贼人这口刀上下翻飞，甚是纯熟。

正在这般景况，听正南上喊声大作，来者乃是白天王的长子白龙。原来这两个人押着石铸走后，白龙说：“爹爹派他们押送二人上锦都，恐其道理上有什么差错，莫如我带兵跟了上去。”白天王说：“你就跟去吧！”白龙立刻点了五百马队，赶出后营门来。正往前走不远，忽然看到李全章直往南跑，见着白龙就说：“回禀小殿下！前面有人劫差事。”白龙听罢，赶紧催马上前，一瞧孔寿、赵勇甚是骁勇。白龙令马队由四面一围，齐声喊拿。孔寿二人一瞧不好，不但救不了石铸，我二人性命休矣！李全章过来帮着白彦珍战孔寿，白龙摆大刀敌住赵勇。两个人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正在危急之际，见西南番兵一阵大乱，纷纷倒退。

孔寿、赵勇赶紧往西南就闯，只见迎面来者非别，正是连环寨余家坡的二寨主翻江鳌余化虎，带着余得福、余得寿、

余强、余猛及能征惯战的水兵五十余人。他本是来庆阳府瞧哥哥余化龙，要建功立业的。因走错了道，见前面喊杀连天，有番兵阻路。余化虎带的这些喽兵，都是久惯厮杀，不怕死的亡命之徒。余化虎见番兵马队围着两人厮杀，就吩咐兜着后头杀，各人齐摆兵刃，便把孔寿、赵勇接应出来。孔寿一看认识，这才诉说前情。余化虎说：“原来如是，你二位不可任性，贼势浩大，难以救那二人了，任凭天命吧！”孔寿、赵勇一想，也是无法，只得先绕道回营。余化虎说：“你二位怎么过来的？”孔寿把夜间探营的话一一说明，他们便要奔固原提督高大人处去。余化虎说：“也好。”众人绕着山边，来到高通海的大营门，往里回话。

高通海正同徐胜、刘芳商量去闯番营，接应马玉龙的兵队，忽听有人上来禀报，立刻吩咐有请。众人来到里面，高通海以宾客相待，便问孔寿是怎么出来的？孔寿又把上面的事述说一遍。高通海一听，不禁吃了一惊，说：“石铸、魏国安本领高强，竟然被擒，想那贼人好生厉害。再说马大人的兵没有粮草了，我又带来了五万兵将，这便如何是好！”立刻把诸将聚齐问道：“你等有何妙计破贼？”话犹未了，旁边闪出一人，要献计捉拿白起戈，搭救一班英雄。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三五回

高提督疑兵惊天王 彭钦差致书辱番军

话说高通海问众将有何妙计讨贼，旁边闪出一人，三十以外的年岁，五品文职官服饰，姓吴名忠孝，原来是随营的参谋，在高通海手下办理来往公文折报，原籍湖北黄冈，虽是文人，却极有韬略。他见队伍过不去，不能进兵，便骑马到外边看了一眼，只见番兵甚是雄壮，回营来正暗自忖度。高通海一问众人，吴忠孝说：“大人用疑兵之计，人马可以过去。”高通海说：“先生计将安出？”吴忠孝说：“大人今晚把大队分为十队，叫营官带领，五百人为一队，分山南山北山前山后，各自擂鼓呐喊。白天王疑是偷营，他必齐队防守，容他将队伍调齐，我兵即行息鼓。等天交三鼓，贼兵要睡，我兵再喊，他还防备。如是者不过三日，贼人必拔队而去。”高通海一听此计大妙，赶紧派二十营官，每人带五百兵擂鼓呐喊，却不要杀出去。大家分拨已毕，照计而行。

再说马玉龙营中没了孔寿、赵勇、不知去向。自李福长兄弟走后，又有探子来报番营阻路，休想过去。马玉龙想：“要凭一刀一枪，大可以跟他交战，无奈那妖术邪法，又如何能敌？”白天王要战，马玉龙并不出队，只把免战牌高悬，静等救兵前来接应。今晚起更之时，忽听得外面呐喊，金鼓大作。马玉龙料想必是救兵来了。甚为喜悦。

白天王自早晨讨战，见马玉龙免战牌高悬，就派人去请孟、万、邓、丁四位天王，可是那四路兵既不走也不来，不知所因何故？天有初鼓，忽听四面火炮惊天，人声呐喊，金鼓大作。白天王疑是偷营，赶紧吩咐齐队，把队伍调齐。再听外面的金鼓又不响了，人声也停息了。直等到三更，并无动作。白天王一想：撤队安歇吧！刚要撤队，又听外面炮响，金鼓大作，喊杀连天，直闹了一夜，白天王的兵也没睡觉。次日，白天王聚集众将说：“这可不好，用兵之道，真真假假，实实虚虚，如不调集队伍，他就许闯了进来，要防备他杀来，兵丁连夜不睡，那如何能行？这个地势扎营不好，现在木羊阵虽破，那边还有一万多兵，一人拼命，万夫难当，莫如撤队，两下合兵一处。”白天王立刻传令北撤，在离锦都八里的地面，择了吉地安营。

马玉龙与高通海合兵一处，大家共叙寒温。外面有人来报：“彭中堂、喜巡抚，庆将军三乘大轿，带马步军队来至骆驼岭。高通海、马玉龙率众出来迎接。彭中堂、喜巡抚和庆将军三位升帐，众人参见已毕，中堂说：“你等破木羊阵，是怎么一段情节？”马玉龙就把破阵之故，从头至尾一一回禀大人。彭中堂说：“原来如是，我再给白天王写一封书信，先礼后兵。前番本阁与他在金斗寨合约，已言明破了木羊阵，他便甘拜下风，为何反复无常。”马玉龙说：“大人写书信问他也好，现已拿住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听候大人示下。”彭中堂吩咐把四个人押了上来。这个时节，马玉龙早用宝剑把四人的大筋挑断，就是放开也跑不了。将四个人押了上来一问，贼人料想不说也不行了，遂把已往之事俱皆招认。大人

想：这四贼人情同叛逆，飞云和尚又是奉旨捉拿的钦犯，二鬼逃军，清风行刺，再加勾串番军动了刀兵，都因他四人所起。大人便专折奏明圣上，吩咐把他四人暂且带了下去，不可缺少食水。大人又修奏本，把一班出力人员保奏明白。

这时马玉龙过来回禀大人：“现在石铸、魏国安二人，已在两军阵前被获遭擒。”大人说：“那也无法，只可见机而作。我先写好书信，哪个前去番营投信？”马玉龙立刻派手下千总刘升前去下书。刘升接过书信，出来备马，跟众人说：“我这一去不定死活，番王的脾气没准，或许把我杀了。”众人说：“你不必多疑，两军交兵，不斩来使。”刘升上马，便带着从人出了官军营，前往白天王的营寨下书。

白天王正在大摆筵宴，请四路天王共议进兵之计，打算走转牌去调西五路天王，合兵一处，跟彭中堂决一死战。这东四路天王当中，孟得海，万延龄只是劝解白天王；丁三郎随班唱诺，打就打，不打就罢；只是邓福伯自告勇，要打前敌。众人正在纷纷议论，有人进来禀报：“现在彭中堂差人来下战书。”

白天王拆开一看，上写着：

太子太保文华殿学士兵部尚书彭朋，致书于金枪天王麾下。前者两方合约于金斗寨中，你我面定条约，在锦都东南摆设之木羊阵，定于百日之内打阵。如我军将阵打破，天王情愿年年来朝，岁岁称臣。你我言重金石，焉能反复无常？现今我属员马玉龙，率众已将阵打破，不料天王有失前言，殊为可笑！又带兵迎于四绝山，倚仗兵威，欺我太甚。今特致书麾下，如急速退兵请罪，以

免刀兵之灾，吾专折奏明圣上，两下罢兵息战。如其不然，你我明日各整甲兵，决一胜负。本阁以良言相劝，望天王三思。倘不负前约，即将回信交来人刘升携回。书不尽言。

白天王看罢，勃然大怒，说：“好彭朋！胆敢戏耍于我，我必得跟他决一死战。”吩咐把刘升带了上来。白天王说：“我本应将你斩首，今且放你回去告诉彭朋，叫他急速调兵前来，跟我开仗。”吩咐把他的耳朵割下一只来。两旁就把刘升左耳削去。

刘升抱头鼠窜，跑回官军营来，见了彭中堂，放声大哭，诉说见白天王之情由。彭中堂一听，心中大怒，说：“好贼人，竟敢这样无礼！明天我必跟他决一死战。”两旁众将，一个个气得摩拳擦掌，都有跟贼人誓不两立之意。彭大人吩咐道：“明天五更饱餐战饭，我亲自会会白天王，看他有多大能为。”大家点头答应，各归自己帐篷，一夜晚景无话。

次日五鼓天明，号炮一响，众兵将用过战饭，把队伍调齐。白天王也把队伍列开，金鼓大作，人声呐喊。彭大人抬头一看，见那白天王带着六位殿下和手下的番将，一个个虎视眈眈。老道马遇贵跟随在白天王身后，洋洋得意，倚仗着他有迷魂五毒香沙袋，想在两军阵前独显己能。那东五路天王人心不齐，孟得海、万延龄没有亮队，只有邓福伯带队自告奋勇，丁三郎是看着谁胜谁败。那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出离贼队，说：“哪一个敢出来与山人较量一番！”只听得彭大人背后一声呐喊：“待我来拿你这个贼道！”不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三六回 马道人毒香胜官兵 众英雄议请高志广

话说老道来至两军阵前讨战，彭大人身后闪出一人，乃是神枪太保钱文华。老英雄想：“这个老道甚是可恶，我出去先跟他说话，冷不防一枪把他扎死。如扎不死他，我这些年岁，命不要了！”便自告奋勇出来，在两军阵前大骂：“妖道，你降了番军，卖主求荣。”老道说：“我并非卖主求荣。你要叫我不帮白天王，须应我一件事，我徒弟金须道赵智全，无故被你等赶的无处安身，我徒孙清风道于常业，亦被你们拿去，如将他放回，我就不帮白天王打仗。”钱文华一听，说：“老道！你可知清风道于常业乃罪魁祸首，屡屡行刺，犯了国家的条例。你既是他师祖，更应当教训于他，想来你等俱是反叛。”说着话，冷不防照老道胸前就是一枪，几乎叫他扎上。老道躲得快，旁边一闪身，掏出迷魂五毒香沙袋，照钱文华一甩。老英雄一闻见异香，翻身栽倒，早有番兵用钩杆子一搭，绳捆二臂给绑上了。小太保钱玉一瞧就急了，父子天性，一见他父亲被擒，不由肝连胆痛，五内皆裂，拧手中枪蹿出阵外，口中大骂：“妖道！胆敢伤我父亲，我跟你一死相拼。”老道哈哈大笑，说：“你这小小的娃娃，有多大能为，也敢在山人面前猖狂！我拿你等这些小辈，如同蝼蚁一般。”说着话，一抖迷魂五毒香沙袋，小太保闻见香味就栽倒在地，被番兵

捆上，押着去见白天王。

这边恼了神拳太保曾天寿。他眼瞧着姑父、老弟俱被老道拿去，不由得心中一阵难过，伸手拉刀，就要出去。姚广寿一旁把将曾天寿拉住说：“曾天寿，你又不是迂人，要凭一刀一枪好说，可老道这是邪术，出去也是白饶。”两个人正在争论之际，就听西边一声喊嚷，抬头一看，头前是李福长、李福有，后面跟前水镜先生高志广和文雅先生张文彩，他们各坐征车，每人带童子两个。马玉龙等一看，真像如获至宝一般。

马玉龙率众赶紧上前迎接，说：“二位老英雄，今天来得甚好，我等正在危急之际，真是苦海得遇慈航。白天王营中，有一个老道马遇贵，使的是迷魂五毒香沙袋，前者石铸、魏国安被擒，今天又有钱家父子被获，我等正无计可施。”高志广说：“大人请放宽心，这件事我二人能办。”马玉龙便鸣金撤队回营。二位老英雄见了彭中堂，大人置酒筵相请。高志广说：“先要开个方子去买药，配一种七煞避瘟丹，能诸邪不入。大人再挑五百精锐之卒，十员战将，摆一座五鬼飞沙阵，三天可以演好，我二人作为引阵之人，捉拿这个老道。”马玉龙说：“二位老英雄要用什么，开单与我好去预备。”高志广开好了，就交与马玉龙前去措办。

马玉龙就龙山子弟兵拨了五百人，预备五色大旗，一概安排好了，高志广这才点名，排出十员战将。李福长、李福有、武杰、纪逢春、小神童胜官保、小玉虎李芳、孔寿、赵勇、孙宝元、姚猛这十个人，各按方位，听二位老英雄吩咐，违背者按军法示众。十个人答应下去。所有应用的东西，这

大营内铁匠木匠全有，张文彩叫来分拨已定。第二天药配好了，把阵势按方位一布，马玉龙一看甚好，可以给被获的人报仇，管保白天王队中出来一个拿一个。又告诉纪逢春、武杰、孔寿、赵勇等预备绳子，静候捆人。高志广当中坐在台上，张文彩出去引阵。

次日，马玉龙同千里独行侠邓飞雄带一万兵亮队，将阵势藏在队里。白天王也亮了队，带着马遇贵，众殿下和番将出来。马遇贵说：“天王，今日看我拿他！”众人说：“全仗真人法力。”马遇贵一看官军营列开了一万人马，马玉龙手擎盘龙戟，领着一班将校。老道手拉宝剑，来至两军阵前说：“哪个前来送死？”只见由马玉龙身后出来一人，年有六旬以外，儒儒雅雅的，手拿宝剑，正是张文彩。老道一看不像个打仗的，便说：“你这样年迈，不知自爱，还要前来送死！”张文彩说：“看你这样年岁，也不比那年少无知之辈，你说我送死，我看你祸不远矣！你要听我良言相劝，跪下给我磕三个头，抖手一走，去找深山古洞养性修真，不管白天王之事，任凭他两家争斗。你如不听，等到大祸临头，悔之晚矣！”老道哈哈一笑，摆宝剑就是一剑。张文彩一闪身，说：“你当真要动手，就跟我来。”老道说：“哪里去？”张文彩回头用手一指，就见马玉龙的兵队往两旁一闪，当中露出了几座帐篷。老道艺高人胆大，说：“哪里我不敢跟你去。”

张文彩在前头走，老道后面跟随。刚要进帐篷，见当中有一队人，旗幡招展。急听咕咚一声炮响，再一瞧，四面帐篷又都撤了。只见正南上站定一人，身高丈二，怀抱双铁娃，带着一百个人，后面有一铁箱子似的小车，底下有四个轱辘，

两旁有绞轮，前面有五个龙脑袋。老道没见过这东西，不知何用？一看四面都是这样，方才一愣，就听一声炮响！老道正打算使出他的迷魂五毒香沙袋，忽见龙嘴往外冒烟，东方冒青烟、南方冒红烟、西方冒白烟、北方冒黑烟。老道一闻，这股烟味已钻入脑髓。第三声炮响，四面弩箭齐发。老道往外一闯，想跑不能，翻身栽倒了。这时一棒锣声，东面李福长、西面李福有、北面孙宝元，南面纪逢春各摆旗子，等这股烟散了，高志广过来就把老道捆上。这叫五鬼迷魂阵，那龙嘴箱内有迷魂香，一绞轮子，能冒五色烟，自己的兵都闻了解药，所以不怕。老道他使五毒香拿人，今天就用迷魂阵拿他。他的解药不管事，终于将他拿住，搜了他的身上，将五毒香沙袋掏了出来。张文彩说：“把他押到后面，我出去再诓几个来。花了若干银子买药置器具，就拿他一个不成。”又来到了两军阵前。白天王正盼着老道回来，却见张文彩用宝剑一指，说：“白天王，你太不知事务，你敢出来？”白天王说：“你把我们的真人引到哪里去了？”正要拍马上前，就听背后一声喊嚷：“天王闪开，待我前去破阵。”不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三七回 张文彩计摆飞沙阵 蒋牌头倒反贺兰山

话说张文彩出来引阵，白天王刚要亲身前往，背后一声喊嚷：“待我来。”白天王一看，乃是前营行军都牌头赵泰。此人很有些臂力，手使九耳八环刀，闯出本队，来至两军阵前，抡刀照定张文彩就剁。张文彩闪身说：“你何人？”贼人说：“我乃行军都牌头赵泰是也。”张文彩说：“你敢跟我进阵？”赵泰说：“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阵势？”张文彩往回就走，赵泰后面跟随，只见马玉龙的兵队往两旁一闪，四面有一百人，分青黄赤白黑五色旗子，每一个铁车头前是龙脑袋。赵泰不知道是什么阵，刚转身要走，就听一声炮响，由龙嘴里冒出烟来。赵泰闻见，翻身栽倒，贼人心中明白，就是头昏眼花，脚下没力。孔寿、赵勇、纪逢春、武杰过来将他绑上，把他带至一座帐篷。贼人睁眼一看，见马遇贵也在一旁捆着，就听上面那人说：“张文彩，你出去把白起戈等全皆拿来。”

张文彩手提宝剑，又来到两军阵前，点名要白天王出来决一死战。白天王想到老道和行军牌头被擒，就有点胆战心惊，只听背后一声喊嚷，乃是手下大将黑眉扎似彪，拿狼牙棒闯出贼队，扑奔张文彩而来。他想这老道必有诡计，要先结果了老道，再作道理。张文彩拨头往回就跑，黑眉扎似彪追上前去，就听一声炮响，只见旗分五色，却不见了张文彩。

贼人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奥妙，正在发愣，龙嘴里冒出五色烟来，顿时番身栽倒，这里便有人将他绑上。白天王见事不好，只得赶紧撤队，把免战牌高悬出去。

彭中堂撤了队，商议要救石铸、魏国安和钱家父子，打算写信给白天王，要求走马换将。写好了信，马玉龙派前营哨官李文英前去发信。李文英接过信来，跟兵丁说：“要救这几个人，全在我这枝箭上。”开弓将信射到番营，那边有把守营门的兵丁，就拿了进去禀报。

书中交代：今天白天王大扫兴头，只因自己贪心妄想，打算要夺取嘉峪关，长驱大进，反到京都，打下江山社稷。可是今天被官军营拿了三个人，自己便没了主意。白天王吩咐把孟天王、万天王、邓天王请来，商议军情大事。内中就是邓福伯性如烈火，脾气最急，说道：“白天王，你既打算跟官军营打仗，就该带队跟他去打，我等各带大兵，日费斗金，在此又不打仗，所因何故？”白天王说：“并非是我不打仗，自从马遇贵拿了官军营的几员战将，我以为有了他，就可以将官军营的兵将全皆拿住了，不想今天倒闹的一败涂地。”正在说话之际，外面有番官进来回禀：“现在官军营中用箭射来一封书信。”白天王吩咐呈了上来，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

钦差大臣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总理新疆军务彭，字寄白天王得知：如今你我两军开兵，已拿住尔手下将官黑眉扎似彪、老道马遇贵并赵泰三人。先前我手下的属员魏国安、石铸、钱文华、钱玉四人，亦被尔拿去。今致书信，特为在两军阵前，走马换将，汝若情愿，即将我方四人放出，我将汝方三人放回，你我重整甲兵，再

决胜负。如汝胜我，我情愿撤队回归宁夏府，专折奏明圣上，将嘉峪关外之地让你；倘尔败阵失机，全凭汝自己斟酌。余不尽言，即赐回复。

白天王看罢，心中甚为喜悦，即派手下牌头朱珍，到锦都去将官军营的四将押来，以备对换。

这边彭中堂正静等白天王回信，有高志广、张文彩二人上来参见。张文彩说：“大人，这个老道马遇贵放不得他。纵虎归山，再拿就拿不住了。今天要不是这五鬼飞沙阵，又焉能拿他。”二位老英雄正跟大人议论，外面营官进来禀报：“现在外面来了一位蒋得芳和一位叶得明，要见马大人。”

马玉龙在旁边一听，知道是恩师来了，赶紧亲身出去迎接，撩衣跪倒，口称：“恩师从哪里来？”飞天玉虎蒋得芳老英雄说：“玉龙起来，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到里面去我有话说。”马玉龙同着两位老英雄，来到他自己的帐篷落座。蒋得芳说：“我在锦都你师兄的帅府住了多日，你师兄蒋云龙现在白天王手下当大牌头，镇守锦都。他手下带着两万多番兵，拿住官军营的石铸、魏国安、钱家父子四位，现在就关在锦都，由你师兄看守。我叫他救了四位差官，率众投降，你可做个引见之人，回明钦差大人。”马玉龙一听，说：“很好，二位老师在此少待，我到里面去见大人。”马玉龙来到中军帐，把此事回禀大人。大人听了说：“我正欲走马换将，今有这个机会甚好。”马玉龙赶紧请二位老英雄去面见中堂大人，蒋得芳又把上项事说了一遍。大人说：“二位老英雄，可赶紧返回锦都，去叫蒋云龙来，本阁必保举他做官。”

二位老英雄这才告辞，回到锦都。对大牌头一说，蒋云

龙立刻由牢狱中把石铸等四人提了出来，打去镣锁，又告诉他们说：“我手下的兵都是本地人，我也叫他等归降。”立刻把手下的偏将、兵丁调齐，率众出了锦都，投奔官军营而来。白天王派人去狱中提人，有人来报：“大牌头蒋云龙投降官军营了。”白天王大吃一惊，又听外面火炮惊天，马玉龙带兵讨战，只吓得目瞪口呆。不知该当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三八回 番王愿降赴宴请罪 中堂作主两方结亲

话说白天王听到大牌头带兵反出锦都金斗寨，情知不好。这时又有人来报：“老道马遇贵的人头已号令高竿，外面火炮惊天，人声呐喊，马玉龙前来讨战。”白天王正要率众出去，旁边阿丹丞相过来说：“天王，这件事总是王驾的错处，前番既已议定条约，木羊阵一破，天王就应递上降书降表，怎好又带兵与官军开仗？依臣之见，还是率众求降，才是万全之策。”白天王凭血气之勇，本不愿降，可是又斗不了马玉龙，一时无奈，只得说：“丞相！你去到官军营说说，虽然归降，还不可损我军威。”阿丹丞相说：“是。”立刻备马，带手下从人出来。只见马玉龙列开队伍，有人高挑着马遇贵的人头，阿丹丞相催马上前说：“奉我家王驾之命，要面见中堂大人请降。”

马玉龙便拨转马头，带着阿丹丞相进了大营。阿丹跪在中军帐前，口称：“中堂大人在上，小臣阿丹奉我主之命前来请降，今后我主情愿年年来朝，岁岁称臣。”中堂闻听此言，说：“前番本阁在金斗寨合约，以木羊阵为赌，我已派人将阵打破，他竟敢带兵劫杀？”阿丹丞相说：“我主已经知错，只求中堂法外施仁。”彭中堂说：“既然如是，我准他投降就是了！我在中军帐摆设太平宴，叫他前来见我。”便将赵泰、黑

眉扎似彪放回。阿丹丞相磕头谢过中堂，有人送出营门。阿丹回来见了金枪天王就说：“我已求中堂准许投降。彭中堂说，马遇贵已死，今将黑将军和赵泰放回，请天王去中军帐赴太平宴。”白天王说：“何人保我前往？”旁边六位殿下说：“我兄弟六人保父王前往，彭中堂如若反目，孩儿等跟父王死在一处就是了。”

次日，白天王带着白龙、白凤、白虎、白彪、白豹、白熊，各备坐骑，连阿丹丞相一同前来赴宴。彭中堂早已转牌，请东五路天王齐来赴宴。转牌一到，各路天王都要带着文臣武将前来。白天王亲自来见彭中堂负荆请罪，说：“多蒙中堂好生之德，因我一时误听奸人之言，以致伤了两方和气，自知粗鲁，特来请罪”。彭中堂说：“天王既自知错，你我前言一概不提。待我奏明圣上，你可以三年一来朝，因知你道路遥远，不能年年前来。”正说着话，有人禀报：“孟天王、万天王到。”中堂派马玉龙出迎二位天王，彼此见礼。来到里面，彭中堂欠身相迎，孟、万二人口称：“蒙中堂恩施格外，我等全皆感激，特来请罪。”彭中堂说：“二位天王何罪之有，但愿从此息兵无事。”二位天王归了座，从人献茶。正说话间，丁三郎、邓福伯也到了。众位天王会合一处，行礼已毕。彭中堂说：“众位天王，前番在金斗寨合约，以木羊阵为赌。今众位既来和好，我把周百灵还你，木羊阵虽伤了我手下几员将官，也一概不究了。”众天王上前谢过。彭中堂立刻预备上等羊席，打发人去把周百灵叫来，连黑眉扎似彪一并当面交给白天王。这日席散，众天王即告辞回去。

次日差人送来了鹿皮五百张，耕牛五百只，绵羊一千只，

虎骨全份，作为犒赏三军之用。中堂收下，在这里歇兵三日。又把高志广、张文彩二人叫过来说：“你二人若要做官，我便奏明圣上，保二位官封显爵。”张文彩说：“多蒙大人抬爱，但我二人乃山野愚夫，庸懒成性，不敢出世为官，愿就此告辞。”二人老英雄告别众人走后，大人就打算起身。次日是西路天王差人送来鹿皮，牛黄、犴皮等各样宝货，敬献中堂。此外尚有向朝廷进献的礼物，中堂一一收下。

次日，回兵到了骆驼岭。歇上一天，便起兵进了嘉峪关，径奔宁夏府。大人刚来到公馆，外面就有人禀报：“现有白天王差派阿丹丞相来见中堂，说有紧要机密之事。”大人吩咐马玉龙出迎阿丹丞相和手下的随员。

原来白天王回到了贺兰山，一见王妃，细说破木羊阵合约之事。王妃娘娘说：“天王，你把军中事办完了，但你我女儿之事怎么办呢？前者她已将巡抚之子伯充武背到雕楼，总算有了夫妻之份，难道今日还能把女儿另嫁他人？”天王说：“依你之见又该当如何？”王妃娘娘说：“你应该求中堂作主，把你我的女儿许给巡抚之子伯充武为妻。你急速派差官奔宁夏府去面见彭中堂，将此事办了。一则免伤两方和气，二来也合他二人之心愿，再说你我面上也才有光彩。”

白天王次日升座，把阿丹丞相叫过来说：“前番合约，已允许官军如破了木羊阵，我便情愿年年来朝，岁岁称臣。只是现有一事还未办理清楚，我的女儿已然把巡抚之子伯充武接到这里多日，你赶紧奔宁夏府去赶彭大人，求他作主，将我女儿许配喜巡抚之子伯充武为妻。”阿丹丞相听罢，说：“我即去追中堂大人，将此话说明，成否当在两可，我必求中

堂作主就是了。”立刻领了盘费路引，赶紧备马，带从人起身，往下追赶。追到了宁夏府。中堂也刚到公馆。

阿丹丞相来到门首，叫人回禀进去，彭中堂即派马玉龙出来迎接。马玉龙一见就说：“阿丹丞相，今日来此何干？”阿丹丞相说：“奉我家天王之命，来见中堂，有要事求中堂格外施恩”。马玉龙带着进来，阿丹丞相给中堂行礼。彭中堂知道他是白天王的手下宠臣，便说：“阿丹丞相，来此何干？”阿丹丞相说：“奉我家天王之命，来求中堂作主，天王愿将白莲仙姑许配喜巡抚之子伯充武为妻，以遮两方之丑。”中堂一听，说：“此事我也不能替他作主，儿女姻亲，乃是一件大事，我去同老大人商议，你在此等候听信。”便派人款待阿丹丞相。中堂方要派人去约请喜巡抚，忽然听见公馆外面一阵大乱，人声鼎沸，又有一件岔事惊人。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三九回 王媚娘喊告刘德太 彭钦差肃清折入都

话说彭中堂正要派人去请喜巡抚，只听得外面一阵大乱。有听差人进来回禀：“现在外面有一个女子喊冤。”大人吩咐：“把她带进来吧。这里现有地方官，为何要到我公馆喊冤？你等不可威吓她，带进来我看看。”手下人答应出去，带进一个女子，年有二十余岁，举止端庄，相貌不俗，来到上房台阶跪下，口称：“大人在上，难女王媚娘，原籍是京都人氏，跟我父亲在外省做官，后扶柩回籍，行至中途，被山贼掠抢，我母亲殉难，我被扣在了红龙涧。大人被困时，我曾救过刘大人，给公馆送信，言明刘大人已收难女为室。自破红龙涧后，刘大人跟钦差来至宁夏府，竟将此事不提。难女同老仆周庄来宁夏府找刘大人数次，刘大人都置若罔闻，只求大人给难女作主。”钦差一听，也知道这件事情，就说：“你现在何处居住？”王媚娘说：“现在宁夏府西门外双顺店。”大人说：“你且回去，本阁必将此事办理清楚。”王媚娘谢过大人就回去了。

大人一面派人去请喜巡抚，一面把刘芳叫来。中堂说：“刘芳，大丈夫生在上，不可忘恩负义。你既允许她，她投奔你来，乃是一个孤苦难女，你却置之不理，打算怎么办呢？”刘芳给大人行礼，说：“卑职只因军务紧急，无暇去办自己的

私事，这就赶紧去办。”大人说：“好。”刘芳即下去办理此事，与王媚娘成亲不提。

且说喜大人来到，中堂请了进来。喜大人说：“中堂呼唤，不知有何事故？”中堂说：“我约大人非为别故，只因白天王遣阿丹丞相来此，说以前世兄伯充武曾被掠去三年，后虽送回，但世兄与白天王之女已有夫妻之分，白天王也不愿把女儿再另许别家，情愿给世兄为妻，彼此结秦晋之好。”喜崇阿说：“中堂吩咐，卑职焉敢违背，无奈跟番王结亲，此事我不敢自专，必须奏明圣上。”中堂说：“我可以给你递折子奏明，只要你自己情愿。”喜崇阿说：“有中堂作主，卑职焉敢不遵。”中堂说：“很好，你就送定礼来吧。”喜崇阿告辞回去，即差人送来玉如意一柄，交阿丹带了回去。

中堂这才吩咐把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带了上来，左右一声答应。这几个贼人，天天倒是好吃好喝。因飞云是奉旨严拿的要犯，先把 he 带了上来，那三个在外听候。飞云这时已是手铐脚镣，大三件木桎。一个差人说：“跪下。”飞云偷眼一看，中堂在上面端然正坐。大人说：“飞云，你原籍哪里？在哪里出家？把你所作所为之事，从实招来，免得本阁三推六问。你这案子关系重大，问得明白，本阁好上折子。”飞云说：“中堂不必细问，我原籍庆阳府连环寨尹家川，自幼出家，我师父叫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中堂说：“在秘香居盗万岁的珍珠手串，可是你起的意？”飞云说：“是我起意，已将手串还回。”中堂说：“本阁与你远无冤，近无仇，你却在灵宝县同金眼头陀法缘前来行刺，杀死了差官苏永福，这可是你起的意。”飞云说：“是。”他想：反正无非是个刚罪，便尽都

招认画供。再把清飞带上来审问。”清风说：“我叫于常业，在葵花观出家，本与大人无仇，只为飞云、马道玄二人起意，我才到灵宝县行刺。”把所作之事，也都画了招供。又把二鬼带了上来，他二人低头不语。大人说：“你二人前在剑峰山拒捕，情同叛逆，本当杀你，是胜奎苦苦相求，方才减等治罪，给你焦氏留后，不料你二人竟自恩将仇报。”二人答言说：“本不欲谋害大人，皆因受了和尚老道二人的蛊惑。”他二人也画了供。大人吩咐把这四个人带了下去，不准难为他等，每顿给他四人一席。

大人办好了折子和所有在事出力人员的保章，即派宁夏总镇徐胜押折进京。大人在宁夏府公馆住着，听候圣旨。闲时把众老少英雄都叫来问过，若愿做官者，便同大人回去。内中有金眼雕邱成不愿做官，欧阳德也要回千佛山真武顶，众人都摆酒送行。欧阳德吃了几杯，先向众人告辞走了。

中堂把事情办清，心中甚喜。这天在灯下看书，众人轮流伺候，今天是彭福、彭禄两人。大人想：“如今事已办完，就等圣上谕旨下来，便可回京。”天有二鼓之时，不想房上又来了两个刺客。

这两个贼人，原是连环寨漏网之贼，一个叫抄水燕子石铎，一个叫燕翅子刘华。二人自连环寨逃走，回到凤凰山，总想给他拜兄白猴杨堃报仇，以泄胸中之气。这天奉凤凰山寨主九头鸟之命，二人就下山来找大人行刺。这两个贼人本是江洋大盗，久在凤凰山啸聚，后又入了八卦教。两人在路上一打听，得知彭中堂现在宁夏府，便扮作客商，来到宁夏府十字街路北，住在天盛店东跨院上房。第二天，来到公馆门

口一探，只见出入之人不断，也不知里头有多少办差官，多少能人。两人探道回店，向店里伙计说：“彭中堂在宁夏府公馆住着，往常公馆里乱不乱？”伙计说：“彭中堂刚破了木羊阵，大获全胜。昨天，白天王又派阿丹丞相前来给喜巡抚提亲，还拿了四个贼人，内中一个是和尚，一个是老道，听说是奉旨严拿的要犯，可不知道叫什么。”抄水燕子石铎一听，心中一动，等伙计出去，便说：“刘贤弟！大概彭赃官公馆拿的，定是飞云、清风道友。如真是他等，我弟兄要把他们救了出来。”刘华说：“也好，晚上咱们瞧瞧去，要真是绿林的朋友，你我怎能袖手旁观？”二人商议已定，要了酒菜，在上房屋中谈谈笑笑，开怀畅饮。天有二鼓之时，这两人换过夜行衣，出了客店，蹚房越脊，暗中来到公馆，见彭中堂此时正在灯下看书。这两个贼人伸手抽刀，就要去刺彭大人。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四〇回

景万春拿刺客刘华 简寿童勾贼人行刺

话说抄水燕子石铎和燕翅子刘华在暗中一看，大人正在灯下看书，旁边只有一个童儿侍候，乃是老管家彭兴的侄儿。两个贼人看得明白，打算下去把大人杀了，然后再去搭救飞云、清风。刘华说：“石大哥，你给我巡风，我下去动手。”在房上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往四面一看，一无人声，二无犬吠，便飘身下来，脚落实地，伸手拉刀，掀帘进入上房。大人在灯下看书，忽听帘子一响，抬头一看，只见进来一个贼人，手持鬼头刀，蓝绢缠头，青袄青中衣，打着裹腿，蓝袜子，青皂鞋，有三十多岁，淡黄脸膛，两道短眉，一双三角眼。大人说：“什么人？黑夜来此何干？”贼人说：“我叫燕翅子刘华，前来取你的首级。”大人一听，把面目一沉，说：“好大胆，给我拿贼。”小童儿这时只吓得浑身发抖，体似筛糠。贼人摆刀刚要扑奔大人，忽由房梁上跳下一人，正是老英雄景万春。

他因知彭中堂刚由关外回来，这里遍地是贼，便在暗中保护大人。今天晚上来到上房，一瞧竟无人保护大人。老英雄暗想：“公馆里这些人也太大意了！”大人出去方便，老英雄便溜进屋中，藏在房梁之上。他可真来着了，这总是吉人自有天相。老英雄一见有贼人行刺，拉刀跳了下来。刘华一

见，拨头就跑。老英雄随后追赶，一声喊嚷：“拿贼！”公馆里众办差官便各抄兵刃出来。石铎见事不好，拨头先走。刘华往上房一蹿，见房上站定一人，绿眼珠，一部虬髯，吓得亡魂皆冒，摆刀就剁。邓飞雄大喊：“贼人休要猖狂！”将红毛宝刀往上一迎，呛啷一声，将贼人的刀削为两段。刘华一害怕，想要往旁边逃走，忠义侠马玉龙等已从四面围了上来。贼人用刀照马玉龙砍来，马玉龙闪身跟进一步，便用腿将刘华踢下房来。下面有纪逢春过去按住就捆。

这时大人吩咐：“把他带了上来。”众办差官两旁侍立，大人在上面坐定，说：“贼人，本阁有何不到之处，你竟敢前来行刺。只要你有理，本阁把你放了，你要说不出来，我使用军法办你。你姓什么？”贼人说：“我姓刘名华。”马玉龙说：“回禀大人，他是八卦教，当初在紫禁城偷九头狮子印的就是他。”大人说：“你既身入邪教，如同叛逆，又在禁地偷窃，这就杀之有余。你今又来行刺，来了几个人？”刘华说：“我们来了两个人，那个叫石铎，我们原是凤凰山的，在八卦教里封为开国大将军。因为你手下办差官剿灭佟家坞，我等故此跟你有仇。”大人问明，告诉马玉龙：“明天天亮绑出去杀了，再晓谕各处文武衙门，捉拿石铎。”次日早饭之后就，将贼人刘华绑出去杀了。

过了几日，这天圣旨已到。上谕说：钦差大人彭朋查办之事，办理甚善，着将在事出力人员，一并随同来京引见。所有查获各犯，都交刑部严刑审讯。此时大人已将事件办理清楚，庆将军、喜巡抚便大排筵宴，给彭中堂送行。大人起身回都之时，所有官民等人俱皆感念大人，送来了一顶万民伞，

上写“忠君佑民”四字。大人率众差官入都，一路上驰驿前往，饥餐渴饮，晓行夜住，众老少英雄保护着进了潼关。

这天来到灵宝，本处知县早给大人备下公馆。众人也有住公馆的，也有住店的。跟大人的亲随，就是苏永禄、苏小山、陈山、周玉祥这四位。天有二鼓之时，大家都睡了，没想到又有贼来。

原来抄水燕子石铎自宁夏府逃走，便隐藏到了暗处。第二天听说把刘华杀了，夜晚就去把人头盗走，逃回凤凰山来见九头鸟孙文广，他是凤凰山一百单八将的头一位寨主。石铎一诉前情，孙文广就要去给刘华报仇。这时外面有人进来禀报：“现在简寿童由贺兰山来见寨主。”简寿童自马遇贵一死，见那白天王已跟官军合约，料想不能报仇了，便上凤凰山来找孙文广，约群贼去给马遇贵报仇。到山口往里一回，九头鸟正同群贼商议着去给刘华报仇。简寿童进来就说：“众位要刺杀彭大人，我也跟了去，我的朋友死在他手，我跟他有仇。”孙文广说：“简贤弟肯去很好，你同小鹞子周治、小孔雀吴通一起前去，叫抄水燕子石铎带路。”立刻就吩咐摆酒送行。四个贼人说：“寨主哥哥，我四人此去，管保把彭赃官的首级取来。”孙文广给每人斟了三杯酒，又说了些吉利话，给了盘川。这四个人便收拾利落，各带兵刃下了凤凰山。

到宁夏府一打听，彭中堂已然奉旨回都了，四个人就连夜往下追赶。这天赶到灵宝县，到西门外德成店一问，彭中堂还住在这里没走。石铎就说：“众位！咱们赶紧吃饭，换上夜行衣去到公馆，你们几位只看我的眼色行事。”三人点头答应，出了上房，蹚房越脊径奔城墙，搭上白莲套索，就揪绳

上去了。石铎在头，简寿童紧随在后，他本是大奸大恶，打算瞧事做事，如若成功，他就向前，如不成功，他便先跑。大家来到公馆一看，见大门早已关闭。四个人上房一看，并无人声犬吠，大人已在上房安眠，外间就是彭兴在灯前值夜。简寿童一看没有防备，就说：“三位给我巡风，我下去动手。”简寿童房上下来，拉出宝剑，就将上房门拨开了。彭兴正似睡不睡，听见门响，睁眼一看，见门闩竖了起来，不禁心中一跳。刚一愣，见门往左右一分，便大喊起来：“有贼！”彭中堂在东里间屋中安歇，西里间就是老英雄陈山、周玉祥。陈山已经惊醒，猛听管家彭兴喊叫有贼，连声音都岔了。老英雄一滚身爬了起来，拉出刀说：“好大胆贼人！”蹿出里间，摆刀就剁。简寿童用宝剑往上一迎，将老英雄的刀头削断。陈山大吃一惊，简寿童跟着一个拨草寻蛇式，冲了过去，径向老英雄扎来。老英雄一闪身躲开，正在危急之际，外面厢房苏永禄、苏小山也出来了，喊嚷一声：“好贼！”房上的周治、吴通就跳了下来，敌住二人。简寿童见陈山往旁一闪，就进东里间来刺杀彭大人，要为众绿林弟兄报仇，以消往日之恨。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四一回 彭钦差回都召见 众豪杰见驾封官

话说简寿童手提宝剑来刺杀中堂，此时老英雄陈山的刀已被削断，一急跑进西里间，抄起顶门门出来，要跟贼人一死相拼。简寿童刚往里走，只听背后一声喊嚷：“好大胆的贼人，待我来拿你。”简寿童回头一看，来者正是邓飞雄。贼人大吃一惊，他在两军阵前见过邓飞雄，果然是武艺出众，本领高强。原来邓飞雄就住在大人公馆对过的店里，恐有贼人的余党前来行刺，每晚总要来公馆绕两个弯，巡查巡查。今天果然赶上了，一拉手中红毛刀蹿了下来，大嚷道：“贼人休要猖狂，待我来拿你！”简寿童不敢往屋里去，回身蹿在院内，一摆手中宝剑，照邓飞雄搂头就剁。邓飞雄闪身用红毛刀往上相迎，贼人知道邓爷使的是宝刀，不敢用宝剑来迎，恐伤了自己的兵刃，便往回一撤。邓爷跟了进来，使了个野战八方藏刀式，竟将贼人左膀砍伤。贼人正想逃走，已被邓飞雄一脚踢倒，将他捆上。房上石铎正想逃走，早被邓飞雄快眼看见，飞身上房举刀就剁。石铎摆刀相迎，三五个照面，又被邓飞雄拿住。老英雄陈山，此时也帮着苏永禄二人，把周治、吴通拿住了。大人在里面已经醒了，便吩咐将贼人带上来。一讯问，才知是凤凰山的贼人，来给刘华报仇。大人吩咐将这几个贼人交与本地官府，就地正法。大人又歇了一天，

便起身入京。

路上无话。这一天来到京都，住在彰仪门外天灵寺，先派人将折本送到兵部。是日入朝见驾，康熙老佛爷心中大悦。因彭朋此行查办甚为出力，与国有益，着仍在军机处行走，赏赐世袭一等男爵。彭中堂又把在事出力人员之功，一一奏明圣上。康熙老佛爷即命文华殿大学士彭朋，带领众侠义见驾。内中有金眼雕邱成、伍氏三雄、银头皓首胜奎、追风侠万里老刘云、陈山、周玉祥、景万春、余化龙、余化虎、神枪太保钱文华、纪有德这班老英雄都不愿做官，圣上各赐侠义金牌一面，彩缎十匹。高通海钦赐三代一品封典、固原巴图鲁勇号，仍留陕甘提督本任。徐胜归军机处记名，遇提督缺升用，赐刚毅巴图鲁勇号。刘芳加提督衔，遇缺简放总兵，赏换头品顶戴花翎，回河南永城协本任。惟有马玉龙战功卓著，办事出力，忠勇异常，钦赐头品顶戴，建威将军，升宁夏府将军。邱明月升授大同游击，在镇标下效力。邓飞雄赏加三品顶戴，遇总兵缺出尽先补用。蒋云龙倒反贺兰山，着回归陕甘，以副将补用。碧眼金蝉石铸以副将拔补，实授河南参将。刘得猛、刘得勇各以都司回本标升用。曾天寿、魏国安、姚文寿、赵文升、段文龙俱赏给四品顶戴花翎，以游击补用。天津卫守备补用游击武杰，累建奇功，升授副将。狼山千总补用守备纪逢春，父子舍死立功，赏加三品顶戴，升授京营游击，记名守备。京营实任把总苏永禄，着免补千总，以守备补用。苏永福为国捐躯，赏给四品封典，其子苏小山随事出力，着以游击补用，赏戴花翎。胜官保、李芳、钱玉、窦福春、孙宝元、姚猛、李福长、李福有俱赏戴蓝翎，以守备

用。凉州副将常清，着升授西凉总兵、钦赐巴图鲁勇号，赏穿黄马褂。孔寿、赵勇各赏给四品顶戴，以游击归原省即补。候补把总冯元志、赵友义俱以守备用，赏给四品衔。余科福、余得寿、余强、余猛俱赏给五品顶戴，以把总分省补用。武举郑华雄赏给守备，归原省镇标下效力。刘天雄屡次剿贼，以游击补用。李珮赏给四品顶戴，补授京营守备。已故把总李环，恩赐四品封典，赐恤赏银一百两。吴占鳌为国捐躯，赏给四品封典，其弟吴占元、吴占魁赏给五品顶戴，以千总分省补用。项国梁拿获周百灵有功，赏给三品顶戴，以文职道员用。项文龙，项文虎弟兄以千总遇缺即补。郑鸿年呈献木羊阵图，以游击补用，并赏给五品衔。胡元豹以参将升用，钦加三品衔，赏戴花翎。张文彩、高志广俱赏给二品衔，以文职道员用，圣上钦赐“忠义堪嘉”四字，着南书房书写，交本地方官送去悬挂。圣上皇恩浩荡，所有在事出力人员，俱各有升赏。